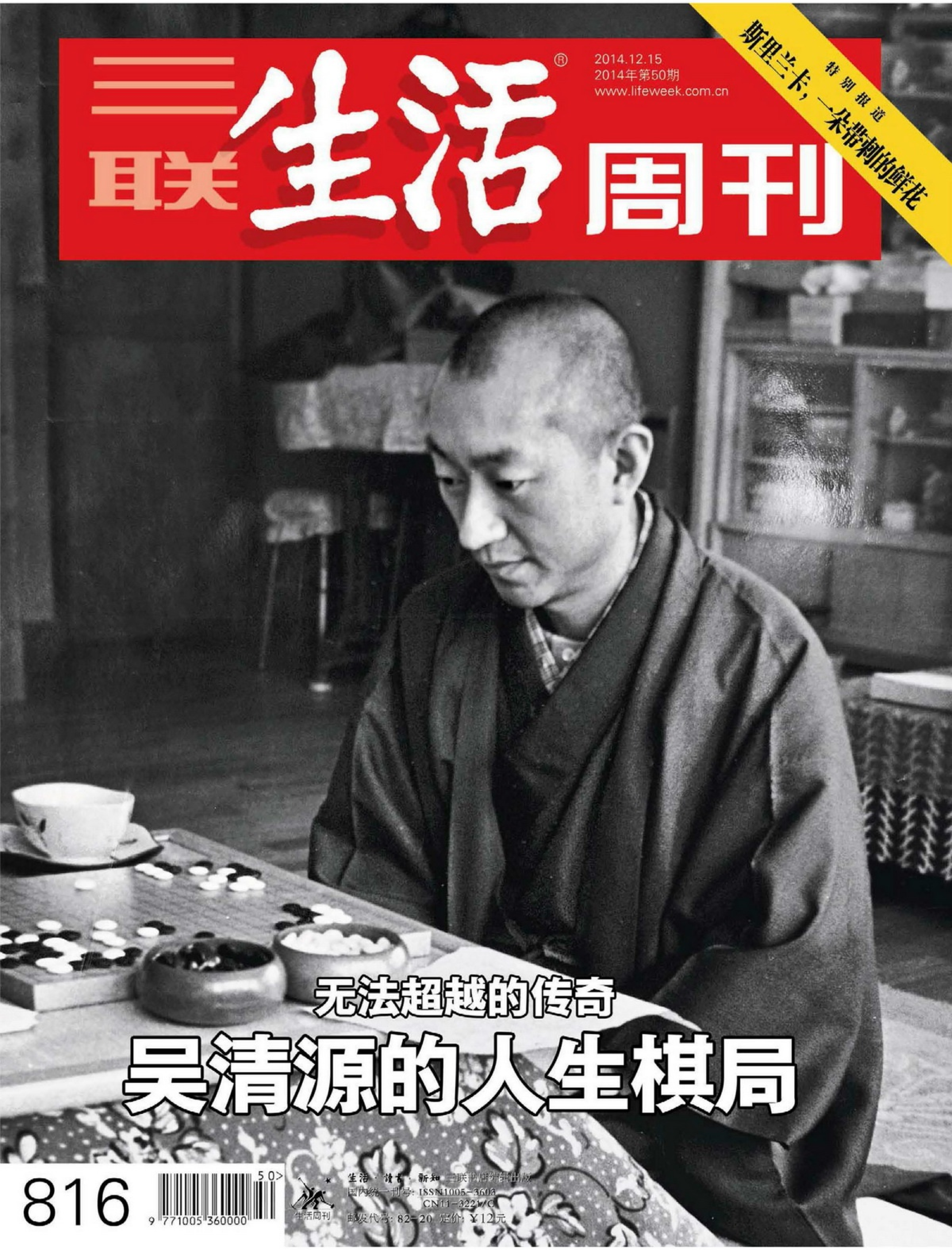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2014.12.15
2014年第50期
www.lifeweek.com.cn

特别报道
斯里兰卡，一朵带刺的鲜花



无法超越的传奇
吴清源的人生棋局

816
9 771005 360000 50>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2元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只有想不到，没有停不了

Live smart，天生机智

灵巧身型，车位告急还是空间拥挤，都游刃有余；经典双座设计，二人世界尽情甜蜜；很少光顾加油站，却把都市轻松玩遍；超低排放，只为蓝天白云经常相见；tridion安全车体结构，让安全感时刻包围你。Live smart天生机智，妙享都市。详情敬请咨询梅赛德斯-奔驰当地smart授权经销商。

china.smart.com
400-811-0000



“码”上关注
smart官方微信

全球所爱 来自梅赛德斯-奔驰



>> 只有想不到，没有停不了

Live smart，天生机智

灵巧身型，车位告急还是空间拥挤，都游刃有余；经典双座设计，二人世界尽情甜蜜；很少光顾加油站，却把都市轻松玩遍；超低排放，只为蓝天白云经常相见；tridion安全车体结构，让安全感时刻包围你。Live smart天生机智，妙享都市。详情敬请咨询梅赛德斯-奔驰当地smart授权经销商。

china.smart.com
400-8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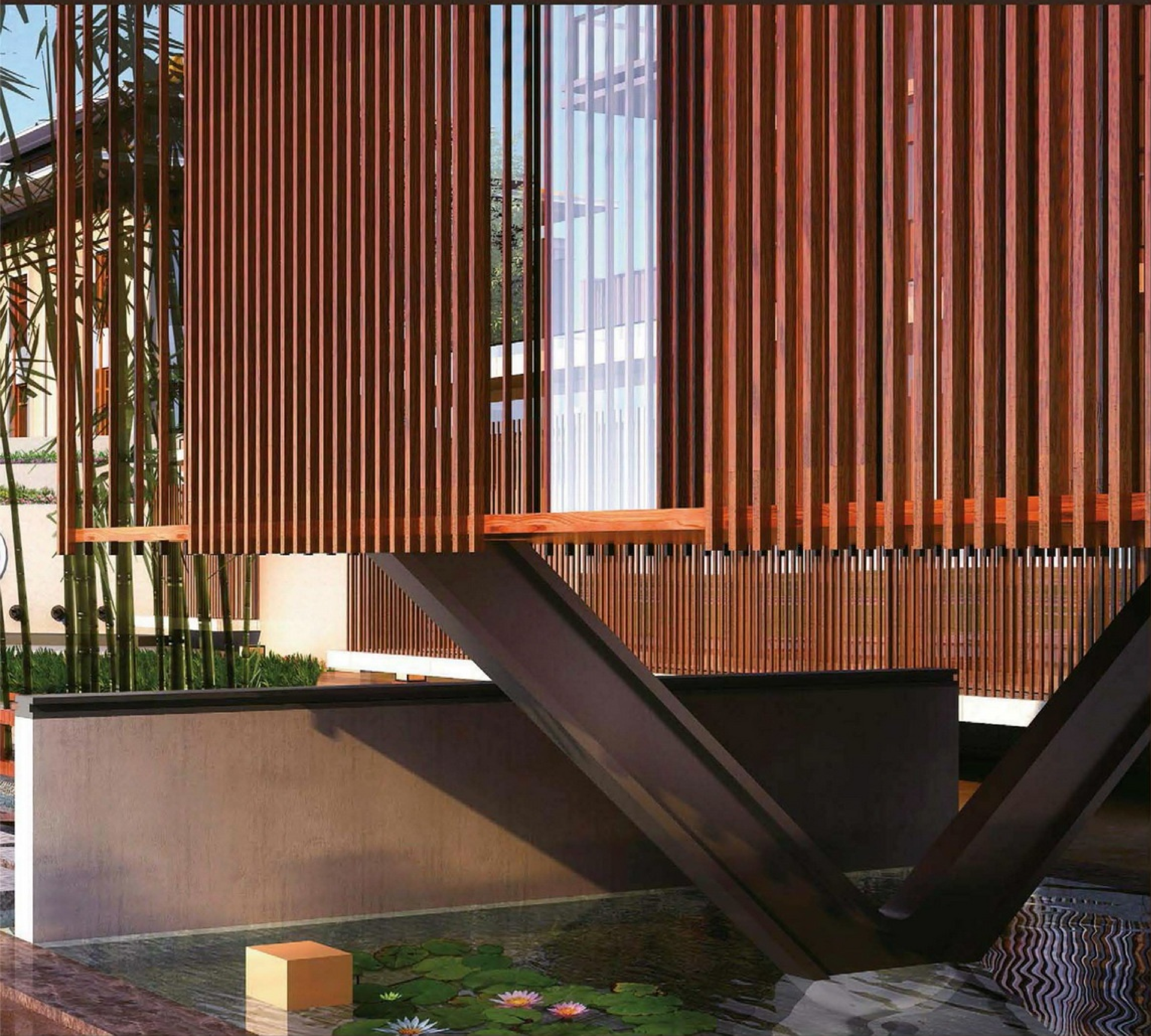
“码”上关注
smart官方微信

全球所爱 来自梅赛德斯-奔驰



非凡品位，构建国际艺术生活场

龙沙集团，聚合英才，汇萃京畿之地。
集影视传媒，文化艺术，时尚设计，世界非遗于一体，
创新全球艺术中心。
龙沙·意田，开启文化地产元年。



龍沙·意田

LONGSHAYITIAN

国之文化 家之传承

VIP Inquiry 010-65088868

上海大众汽车
SHANGHAI VOLKSWAGEN

30th Anniversary 1984-2014
与卓越同行
PROGRESS WITH EXCELLENCE



Lamando凌渡 全线预售中

胜者即将驾凌！凌渡轿跑源于明日的设计美学，与凌驾时代的强悍性能，让你尽情释放每一次挑战的激情与魅力，驰骋在胜利与胜利之间。
Lamando凌渡，奢适宽体轿跑。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Lamando 凌渡
— 奢 适 宽 体 轿 跑 —

客户服务热线：400-820-1111

www.svw-volkswagen.com



点此下载PDF杂志

凌渡 轿跑 搜索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刻关注上海大众汽车大众品牌微信公众账号，获得最新资讯以及更多服务体验

Das Auto.

写给茶友的一封信

首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合益和”的老茶友们！

“合益和”是在百年武夷老号基础上打造的茶叶品牌。它高端、简约的调性，安全可信的茶品(经德国莱茵试验室安全检测)，逐渐在茶友中形成了口碑和赞誉。

“合益和”的几位股东都是爱茶的老茶客，面对时代的发展、消费形态的变化和茶友们的期望，我们也认识到基于移动互联网消费体验，超级性价比产品和与其相匹配的调性，将成为未来茶叶消费的核心诉求。“合益和”在坚守传统工匠精神的基础上，将以最大勇气和热情去拥抱这个令人兴奋的时代。

2014年即将结束了，“合益和”决定将部分产品以惊艳价格回馈新老茶友，为的只是表达谢意！同时，“合益和”将轻装上阵为大家打造令人激动的超级性价比茶品，敬请期待！

2015，合益和，再出发！

合益和茶业 敬上



合益和

武夷老号 实甲天下

武夷制茶世家
用心甄选好茶
诸君光顾请认
合益和标为记

合益和茶业

岁末大礼回馈老茶友



拾陸年陳大紅袍
净含量:128g(8g×16盒)
原 价: 4500元/盒
限量特价：1350元



鴻韻大紅袍
净含量:208g(8g×26袋)
原 价: 1650元/盒
限量特价：495元



紅印大紅袍
净含量:208g(8g×26袋)
原 价: 850元/盒
限量特价：255元



金駿眉
净含量:120g(5g×24盒)
原 价: 2600元/盒
限量特价：780元



正山小种
净含量:230g(5g×46袋)
原 价: 1500元/盒
限量特价：450元



工夫紅茶
净含量:230g(5g×46袋)
原 价: 550元/盒
限量特价：165元

拨打400-088-2271
登录“合益和”微店限量抢购

扫描进入微店

实甲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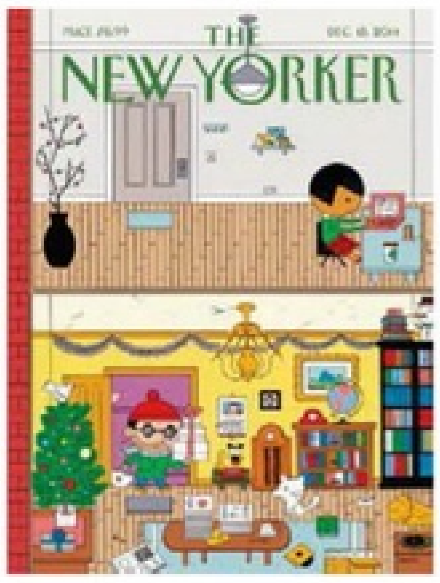
合益和茶业



《时代》2014.12.15

连接全世界

“脸书”今年10岁了，它在第一个十年急剧增长，从一个宿舍里的编外计划变成了有着13亿用户的全球服务。但扎克伯格认为，他的任务是连接整个世界，目前世界上还有43亿人没有上网。为此脸书设计了低端手机能够获取的网络内容，但搞清这些内容该使用何种语言就是一大挑战：12亿印度人有1635种语言。最难的是说服运营商免费提供内容。



《纽约客》2014.12.15

批注爱好者

电子阅读器的兴起导致人们关心批注的命运，并努力使它们能够保存下来。2012年牛津大学研究生阿佩尔·皮尔士在翻阅参考书时发现了一条有趣的笔记，她把那句话贴到了脸书上，牛津批注小组随之诞生，现在它有2503位成员，牛津的批注小组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合唱团，成了该校的一大特色。皮尔士在伦敦图书馆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时还发现了诗人艾略特做的批注。



《明镜》2014.12.8

阅读的未来

尽管德国有世界上顶尖的印刷技术，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电子屏幕的挑战。如今和文化有关的最重要技术就是平板电脑和手机的屏幕技术，这些设备正在成为阅读最重要的载体。质疑的声音已经不再新鲜，在无法逆转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早日适应这种转变，和技术一起改变而不是等待自己的阅读习惯被改变。未来，阅读可以变得更有效率、更快捷，也更便宜。阅读永远不会消失。



《巴伦周刊》2014.11.29

亿万富翁的艺术博物馆

随着股市的复苏，美国最富有的艺术博物馆的资产达到了231亿美元，回到2008年的水准。在过去几年的艰难中，它们学会寻找更新颖的方式吸引富有的捐赠者。博物馆大幅提高了董事会成员数量，有的将收藏领域扩展至古董。休斯敦博物馆的法宝是提高展览质量，去年门票收入增长了56%。但更多的富人青睐私人收藏，“如果捐给博物馆，那么你将担心90%的东西会蒙尘在地下室里”。



《福布斯》亚洲版 2014.12.15

智能手机的知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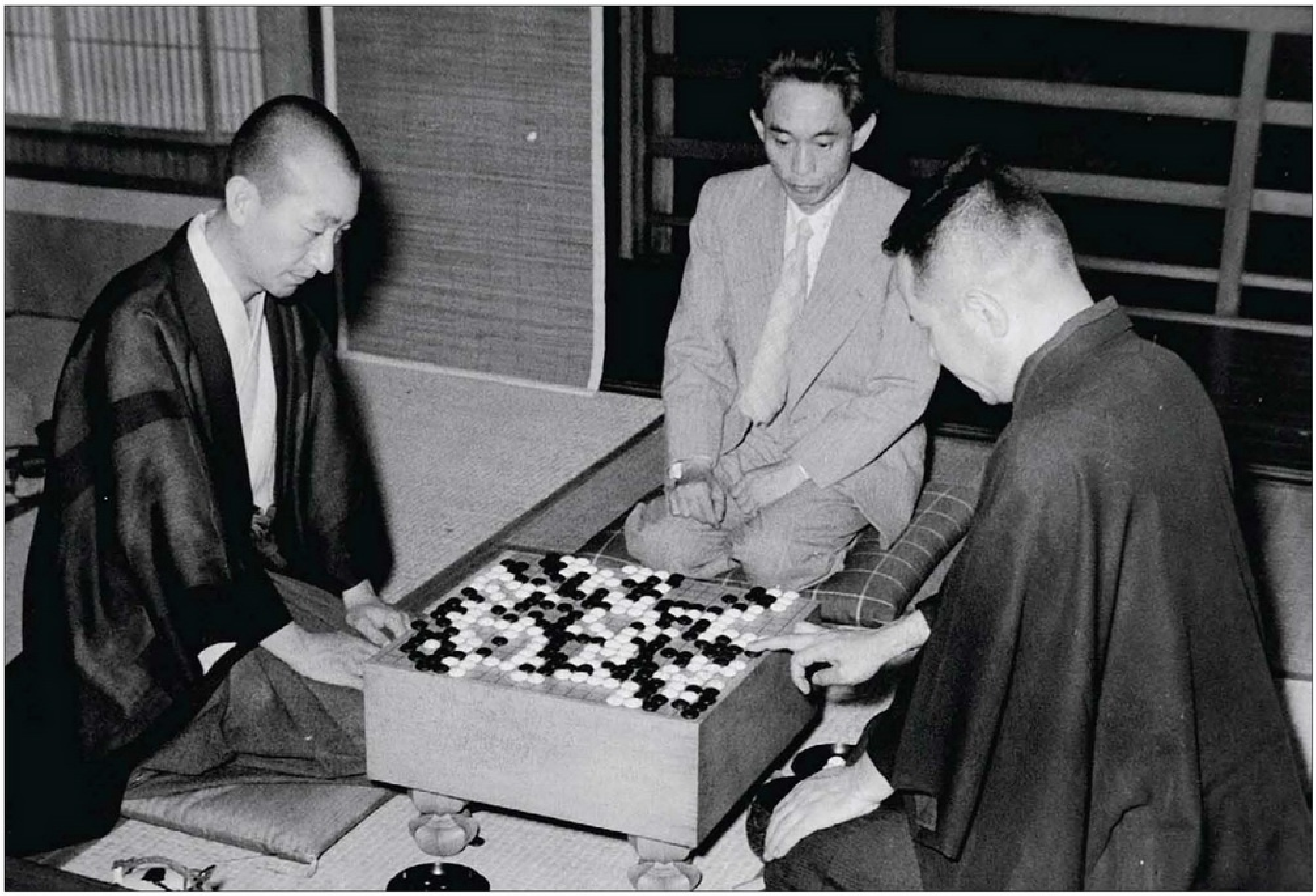
小米公司老板雷军当选为《福布斯》亚洲的年度人物。这家成立仅4年的公司席卷了亚洲手机市场，屈居三星和苹果之后，坐上了全球第三把交椅。这是一场世界性革命：为数十亿人制造他们负担得起的功能强大的数字通讯设备。小米2014年销售比2013年翻了一番。雷军不会说外语，也很少出国旅行，他一直专注于技术，一周有100个小时在工作，他比其他制造商更懂得压缩设备成本。


優品道控股
YOPINDO HOLDING
FORTE复地
"2014第九届中国作家榜"即将空降黄龙溪谷，全城瞩目！
120万起 有请城南『岛主』
二期『龙樾台』瀚景岛居独栋 开盘在即！
双子之岛 · 一席中央
浩瀚溪谷中央双岛
2000余亩生态公园
台地之岛 · 一览众山
最高约39米高差溪谷台地
最远约20公里无敌视界
花海之岛 · 一路繁花
约5公里长景观大道
浩瀚花海层层簇拥
街庭之岛 · 一径通幽
"立体街庭"岛居景观
曲径通幽的美丽画卷
尊享之岛 · 一栋奢赠
最高约90%空间赠送率
一套独栋两倍奢享
私园之岛 · 一亩花园
最高约600m²私家花园
随心荏苒花园时光
项目合成图
南成都 · 原生溪谷大境
大境传奇/优品道控股&复地集团 重磅出品
大境宏图/西南稀有高端低密生态住区
大境天成/天府新区核心/30分钟畅达神仙树
大境盛景/五千亩溪谷自然生态
大境封藏/最远约20公里视野的奢景独栋
大境奢享/六星级红酒俱乐部/超五星级奢享酒店/亚洲顶尖SPA俱乐部
028 8626 9999
中国 · 成都 · 剑南大道南延线
黄龙溪谷
UNUSUAL LUXURY

封面故事

P44

无法超越的传奇
吴清源的人生棋局





46　颠覆者吴清源
62　旧传统与新规则：围棋的现代化
68　无法定义的吴清源
70　吴清源与他的兄弟


LG
Life's Good
快到家 乐在心
101 快·乐服务
LG售后 400-819-9999
不断探索与创新，只为带给你便捷健康的生活。
指尖轻触，即可轻松操作。而全新的蒸汽洗涤，
则能够给衣物更细微、深层的呵护。
拥有LG，拥有全新升级的健康清新生活。
现在开始
LG蒸汽洗!
更健康 更柔顺 更清新
Tag on
LG电子品牌代言人：李敏镐
Inverter DirectDrive
DD变频直驱电机
更耐用 更强劲
低能耗 低噪音
* 与传统皮带电机对比
DD MOTOR
Direct Drive Motor
10 YEAR
WARRANTY
DD变频直驱电机
承诺10年包修
* 图示英文操作面板仅供参考，实物以卖场产品为准。
想法不同 选择相同
引领科技，卓越品质，贴心服务，就在LG
lg.com


P84


P140


P150

2014年第50期　总第816期　2014年12月15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特别报道
84 斯里兰卡，一朵带刺的鲜花
88 神圣的现代性
100 佛教的传播与异化
110 斯里兰卡的殖民时代
116 从独立到内战

经济
128 市场分析：疲软经济下的牛市
130 商业：动力之王加冕

文化
134 艺术：姜杰：被软化的观念
140 戏剧：留比莫夫：20 世纪最后的戏剧大师
150 设计：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垂直的森林
164 思想：人终有一死

专栏
30 邢海洋：新资金池里的“天花板”
166 朱伟：波各雷黎奇老了
158 袁越：人类的饮酒史
160 张斌：英格兰 DNA
162 宋晓军：想买“军工股”该知道什么？

点此下载PDF杂志

10 环球要刊速览
20 读者来信
22 观察
24 天下
32 理财与消费
34 好消息·坏消息
35 声音
36 生活圆桌
40 好东西
167 漫画
168 个人问题



real watches for real people
谢霆锋 – 与豪利时艺术大师指针式月历表
点击www.oris.ch注册成为MyOris会员，
将可获赠额外一年保修。
110 years
ORIS
Swiss Made Watches
Since 1904
上海 021-6486 3680
沈阳 024-3131 5119
北京 010-8806 7120
重庆 023-8816 0580
广州 020-3881 2338
西安 029-8740 3686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执行总编辑 Executive Publisher
翟德芳 Zhai Defang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吴琪 Wu Q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曾焱 Zeng Yan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王星 Wang Xing
朱步冲 Zhu Buchong　王鸿谅 Wang Honglia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蒲实 Pu Shi　庄山 Zhuang Sh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贾子建 Jia Zijian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邹珊 Zou Shan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王玄 Wang Xu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邢宇 Xing Yu
龚融 Gong Rong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浛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渠道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ationwide Marketing Channel
林琳 Lin Lin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大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Northern China
乔继斌 Qiao Jibin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罗洪旗 Luo Hongqi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于硕 Yu Shu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发行统筹 Circulation Coordinator
周旭 Zhou Xu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张薇 Zhang 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桂礼白 Gui Libai　袁媛 Yuan Yua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陈陌阳 Chen Moyang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薛芃 Xue Peng
广告部 Commercial Department
张维 Zhang Wei　史超 Shi Chao　孟佳 Meng Jia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一汽-大众 FAW-VOLKSWAGEN

中国 长春 www.faw-vw.com vw.faw-vw.com 客户关怀热线：**4008-171-888**



速腾 质造新标准

对品质的孜孜追求，汇成速腾家族简约至上的三款杰作。速腾，以TSI+DSG®黄金动力总成，让您体验人车一体的恣意动感，更配备ESP电子稳定程序及定速巡航系统，让安全舒适时刻相伴；速腾GLI，加载更为卓越的澎湃动力，让您尽燃驾驭激情；速腾蓝驱技术版，以绿色科技，带来环保与高效的双重质享。源自德国精湛造车工艺，融入包豪斯艺术灵感，每一款皆精益求精，只为每一刻尽享质感人生。

敬请莅临当地授权经销商店面赏鉴驾乘或登陆sagitar.faw-vw.com。

SAGITAR | 速腾

扫描登陆官网
详情尽在掌握

Das Auto.

CC GTI MAGOTAN 迈腾 SAGITAR 速腾 GOLF 高尔夫 BORA 宝来 JETTA 捷达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 6-8 号银珠商务中心 405 室
邮编：510230
电话 / 传真：（020）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347099
哈尔滨 ：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 ：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0431）82708592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沧海书店（0791）8592810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 ：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017749
安 徽 ：合肥皖新书店（0551）64252409
新 疆 ：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sina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鳳凰網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奔驰 smart
2~3 · 奔驰 smart
4~5 · 龙沙集团
6~7 · 上海大众凌渡
8~9 · 合益和
11 · 黄龙溪谷
13 · LG 电器
15 · 豪利时
17 · 一汽大众速腾
19 · 方太
31 · 雁翔广场
59 · 宝马
61 · 宝马
65 · 民生银行
67 · 比音勒芬
82~83 · 竹叶青
87 · 周刊征订
147 · 书店广告
封三 · 芙蓉新天地
封底 · 欧米茄

唯思堂传媒
广告总代理 Adcraft
北京唯思堂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电话：（010）65280118
传真：（010）65272098
上海电话：（021）32013813
传真：（021）32013813
广州电话：（020）38768563
传真：（020）38769520-604
深圳电话：（0755）86129132
传真：（0755）26478827
杭州电话：（0571）86070421
传真：（0571）86070479
成都电话：（028）85056991
传真：（028）85054991
南京电话：（025）84705110
传真：（025）84715010
烟台电话：（0535）2602308
传真：（0535）2602308
西安电话：（029）85232132
传真：（029）85232123



方太云魔方
四面八方不跑烟
放心敞开厨房

方太 高端厨电领导者

方太全国服务热线：400 0315 315

官方微信
关注方太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产品信息
并体验微信便捷服务

官方微博
关注方太官方微博
了解更多品牌资讯

www.fotile.com

FOTILE 方太



No.815 | 时空之谜

“星际片”已成一大类型片，人性是主菜，科学是作料，幻想才是魅惑，是充满张力的所在。一个好的人性故事，一个奇幻的星际，足以让脚踏大地的人类精神痴狂。与其盛赞《星际穿越》多有科学凭依，不如专注人类的幻想能发挥到何种高度，毕竟被科学证明的尚有限，被遐想的才是无限，而正是这无限之中，或许会生发未来的科学。懂点科学固然好，但不懂也不是观影障碍，何况科幻不是科学，而体会人之情感是人皆有之的能力。

哈尔滨 叶桦子

我的西部志愿亲历

团中央的“西部计划”项目已启动多年，我作为一名本科应届毕业生，在校团委的鼓励下，也背上行囊，来到了憧憬已久的热土。我被分到了拉萨市文明办，在这个单位服务了4个多月。刚开始，我们勤勤恳恳，包揽了办公室里所有的搞卫生、打印复印、搬抬物具等杂活，也时不时会打上百个电话，不厌其烦地通知相关单位，写简报、总结、通知等材料，时不时地深夜23点多甚至凌晨三四点踏着月色回家，从无完整的周末，依然无怨无悔。

转折发生在10月13日晚23点多，已躺在床上休息的一舍友突然接到办公室G主任的电话，让我们即刻“打的”赶回办公室加班，为迎接第二天下午的领导视察打扫卫生。办公室在拉萨市东郊，晚上八九点就不见人影，而那段时间女大学生“打的”出事的新闻多次曝光。我们再三斟酌，实在不敢拿生命冒险加班搞卫生。G主任在电话里头态度十分强硬，说我们必须回去，没有商量余地。但最终，理智战胜了恐惧，我们还是选择第二天提早回办公室搞卫生。两天后，G主任对我们大加斥责，并勒令我们写检讨，否则就提交到上级单位点名通报处分。无奈之下，我们双双写了检讨，但只是客观陈述，未做过多无厘头的反思和自责。

G主任看后勃然大怒，由此开始了这一个多月的心酸和恐惧的斗争。她每天都叫我去谈话，轻则斥责谩骂，重则凌辱恐吓。她毫无顾忌地表示，我们是在内地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办法才来西藏，权当祈求一口饭吃。我心下骇然，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辛勤付出，在她眼中不过是这么一个动机。我打听了被分到其他单位的志愿者，虽也有被轻视被无故斥责的现象，但都不如我们这般严重。尊重和爱惜志愿者的单位也有不少，听了只让我们感到更加难过，叹为何自己运气如此糟糕。

后来我向团市委提交了调岗申请。一开始里头的老师安抚我们，说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对我们单位的种种做法也早有耳闻，会尽量给我们调岗位，我们当时满怀希望地回去，并去征求了单位上级领导的批准调岗意见。可不过一个星期，事情急转直下。我们被告知，团市委的书记坚决不允许我们调岗，理由不详。那以后，G主任时不时把我叫去，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你也知道了吧，想调岗，是不可能的，还往团市委交调岗申请？也不看看我是什么级别，你又是什么级别？我们单位倒是有绝对的权威，只要我写个申请把你辞退，你哭着求我都没用，只能滚回去。昨天在饭堂你也看到了，我跟你们团市委书记一起吃饭呢，我们很熟的，只要我不批准你调岗，即使上头的部长同意了也一样没用。我们在市里本来就是上头单位，只要我打个电话，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会要你，我姐夫是人社厅厅长，只要我让他打声招呼，区级单位也没有一家会要你的。说罢，继续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如此赤裸裸的威胁，把我震惊得好久说不出话来。我只觉得羞愤难当，再也没有心思为这样一个单位做任何志愿服务。事后我多次打电话向团市委说明情况，请求调岗，却一而再再而三被压制下来。最后，不得已，我向团中央和自己的省项目办说明了情况。不久前，我看到了团市委和单位共同开具的辞退证明，以及一份篡改的考勤表，里面是一大堆捏造的旷工误工数据，以及如何玩忽职守、工作懈怠的抹黑。最讽刺的是团市委开的说明称，“多次谈话教育未果”。写出这些文字的人，他们还有心吗？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的能力实在太渺小。曾几何时，志愿者竟变成了一个弱势群体的代名词？3个月加班和呕心沥血的工作，不过因为一次稍有不从，便被扭曲事实、栽赃陷害至此。岁月精彩，爱恨都来。“中国梦”、“实干兴邦”，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引领青年未来的追求。

黄泳翀

校长办起学前班

我们这个地处县城郊区，但名义归城区的小学，尽管学校已经出现超大班，校长仍然觉得学生不够多，“12个班还不到1000人，是城区最小的”。校长提出争取

尽快把学校发展成有2000人的学校，声称这样会得到教育局的格外重视。至于被居民区紧紧包围而很难扩大的小小校园能不能容得下这么多学生，一个个超大班如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这些问题对校长而言大概无关紧要。有人说，学生多，经费自然水涨船高，校长可支配的钱财也宽绰。

生源问题根本不用发愁。多年来政府对乡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学校师资不是老化就是欠缺，而且管理混乱，很多农村孩子都蜂拥进城。再加上城区学校多年没有增加一所，城区中心几所学校真可谓人满为患，各年级学生都超过100人，甚至有140人的。我们学校附近也办起了好几个托教班，每个班都有几个远乡的孩子。不知道校长有没有注意这些，还是别有用心，一再声称要保证生源，坚持要办学前班，而且要搞“军事化管理”，要为小学打好坚实的基础。

今年暑假，学校就开始到周边乡村进行招生宣传，还给老师们分派任务，每人得招3个以上。然而，周围的幼儿园够多了，尽管学校的广告中强调本校学前班儿童将来上一年级无需考试自动入学，而且收费比附近的幼儿园都低一些，但最终也没达到校长想招200个儿童的目标，仅仅招了80多个。学前班提前半个月正式上课，据说为了安全，两个学前班都被安排在办公楼的二楼。我一直感到很奇怪，虽说是学前班，但孩子总还算幼儿，然而，就在孩子们的脚下办公，我却从来没听到一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连孩子在地板上走动的声音也难得听到，更不用说有什么歌声了，比小学低年级的课堂还安静。我不由得暗暗慨叹，真是“军事化管理”啊。有同事说，这些孩子就跟“小萝卜头”似的。有人叹息，每次孩子们小便也不是谁想去就去，全都是老师带着排队统一去厕所——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那些孩子排着队走下楼，规规矩矩地跟着老师穿过学校大院。

小学的孩子们每天还有好几次课间自由活动，学前班的孩子却整天被关在教室里。他们会不会在教室里玩游戏？谁知道呢。校长说是担心这些孩子太小，课间跟学生一起活动会很不安全，可小学生上课时，又不能让学前班的孩子出来“制造混乱”。他还说，这样将来的一年级学生一进教室就懂规矩了，教师维持秩序就容易得多，纪律好，成绩自然就上去了，教学质量也就提升了。这不，校长又提出要对学前班儿童进行考试了，小学半月一次，学前班一月一次，让他们早点适应。家长们会怎样想呢？这样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何益之有？

也有人说，办学前班可以收费，学校又多一笔财源。但有人说，为办手续已经花了好几千元，学前班教师又得学校自己聘请，工资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刚开始为跟其他幼儿园竞争抢生源，收费又很低，而且，财政不仅不补贴，这点钱的30%还要上缴财政，这样算下来，不赔钱已经不错了。这使大家对校长的做法愈发不解，莫非真就是为小学提高成绩“打基础”？但是，校长从来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连教学模式都是一个人“探索”出来的，要求老师们人人照搬。那些学前班的孩子啊，谁能帮助你们快乐一点呢？

河南 温凉河

居民的“当家做主”

连日来，住宅小区每栋楼的一楼电梯口经常挤满了满腹牢骚的居民，其中夹杂着对当初草率投票的后悔声，及对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寅吃卯粮”的骂声。起因是这些二十来层的住宅楼因更换新电梯，只保留一部电梯运行，且更换周期要三个月，居民每天上下楼成了烦心事。

小区中的电梯运行还不到15年，平日里也没有显现出“病入膏肓”的模样，照理说可以继续发挥“余热”。但是，小区里稀里糊涂地成立了业主委员会，闲躺在银行中十多年的维修基金能用了，建设和改造事业由此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动工前，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曾巧妙地征询过业主们的意见，他们没有开业主大会，也不用挨家挨户上门来打扰居民，只是由看门的保安在小区大门口拦住开车或步行进去的居民，游说人当场填写表格。笔者也被拦下来了，发现这份“征询意见书”设计得真好，它只是问居民“小区中准备更换水箱、水泵、水管和电梯等，同意就打勾，不同意就打叉”，至于更换设备的必要性、要花多少钱以及钱出自何处等情况，只字不提，怪不得那么多业主爽快签字，好像遇到了“活雷锋”似的。

笔者当即向物业经理提出质疑：“我为法律人，不能明白人干糊涂事，我反对。”身边立马有人劝导：“自己反对就行了，不要跟别人说。”他们多虑了，周围那些高学历的精明邻居们，听得进旁人说三道四吗？当初选业主委员会成员时，笔者就提出过选举违规问题，但应者寥寥，那些喜滋滋“当家做主”的居民们，在“只见其名不见其人”的选票上也是匆忙行使了权利。

这种事例，估计在全国的小区内经常上演。相对于70年的产权期，如果住宅物业在“青少年”时期就把维修基金用完了，等房子进入“中老年”阶段真的需要维修大把花钱的时候，又到哪里去筹钱呢？要知道，想从居民口袋中集资，怕是比“登天”还难，一些老小区已经爆发了此类问题。笔者常想，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可怕，他们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在公共权利自治方面却显得冷漠、茫然。这种人回到居民区是工于心计的邻居，走向社会则难以成为守法公民。

上海 张木生

本期截稿时间：12月8日21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伊核谈判再度延时

记者 邹珊



11 月 24 日，新一轮伊朗核问题谈判在维也纳结束，伊朗外长扎里夫（右）会后与记者见面

11 月 24 日，伊核问题谈判再次延时。一年前，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达成了谈判 10 年来的首份阶段性协议，并计划在今年 7 月 20 日达成一份最终协议。但因各方核心分歧未能解决，最终协议的出台时间被推延了 4 个月。可 4 个月后，分歧并未弥合。

一方面，“六国”要求伊朗将离心机从当前约 1.9 万台裁减至数千台，而伊朗希望保持当前数量基本不变。另一方面，国际油价的下跌刺激了伊朗对于复苏国家经济的期盼。鲁哈尼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尽快全方位地解除制裁，但美国等却坚称只能先“暂缓”制裁，然后根据伊朗履行协议条目的表现来决定解除速度。其中最具伤害性的制裁项目甚至须待伊朗将协议内容全部付诸实践后方可终止。

同时，主要谈判方的“内政包袱”也很沉重。鲁哈尼政府必须与反对改善对美关系的最高领袖以及强硬派阵营抗衡，而美国也因需考虑到来自以色列和“共和党国会”的要求而很难向伊朗做出妥协。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国会其实并未排除向伊加大制裁力度的可能性，而这一举动必将导致伊朗拂袖而去。

接下来，谈判各方希望能在明年 3 月就最终协议的基本内容达成共识，并在之后的 3 个月中完善协议的具体实施计划。但这一切还得以那两个老生常谈的条件为前提：伊朗限制核活动，美国放松制裁。“延时也不能保证成功，这条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了。”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评论称，“若明年 6 月底传来谈判因差不多的原因而第三次延时的消息，大家也无需惊讶。”

但谈得不顺，也不能不谈。因为一旦谈崩，麻烦将接踵而至。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海曼斯（Jacques Hymans）告诉本刊：“若谈判因伊朗无视美国的让步而失败，那么，国际制裁必将提升力度，而伊朗则将迅速落入国际外交系统的最底层，并可能会采取炸弹袭击等绝望手段予以回击。届时，国际社会就会全盘扼杀其经济前景，甚至发动军事反击。而若谈判因美国无视伊朗的让步，或施加了新的制裁措施而失败，那么国际制裁制度的权威性将被大幅削弱，伊朗政坛的强硬派阵营也会因此‘抬头’。届时，若美国或以色列对伊发动军事袭击，那么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将受到比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时还要严重的破坏。”

“而且，伊核谈判也并非局限于核领域的独立事件。”加拿大全球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纳赞罗亚（Mahdi Nazemroaya）也对本刊说，“对伊制裁已让欧洲经济受损，并致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随着对俄制裁的展开，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了。而且，虽然目前原油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沙特压低出口价格以及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但事实上，‘制裁’也需对此负部分责任。上一次油价大跌发生在 2007 年，几个月后全球经济危机就爆发了。所以，对伊、俄两国的制裁很可能正在酝酿着另一场经济危机，而一旦爆发，欧洲和美国将成为最大输家。也就是说，若对俄制裁继续，伊朗市场就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开放程度，以缓解欧盟的压力。从这点出发，谈下去也是必要的。”

其实，国际社会并未打算以“无核化”这一完美标准来作为这场坚冰初融的谈判的最终目标。“现在还没到谈论失败的时候。正如克里在 11 月 24 日的听证会上所言，即使协议无法达成，美国也会寻求通过另一种机制去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共识。”纳赞罗亚说。

穆巴拉克："世纪审判"以"无罪"告终

记者 邹珊

11月29日，开罗刑事法院宣布穆巴拉克被判无罪，其两个儿子及前内政部长阿德里等人的几项关键罪名也不成立。当夜，约1000名示威者在解放广场聚集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2011年8月，因涉嫌滥用权力、腐败和谋杀示威者等罪名，穆巴拉克开始接受审理。如今，面对这场不了了之的"世纪审判"，其支持者欢欣雀跃，反对者痛心疾首。曾在推翻穆巴拉克的运动中扮演主力军角色的"4月6日青年运动"表示：埃及革命已"死"，国家回到了2011年1月25日之前。

穆巴拉克因何脱罪？舆论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埃及司法体系。部分观察家认为，由于该国沿用了前政权主导下的法律，缺少打击腐败和保护示威者的条款，"法律的制定者"很难受到判决。"现任首席法官还是穆巴拉克执政期间上任的那一个。"美国马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内勒（Phillip C. Naylor）告诉本刊。此外，"埃及的司法系统一直处在被压抑状态，穆兄会执政时期，穆尔西曾试图将全部司法权归总统所有。在如今的军方政权下，情况相似"。美国森林湖学院荣誉中东政治学教授塔哈米（Ghada Talhami）对本刊说。

另一种主流解读围绕已执政半年的总统塞西展开。"塞西认为，自己已树立起了足够的权威，可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画上句号了。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提升埃及的国际影响力。"塔哈米进而说，"目前，埃及正在通过修建新运河来扩大苏伊士运河的流量。塞西想通过此事让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投资者看到，埃及社会已经趋于稳定。此外，与埃及政治集团中的多数人一样，塞西大概觉得，2011年的暴乱已经发展完毕，是时候将埃及近代史上的这一篇章合上了，否则只会重新揭开旧伤疤。况且，穆巴拉克现在还剩下多少权力？所以，这明显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埃及国内的确并未出现2011至2013年间那样的乱局。是的，埃及人疲倦了，想过安稳日子。但若将这种较为消极的公众反应解释为'对民主的彻底幻灭'，也是不对的。民众的非议之声并未终止。"内勒说。而塞西的"维稳之路"也因此被埋下了隐患："无罪判决很可能会加重一部分埃及人与政府之间的疏离感，从而促进这一人群与境外极端分子的联结。据估算，已有约5000名埃及人加入了"伊斯兰国"，埃及最知名的极端组织'耶路撒冷支持者'就已与"伊斯兰国"结盟，并将袭击范围从西奈半岛扩大到了开罗，对当地天然气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这样发展下去，埃及经济必将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旅游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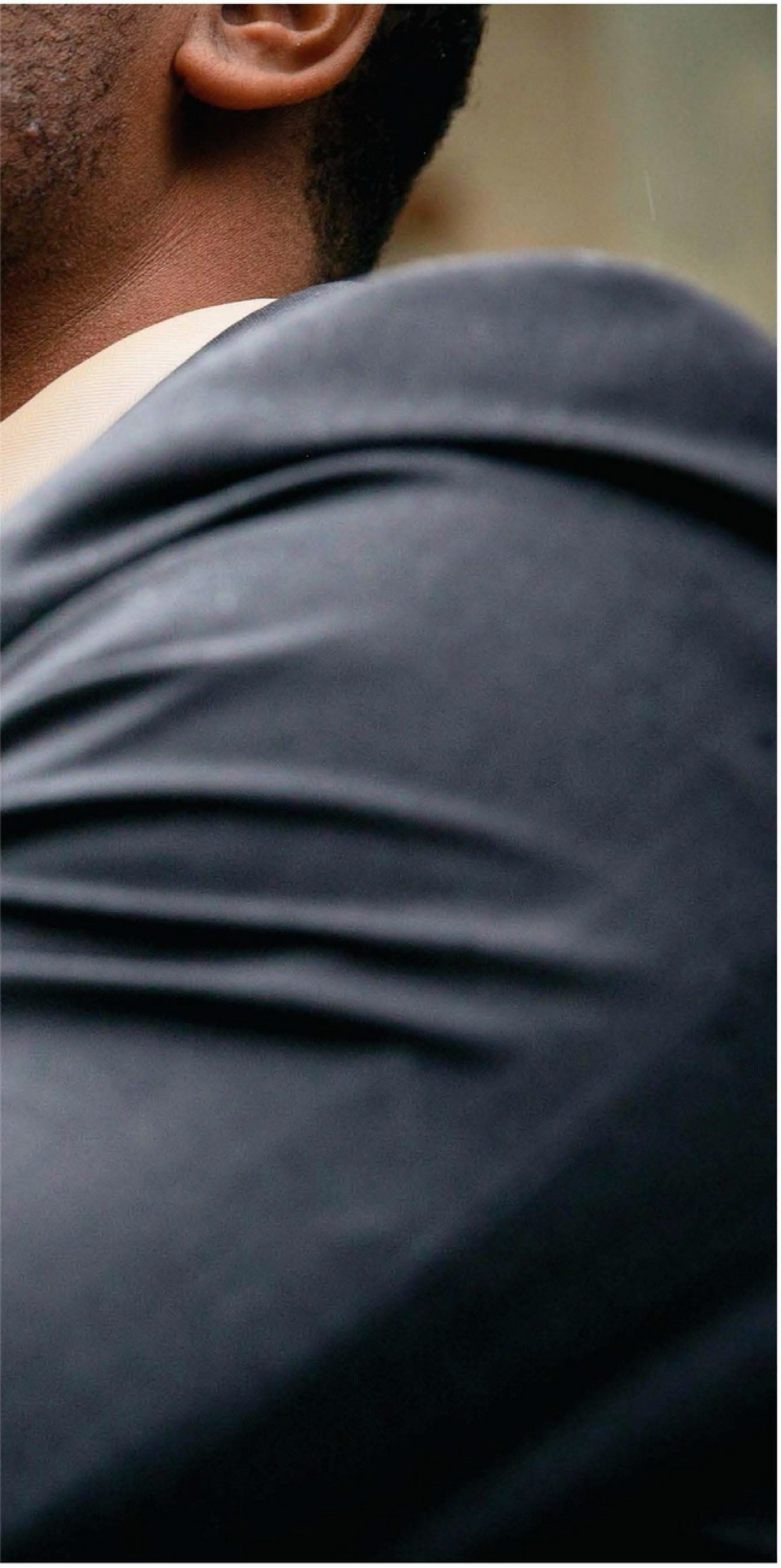
与穆巴拉克反对派的观点相似，西方国家也认为，此判决意味着塞西已将埃及重新推上了"世俗权威主义"之路。"不过，当下的中东局势以及埃及的重要战略国地位，均缓和了国际社会对塞西的抗议。最近，塞西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并就埃及在利比亚持续发酵的无政府乱局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此外，在结束加沙冲突、维护与以色列在1979年签署的和平条约等问题上，埃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之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悲剧冲突所敲响的警钟，国际社会，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还是愿意帮助埃及维持稳定局面的。"内勒说，"所以，正如穆巴拉克得以'平反'的真正原因一样，这一插曲究竟将为埃及的政治未来带来何种影响，现在尚无绝对定论。"

埃及



11月29日，穆巴拉克被判无罪后，支持他的民众在他接受治疗的军医院前庆祝







丹麦 | **世界艾滋病日**

12 月 1 日是第 27 个世界艾滋病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新国王广场上点燃了数千支蜡烛。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美国 | **哀悼格利**

11 月 6 日，被警察开枪误杀的非洲裔青年阿加・格利的葬礼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浸信会布朗纪念教堂举行。10 月 20 日深夜，28 岁的格利在纽约一栋居民楼的楼梯间被巡逻的警察梁彼得开枪打死。民权活动家凯文・鲍威尔在葬礼上说：“我们今天相聚，是要谈及格利为何会丧命。这一事件带有种族因素，堪称美国的尴尬：同一肤色的年轻人接连遇害，公义何在？”





英国 | 圣诞节停战

12 月 4 日，在英国斯塔福德郡国家纪念植物园举办纪念活动。历史学家保罗·汤普逊装扮成瓦尔特·康格里夫将军，朗读这位将军 1914 年从战壕里寄出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 1914 年的圣诞节停战日：英德两国士兵同意在无人地带停战，他们一起唱圣诞歌曲，举行了足球比赛。





瑞士 | **冰雪酒店**

（上图）坐落在瑞士高山上的“冰雪酒店”完全用冰雪建成，被称为世界上最“冷”的酒店。每年冬季到来时要在阿尔卑斯山到比利牛斯山脉的6个地点重建，客人要睡在置于羊毛地毯上的睡袋里，以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

英国 | **埃及艳后的自拍照**

（下图）HTC手机在英国发起了一个营销活动。设计了一系列历史名人的自拍照，包括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一边沐浴一边自拍，照片标题是《准备今晚跟马克·安东尼的约会》。

芬兰 | **静谧的星空**

（左页）芬兰摄影师迈科·拉杰尔斯泰德展示摄影作品。从2008年12月开始自学摄影，他迷恋夜空之美，不仅喜欢拍摄日落与日出之间的繁星晨光，也倾心于云层舒卷的汹涌变化，由他镜头所呈现的夜空静谧、壮阔、美丽。



新资金池里的“天花板”

文 ✒ 邢海洋

A 股势如破竹，其疯狂与任性已经到了“大疯来了，大象也要上天”的程度。投资者一致看多，预测顶部显得不合时宜。但问题恰恰在于本该是一波慢牛的行情演化为资金推动的快牛，过早宣泄了上涨的潜力。超万亿元，破世界纪录的成交量或隐含着那个资金的秘密。

A 股万亿人民币所破的纪录，还是美股在 2007 年道指创出 14000 点新高后的交易额，而 A 股还只能是 T+1 交易，万亿流量是实打实的购买资金。不过，若考虑到打新资金动辄上万亿，也就不难理解这个社会可能动员的热钱存量。这还不必考虑“沪港通”带来的海外资金，开通的前两周，沪股通额度累计已使用 435 亿元，其中三分之一出现在首日，随后便急剧萎缩。实际上，A 股大涨后，同一家公司，A 股价格远超 H 股，海外资金大举撤离。据瑞信测算，一周 A 股换手率高达 10%，外资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推动 A 股上涨。游荡于楼市、理财市场和股市的万亿甚至数万亿游资，又一次以一己之力推动一场“二八效应”的大牛市。而大蓝筹，这个曾被弃置的板块，在万亿资金下，正可“四两拨千斤”般卷起狂澜。

但股市的流动性只是全社会流动性的一部分，游资多寡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股疯们。货币基金尚未大行其道时，狭义货币供应量（M1），现金与活期存款之和，被视为游资的资金池。股市流通市值 /M1 在 7 年前股指 6124 见顶时曾瞬间达到 60%，堪称极限比例。如今，当上证指数再度逼近 3000 点时，随着全流通的出现，流通市值远非昔比，流通市值 /M1 跃升至 73%，意味着当此沪指 3000 点，近乎四分之三的可支配资金都加入到支撑股市的流动性洪流。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里的资金悉数而出，而是因为货币环境发生了本质变化，多种即时取用的资金池出现，仅货币基金总量即达 1.6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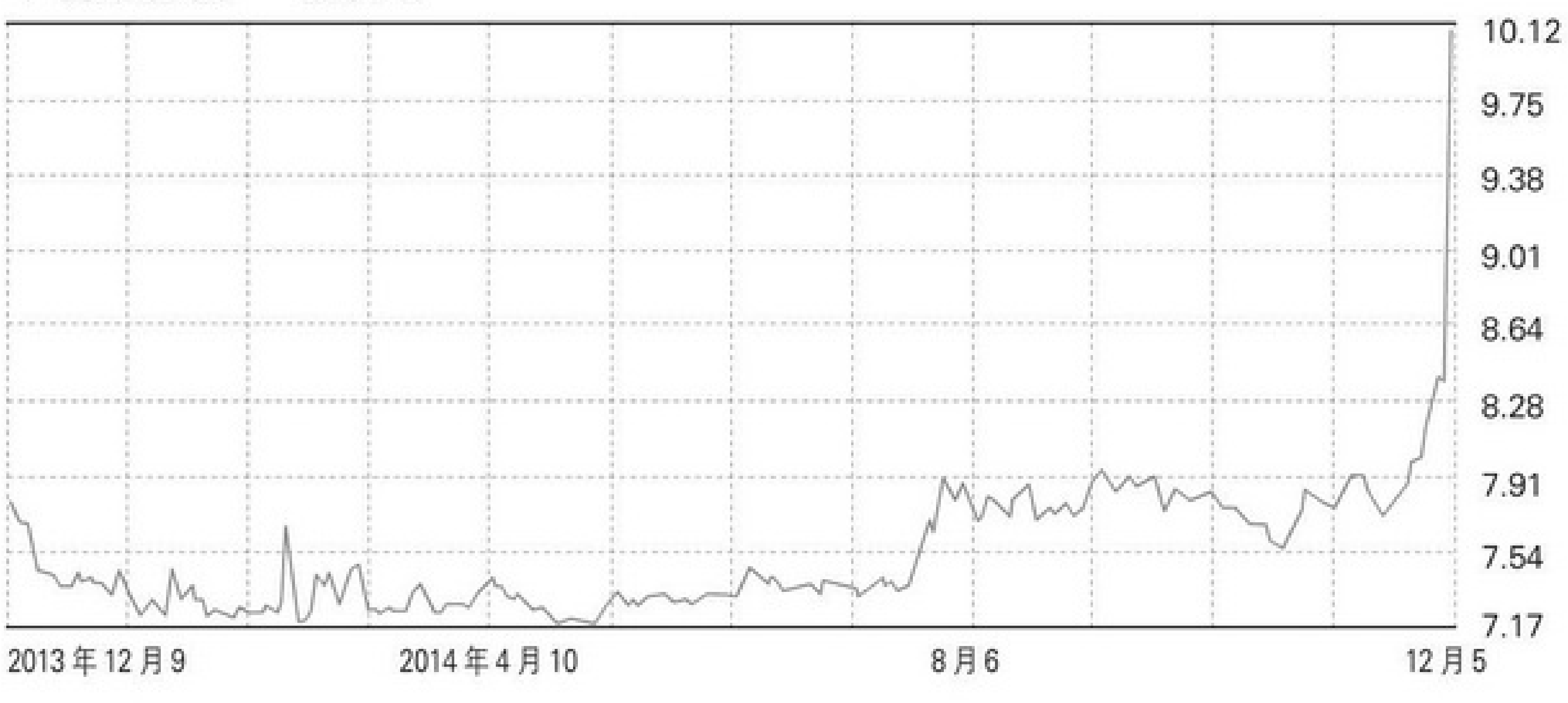
对市场影响更为深广的是融资融券，“两融”余额一年中增长了两倍，牛市中更加速，8 月 5000 亿元，9 月便突破 6000 亿元，12 月初两市融资额已经达到 8500 亿元。融资炒股对股市“井喷”可谓功不可没，据证监会的统计，降息后股市飞涨的两周内，个人与机构账户流入股市资金千亿元，融资余额也飙升了近千亿元。

狭义货币因统计口径的原因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的资本市场，而广义货币供应量反映的流动性总量，因而具有稳定的参考价值。2013 年初，交银国际的研究者曾试图用货币总量和国民的证券投资偏好解释 A 股牛市中的天花板所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15% 魔咒”的概念公之于众。“15% 魔咒”认为，当 A 股流通市值与 M2 之比超过 15% 时，股市见顶。之所以是 15%，答案在于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比例，据央行的储户调查，近年来中国家庭将其总资产的 10% 至 15% 分配在股票中。这个比率于 2007 年 10 月、2009 年 7 月、2012 年 2 月及 5 月股市见顶时达到 15% 左右，并于 2013 年 2 月再次触及 15%。“15% 魔咒”屡试不爽，只是限售股大规模集中解禁时，比例才被短暂打破。如今，这一比例是 24%，“魔咒”似乎再次失灵了。

幸好分析师们又创造了自由流通市值概念。大涨 30% 后，中石油的流通市值超过 1.6 万亿元，但绝大多数股份掌握在国资委手中，二级市场抛售毫无可能。自由流通市值，据 Wind 的定义，即剔除持股在 5% 以上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以及 75% 的高管持股，含义是扣除那些短期不会抛售的股份。按此计算，中石油的自由流通市值仅 200 亿元，还不及一些创业板上的企业。

计算自由流通市值肯定是一个繁杂的过程，好在 2013 年初离现在不远，上市公司无论总量还是股东结构均无大变化。当时“15% 魔咒”下上证指数极限点位是 2550 点，如今 M2 由 100 万亿元涨至 120 万亿元，相应地，上证指数也获得了 3150 这个新的“天花板”。若考虑到融资买入和沪股通，这天花板还会升高。只是加杠杆会带来更多的调整，港资则行事远比内地投资者理性。

中石油股价一飞冲天



QCIC首个竣工项目 | 2万平米临街旺铺 | 3万平米5A甲级写字楼 | 800余个地下车位

230米临街商业展示面
200-1500平方米投资首选

YANXIANG
SQUARE

智能写字楼，品质一升再升

360° 超阔视觉享受 鸟瞰万亩杜陵生态美景

9米挑空大堂宽阔明亮 4米办公层高广阔舒适

每秒2.5米超快梯速 7部电梯秒速直达



[项目地址] 雁翔路与南三环交汇处西北角

[咨询热线] 029-89660088

潜力旺铺，超低公摊赚到位

230米超长临街展示面 挑战绝佳视觉效果

14部专属电梯打通楼层无极限 私家超大卸货平台风雨无阻

200-1500平方米临街商铺投资首选 5米层高一次到位

纵览雁翔路文化产业集群，坐享国际化大都市交通枢纽

地处曲江一期与曲江二期过渡地带，是政府重点打造的国家级文化产业聚集区（QCIC）的门户地。毗邻西安地铁轨道5号线、三环线、绕城高速、雁翔路双向八车道城市主干道，便利交通，时刻通达全城。

坐拥曲江二期繁华重地，商业价值即可呈现

所属雁翔路商业板块，邻近曲江新区管委会、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西安交通大学产业园、曲江二中、省级西北妇幼医院等优势政治、教育及医疗资源，区位优势明显，投资价值显著。

[预售号]市房预售号字第(2014)161号



雁翔广场
YANXIANG SQUARE
曲江文商
—QJCB—



栏目插图 | **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金融新常态”

金融市场的“不差钱”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反差，市场上出现了少见的“股债齐飞”行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体经济增长疲弱，固定资产投资面临资金瓶颈约束。为提振经济，央行开闸放水，但货币从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明显不畅。近年来，对“非标”监管的加强压缩了表外融资中的票据与委托信托贷款，使货币加速流入债市和股市。未来，金融市场趋势逆转的触发点，很可能是实体经济“硬着陆”，如大批实体企业倒闭以及货币政策转向全面宽松。



杠杆指基在牛市

在牛市中，指数基金是最大的赢家，选择一只指数基金，长期持有，事半功倍。自10月28日至12月3日，投资A股市场的82只ETF二级市场上平均涨幅达17.30%，其中易方达沪深300非银ETF涨幅最大，为54.98%。而加了杠杆的股票方向指数基金表现更为凌厉，51只被动股票分级基金的B类份额，两个月里在二级市场上价格平均涨幅高达45.55%。申万菱信证券行业指数分级B最为惊人，自10月28日，该基金在二级市场上涨幅高达15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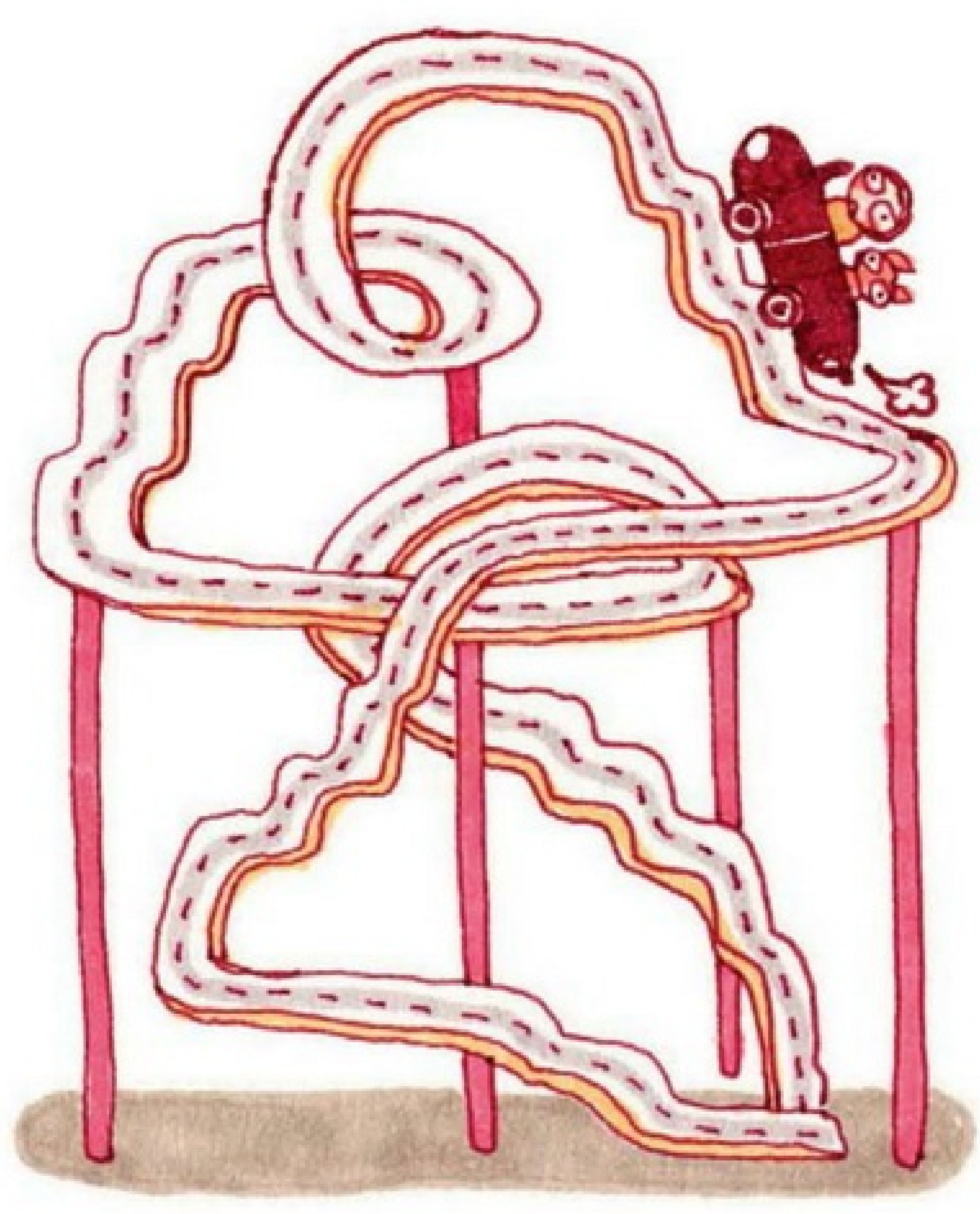
无所不能的券商

券商股无疑是此轮 A 股上涨的最大亮点，但市场已经开始发出警告：一些潜伏已久的产业资本已经开始获利了结。12 月初，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方正、海通、广发、国海等券商均遭到减持。早在一个月前，长江证券和国海证券已遭到股东大笔减持。以国泰君安获结售汇照牌为开端，各类牌照放开在即，券商将可能分食银行、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得无所不能。不过，虽然个别券商潜力巨大，但行业内竞争日趋白热化，使券商的基本面也存在不小的压力。

美联储褐皮书

美联储每年发布 8 次褐皮书，通过 12 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12 月 3 日的褐皮书比上一份更为乐观，全美 11 个辖区的联邦储备银行认为经济小幅至温和增长，消费支出是经济中的一个亮点，各地区就业人数也普遍增加。尽管油价暴跌，但页岩油气生产区的钻探活动保持稳定，原油产量处纪录水平。诸多地区甚至在信息技术、工程、制造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已难找到合适的工人。





成品油税负

成品油消费税增加后，其税负如下：17% 的增值税，增值税的 7%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的 3% 的教育费附加，增值税的 2% 的地方教育费附加。此外还有增加 0.12 元后的消费税 1.12 元 / 升。以 92 号汽油每升 6.73 元的价格为例，1 升油的总税负为 2.4 元，税负是 35.7%，比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公开承认的全国 34% 的汽油税负略高。这个税负水平的确低于欧洲和日本，但远高于美国的 11.5%。如果再算上高速费用，在中国开车，消费者税费负担不止美国的 3 倍，甚至达到 4 至 5 倍。



2014：最热一年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数据，2014年1月到10月的全球平均气温达到了14.57摄氏度，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地球上最热的一年。研究者指出，2014年6月和10月都创下了全球大气高温纪录，而每一个大洋的升温幅度均超出平均值。自1900年以来，4个最热年份中的3个都伴随厄尔尼诺效应，但2014年的厄尔尼诺效应并不像此前预料的那么强，这使得迄今为止的全球高温显得格外异乎寻常。多数研究者认为，随着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上升，2014年的高温纪录可能在未来变得司空见惯并不断被刷新。

好消息



做工不作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者日前发现了防控大城市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有效且成本低廉的方法：为那些高风险人群提供一份暑期工作。针对730名黑人青少年进行的为期8周的干预试验显示，每周25小时的暑期工作令研究对象一年后因暴力犯罪而被逮捕的概率降低了43%。



好酒之源

桑塔菲学院的生物学研究小组发现，距今1000万年前，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共同祖先进化出了乙醇代谢能力比此前强大40倍的ADH4基因变异。这使得这些灵长类动物不仅能靠摘取树上的果实为食，也能更好地享用落在树下发酵后酒精含量较高的果实。这一发现解释了人类好酒背后的进化原理。

坏消息



杀狼救不了羊

人工射杀野狼以降低畜牧业损失的做法很可能得不偿失。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研究显示，在野狼出没的地区，每人工射杀一只狼，第二年当地羊群和牛群被狼袭击的风险便会分别增加4%和5%～6%。人工猎杀扰乱狼群的内部秩序，令缺乏头狼带领的幼狼更易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击。



灰飞Y染色体灭

吸烟可不是让人更有男人味儿的好办法。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吸烟者血细胞中无法检出Y染色体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2.4到4.3倍。研究者指出，Y染色体可能对于生成某些抗癌的免疫细胞有关键作用，这一发现或有助于理解男性癌症死亡率偏高背后的机理。



（插图 山羊胡）



真的，有一种东西叫没有笑声的玩笑，弗洛伊德把它称作绞刑架上的幽默。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它是那样地无助，以致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冯内古特

那时我老是自问：我为什么这么蠢，如果别人都很蠢，而我既然确实知道他们都很蠢，那我为什么不聪明些呢？索尼雅，后来我知道了，如果等到所有的人都变得聪明，那要等太久。后来我又知道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人是不会改变的，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不值得耗费精力！是的，就是这样！索尼雅，这是他们的规律！就是这样！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

——《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病时说了这些话

人类所能感受到的超乎寻常的使命感是古怪的，这主要由于人是一种喜剧性的存在，永远不会成熟。因此，一群孩子怀着轻松的心情，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又大哭，这就是人类缺乏尊严的写照。但几年之后，他们突然成人，学会了自我控制。

——摘自《米沃什词典》第 282 页

硅谷时代，一切荣耀归于“变化”与“破坏”，而非“维持”，以至于难以想象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是如何对那些声称要改变世界的人心怀疑虑和畏惧。如果你热爱这个世界，如果你将它视为自己此生的故乡，你会意识到你的祖先如何努力为它奠定地基，建造机构，塑造文化，你不会容忍别人轻易动摇它的根基，疏离你们之间的关系。

——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森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硅谷的孩子》。他说，现代人正在放任自己的文化由一群“硅谷的孩子”（介于男人与男孩之间）来领导，任由他们重写社会的规则，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

数字

第 1

国际台联新赛季放弃过去的积分制，以最近 3 个赛季球员获得的奖金多少为排名标准。丁俊晖近日成为斯诺克历史上第 11 个“世界第一”，比肩亨德利、奥沙利文等传奇球星，成为首位登上台球世界第一宝座的亚洲球员。

780 万英镑

爱尔兰男子安德鲁·沙伦将悬挂在国家美术馆里的莫奈名画砸出了一个大洞，12 月 6 日，法庭做出裁决，沙伦被判入狱 5 年。据了解，被这名男子毁坏的画作是莫奈于 1874 年创作的油画《阿让伊特盆地塞纳河上的帆船》，这也是爱尔兰国家美术馆藏有的唯一一幅莫奈作品，价值高达 780 万英镑，约合 7471 万元人民币。

3.2 万

威廉和凯特访问美国，与 15 对夫妇共进晚餐。为了能和威廉王子夫妇一起晚餐，每对夫妇需要付 3.2 万英镑的“入场费”，所得费用将进入王室的慈善基金会。威廉夫妇 2011 年曾通过一场马球赛筹集了 65 万英镑。当时，个人若想与威廉一起打球需要支付高达 6.5 万英镑的费用。

小城的阶梯时代

文 如此
图 谢驭飞



大城市里的时代相对扁平，或者说很集中很成套——一切都集中在名叫“前沿”的那个点上——前沿的思维方式配着前沿的科技产品，前沿的衣衫妆容配着前沿的身姿表情，前沿的工作性质配着前沿的消费理念，前沿的文化娱乐配着前沿的人际关系，一切不见得令人舒适，却自成体系地匹配成套。小城则不然，它的日常生活分处在跨度鲜明的不同时代里，像一根久历年岁的老树杈，上面既层布着粗糙的树瘤又抽出了新春的嫩芽。

电视节目和大牌电子产品是小城时代的“定海神针”，它们像一根巨型钢针硬生生地扎在小城的地界上，姿态分明地标示出“世界时间”。小城里中年往上的人绝对比大城市的人更依赖电视，他们看电视节目取乐，也煞费苦心地讨论和改编着剧中人物的命运，呕心沥血地零薪兼职着各个电视栏目的场外策划，投入程度绝对让惯于糊弄观众的编导们脸红。可尽管如此，当兼职时间一过，只消一个转身，他们便会将改编和策划的成果彻底忘记，以小城方式继续生活——在内心里，小城人并不相信电视里所展示的时代的真实性，那里的生活方式和矛盾冲突都是“瞎编出来骗人的”。

大牌的电子产品却实实在在地握在小城青年男女的手里，最贵最时髦的那几款在这里甚至比在大城市里更受欢迎。它们被精心地套上漂亮的外壳，缀上闪亮的装饰，配好各种“外表”支持，普遍得让小城的时代显得格外前沿。可大牌电子产品的大部分功能却被闲置，不禁让人怀疑这电子产品出现在此的真实性，就像传说中的绝世大侠，苦练得一身武艺，却只负责端茶倒水，总让人叹其生不逢时。

最时髦的电影大片也能成功地划破时代到小城里来。只是到来之前听不到任何动静，到来的时间也可能稍微晚些。这些电影大片也能试探和定位出小城里与物理时间无关的真实时代。小朋友们全都趴在时代的最前沿，小城小朋友和世界小朋友毫无时代差：所有的动画片在这里都一样火爆！热闹开心和视觉效果好的影片也会得到小城大人们的喜爱，而那些光鲜亮丽的都市爱情片和试图共鸣时代困惑的愤青影片在小城里则往往白费了工夫，它们想要标榜的价值观要么被无视，要么被批判，再不幸点儿的还会得到完全歧视性的评论，一众时代文化人的心血顿时价值扫地。

相对于不得志的影院，小城里的超市就风光多了。用肉眼看起来它们的规模和摆设跟大城市的相差无几，受欢迎程度也绝不逊色。大小城市的人们以同样的表情在超市里穿梭，挑选生活用品。小城市的人甚至更慷慨些，他们似乎更少对比物品的标价，大致适合就取来买走。大城市的人虽然熟悉最前沿的时代信息，却常常对时代无可奈何；而小城中信息有限，可小城人却都心下得意，觉得自己正是时代的主人。

靠谱下厨

文 尚小右
图 谢驭飞



我对菜谱之类的烹饪教程总有一种纸上谈兵式的热爱，光看不做。其实以前也试过，比如照着方子酿葡萄酒，逼我爸喝。他配合地做回味状，问：“还挺清，你用什么过滤？”“丝袜。”看他脸色突变，我以为他要指责我糟蹋东西，连忙补充:“用的是穿过的。”如是者三,我“绝命毒师傅”的毁名远扬，还被勒令卫生整改，黑暗料理更无人问津。屡次受挫的我远离厨房，亲朋好友大约庆幸再无被投毒之虞，反而送来更多菜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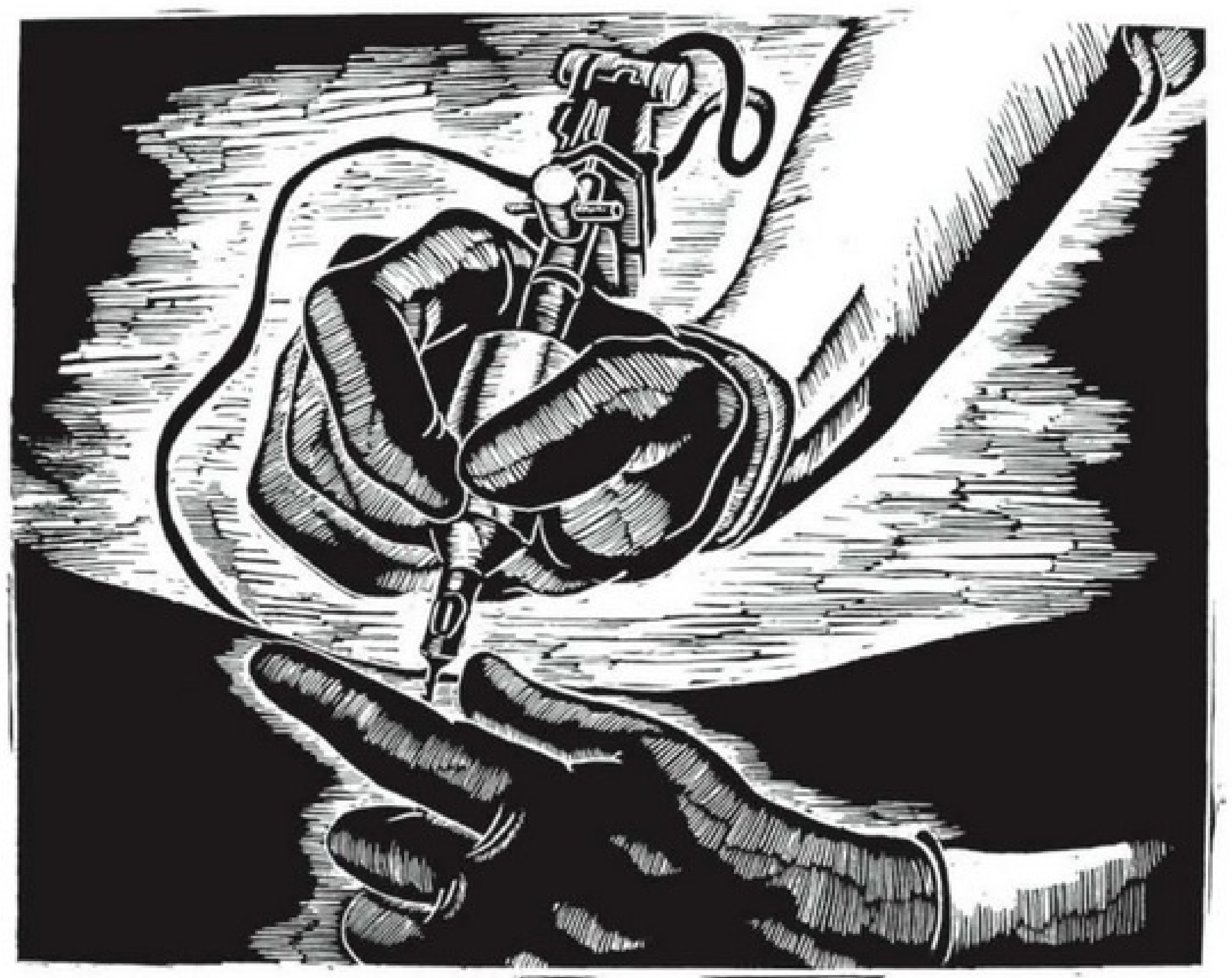
伴随阅读量激增，我发现各类烹饪教程简直是治愈系绘本，是世俗童话，是迷你乌托邦。后来我追 BBC 出品的“保罗教你做面包”，保罗像英国版的董浩叔叔，看“天天饮食”长大的我望之亲切。身为面包师，他留着吃饭都能挂住菜汤的络腮胡，称量揉面不拘小节，大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之风。既然做菜可以如此大马金刀，我又萌生下厨的念头。一开始不免手生心慌，终于明白自己不是茱莉亚·查尔德的转世灵童。锅里清汤寡水，菜谱上却抹满油渍。雄心壮志要做紫菜汤，最后水烧干了无法见人，硬着头皮改名为“紫菜煲”；又或者好不容易刚把醋溜白菜端上桌，一拍脑袋：“完蛋，忘记放醋了！”被我妈羞辱，我还得振振有词地捍卫厨师尊严：“要的就是这种没滋没味。”

照猫画虎多了渐入佳境，我却在不同配方间无所适从。蚵仔煎到底要不要加盐？蛋黄糊先加油还是先加奶？蛋白该打发到什么程度？一切皆无定数，只能实践出真知。有时半夜百思不得其解，便爬起来烤戚风蛋糕。有段时间死磕熬粥，遇见姓周的朋友都会反胃。一旦涉及钻研菜谱，我变得前所未有地求知若渴。功夫不负有心人，食客们的评语逐渐从“你做的馒头像毁容的橡皮泥”到“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紫菜汤”再到“今天的吐司超好吃，怎么做来着？”最终，我开始修改甚至自创方子，通常菜刚上桌便大喝一声：“不许动！我先拍照！”配完图拟完步骤，我未尝一口的菜有时早已精光。没关系，对我而言，写“切滚刀块、淋玻璃芡”已比单纯吃饭有趣得多。我成就感十足，将菜谱传至网上与人分享，以便他们模仿或制毒。

无论阅读、实践还是创造，菜谱都是神器。温柔地黏合种种落差，又一键美化现实。才能所限成不了曹雪芹固然使人沮丧，但能考证、复制他笔下的小荷叶莲蓬汤，这也是本事嘛。不过话说回来，一旦合上菜谱，重返琐碎生活，再怎么被美化的现实，终究还是现实。某次我端着烤盘，激动万分地对我妈说：“你看！这就是玛德琳蛋糕！普鲁斯特写过的！”她翻了个白眼：“就你瞎矫情。赶快拿去泡热水，你知道模具油腻腻的有多难洗吗？！”

文身

文 唐颂
图 谢驭飞



那天下午，阳光好得恰如其分。我宅在宿舍刷微博，突然看到L说想去文身，正中了我的下怀。身处西北小城，L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公开宣称想去文身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关注过文身的相关知识。想好要纹的图案和位置，我和L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冲冲地杀去了文身店。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都是个听老师话的平庸学生。除了在耳朵上打了几个耳洞，没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儿。走进文身店的瞬间，感到格格不入的羞怯、拘谨，仿佛我这种长相、打扮、性格都普通的人，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先锋、时尚而又略显堕落的地方。L是“90后”,比我要生猛得多，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同样的感受。老板穿得也很街头，像个跳街舞的清秀少年。事实上，他既是老板也是文身师，整家店只有他一个人，但这丝毫没能减弱我因平庸而生的羞怯、自卑以及毫无由来的孤傲。

谨慎地将衬衫领口扒开，露出左边锁骨下的皮肤。少年的脸凑得很近，温热的鼻息不断喷洒在皮肤上，我心慌意乱地屏住呼吸，想起电影《燕尾蝶》的画面。雅佳平静地躺在脏乱、狭窄的房间里，坦然地裸露着自己，任外国老头在胸前纹一只振翅的燕尾蝶。金属细针在皮肤上游走，将黑色的油墨一针一针扎染进皮肤。日后，若想激光清洗，也是要留疤的，这印记怕是要永远烙在身体上了。锁骨下方的肉相对较厚，所以疼痛感并不十分剧烈，比起我所经历过的其他身体疼痛而言，这点疼微不足道。可我却热血上涌，涨红了脸，空气里漂浮着浓浓的暧昧。即便疼得厉害时，也不敢发出任何痛楚的呻吟，怕扰乱少年的思绪，因为他的脸离我的胸口只有一掌远。

我文的是德语单词Existenz，意为存在、感官游戏。起初，L执意要将图案文在颈后，我劝她说，那岂不是和黑社会大哥一样了？最终，L也选择了将图案文在锁骨下方。现在想来，当初不该干涉L选择将图案文在颈后的。德语单词并非首选，我们最想文的其实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彼时，我们都陷在各自的情感泥潭里。促使我们文身的，当然是那个名字背后所指称的人。上个世纪末，美国男演员约翰尼·德普将薇诺娜·赖德的名字文在了手臂上。分手后，“永远的薇诺娜”(Winona Forever)终于被洗成了“永远的酒鬼”(Wino Forever)。庸常如我辈，又怎敢轻易将别人的名字文进皮肉？

3年后，Y看着我锁骨下的疤痕问：“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吗？”“我怎么可能那么蠢？”我反问他。再后来，我和Y也分道扬镳了。

万能的概率论

文 榆槐
图 谢驭飞



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就是概率论，Y打开课本，看着由无数个省略号组成的目录。不一会儿，省略号长出了腿，排成了林妹妹的小脸蛋，她笑得还是跟昨晚一样，美得让人心碎。一瞬间Y止不住笑出声来，似乎林妹妹已100%到手。室友拍了他一巴掌。“概率论可不是投机取巧。当年，我追你们师母的时候本来只有30%的把握，后来运用概率论知识进行严密的分析，最后概率提高到了80%……”听到概率论老师这番哲理时，Y从现实的边缘赶了回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唯恐漏掉一个细节。似懂非懂地听完之后，看着目录的省略号，他又迷迷糊糊地坠入了美妙的梦乡。追到A女的概率为70%，但A女是飞机场，概率降为0%，直接打入冷宫。B女已经有了男朋友，挖倒墙脚的概率为20%，也打入冷宫。C女罩杯为D，无男朋友，通过改变若干变量，成功的概率为40%……Y一个接一个地把班上的女生分析了一遍，等醒来时，课也上完了。

闲暇之余，Y偶尔会到学校小门的彩票店买买双色球，按他的理论：即使概率只有1/1700万，他也要试一下，有可能他就排在这1700万个人中的第一位呢。就像概率论老师说的，尝试了才有成功的可能，什么都不做那就永远只能排在∞的后面——压根儿没戏。机缘巧合，在完成唯一一次双色球四等奖的兑奖后，他碰到了概率论老师。“您也来买彩票啊。”他问。概率论老师只是“嗯”了一声，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快3”上。看着老师痴痴如醉的样子，Y的资金也流向了“快3”。时间久了，他跟概率论老师碰面的次数多了，俩人熟悉起来。投注时一起分析开奖走势，分享最近的投注心得。

眼看期末考试就要到了，但Y对概率论这门课一点头绪都没有。某一天他灵机一动：概率论也能用在老师身上吧。于是考试前的两个星期买彩票时，每次他都试图旁敲侧击老师，寻找切入点收集考试信息。考试重点是到手了，但对他来说，复习功课不如买彩票，彩票的概率论那可要有趣得多。

考完后Y给老师发了条短信：尊敬的老师，由于这几天发烧，状态不佳，考试发挥得可能不理想。老师只给他回了四个字：“考得不错。”Y心中暗喜，通过的概率瞬间飙到100%。一直以来，概率论的课Y都是延续了开学第一堂的优良传统——对省略号发呆，对女生进行概率分析。到了学期末，他还真追到了那个概率为40%的D罩杯C女。到手后的他不禁感慨到：概率论真是个有用的东西。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法拉利 LaFerrari Fxx K

作为未来法拉利的高端旗舰车款，LaFerrari 的赛道版车型 Fxx K 装备了 6.3 升 V12 引擎，输出功率高达 848 马力，辅助的电动引擎功率为 187 马力，扭矩高达 899 牛·米，与这套动力系统匹配的依旧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Fxx K 还拥有全新的空气动力学布局后翼，以及夸张的后扩散器，配备 KERS 动能回收系统；从静止加速到 100 公里 / 小时不超过 3 秒，最高时速达到 347 公里 / 小时。

索尼微单数码相机 a7II

拥有全新的五轴防抖系统，最高可以补偿约 4.5 级的快门速度，采用约 2430 万有效像素的全画幅 Exmor CMOS 影像传感器，通过数模转换前后两次的降噪处理，得到清晰洁净的影像和优秀的背景虚化效果。a7II 内置备受好评的增强型混合自动对焦系统，保持了 117 点相位检测自动对焦系统加 25 点快速智能自动对焦系统的组合方式，在对焦速度上则提升了约 30%。



范思哲（Versace）男士项链

由美国著名设计工作室哈斯兄弟打造，沉重的绞丝金链搭配沉重的美杜莎头像挂坠，结合了文艺复兴时期珠宝设计特色与当代珠宝风格。





宇舶深海探秘 EXO4000 米潜水表

表壳材质采用极轻且科技感十足的碳纤维，为确保在深海黑暗的环境下，25 厘米距离内阅读表盘仍然清晰可见。该腕表的表盘、数字时标及指针都大面积采用有白色荧光的 SuperLuminovaTM 夜光涂层，配备两枚旋入式表冠，其中负责设定潜水时间的表冠位于 2 点钟位置，便于设定。出于安全考量，表冠设定为单向旋转并由超大表冠护桥保护，以便潜水员在手持装备时方便操作。



Braven BRV-Bank 超级户外充电宝

容量高达 6000 毫安时，足够同时充满两部 iPhone6 Plus，拥有强悍的防水与防震橡胶外壳，以及一盏应急照明灯；通过配套的 APP 套件，它还可以用照明灯闪烁形式发出紧急求救摩尔斯电码信号，并自动使手机进入节电模式。



耐克 KYRIE 1 签名篮球鞋

专为克利夫兰骑士队全明星后卫凯瑞·欧文设计，前掌设有 Nike Zoom 气垫缓震，带来精准的响应性，带有 360 度动态抓地纹理的鞋侧包裹，Hyperfuse 构造带来超强支撑力和透气性，并提升稳定性。KYRIE 1 有两处细节的设计灵感源于悉尼歌剧院：首先，在靠近足尖处，包裹于鞋面上的抓地花纹采用了锯齿状的图案；另外，带有角状凸起的足跟稳定器采用了建筑设计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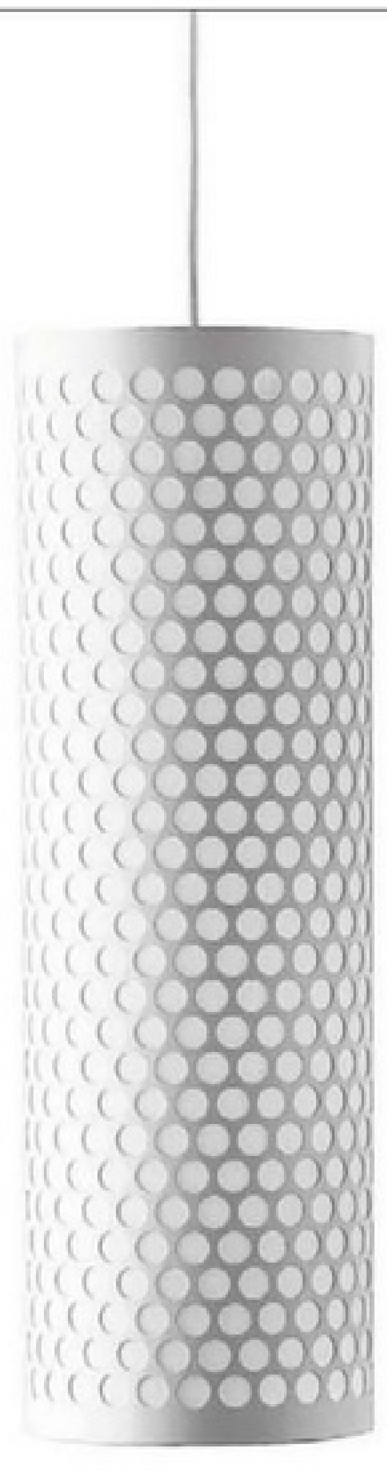
Astro A50 专业级游戏耳机

采用了 5.8GHZ 的无线技术，相比主流的无线游戏耳机的 2.4GHZ 着实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是 Astro A50 吸引人的卖点之一：30 英尺内的无损音质。MIXAMP 支持光纤输入，右耳上的按键可以平衡语音与游戏音量，仅重 369 克，300 美元的售价在如此配置下已经算是亲民。



羊年腕表

江诗丹顿中国十二生肖传奇系列推出羊年腕表，表盘中央镶嵌精细的山羊图案。山羊四周的叶子装饰采用半嵌入式设计，直接在金质表盘上蚀刻而成，造成悬浮般的视觉效果。



PD5 吊灯

GUBI 品牌的 PD5 吊灯，以穿孔金属制成的圆柱形灯罩为标志。这一“米拉之家”系列，最初是西班牙建筑师巴尔巴·科西尼在重新装修高迪设计的巴塞罗那米拉之家大楼顶层时，受这栋建筑物著名的圆孔烟囱启发设计出的灯具。

心动生活

Wellendorff“心动生活”旋转指环，闪亮的白金纹饰结合蓝绿色冷珐琅。作为 2015 年度限量指环，表面的钻石心形象征由心而生的情感，内圈镌刻数字“2015”和钻石 W 标志。





姐妹

佩帕·瑞弗特（Pepa Reverter）设计的“姐妹”餐桌配饰花瓶系列，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路易斯、弗里达、索菲亚、海伦和克拉拉，她们是姐妹。女性一直是家中的支撑力量，这一系列表现出对女性的赞颂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存在感。



Koppel 挂钟

Georg Jensen 从品牌档案库的图案和色彩中寻找元素，设计出经典 Koppel 挂钟的新版本。幽蓝色钟盘搭配黑色指针，或者灰色钟盘结合金色图形印刷，柔和的色彩和干净优雅的形式传递出斯堪的纳维亚的审美风格。



不规则立柜

意大利家居品牌 Miniforms 的 Galena 立柜，5 个抽屉错落着堆叠在一起，冷灰色烤漆柜体搭配温暖的橡木脚架。在右侧，脚架向上延伸到柜体，像是随意中带着秩序。

交叉的桌子

意大利 Arper 品牌的“交叉 Cross”桌，交叉的桌腿支撑起简约的桌面，形成一个牢固的结构。桌面具有可观的长度，可以选择不同的配置，来适应家庭、办公室等不同环境的需要。





1956 年 3 月，42 岁的吴清源
有了第一个孩子

无法超越的传奇

吴清源的人生棋局

点此下载PDF杂志

文 / 李菁

隐身于东京闹市区一狭长小巷的一座寺庙，清幽而静谧。12 月 5 日下午，在这里举行的一场特殊的告别会，作别 20 世纪黑白世界最伟大的棋手之一。

根据吴清源子女的意愿，告别会不向公众开放，只有家属和亲朋好友参加。作家阿城、《吴清源》制片人刘小淀与江铸久、芮乃伟夫妇以及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等人专程从国内赶来，参加这场告别会。

纪念室正中，穿中山装的吴清源颔首微笑，立于洁白的鲜花之中。烟雾袅袅，磬声清脆，身披袈裟的僧人做完法事后，最后告别的时刻到了。家属和亲友们拿起鲜花，静静走过来，俯身摆放在老人周围。没有大声的哭泣，只有隐忍的啜泣声。老人安详地睡在洁白的鲜花之中，嘴角轻轻上扬，仔细端详，竟然有点微微含笑的意味。陪同他的，除了他生前常用的一把扇子，就是有暗绿色格纹的纸，这是围棋的记录纸，老人带着他毕生所爱，去到了另一个世界。

11 月 29 日晚上，老人家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洗过澡之后上床睡觉。他所在的老人院每两小时查一次房。工作人员上一次去查的时候，老人还在安安静静地睡觉，一切正常。两小时后，等再进入房间，发现老人家已经停止了心跳。养老院马上联系到吴清源的女儿吴佳澄，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到医院后，医生正式宣布死亡，此时是 11 月 30 日凌晨 1 点多。

“师父走得很安静，没受什么罪。以前说这是修不来的福……想到他走得不痛苦，我心里还好过一点……”芮乃伟一次又一次捧起鲜花，放在师父身旁，虽然一直在努力忍着，但泪水最终还是扑簌而下。

今年 6 月 12 日是吴清源 100 周岁生日。吴清源的家人及弟子等，在养老院为他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当时，芮乃伟与江铸久也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那一次，吴清源的精神还好。几个月后，同样的航班，同样的目的地，心境却大不一样。“来的飞机上我还一直有一种错觉，感觉还像上次一样，和几个朋友、家人一块约好去见吴老师的。尽管心里知道，他已经走了，但潜意识里还是不愿意接受。直到今天见到他，才意识到真是到了分别的时候了……”芮乃伟眼圈又红了起来。

对身边的亲友来说，虽然从理智上讲，这样一位走过一个世纪老人的离去，他们或多或少也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们还是不忍。

“过去他一直说自己要活到 100 岁，也不往多了说。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咱是先活到 100 岁，别说只活到 100 岁。’他也开玩笑地回我：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为吴清源做了 21 年助手的牛力力有些伤感地回忆。

11 月 23 日，北京的一群朋友为他举办了一个百岁纪念活动。牛力力在日本提前为吴清源录了一段视频。当时吴清源顺嘴说了一句“阿累嘎多”，牛力力提醒了一下，老人家马上用中文说“谢谢大家”。当天的庆祝会，当这一段视频放出来的时候，现场掌声雷动。大家都为能听到“棋圣”真实的声音而兴奋。

“当时策划北京的活动，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为吴老庆祝一下。没想到一周后吴老就走了。再晚一个星期这个活动都流产了。冥冥中真是成全我们。”活动的策划人、电影《吴清源》的制片人刘小淀也感慨，尽管伤感，但这是一个圆满的离去。

几年前，牛力力与吴清源合作，在《读卖新闻》上写“棋谱”一栏，介绍一些经典棋局的时代背景、分析棋局和一些趣闻故事，专栏断断续续写了 6 年，而 11 月 16 日，牛力力恰巧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我一直在想，他连‘走’都要成全大家，像他在世时的性格一样，不愿意让大家失望。”联系起其他片断，牛力力宁愿相信这是吴清源“神”性在世间最后一次闪现，

吴清源的一生有很多令人惊叹却又难以理解的“神迹”。即便他已退隐江湖半个多世纪，但关于他的种种传奇从未消失，甚至随着时间流逝而更增加其神秘性。他成长于中国，成就于日本。在日语中，“吴”与“碁”（棋）同音，有人说他天生就是要来下棋的。而博大悠远的中国文化，更是他超越一流棋手的思想资源。

围棋是一项竞技运动，同时也是一门艺术、一项思想活动。吴清源一生历尽坎坷动荡，却在他所主宰的时代里，不仅创造了几乎空前绝后的辉煌战绩，也构建了一个凡夫俗子难以理解、更无法诠释的精神世界。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描述他的“神性”，他的传奇，而对他的任何解读、剖析，都有点不自量力。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情地流逝。”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处在那漫长的等待期，我们有幸与创造这个传奇神话故事的人有了时间上的交集。



颠覆者吴清源

文/李菁



1950 年，吴清源（左）与同门师兄桥本宇太郎对弈。观棋者为作家川端康成

横空出世

日本棋院在东京中心的千代田区，距离最熟悉的景点皇居也并不远。虽然是周末，这里的人气依然很旺。很多家长领着孩子，带着初冬的凛冽寒气进了大门，然后把孩子送到一楼的围棋班来学习。

日本棋院的地下一层，是“围棋殿堂资料馆”。尽管距离开馆时间还有近一小时，但听说是中国记者来采访与吴清源有关的新闻，资料馆负责人齐藤让一还是特地从楼上跑下来，打开了资料室大门。

在这个规模不大的房间里，几乎能找到日本所有一流围棋选手的大名。一进大门的橱窗里，有一整排的黑色头像，他们是日本围棋发展史的重要人物。一一仔细看去，后来竟然看到了陈毅的头像。齐藤让一解释，能入选到这个资料馆的，除了这些厉害的选手外，还有对日本围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喜欢下围棋的陈毅当年也因为推动中日两国围棋界的交流而被铭记于此。

2014 年也正是日本棋院的 90 岁生日。在其 90 年大事记上的第四条上，赫然写着：“1928 年（昭和三年），吴清源（14 岁）来日。”而资料馆里，也有一张当时吴清源在日本棋院前与棋手们的合影。目光清澈、长袍马褂的中国少年吴清源，被裹在一群至少比他高一头、身着和服、面色严肃的中年人里面。

不过彼时吴清源站立之处，并不是现在日本棋院所在的位置。齐藤让一说，日本棋院是 1971 年搬到这里来的，之前一直在麹町区永田町——1928 年 12 月，吴清源到日本后的第一盘棋，就是在那里下的。

当年因为吴清源是挟“中国围棋天才少年”的名号来的，所以日本棋院也想试一下他的真实功力。有意思的是，江铸久后来在濑越宪作等人的回忆录里发现，在吴清源到来前，日本棋院在讨论究竟该给他定什么段位时，一群人竟然开会讨论了近 8 个小时。

1924 年，在濑越宪作、高部道平等人的积极活动下，财阀大仓喜七郎出资兴建了日本棋院，从此结束了棋界长期分裂对峙的状态。但是在日本棋院内部，占据主要势力的仍是旧时期沿袭下来的本因坊一门。作为青年棋手的代表，濑越宪作棋力不凡，加上他办事干练高效、谨严有法，也颇得很多棋界以外人士的欣赏，是最有能力挑战本因坊一门的棋士。濑越宪作又是挖掘吴清源的伯乐，所以给吴清源定段位的问题，也与两派势力相角逐的背景纠缠在一起。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这个会为什么开得这么长了。

“那时候段位非常严格，给吴清源定什么段位合适，这些人开了 8 小时的会。我特别想复原那个过程，可惜资料非常少。但能想象的是，这个过程肯定很激烈。”江铸久说，“如果从一段开始升，先不说薪水待遇低，整个升段过程会很慢，而且吴清源肯定不止一段。那究竟几段？本因坊一门又不愿意给吴清源定段太高。所以本因坊一门最后的意见是，一定要真刀实枪地干，拿比赛成绩好的人来考你。”

而在江铸久看来，当年濑越宪作恰恰最不担心这一点。“吴清源刚到日本的时候，濑越老师就跟他下棋。按照棋份儿，他应该让吴清源两到三个子——濑越按两个子的试了下，结果那盘棋没有下完，濑越已经知道吴清源的厉害了。所以，本因坊一门后来提议测试棋的时候，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他心里很有底。”

他们为吴清源安排的第一位对手叫筱原正美。筱原正美是四段，是当时日本棋院段位赛冠军。与他交手，也是日本棋院给没有段位的吴清源定段位的测试棋。现在看来，这场比赛

对决定吴清源的前途还是很关键的，但吴清源并不紧张。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还不懂日本话，不晓得那次输赢有什么意义……”这场比赛下了3天，执黑的吴清源中盘取胜。

测试棋第二战的对手非常特别，是本因坊秀哉本人。“现在看来，本因坊一门也很不客气，你说考一个孩子，第一个派上来的就是四段冠军，是本因坊一门的精锐，之后秀哉也上来考。每盘都真刀实枪地上。”江铸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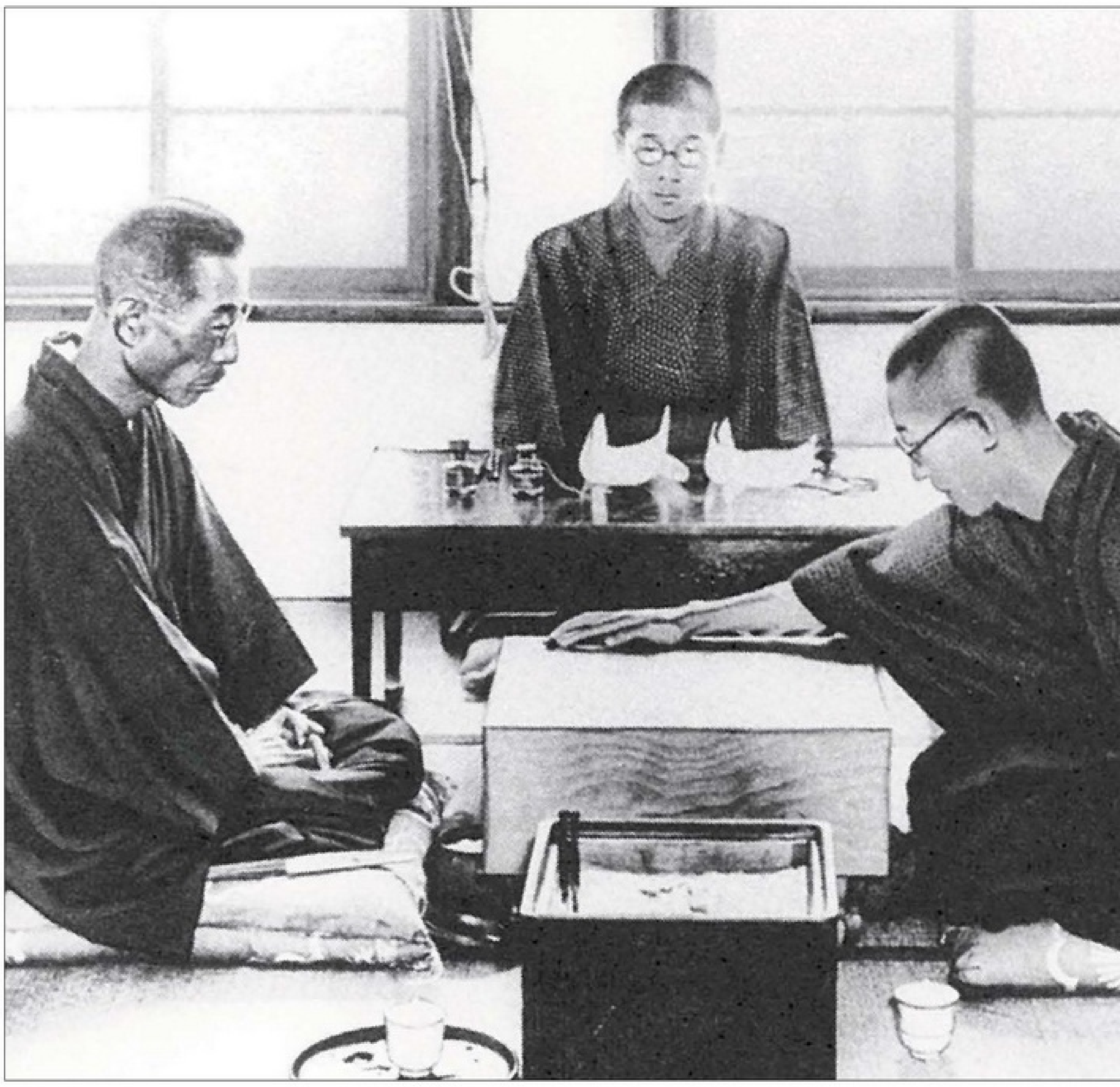
本因坊秀哉拥有日本棋坛的最高“名人”称号，虽然个子瘦小，但气场强大。一坐在棋盘前，似乎威严无限。可是，少年吴清源一点都不怯场。若干年后，他只是淡而又淡地说了句：“即使对手是名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很沉着，下得很好。”

这一局在当时颇为轰动。对局当天，师从铃木为次郎的木谷实，来到了对局观察室，发现里面人山人海，几乎整个日本棋院都在围观这场让二子测试局。太过担心的濑越竟然不敢前来观战。在秀哉名人让吴清源二子的情况下，吴清源以4目胜。“据说，当时八段的人被秀哉名人让二子，都经常要输。”吴清源后来说。不轻易表扬年轻人的秀哉，在后来说这盘棋是“二子的经典之局”。

之后，吴清源又陆续战胜了两位四段棋手。“原本说比八九盘的，可是下了4盘比赛就停了，承认吴清源可以飞赴三段，因为再下下去就把他们都赢了，那是不是该飞赴五段了？”江铸久笑着说。

“他到了之后一比赛就拿了三段，在日本被视为天才，这是第一次‘吴清源冲击’。”长年追踪吴清源报道的《读卖新闻》文化部记者冈崎裕哉说。

“当时日本民众对吴清源的到来感觉很兴奋，视他为一个天才棋手。吴清源下一部棋，报社都会为此出号外。”曾采访过吴清源几十次、写过两本吴清源传记的《东京新闻》评论员桐山桂一说。他还特地强调，虽然在《中的精神》一书里提及过吴清源遭威胁之事，但那只是极个别现象，“当时绝大部分日本民众的反应，都是为这一个中国天才的出现和到来而欣喜异常”。



1933年，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吴清源（右）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轰动棋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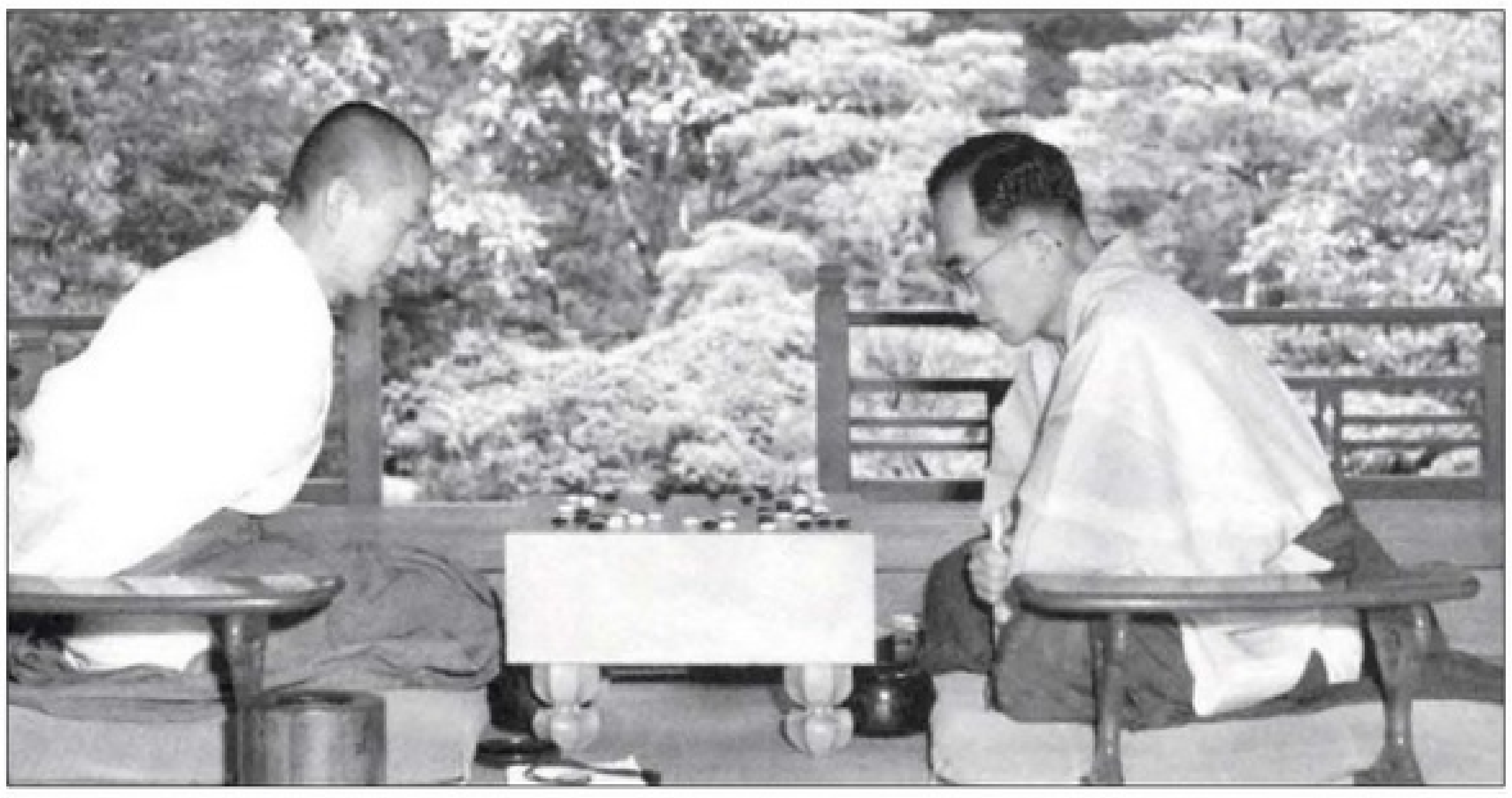
“革命者”吴清源

虽然吴清源一生以来都予外界以温和寡淡、平静从容的形象，但在当年的日本棋界，他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大刀阔斧、激进勇敢的“革命者”形象。日本围棋自幕府时代起形成了许多棋理，这些棋理逐渐演变为一种棋手不可逾越的条例。而吴清源对此则颇不以为然。“我比较讨厌下‘定式’”，他后来说。从到了日本的第一刻起，他就一直在肆无忌惮地尝试新手法——其实所谓“新”，不过是相对于发展了300多年职业道路的日本围棋界所设置的一些陈规所言。而在吴清源那里，本就无“新”、“旧”之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内心的召唤、看似天马行空地布子。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棋坛最有实力的年轻棋手是有“怪童丸”之称的木谷实，他后来也成为吴清源的莫逆之交。木谷实比吴清源大5岁，吴清源起初总是下不过木谷。

1933年，吴清源升为五段。《时事新闻》社马上策划最有人气的棋手木谷实与吴清源的十番棋。《时事新闻》同步刊登棋局。他们把19岁的吴清源与24岁的木谷实的比赛，称之为“下一辈王者之战。”





1955 年，吴清源（左）迎来了他十番棋的最后一位对手高川格



1958 年，日本《读卖新闻》主办“日本最强决定赛”。吴清源（左二）与著名棋手木谷实（中）、藤泽库之助（右二）等对局

下到第五局的时候，木谷实提议去他夫人家所在的信州地狱谷温泉避暑散心。“地狱谷距汤田中很近，沿长野铁道到上林站下车，再走 30 分钟左右就进入谷地。那里有许多三宝鸟和猴子，是一个幽静的山林温泉胜地。我原打算舒适安闲地读读书。静养一下，所以出门时带上了《易经》和《中庸》两册书。”

到了地狱谷，吴清源发现木谷实还邀请了一位叫鸿原正广的记者。原来木谷实正在和他商量写一本书，叫作《布局与定式的统一》。为了让记者写好这本书，木谷实每天在那里给鸿原讲课，吴清源听着也觉得十分有趣，于是慢慢加入进来，这就是后来的“新布局”。吴清源和木谷实在地狱谷反复试验这种下法，感到非常兴奋。不久，两人各自在比赛中都尝试了新布局，虽然开局不利，但在秋天的段位赛中，使用了新布局思路的两人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后来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围棋革命——新布局法》，一下子卖出几万本。两个年轻棋手公然提出排除一切清规戒律，注重全盘掌控、不计局部得失的新思路，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也在公众层面掀起了一拨“围棋热”。但与此同时，令棋界权威们不屑之余也暗自不安。吴清源也意识到自己的“新布局”给日本棋界带来的冲击。他后来说，濑越老师其实是不喜欢那样下棋的，但是因为他的新布局胜率特别高，所以濑越也没法说什么。而《读卖新闻》的记者冈崎裕哉说，“新布局”的诞生，在日本产生了第二次“吴清源冲击”。

1933 年，读卖新闻社主办了一个“日本围棋锦标赛”，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赛制为淘汰赛。最终产生的冠军将与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因为这一年正好是秀哉 60 岁，主办方以此作为名人的花甲纪念局。这一年，19 岁的吴清源半决赛中战胜了好友木谷实，决赛中又战胜了师兄桥本宇太郎，获得冠军，从而与秀哉对决。秀哉名人号称“二十年不败”，是棋界的当然权威，也是对吴清源等人围棋革命最大的反对者。

这场比赛颇具象征意义——一个是威霸棋界、教规严格的传统派，一个是横空出世、睥睨陈规的新生代。这样的两个人狭路相逢，也有点“众望所归”的味道。所以，传说《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得知吴清源在决赛获胜后，竟然握着失败者桥本的手说：“真是输得太好了！”

这场万众瞩目的棋，在日本桥的旅馆里拉开大幕，而它日后无论在围棋界还是普通棋迷那里都成了不断被温习的经典：执黑先行的吴清源第一子下在右上角“三三”的位置。此时的吴清源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早在江户初期，本因坊道策把“三三”称为“鬼门”，是禁忌的走法。犯此忌者会被逐出师门。这一传统沿袭至今，因为本因坊的强大，也渐渐成了整个日本棋界都默认的“禁着”。吴清源丝毫不理会这一点，“我的第一手就向传统发起了挑战”，第二步黑子下在左下角星位，第三步下在天元。“三三·星·天元”新布局与本因坊一门所教的棋理完全背道而驰，当时即在隔壁观战的本因坊弟子那里引起极大震动。而棋迷们震惊之余，也格外兴奋。“《读卖新闻》的销量在那段时间确实直线上升。”《读卖新闻》文化部记者冈崎裕哉说。

吴清源的新布局一定让秀哉手足无措——这盘棋“打挂”了 13 次。打挂就是中断比赛，秀哉一遇到困难，



1958 年，吴清源与木谷实（右二）对决后，一起探讨棋局

就宣布打挂。结果 10 月份开始的比赛，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 1 月。棋局直到 159 手，都是秀哉名人苦战，形势很不乐观。但是秀哉在 160 手走出一绝妙手，终盘胜两目，从而反败为胜。

然而棋界一直有传说，这步棋实际上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想出的。当时秀哉的弟子每天都聚集到他家中，研究当天的实战棋谱，考虑对策。吴清源后来说，战前，这种方式也比较普遍，也正是意识到其存在的不公平，才有其后“封手”的出现——在比赛打挂或中断时，对局双方将下一手写出来，然后封起来。

虽然吴清源输掉这盘棋，但他已经向棋界充分展示了“新布局”的威力。

“吴老师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围棋已经发展了近 300 年的职业制度，在很多老棋手看来，百年精华不能改，这是定式。可就因为吴老师是从中国来的，他没有那些包袱，也只有他这种人能够带动日本改革。他与木谷实携手共创新布局的时候，其思路已显示要远远超出当时的日本棋手。才 20 岁出头的吴清源能够有这么大的视野，让人不得不钦佩。这个一是基于他有非常强的实力，二是有很高的系统背景。很多日本人佩服他，成为吴清源迷，也跟这个有关系。”提及这一点，江铸久啧啧称叹。

“我们觉得他‘激进’，是因为我们心里先束缚住了自己。对吴清源来说，这一切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能那样下棋？ Why not ？他针对的是日本棋界的一些陈规。我跟吴先生谈话的时候，我不能请教技术问题，因为我不会下围棋。但是和他谈到围棋的哲学问题时，涉及世界观、宇宙观，我倒懂了。他永远是大局观。”著名学者阿城当年为写剧本时，与吴清源有多次交流。在文化和哲学层面上，他对吴清源的理解也更深刻。“日本棋手在 25 年打不过他，就是没有他那样的大局观。日本棋手包括现在新的日本棋手，都要打吴先生的谱。他们说，吴先生赢了棋以后，它的样子特别好看——别的棋手可能会赢，但是那个样子特别难看。只有具有开阔的大局观的人，才会赢得行云流水，非常漂亮。这也是吴先生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的原因吧。”



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建长寺。1939 年 9 月，25 岁的吴清源与 30 岁的木谷实在这里展开“升降十番棋”的第一轮较量

镰仓十番棋

建长寺是东京附近神奈川县的名寺。75 年前，它见证了日本棋界乃至全社会轰动一时的“升降十番棋”的首战。

1938 年，日本围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本因坊秀哉名人决定引退，与此同时，他决定把“本因坊”的称号赠送给日本棋院，从而结束了沿袭 300 多年的世袭制。在为秀哉举行的引退棋上，木谷实战胜了秀哉名人，风头正健。而转过年来，25 岁的吴清源升到了七段。当时日本围棋界八段空缺，九段仅秀哉一人，因此棋界实际上已经成为木谷实与吴清源争日本棋坛第一宝座的局面。

吴清源与木谷实之前也有数次交手，不分伯仲。这是当时日本最具人气的两位棋手。精明的《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策划了日后被津津乐道许多年的吴清源与木谷实的“升降十番棋”。“吴清源和木谷实当时都非常年轻，是日本棋界最有才华的棋手，他们两个人要进行这种比赛，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话题。”《读卖新闻》文化部记者冈崎裕哉说。

吴清源后来说，“升降十番棋”是江户时代就有的十分刺激的比赛，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真刀实枪的对拼。德川幕府时期，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这四大围棋门派之间，为了争夺第一人，相互之间就要下这种“升降棋”。十番棋中如果一方领先了 4 盘，另一方就要被“降格”——以后再和这位棋手下，就要失去平等对局的资格，这在讲究等级的日本棋界，是一件事关棋手名誉的大事。现在的比赛，无论输了多少盘，下一次和同样的对手还是同样平等的对局资格。

1939 年 9 月，25 岁的吴清源与 30 岁的木谷实在镰仓建长寺开始了第一轮较量。作为特别对局，两人的比赛时间也定得很长，一局棋要下 3 天。因为事关“天下谁人第一”，比赛一开始就出场了“惨烈”场面。

第一局下到第三天，第 120 手时，吴清源“下了一步轻率的棋”，对自己很不利。转瞬间局势变得胜负不明。可就是这时，木谷实突然“砰”的一声倒了下去。原来是脑贫血，以前他也曾出现过这种状况。和公证人商量后，他说“不妨事，还是要本人亲自下”。由于只能休息 30 分钟，木谷就暂时躺在走廊的藤椅上休息，然后继续棋赛。

不过，或许是为了制造新闻效应，时主办比赛的《读卖新闻》社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木谷氏鼻血！吴氏视而不见继续长考》。文章写道：“走廊上，用时所剩不多的木谷先生苦闷地躺在那里……不久吴七段下定决心地抬起头，朝着走廊喊：‘木谷先生，怎么办？还休息吗？我要下了。’”在自传中很少置评是非的吴清源很少有地写了句：“面对痛苦的木谷实先生，将我写得那样冷酷无情，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这篇文章为我惹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在大众舆论里，吴清源一下子成了一个无情的人。吴清源事后解释说，当时包括川端康成等人都在场，木谷实既没有流鼻血，也没有痛苦地躺在走廊上，只是在长椅上休息，而“我盯着棋盘上的棋子在闷头计算”——不过如此而已。

《读卖新闻》的报道也令木谷迷非常愤怒。吴清源接到了很多棋迷的信，痛斥他冷酷无情。加上当时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还有一些人甚至写信恐吓他。恩师濑越也替吴清源担心，但他最终却是用这样一番话来安定吴清源的：“作为棋手，死在棋盘上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

有趣的是，不管外界如何喧嚣，吴清源和木谷实的关系一如既往地密切。下第二局的时候，他俩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吴清源后来这样回忆木谷实：“也许就因为他也对世俗琐碎一无所知，酷似于我，所以我们才那么情投意合。我一直把他作为我的兄长，与他的关系亲密无间、谊深似海。”

可是两人一旦坐在棋盘前，就要面对你死我活的残酷现实——前 5 局时，吴清源已净胜 3 局，木谷实再负一局就要被降级。第六局比赛开始时，木谷实出人意料地以光头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以示拚搏到底。不过此举也于事无补，他最终还是输掉了第六局。前六局吴清源的总成绩是5胜1负，

按规则，净负4局的木谷实被降了格。

“他跟木谷实打十番棋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是木谷实赢面更大，因为木谷实刚刚赢了秀哉，而这期间吴清源刚好在养病，休息了一年多。满天下的目光看的都是木谷实优势究竟是多少，当时是这个舆论形势。而且《读卖新闻》希望吴清源能够顶住，别输得太快。结果一上来，木谷就很艰难。”江铸久曾经为电视台录制了许多吴清源传奇故事的节目，对这些比赛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当时大家没看出来吴清源那么厉害，而在棋上面，他第一盘还没那么厉害，等到下到第四盘，他摸清木谷实是什么样子的了。等到第五盘，吴老师拿白棋下，木谷实根本就没见过，木谷实浑身力量使不出来。以至于我们后来人在评价时说，这是个不对等的比赛。所以下成那种结果，《读卖新闻》绝对想不到。”



1957年，吴清源与夫人和子、长子合影

“悬崖上的格斗”

自镰仓十番棋后，日本棋坛进入吴清源时代。这位来自中国的天才棋手，也由挑战者变成“棋坛霸主”，开始接受来自各方的挑战。《读卖新闻》也从其策划的“升降十番棋”中尝到甜头，1941年，他们为吴清源选择了“升降十番棋”的第二个对手——雁金准一八段。雁金是当时日本棋界最年长的棋手。当时秀哉已经去世，日本棋院里已经没有其他八段棋手，而按照当时规定，和高一段的棋手是无法平等分先下的，即便七段的濑越宪作也不具有与雁金准一平等下棋的资格。

虽然吴清源只有七段，但可能考虑到其时名声正隆，雁金表示：“如果是吴清源的话，分先下也可以。”所谓“分先”，就是对局资格平等。于是这年8月，吴清源开始了与第二位“大内高手”的较量。那段时间，吴清源正忙于订婚、结婚，“还有满脑子的信仰问题”，以至于有两个月左右根本没有摆过棋谱。但是到了1942年5月，吴清源在前5局里以4胜1负领先。如果再输一局，雁金将被降格，顾及这位棋坛前辈的面子，这场较量至此结束。

1946年，吴清源与师兄桥本宇太郎下“升降十番棋”。那是吴清源时隔两年在战后下的第一盘棋。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吴清源正沉溺于玺宇教，“埋头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甚至跟着他们一起流浪。第二局比赛前，教主玺光尊让他睡在她身边，以“给你些力量”，但视对方为神的吴清源紧张得几乎一夜没睡，棋自然也下得不好。但桥本也错失好几次良机。在旁观战的濑越气得告诉记者：“下这样的棋应该开除，应该开除！”

“有一段时间他跟着教主流浪，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再下棋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布局不够好，有失招，但奇怪的是，到了下午又厉害起来，第二天更厉害了。一旁的记者观察到，吴先生的眼睛已经没精神了，看他在那左摇右晃，打坐了十来分钟，可是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觉得眼光不敢跟他对视，一下精神上来。其实因为他跟着那邪教，一直吃不饱，来这儿下棋的当天晚上能睡个好觉、能吃好点的东西，第二天身体好了状态才恢复。”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吴清源最终还是以前6胜2败的成绩，让桥本降了格。谈及此事，江铸久不由感慨地说：“从某种角度讲，吴先生确实是个天才。”

1948年，立在棋坛之巅的吴清源迎接的下一个对手，是岩本薰。早在1926年，六段棋手岩本薰曾在中国与12岁的吴清源对过弈。22年过去，岩





1956 年，吴清源与母亲、夫人、长子合影



吴清源在棋盘上挥毫“清福”

本薰挑战当年与他 1 胜 1 负的小对手。值得一提的是，1945 年，岩本薰与桥本宇太郎要争夺第三届本因坊决赛，而日本围棋会馆在 5 月的空袭中被烧毁。但濑越坚持认为，决战无论如何也不能停。在他的努力下，比赛放在了濑越的家乡广岛进行。而第二局比赛的 3 天后，广岛便遭遇了原子弹。他们两人也因这场“原爆之局”而被记录在日本棋院 90 年大事记上。

那时吴清源因为陷于“玺宇教”问题而心烦意乱。和岩本薰下棋的时候，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对局时一直晃来晃去，几次差点睡着。即便如此，吴清源还是以 5 胜 1 败的战绩，将岩本薰打降格。虽然《读卖新闻》为吴清源提供的“对局料”——出场费很高，但是这笔钱全部被玺光尊拿走，以至于当时还有人说：“反正吴清源也拿不到对局费，给一半就可以了。”

与岩本薰下完后，吴清源的下一个对手是当时日本棋院里唯一一名九段——藤泽库之助。1942 年吴清源曾与藤泽交过手，4 胜 6 负。有意思的是，当时吴清源还是八段，按规则，他无法与藤泽交手。为此，日本棋院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了 10 个人与吴清源下对抗赛，吴清源取得 8 胜 1 败 1 和的成绩，升为九段。

“战后，日本人觉得终于等来了‘狠角色’，藤泽库之助比吴老师年轻 5 岁，棋看着漂亮、扎实，大家等着藤泽来击败吴清源。”可是吴清源还是以 7 胜 2 败 1 和的成绩让藤泽降了格。按照藤泽事先要求，如果输了要马上再下一个“复仇十番棋”，可不幸的是，到 1953 年春天第六局的时候，他又被吴清源打降了格。“在下第六局之前，藤泽先生说如果我再打降格，将退出日本棋院，因为这样的成绩玷污了日本棋院的名誉。”藤泽库之助后来改名为藤泽朋斋。

1953 年 11 月，吴清源又将另一名挑战者坂田荣男降了格。诸多高手已是一片溃败。江铸久说，后来看到日本记者写这场比赛的文章，马上要输棋的坂田当晚已经食不甘味，主办者还是劝他随便吃点。“记者写：坂田拿着筷子在大家劝说下，夹了四五次菜，可是每一次夹都是空的。最后他放下筷子，沉默了很久说：‘要是给我赢一盘缓一缓就好了。’这种英雄人物最后竟然说这种话，也真是被收拾得很惨。”江铸久笑着说。吴清源车祸以后，就是这位坂田趁机一统江湖。不过，他后来又被吴清源的弟子林海峰击败。

1955 年，吴清源迎来了他十番棋

的最后一位对手，高川格。此时他已经将日本这一代所有超一流选手降到无人可与他下分先棋。而高川格则挟“本因坊四连霸”的气势而来。高川在前三局接连败退，好在第四局，高川赢回一局，他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有意思的是，在与吴清源比赛间隙，高川格又在本因坊比赛中实现五连霸，成为秀哉之后的第22世本因坊名人。但不幸的是，回到与吴清源的十番棋中，他立马被吴清源下降格了。

至此，从雁金准一到木谷实、桥本宇太郎、岩本薰再到藤泽库之助、坂田荣男、高川格，日本棋坛前后三代顶尖高手，全部在升降十番棋中被吴清源下到降格。他由此在日本形成了第三轮“吴清源冲击”。《读卖新闻》的十番棋战因此而办不下去了，因为再也找不到可以与吴清源一战的对手。吴清源横扫整个昭和棋坛，当之无愧地成为“棋圣”。



（卢北峰 摄）

吴清源弟子林海峰

“神人”吴清源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见过许多厉害的选手，他们在某一时期达到巅峰的状态并不稀奇，因为一个人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总该有特别厉害的时候，可是吴老师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他总体一直保持很高的高度，虽然这期间还经历了战乱、颠沛流离，但是吴老师下过10次重大十番棋，把7位日本高手全部打降级，这样的竞技状态能保持16年之久。这是怎么实现的？对我来说是个疑问。”江铸久说，他曾经试图向吴清源寻求解读，但吴清源并不多回应。

“在我看来，吴老师能在围棋界所向披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实力。与他对下十番棋的人，不仅是‘一流’的概念——‘一流’是个复数，可以指很多人，而他的对手都是冠军，就是Top 1、最顶尖的。如果没有超出对方一大截的实力，仅靠运气，他是不可能保持那么高胜率的。”吴清源的助手、围棋五段牛力力说。或许杨振宁形容得更加准确：“20世纪最有名的物理学家是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在物理界的地位没有吴清源在围棋界里高。因为物理里爱因斯坦是第一，但是第二跟爱因斯坦的距离我想没有吴清源和20世纪第二的围棋手距离那么大。”

《吴清源》的制片人刘小淀有一次问常昊：你怎么看吴清源？常昊回答：“我没有资格评价。他是神一样的人物。而且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这些人都有老师，但吴老师没有老师。那他是怎么成就这一切的？”

这也是吴清源令人不可思议之处。很多人把濑越宪作当成吴清源的老师，但实际上，濑越更多是扮演伯乐的角色，并没有实际教过吴清源。之前也有人向濑越提问：“您作为老师跟吴清源下棋，心里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濑越回答：“我没教过他什么；我每次跟他对局，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虽然吴老师生前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但他绝对是一个天才。”牛力力说，像如今这个时代，棋手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世界冠军赛，还有一流棋手的讲解。“在吴老师的那个时代，国内没有比他更好的棋手；到了日本，他也是靠打棋谱，完成自我提升，而且达到那么高的成就，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在他少年时期，少时的吴清源全部凭借父亲从日本带来的棋谱来学习。“当时日本整个围棋水平远远超出中国，他也得益于一上来就学的是日本棋谱。还有一点好，因为他那时候不懂日文，只能自己悟，然后等他爸爸给他讲——这很关键，如果全把解说看完了，脑子就懒了。他后来说摆一遍棋谱，基本上就记住了。”刘小淀说。

吴清源在围棋上的投入也是毋庸

置疑的。江铸久说："我在国家队里都算用功的选手了，但一天最多五六个小时。吴老师岁数大了体力不好了，一天也用五六个小时。我和芮乃伟都达不到。"

林海峰是吴清源的爱徒。23岁就拿到日本的"名人"头衔。吴清源有一次讲到林海峰，还说了句："海峰就是不用功啊！"江铸久回忆，在场许多人听罢都不敢接话——"在我们眼里，林老师是围棋界出了名用功的人。如果他都不算用功，那我们算什么？所以吴老师此话一出，大家都安安静静地不作声。"2002年吴清源与林海峰去贵州参加一次活动，吴清源在台上说：海峰还是用功的！林海峰在台上激动地说："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老师这句评价！""有时记者会问林老师：'您这么用功，以后还要怎么样？'林老师说：'我们有吴老师，谁敢说自己用功？！'"

在吴清源的弟子们看来，用诸如"用功"、"刻苦"之类的词形容老师，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准确。因为它们似乎隐含了不情愿、不快乐的味道，但吴清源对围棋，是发自内心而带着愉悦的爱。当别人问及他小时下棋苦不苦的时候，他会说："下棋那多好玩啊！"也是因为兴趣，技艺突飞猛进，捧着厚厚的棋谱，一点不觉得疲惫，一打就是一天。

吴清源令人赞叹的，还有他在比赛中体现出来的心态。下十番棋的时候，每一场都是事关荣誉之大战。芮乃伟说，表面上看棋手只是坐在那里，但"大脑消耗能量比体力要高"，最关键是，经历了一天的激战后，大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根本睡不着。

"起初两个对手都是女的，第一天的状态还可以：明天打比赛了，今晚上我肯定得睡个好觉。可是下完今天的比赛，4点半，封棋了，这个晚上就睡不好；等到明天下完了，绝大多数人基本就是彻底难眠，最多能睡一个小时不到。可吴老师不管第二天有多大的比赛，他依然能睡到四五个小时。这不仅是心态问题，肯定还有后面的精神力量，要知道没有吴老师的话，他十番棋的对手都是独树日本的棋手、某一时期日本的顶级英雄。"江铸久笑着说，对于当年形式，网上有一个人这样形象地打比方：先是所有的高手集中到一起"死掐"，掐出一个高手来，送到吴老师那里，被灭掉。然后再掐出一个送过来，再被灭……"其实那些人哪个拉出来都是高手。高川在本因坊那里是九连胜，但在吴老师这里是十三连败，把主办者都弄傻了。"

江铸久说，吴清源的态度就是怎么样尽力下好眼前的这一步棋、这一局棋，胜负交给天去。"能做到这一点真是太难了。因为棋手受的训练就是要争胜负。在他面前，那些英雄好汉的对手慢慢都被他淘汰，其实破绽也是出在这个地方。"

吴清源当年在与木谷实进行十番棋大战时，还告诉木谷实怎么能休息好，保持好状态。"日本棋手之间有时有一种超越胜负的情谊，他们棋场上是对手，但互相尊重。像秀哉还请吴老师到他家里做客、切磋。"芮乃伟说，"有一次我跟国家队总教练俞斌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围棋界的传统就是我们在场上你死我活地拼完了，不管输赢还没下来就开始研究哪里错了。真的是场上对手，场下朋友，讨论棋的时候也毫不保留，个人想法也不会藏着掖着。这个传统是从日本过来的。"

高山仰止

1961年8月，吴清源在东京街头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当时即失去知觉。后来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他在被撞得飞弹起来后，先是落在摩托车上，然后跌在地上——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是直接摔到地上的话，大概就没救了。

送到医院后，医生认为他的伤并不重，既没有照X光，也没有做脑波检查。几天过去，腿疼依然未减轻，于是亲属向院方提出拍X光。可是再次检查的结果依然是"没问题"——原来院方把他的左右腿弄错了。后来发现，右腿骨头的结合处错位，腰椎骨也有两处裂缝。吴清源在医院又住了两个月才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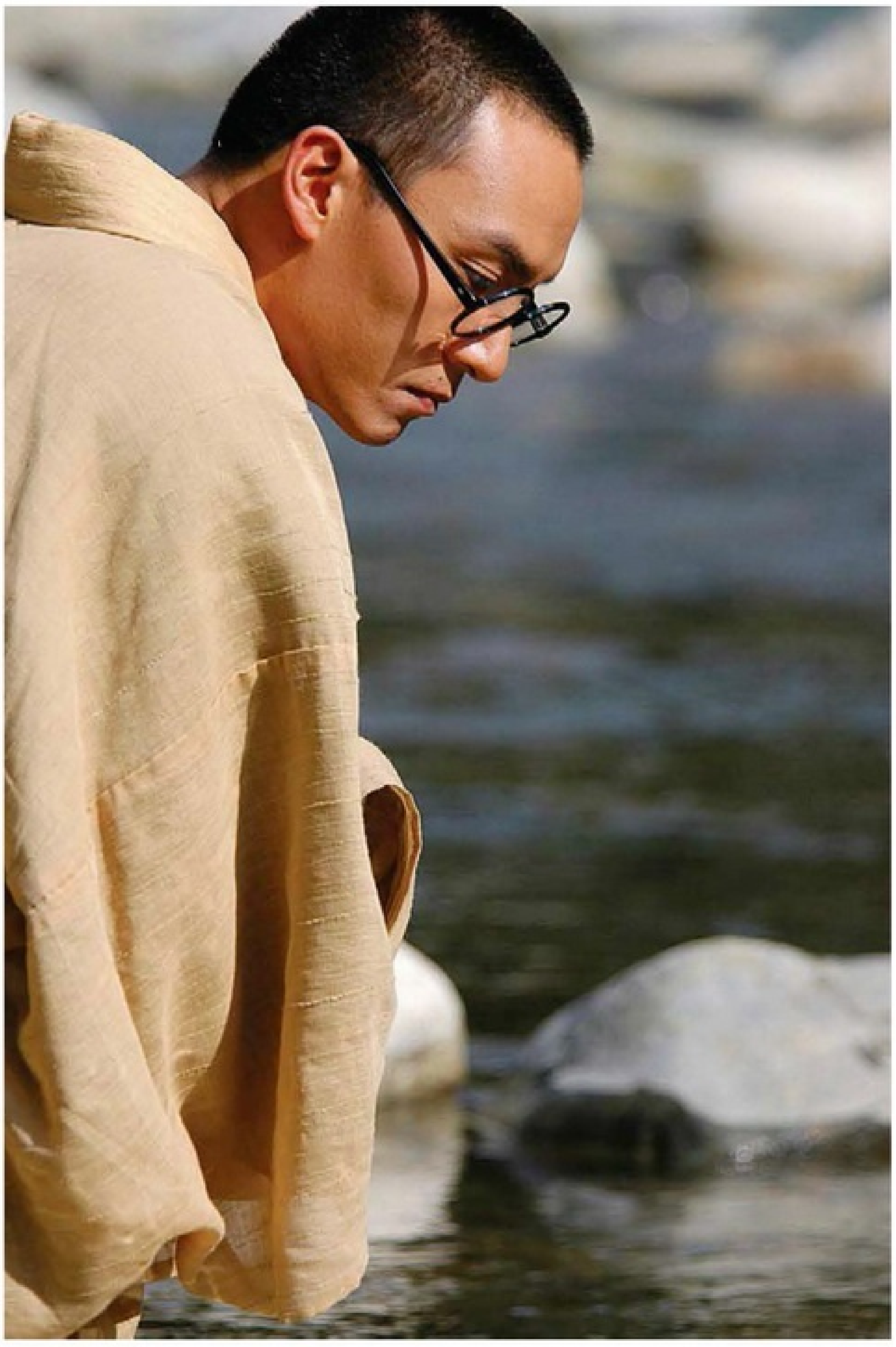
这次车祸给吴清源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首先是头痛，后来是对局时无法盘腿坐，特别获准坐在椅子上下棋。"但是有的棋手不坐在榻榻米上就不能下棋，所以只能是我坐椅子，对手在台上再铺上榻榻米坐着，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对局情景。"自此之后，吴清源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他后来形容说，那时候感觉自己被胜负之神抛弃了……

很长时间，吴清源都被车祸后遗症所困扰，"头疼得厉害，以至于精神上也变得越来越怪异，进而引起了精神错乱"。成绩也不出意外地一落千丈。1965年第四期名人战时，他生平头一次遭遇八连败。1973年的十段赛是吴清源最后的一次比赛，自此，他退出这片围棋江湖。

但是，吴清源留在棋坛的那些传奇故事不会消逝。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但"吴清源"留给棋界的，永远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

有一个细节，即便在过了30多年后，江铸久回忆起来还是印象深刻。

1980年，江铸久访问日本。那一次是中日围棋对抗赛的现场，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大竹英雄这些高手都在。正在摆棋谱时，江铸久突然发现几个人同时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等一个人。片刻，一身中山装的吴清源现身赛场。等他入座后，这些大牌棋手才陆续坐下。"那天是聂卫平和小林光一的棋，吴老师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点评完就走了。后来就知道别傻坐那儿，看那帮英雄人物站起来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谁来了。"江铸久打趣说。高山仰止，这大概是形容吴清源在一代棋手




由田壮壮执导、张震主演的电影《吴清源》剧照

心中地位的最好的词。

这也是江铸久第一次见到吴清源。“小时学《黑布局》、《白布局》，只是书上的东西，知道日本最厉害的坂田被林（海峰）老师干掉了，林老师的师傅是吴老师。而吴老师已经不下棋。所以在我印象里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老爷爷，崇拜他，但没见过。突然你看见你崇拜的一堆人全部站起来，才知道，原来更大的人物是什么样子！”

成为吴清源的弟子，是芮乃伟之前从来没有敢想过的“奢侈”之事。“不是说敢不敢向他提出来拜他为师，而是压根儿就不敢想这件事。”让芮乃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终会幸运地成为这位传奇人物的关门弟子，并成为世界围棋史上第一位女子九段棋手。

“如果没有吴老师，我不会实现蜕变。他把我带到一个相对我来说的又一个高度——如果让我自己摸索，我是万万不可能达到的。但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芮乃伟说，吴老师没有条条框框，“不会说这个棋一定要这样下，这一定是不好的，他总是说，想一想、试一试嘛！”在芮乃伟看来，吴清源一直到最后，“思考都是柔软的”、“一直在创新”。江铸久补充说，吴清源虽然自己没有机会再比赛了，但他在90年代教的弟子——芮乃伟、王立诚、林海峰都在棋坛叱咤风云，这也在一个侧面证明吴先生思维依然走在前端。

“要考虑到，吴老师到了后期已经完全没有实战，他就是靠一个人在家里思考。从这方面讲，他是孤独的。尽管会有我们跟他摆棋，但是一星期、两星期没有人，他就是独自思考、研究。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实战，棋力不知道会退到哪里。而且即使我有比赛，如果不是在国家队跟年轻人在一起，互相交流，他们的招数想法一直在刺激我，大家都在帮我打开思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是摸摸索索爬到这里。而当年吴老师的年代，资讯条件比我们今天差远了。可是他的思维还能达到这个境界，这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芮乃伟由衷感慨。

中的精神

2002年，田壮壮决定将吴清源的

一生拍成电影。为了筹备这部电影，剧组特地将吴清源夫妇邀请到了北京。电影《吴清源》的制片人刘小淀还记得，吴清源平素少言寡语。但一些话题聊到兴致处，他也健谈。有一次，老人家用到“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词，刘小淀清楚记得，“学”这个字，他用的还是老北京习惯的“xiáo”这个发音。提到中国，他会很自然地用“我们”或是“咱们”这个词。阿城说，吴清源说话一口的老北京口音，习惯性地说一些古句，有一次田壮壮问他问题，吴清源回答“言之丑也”。

那一次，他们还陪着吴清源回到了他在北京的旧居——大酱坊胡同22号。吴清源在福州出生后不久，便随全家迁到这座位于西四与西单之间的四合院里。“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7户人家。”吴清源在回忆录里幽幽地回忆。“22号是一个大杂院，现在更多了。我十几年前去是16个电表，这次去21个电表。”刘小淀笑着补充。

大酱坊胡同22号门口有一个石头做的镇兽。让陪同的一行人惊讶的是，吴清源的腿不太好，本来是一直坐在轮椅上的。但是到了门口，他竟然自己从轮椅上站起来，走过去骑在石兽上。那时已是北京的深秋时分，天气很凉，大家都担心他坐在石头上身体受不了。但他就是不起来，一坐十几分钟。还在房子门口比画着：“这是老马家……他们家有个汽车，汽车开出来的时候，我们小孩全都上去看。”吴清源的二哥吴炎也在，陪他一起回忆，这是谁家，那是谁家……

那一天，胡同里有一对老两口坐在那里，刘小淀上前和他们聊天，问他们是否知道以前谁住在这里。老两口回答说：“当然知道！这是吴清源以前住的地方，我们都沾了他的仙气儿了！”刘小淀指了指骑在石头上的吴清源，问他们认不认识。老两口呆呆地看了看，又摇了摇头。“他就是吴清源！”老两口都吃了一惊。

吴清源那一次的北京之行持续了十几天，退休前在南开大学工作的二哥吴炎一直陪同左右。弟弟回忆到某些事情，哥哥在旁边补充。刘小淀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吃饭时候，吴清源一定说“请二哥先吃”，谈话中，也是“二哥”、“二哥”地不离口。虽然吴清源并不是一位情绪外露的人，两位老人也没有特别热烈的感情表达，“但就是有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感觉他心里特别有二哥”。

1999年，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对一个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憧憬、期待又些许不确定中。“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许多人深受其苦。我想找一位有特别经历的老人，我考虑了一下，吴老是最合适的人选。”《东京新闻》的评论员桐山桂一回忆。于是，他开始联系吴清源，经多次采访后写了吴清源的一本传记，后来翻译成中文，就是《中的精神》。

“吴先生除了下棋，其他什么也做不了。即便是从谋生的角度讲，他也只能下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下棋，他只能留在日本。也因为围棋这个缘分，他后来又在这里结婚生子。从结果上，他是日本籍，但实际上，他只是为了下棋，不得不这样做。”多次采访过吴清源的桐山桂一说，吴清源当年在提及国籍问题上，也甚为苦恼，“一提此事，他觉得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自己也非常无奈，我觉得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他本人认为自己身上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成分，但他也清楚自己这样说的话，什么人都不愿意。”

他的内心不是没有过痛苦。在他淡得又淡的回忆录里，他说“我有过许多痛苦的时刻”。每逢此时，他就会拿白居易的诗激励自己：“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当年川端康成问他：你没有斗志的时候怎么办？他回答说，读文天祥的《正气歌》。

不消逝的传奇

距离东京近100公里的神奈川县小田原市，是一处安静的小城。距离日本著名的箱根温泉并不远。

沿着半山上的路，很僻静的一条半山上的路走上去，便是吴清源的家。前往探访这幢房子的时候，略显老旧，与周围气派的相比。邻居女主人说，起初她对隔壁老人的身份一无所知，几年后才知道是曾震惊一时的吴清源。不过想来老人家平时一定深居简出，住了10年的女邻居只见过吴清源的夫人。

这幢房子是吴清源在1955年买的。他购买了300坪土地，建造了自己的第一个家。“小田原的家是我们自己盖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战前，我在住的方面一直受到了濑越老师的关照。战后，在箱根仙石原住了5年的家，名义上是属于和我签了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的。满41岁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感到特别高兴。”吴清源后来回忆。

为吴清源写了自传的《东京新闻》记者桐山桂一，在吴老生前曾多次采访过他。“吴老有特别喜欢的话题，和特别不爱说的话题；谈到喜欢的话题时，他会很兴奋；不喜欢的话题，他就会很沉闷。”桐山说，除了围棋和宗


（卢北峰 摄）

年近百岁时的吴清源依然对围棋怀有一份特殊感情，面对棋盘思维清晰，记忆不乱（摄于 2014 年 6 月）

教，吴清源特别喜欢提及的就是小时候的事，经常回忆他少时在北京的往事，“可是回忆到战争的部分，他就不怎么爱说话”。

多次采访吴清源的《读卖新闻》社文化记者冈崎则说：“随着他实力的增加、名气的增大，中日之间像拔河一样在争夺他。他本人不想卷入这些纷争，他不愿参与这种纷争，为了从纷争中解脱出来，他全心全意集中在棋上。他本人认为自己身上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成分，但他也清楚自己这样说的话，什么人都不愿意。一生纷乱，他只能从棋盘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在我看来，棋盘才是他的祖国。”

“吴老是一个比较难采访的对象……有时候他一聊起来，天南海北，天马行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桐山微笑着说，表情也有些无奈，“比如他会突然谈世界或者谈宇宙，谈些很玄的话题，如果你平时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完全不知道如何接他的话。”那本《中的精神》在提及很多事情上都略略带过，即便是涉及一流选手的那些大赛也叙述得极为平淡，让很多吴清源的棋迷们读起来觉得很不过瘾，但在桐山看来，能完成那本书，已殊为不易。平时，吴清源谈完话，他整理出来后，再交给吴清源夫人过目。“他讲得很少，一些内容还是我后来查了很多资料补充进来的。”

桐山自己认为，相对于《中的精神》，他写的另一本书《吴家百年史：吴清源与他的兄弟》更有趣一些。“不过，里面也有一个小错误。”桐山笑了一下说，“吴清源先生说他的二哥吴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吴炎看到后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没参加过。但吴老还是坚持认为他参加了。”

某年，吴清源回国，其间从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旅游。那一次旅行桐山也陪同，有这样一段相对充裕的时间，他才一点一点“抠”出来很多细节。“吴老对世俗世界没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都是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事。”为他写书的桐山桂一说，平时吴清源出去，身上只带 10 块钱——一旦迷路了，用这 10 元钱找公用电话打回家里即可。“他对钱没有概念，钱多了反倒麻烦。”

但是牛力力也强烈反对外界将吴清源归为像陈景润“生活低能儿”。吴清源有一件中山装，很多场合他都穿这件衣服。牛力力说，这件中山装是吴清源自己设计的，“他觉得穿这件衣服去大陆和台湾都比较方便”。——而告别式上的遗像，就是吴清源穿这件衣服的


爱人,
让世界缩小。
朋友,
让生活放大。
1月6日,创新BMW 2系运动旅行车,为你的活力生活而来。
活力生活
天猫预购尽情开启。



（卢北峰 摄）

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吴清源的居所

留影。在牛力力看来，老师只是不太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生活的琐事上，但是绝不会失礼，也绝不是藐视人间一切俗世羁绊的那种天才人物类型。

对这一点，制片人刘小淀也有类似认同。有一年，马英九向吴清源颁发台北“荣誉市民”，吴清源当场拒绝，现场一度有点尴尬。刘小淀后来向吴清源问及此事。吴清源淡淡回答：那我以后怎么回大陆呀？感慨老人家其实心里很明白。

作为吴清源的助手，牛力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望他。“每次去一摆棋谱他就很高兴，他对围棋已经没有任何功利心，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去年江铸久与芮乃伟一同看望99岁的吴清源，聊天时，江铸久随口说芮乃伟最近不行，老输棋。“吴老师一下子就很着急，‘什么，老输棋？快瞧瞧棋！’”当时大家把坐在轮椅上的吴清源推到桌子旁，然后把棋盘放上去。“大家立即觉得吴老师的眼神都不一样，立即有了光彩，他非常期待地等着我们摆棋开始。他的思维非常好，我回来就赢棋了，而且他的判断都非常敏捷。”芮乃伟回忆。

吴清源生前与日本《读卖新闻》关系密切。来自《读卖新闻》文化部的记者冈崎裕哉说，晚年的吴清源仍断断续续参加《读卖新闻》组织的一些围棋活动。今年2月，还来社里指导一些对局，一些棋手听了他的点评后，仍有醍醐灌顶之感。“即使到了100岁，他对围棋的思维、感觉和见解仍然是敏锐的，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是一位天才。贯穿100岁，没有衰退的迹象。”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也没什么要求。一年365天，每天吃一样的东西他也不会说不好。”牛力力说。“吴老师吃饭的时候，从来都说‘够了，够了’，是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不管桌子上有多少好吃的，他就吃那么一点点。”刘小淀回忆。熟悉吴清源的人都说，老人家从不说别人的不好。“他从不出妄语。”刘小淀说。

与吴清源熟了以后，大家都愿意向他问及诸如与段祺瑞对弈的那些轶事：当年段祺瑞未把小小年纪的吴清源放在眼里，而不谙世事的吴清源也毫不客气地赢了段祺瑞，以致当时著名的围棋手顾水如先生还斥责他“不该那样赢法”。自此，段祺瑞不再和吴清源下棋，而只是看他和别人下。

有一次，借一次评棋机会，江铸久好奇地向吴清源问起与段祺瑞对弈的那些事：“段总理那会儿有没有不高兴？”吴清源的回答是：“段总理还是按月给我发奖学金。”当时段祺瑞给吴清源100大洋当学费。吴清源后来说：“那时候一个月有100大洋的话，可以过中等以上的生活哩，因为雇一个用人一个月只要两块大洋。”

刘小淀也是好奇于这段往事的棋迷之一。问及此事，吴清源也只是淡淡地说：“段先生棋下得不错。”接着又补充说：“他老愿意在你那‘搭个小房子’。”在吴清源的回忆里：段祺瑞下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段祺瑞后来看到日军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

1934年，已在日本棋界掀起冲击波的吴清源，与木谷实等人一道访问中国。彼时，段祺瑞已淡出政坛，长居上海，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吴清源还专程看望了段祺瑞。吴清源后来说：“他很高兴见到我，请我吃顿大餐后两人又对起局来。那时段先生没有说持白子，我们下了两局，一胜一负。”

江铸久后来也问起这一段：“吴老师，您后来再去上海看段先生，你们又下过一次，您让他了吧？”吴清源看了一眼江铸久，沉吟了一下说：“段总理拿黑棋了。”回忆这一段，江铸久感慨良多：“这句话其实分量很大。据我所知，段祺瑞平生是不拿黑棋的，他总是执白。这次与吴先生见面，他很少有地拿了黑棋，其实是表示对吴先生的尊敬。吴老师那时候在棋界已经如日中天。对段先生来说，吴老师能去看他，他一定是开心得不得了。而吴老师记人是记别人的好，我跟他求证这个，他不提输赢，他不理会我们这个问题，他当时的回答让我很感动。”吴清源的离去为他和他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属于他的传奇，却永远不会落幕。


一个人
是名词。
一群伙伴
是动词。
1月6日，创新BMW 2系运动旅行车，为你的活力生活而来。
活力生活
天猫预购尽情开启。


（卢北峰 摄）

日本棋院会馆里的围棋爱好者在切磋棋艺

旧传统与新规则：围棋的现代化

起源于中国的围棋，在日本得以发展成熟，成为东方古老艺术与名士风范的代表。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它也如同其他竞技游戏一样，要在感性传统与理性制度的博弈中不断修正与改变。

记者 周翔

告别赛里的新规则

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围棋史上最后一位终身制“名人”本因坊秀哉宣布引退。日本棋院在《东京日日新闻》社支持下，为秀哉名人安排了一场“告别赛”。在日本，“名人”便是棋界第一人的象征，且秀哉在最后10年中仅弈过两局正式棋，一次与同门师弟兼终身劲敌雁金准一七段，一次与吴清源五段，结果都是秀哉取得胜利，秀哉由此成为不败的象征，被誉为“不败的名人”。因此消息传出后，举国轰动。日本棋界历时一年，选拔出秀哉告别赛的对手木谷实，告别赛于1938年6月26日开局，12月4日终局，除去秀哉因病入院中断3个月外，费时长达3个月。这场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当时以记者身份参与报道，十几年后还据此写出著名小说《名人》。

川端康成将秀哉名人引退前的这最后一局棋视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标志，在小说中以木谷实为原型的大竹七段显得渺小甚至猥琐，而秀哉名人的形象则与尊崇传统棋道时代的精神形成同构，因时代转换而充满肃穆、高贵、悲壮的色彩。抛开川端康成的美学观使其描写带有不完全符合史实的倾向性不谈，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从这局棋中，人们得以窥见传统日本围棋已经开始经历现代格局下的转变。

最明显的体现是局的规则。木谷实获得挑战权后，对局双方与主办的日本棋院和《东京日日新闻》社等有关方，就对局条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双方各执40小时（当时一般比赛限时最长为16小时），每隔4天对弈一次，并且实行“禁闭制”，即在下完一盘棋之前，棋手不能离开

对局的地方，也不能会见其他棋手，以避免别人参谋。最为重要的一项规则变化，则是取消了“白棋打挂权”，实行“封手制”。在传统棋道中，“打挂”是上手（段位高者）拥有的随时可以暂停棋局的权利，体现了对高手的尊敬和礼让。由于在围棋对弈中，通常由下手（段位低者）执黑先行，因此打挂权归属执白一方。在这次比赛中，则改为事先规定好当天对弈到几点，时间一到，轮到谁下就由谁中途暂停。与此相关实行的“封手制”，则进一步力图避免以往对弈中出现的不平等因素——以往比赛中，暂停后该着子的一方看了对方的棋，可以回去慢慢思考自己接着要下的一手，不管相隔一天或者多天，都不在限时之内。

根据比赛现场的描述，“封手”实行得异常严格：每次对弈暂停后，由该着子的一方在记录纸上标好棋后，放入信封中密封，并在封口上签字。对弈者也要在下方封口处签字，然后再将此信封套入另一个大信封内，工作人员再于加封处签名，锁入保险柜。直到下一次继续对弈，在日本棋院干事在场的情况下，由对弈双方确认封印，在纸上记下封盘前最后一手棋的棋手，先让对手看过棋谱，再在封盘上摆放这一手。对于这些新规定，川端康成感慨称：“虽说这样做可以保持胜负的庄严，却丧失了对人格的尊重。……棋道的风雅已经衰落，尊敬长辈的传统已经丧失。”一向习惯于昔日特权的名人，在川端看来受尽了“当今合理主义的折磨”，“日本和东方自古以来的美德也不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依靠精打细算和规则办事”。

感慨如此，然而川端康成也不能否认新规则更为公平合理。在尊重传统棋道的日本，这些规则在秀哉名人的告别赛上得以实行，是因为木谷实的力争，当然，更深一层则是背后涌动的不可抗拒的变革潮流。而木谷实之所以坚持要使用新规则，直接源于吸取 1933 年到次年 1 月吴清源败于秀哉名人那盘棋的教训。

1933 年，《读卖新闻》社主办由 16 名精英参加的“日本围棋选手权战”，优胜者获得与秀哉名人下胜负棋的资格。最终吴清源战胜师兄桥本宇太郎六段，获得挑战权。当时 59 岁的秀哉已有数年没下重要的胜负棋，而 19 岁的青年吴清源与木谷实发明的“新布局法”正掀起对围棋陈旧布局理论的革命，新旧之争、年长者与年幼者之争格外引人注目。再加之“伪满洲国”事件使得这场比赛蒙上了中日对抗的意味，成为备受关注的一盘棋。

正是在这局棋中，吴清源在开局打下了震惊天下的“三三、星、天元”，尤其是第 1 手“三三”是本因坊的禁手，被视为对名人的不敬，《读卖新闻》为此收到了大量写着“岂有此理”的信件。在对弈中，吴清源的黑棋形势大好，秀哉多次暂停，甚至在第八次对弈时仅下一手棋就宣布打挂。然而在 159 手打挂后，秀哉却下出了天降神兵般的 160 手，逆转了形势，最终胜吴清源两目。但比赛过程中多达 13 次的“打挂”却引发了诸多非议，曾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的黄天才后来在《吴清源棋坛恩怨风云录》提到种种不公情形：“由于规则不够严密，结果出现了很多毛病……秀哉弈到疑难不决的地方，需要慢慢考虑时，就说一声‘今天到此为止’，遂即打挂休息，吴清源也只好听命。……每次休兵，都是吴清源摆下黑子后，名人秀哉宣布打挂，因而，每次休兵，秀哉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从容考虑对策，他所占便宜实在太大了。但弊端还不止此，重大弊端还出在有帮手助拳的事情。”

所谓帮手助拳，是指在赛后有传言称，160 手的妙棋并非出自秀哉本人，而是其弟子前田陈尔。这个传言后来在 1948 年由吴清源的老师濑越宪作在一次赛前座谈会上提及，被《读卖新闻》披露，掀起轩然大波，引起本因坊弟子的愤怒，濑越甚至为此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一职。传言最终无法证实，使其成为日本棋史上的悬案。尽管从客观角度，有评论指出秀哉名人能通过一手棋便力挽狂澜而改变整局，说明在之前的对弈中吴清源给了秀哉机会，“黑 157，错过了次序，是本局的最后败着”，然而因不平等引发了对结局走向可能完全不同的猜想，使得棋手们对新的、更为公平科学的规则有了更迫切的要求——在终究以胜负论成败的棋盘，这是不可阻挡的，吴清源的名字也和后来在日本棋界普遍实行的封手制度联系在一起。

由棋所到棋院

告别赛数月后，秀哉将本因坊位让于日本棋院，结束了本因坊的世袭制度。1939 年 6 月，本因坊一门发表声明：“传统的本因坊继承流传至今，其含义已拓展成为棋界第一人者的代名词，不能再按传统的常识来确立。”此后，《每日新闻》社付给本因坊家族数百万日元的转让金，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主办全名为“本因坊名迹争夺全日本围棋选手权大手合”的新闻棋战，“本因坊”成为这一赛事的冠军头衔。作为江户时代即形成的围棋四大家族之首，本因坊性质的蜕变成为围棋走向新时代的又一个标志。

从江户时代直到明治维新，本因坊、井上、安井和林一直被称为围棋四大家，而围棋的盛衰往往依赖于家族坊门力量的消长。本因坊又是四大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日本围棋史上的 10 位名人，本因坊一门即占了 7 个。“名人”的称号也来自于第一世本因坊日海。日海原是寂光寺一名和尚，精于棋艺，和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织田信长对弈时，让其 5 子而能获胜，织田信长极为拜服，称之为“名人”。后来日海在同样喜欢下棋的丰臣秀吉协助下，扩建改造了寂光寺，自己改号为本因坊，改名算砂，创立了本因坊一门。同时，丰臣秀吉为日海立下了一个“棋所”，作为第一

国手的荣誉，每年拨给300石禄米的津贴，由国家出钱把棋手供养起来。

当时的围棋段位审定极为严格，五段即为高段棋手，七段称之为“上手”，意味着进入了一流高手的行列，八段即为准名人，同时代最多有两三位。九段为最高段位，只能有一人，即为“名人”，一旦晋升为九段，就意味着随时会被任命为“棋所”，因此“名人棋所”成为日本围棋第一人的代称。在幕府时代，围棋依存于权门势家而存在，而在棋界内部则等级森严，一旦获得名人棋所的称号，就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出于对名人权威的维护，一般棋手连练习也回避同名人对弈。日本著名的围棋评论家、执笔木谷实与吴清源《新布局法》一书的安永一曾对此批评道：“名人棋所并不进行一般的对局，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它意味着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权威的名誉上睡大觉，而且在那种权威的社会里还可以得到种种特权。”



1953年，十番棋第一局赛前，吴清源（左）和坂田荣男轻松交谈

名人特权以外，传统权威还体现在诸多方面。由于门派界限森严，门中弟子几乎不可能与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对于师长的批评更是大遭禁忌。大正六年（1917），在秀哉名人执掌本因坊期间，本因坊秀荣的徒弟野泽竹朝遭开除。起因则是野泽竹朝发行杂志《围棋评论》，在“评之评”栏中批评了秀哉、中川亀三郎、岩佐銈等权威的对局讲评。

讲评棋局也是权威的一种体现。据安永一记载，从明治三十七年的日俄战争以后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时代，报纸举办的棋赛津贴为一局25元，具体分配办法是：棋局讲评7元，杂费3元，剩下的15元对局者平分。这意味着评棋者几乎可以拿到与对局者同等的报酬，而且按照规定，这些钱要由评棋者交给棋手本人。“通过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权威已经权力化了。”安永一对此评论道。

在接到秀哉的警告并不予理会后，野泽竹朝接到了开除令。若在旧时代，开除是极为严重的惩罚，然而在大正期间，这却只是一种名誉上的处罚，不再招致威胁到棋手本身生活的大问题。大正年间，新兴商人阶层已经占据了时代的权力中心，德川幕府时代受幕府扶持的围棋家族生活基础已经被剥夺，门阀宗派的规训力量也愈加减弱。

明治时期，围棋界已经由四大家族鼎立演变为本因坊与方圆社的对立。而到大正十一年（1922），方圆社巨头雁金、岩佐、高部、铃木、濑越等人离开方圆社成立“裨圣会”，宣言“务须打破围棋界传统之陋习，更新组织，顺应新时代潮流”。裨圣会造围棋界旧权威的反，进行划时代的变革，而最突出的变革便是他们提出抛弃过去限制围棋界一切活动的旧段位制度和无限时的对局制度。

段位制度创始于日本元禄时代（1688～1704），最初目的是明确表示棋手的实力，后来却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棋手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棋手们的收入、名誉以及其他一切统统由段位决定。段位标准虽然要根据棋手的对局成绩，但在决定时必须由师家（如本因坊、方圆社）提议或协商，同时段位证书是由师家来颁发，这使得宗族门阀的权威得到了绝对的保证，安永一将这一制度称之为“权威和头领社会的特征”。不仅如此，棋手在获取段位证书时必须交纳巨额资金，这成为宗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因而，在围棋界聚散离合的背后常常缠绕着段位证书的发行问题，方圆社与本因坊两者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方圆社在成立之后重新颁发段位证书。

段位同时还影响着围棋对弈时的规定。由于对弈中执黑先行占据优势，如果一名棋手执黑才能获得和对手相等的胜率，则意味着他技不如人。因此，段位的高低影响着对弈孰先孰后的规定，同时又明示了对弈双方不平等的地位。“互先”是对弈双方交替执黑，意味着双方实力对等；而如果双方相差一个段位，则要采取“先相先”，段位低者多执黑一局；而如果双方相差两个段位，则采用“定先”，由段位低者始终执黑。在这样的传统中，围棋本就是在对局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条件的游戏，然而时移至讲求公平对决、将围棋视为竞技的时代，这样的规则却不再符合比赛的要求。



乐享生活
近在民生

民生银行小区金融，深入洞悉您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以近在身边的社区网点、专业的投资顾问服务和超值的非金融服务，为您及家人搭建起乐享幸福生活的平台。

弹指一瞬，便利生活即可实现；

方寸之间，品质人生尽在掌握。

欲享受专属于您的小区金融服务，请咨询民生银行各网点或致电95568

www.cmbc.com.cn

中国民生银行 CHINA MINSHENG BANK 小区金融 COMMUNITY FINANCE

禅圣社顺应时代转变，为了消灭黑白棋双方之间的不平等，率先采用了黑棋贴四目半的制度，并在不同段位的棋手之间也实行“互先”，这些无视段位的新制度成为对权威社会的破坏性挑战，对本因坊、方圆社产生巨大影响。

1924年，联合了原本因坊、方圆社、禅圣会等各方人员的日本棋院几经周折而最终成立。这个日本专业棋手的组织由大仓喜七郎出资成立，尽管在其机构内部还是保留着不少围棋界的旧有传统，但其成立的宗旨书中明确提出否定高段大家的特权：“向来高段者对局年仅一二盘，且费时数十日，更收高额费用，此虽体现对局之严肃，然实则反现代思想，与理想不相容之甚。”日本棋院则创造常规比赛制度，为棋手生活提供援助保障，力图达到“从来棋家一心从技，专心而无他顾始得其中深奥”的目的。

贴目制开始逐渐流行于棋坛。在秀哉让出本因坊头衔后，1941年举办的首届本因坊棋战中，尽管此前加藤信、小野田千代太郎等高段位棋士坚决反对贴目制，比赛最终还是实行了预赛黑贴四目半、决赛六番棋互先不贴目的制度。而到了1961年，这一制度更是在新闻棋战中广为接受。《读卖新闻》举办最有影响力的名人战时，尽管此前吴清源在多次的十番棋大战中将木谷实、岩本薰、藤泽库之助、坂田荣男、高川格等对手降格至先相先甚至定先，他仍然接受了与昔日被降格对手平等对弈的贴目规则。

新闻棋战

随着棋所、坊门的消失和棋院的兴起，日本围棋逐渐进入职业化阶段，而财阀的资助和新闻界的参与，又成为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职业围棋比赛的主要形式是由日本棋院、关西棋院组织棋手参加，新闻机构主办并承担经费，享有独家刊载和转让棋赛棋谱权利。从20世纪30年代，这种新闻棋战已经兴起，最为有名的比赛如院社对抗战、升降十番棋，大都由《读卖新闻》等大报组织。而到50年代之后，更多媒体介入围棋赛事，大批中小型贴目制的新闻棋战兴起，将带有等级制度印记的不贴目棋送出历史舞台同时，也把日本围棋带入了现代的赛事密集时期，最强战、名人战、王座战等纷纷出现。

棋赛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改善棋院和棋手财务状况的需要。棋院的收入主要来自段位证书费、书籍营业费和与报社的契约金，而前两项的收入有限，最为可行的方法则变成增加棋赛或者提高棋赛的契约金。如60年代《读卖新闻》举办的名人战契约金为2500万日元，而到了1975年，日本棋院将主办权转移至《朝日新闻》社名下，契约金达到1亿日元。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日本当代最高级别的“棋圣战”的诞生，并促使本因坊等其他棋战的契约金也大幅上升，棋手的收入和地位相应提高。桥本宇太郎曾回忆他初入棋界时，棋士社会地位低下，“能靠对局的微薄收入糊口谋生的棋士寥若晨星”，而到了这一时期，棋手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新闻比赛津贴而生活。换言之，职业棋赛的对局费和奖金使得“职业棋手”真正成为可能。

新闻界对围棋的介入当然不是单方面的促进，而是不断深化双方的共生关系。通过有影响力的棋手与棋赛，报纸的获益是显而易见的。早在20年代，日本棋院成立之初又分裂出棋正社，在两方对抗的比赛中，双方以16位棋士依次出战，首局则是日本棋院领袖秀哉名人对阵原为本因坊同门的雁金准一。历史的宿怨使得这场比赛如同古代武士决斗，媒体的赛前造势更使得比赛万众瞩目，刊载这局进程的《读卖新闻》发行量最终因此猛增了3倍。到了赛事密集的世纪后半叶，获得各种棋赛的组织报道权力，更成为报纸增大发行量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棋赛的增多为年轻选手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而新赛制的出现也彻底为旧时代的种种声名画上句号。1940年秀哉名人去世后，为表示对“名人”称号的尊敬，《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曾共同发出“三社协定”，约定任何一家不得率先举办名人战。然而到50年代后期《读卖新闻》开始着手筹办“名人战”，并排除种种非议，使之最终在1961年拉开序幕。第一届名人战，被事先看好的吴清源和坂田荣男最终都无缘冠军，“名人”称号被棋坛新秀的藤泽秀行摘得。不过这一称号的含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来的传统，它与“本因坊”一样变成流动的赛事冠军的称谓。1961年的这个变革也颇有历史帷幕落下的意味——传统加诸这些名号上的特殊光环随时代变化而褪去，同时隐去的还有几代人的传奇：秀哉名人与雁金准一的决斗、吴清源擂争十番棋横扫各路对手的纪录。

进入当下电视转播甚至网络时代的围棋，其改变更是传统所不能想象。比赛时间的压缩使得长考型的日本技法面临着更多冲击，中国和韩国围棋的追赶改变了日本独大的局面。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游戏，所蕴含的精神依赖于竞技规则中所体现的理念，而规则的改变，也意味着其背后的新理念为围棋精神注入了新的诠释。是非好坏，难有定论。在新规则中成为新时代第一位非终身制名人的藤泽秀行曾对当下棋坛发出感慨：“我觉得，现在的棋坛太重视胜负，忘掉了更重要的东西。围棋从第一着开始到最后一着为止，每一着都是艺术。不管怎么下，只要赢了就行，这种想法只能给后代留下笑柄。”回头看去，这样的感叹却与数十年前川端康成在秀哉名人告别赛中的感慨颇为相似：“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位和风趣都逐渐丧失殆尽……人们绞尽脑汁制订规则，然而又在钻规则的空子……作为作品的一局棋，就变得不纯净了。”（参考资料：安永一《日本近代围棋通史》、张大勇《世纪故事》、吕顺长《棋道》）

Biemlfdlk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www.biemlf.com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1972 年 5 月，吴清源与弟子林海峰在一起

无法定义的吴清源

吴清源经常写在扇子上的一句话来自《中庸》：“暗然而日章。”这大概是他的人生观，而在棋里，他经常如狂风般呼啸而过。

记者 陆晶靖

许多人在谈论围棋的时候也把武侠小说一块儿谈了，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金庸。陈家洛、袁承志都会下围棋，《天龙八部》里甚至摆了一个珍珑棋局，让不会下棋的虚竹用自杀的方法解开了。反过来，因为棋手对围棋的理解不同，表现出来的棋风也很不一样，因此爱好者们都喜欢把他们比附成各种不同的武林高手。金庸觉得吴清源像风清扬，大概写的时候心里是想着他的，但吴清源自己根本没看过《笑傲江湖》。有一次中央台“五环夜话”节目采访吴清源，问和答完全错位。他谈不了武侠，也谈不了传奇，主持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在十番棋中把这么多日本高手打到降级，他只说运气好。

把棋手贴上门派标签，最大好处是容易按图索骥。小时候学棋，老师会看我们各人在行棋时展现出来的喜好，推荐日本高手的棋谱集：若喜欢杀来杀去，便推荐加藤正夫；喜欢锱铢必较，就看小林光一；围中腹自然是武宫正树；挖坑治孤第一人则非赵治勋莫属……这样小孩们心中各含幻想，至少有个方向，再加上男孩子都爱看武侠小说，这么一比附，感觉很

有乐趣。我们这些小孩们都摆不了吴清源的棋，简单说就是看不懂。我个人感觉业余爱好者，最容易模仿的就是武宫正树，只要掌握了棋走高位，多取外势，不要贪吃，靠有分寸地驱赶对手的孤棋顺便围空，便能有几分样子。这不是说武宫正树不厉害，而是说模仿他的棋，不要求太多的多线计算，掌握了思路，剩下的就是对大局的感觉和局部战斗的计算。而摆吴清源的棋，一开始只感觉气势逼人，但对手也不是没有应对之法，难就难在经常发现他此前已经弃掉的棋子，随着局势的变化不知怎么的又枯木逢春了，之前看似随意的布子也能呼应上了，作为他的对手，在这种时候想必一定很沮丧。而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对这种能力细思恐极，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深谋远虑，还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太超乎想象。想要模仿他，实在太难。

职业棋手当然比我们业余爱好者更能体会吴清源的强大，却没一个人能够复制他。他收过三个徒弟，林海峰、王立诚和芮乃伟，却没有一个人的棋风像他，尤其是林海峰棋风厚重稳健，与后来的李昌镐有几分类似（李昌镐最推崇的棋手就是他），与吴清源倒像是相反方向。赵治勋师承吴清源的对手兼劲敌木谷实门下，在深受影响的同时也吸收了吴清源很多方面的长处，他10岁出头就意识到，“我自己的棋十分适合采取吴先生的下法”。此后他十数年不断研究吴清源的棋谱，《吴清源全集》中有一卷甚至都被他翻烂了。他认为木谷实的棋异常坚忍，经常处于低位，着眼于未来的飞跃，旁观者看来是似乎现在不太好—忍耐—不久就全好，而吴清源则是现在好—其次还好—再其次依然很好。这当然会给对局中的对手以极大压力。吴清源的棋谱中有很多对局属于完胜，他在开局50手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主动，之后对手就不得不跟着他的节奏走，完全没有机会。这种感觉令人恼火，却又不得不佩服。

吴清源开创的新布局法就是他快速展开、追求效率思想的体现。这种新的开局方式对当时陈旧的日本围棋思想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在当时的日本棋手看来，开局选择小目和无忧角是完美的棋型，虽然与小目看起来仅差了一位，星位重取势，但留有被对方点入掏空角地的弱点，三三取实利，又很容易被对方压制在低位。因此能够控住角地又方便向一边展开的小目成了最佳位置。吴清源则不受此束缚，他的新布局经常第一手就落在星位，看中的就是这里易于向两边和中腹展开，又不用多费一手棋在此守角。1933年初，他与木谷实一起发明了三连星的布局，将视野投向此前一直遭到忽视的中腹。当年10月，吴清源在与日本棋界第一人本因坊秀哉的重量级对局中下出了惊世骇俗的星、三三、天元的组合。现在回头看，这种布局有很强的实验成分，且不说曾经以三连星著称的木谷实后来也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低位，就连吴清源后来也没有重复过这个开局形式。这一局秀哉最后依靠弟子前田陈尔的妙手取得了胜利，但星、三三、天元的下法依然为人们所铭记，成为新布局运动中最闪亮的瞬间。

赵治勋说，吴清源的棋似乎总在侦察，机会一来就逼迫对手进行不容分说的转换，完全是随机应变的好棋。除了吴清源，没人能够驾驭天马行空的布局。即使在对秀哉的对局中，名人很好地应对了他的新布局，也几次机敏地抓住了他的弱点，他依然凭借强大的计算力灵活地取得了转换，将局势控制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在16年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十番棋霸主的地位。在当时的日本，因为没有贴目，执黑就具有很大的优势，许多棋手拿到黑棋后，想的都是如何将第一手的优势保持到最后，而吴清源的白棋善于强行超速，在对手的身边呼啸而过，假如对手接受他的速度，就要在效率上落后，而假如勉力去追究吴清源的漏洞，他又总能在对手就要抓住他的时候挣脱。现在看来，吴清源有些着法也许并非本手，甚至在一般人的围棋观里近乎无理，但他后续的手段弥补了这些漏洞，也许对他来说，常理就是用来超越的。

在我们外人看来，带有升降制度的十番棋是围棋史上最残酷的比赛制度，而吴清源在番棋称霸的16年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心态上的问题。他自己在《中的精神》里说，这是因为他总是追究“最善的一手”，“从来没有把围棋当成胜负来看待”。许多外人看来非常霸道的着法，他也总是留了后着。后世的伟大棋手如曹薰铉、小林光一被称为胜负师，即具有强烈的取胜意志的人，终究没有达到他的高度。在晚年，吴清源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在他看来，20世纪的棋过于强调争胜，对边角等易于聚集实地的地方太过重视，在全局的呼应和配合上尚显不够，新时代的围棋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赵治勋说吴清源的棋包容一切，而我们业余棋手打他的谱，只能取得其中分毫精妙之处，至于何为他口中所说“六合之棋”，在他的书中也语焉不详，随着他的逝去，这可能将是后代棋手努力参详的一个新方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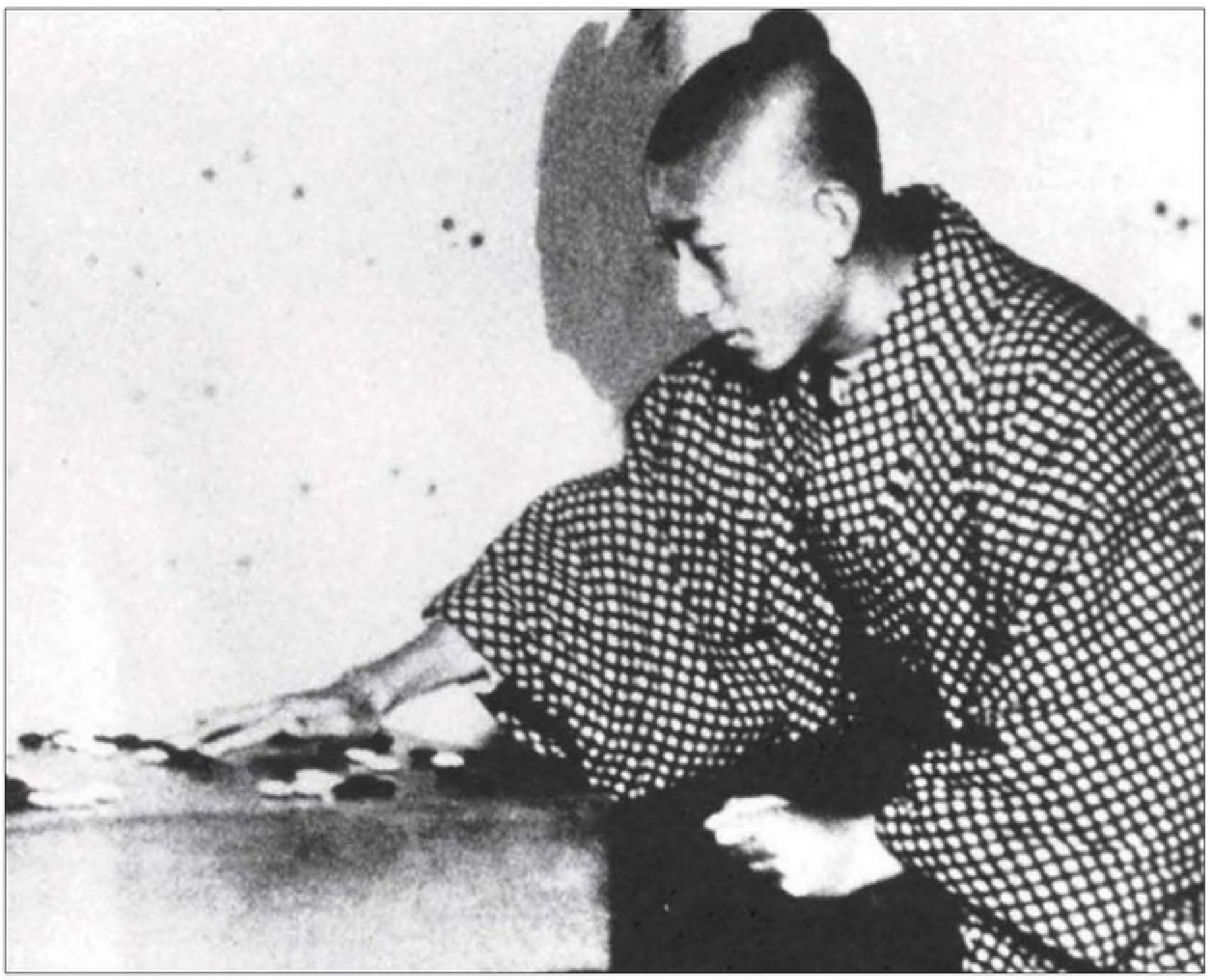
赵治勋说，吴清源的棋似乎总在侦察，机会一来就逼迫对手进行不容分说的转换，完全是随机应变的好棋。



1955 年时的吴清源



赴日本之前的少年吴清源



青年时期的吴清源（摄于 1930 年）

吴清源与他的兄弟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始，吴清源三兄弟的命运被动荡的年代所裹挟，辗转流离，分道扬镳，天各一方：大哥吴浣作为伪满洲国的官员，战后去了台湾，之后又侨居美国；二哥吴炎参加了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吴清源则一直在中日战争阴影下生活在日本。直至 20 世纪末，三兄弟才有了自由往来与相聚。

记者 ✎ **蒲实**

吴家：从半野轩到大酱坊胡同

吴清源出生在福州。旧时的福州，城墙正北门附近有一个叫下土埕的地方，据说曾是福州的达官贵人们居住的黄金地段。那里有一所半野轩，曾是吴清源祖父吴维贞居住的地方，也是吴清源一家的根系所在地。吴维贞是浙江省的一位道台，吴清源在自传中回忆，“祖父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买卖做得很大，因此家境很富裕”。1903 年，吴维贞去世时，他的几个子女之间为了争夺家业发生过争执。当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吴镜汀提起了诉讼，但结果还是依据吴维贞的遗言，由他的第四个儿子吴继鑀继承了家业，耗时多年才建起了半野轩。2004 年，日本作家、曾专为吴清源写作过传记的桐山桂一曾来到半野轩。半野轩中的池塘宽约 30 米、长约 80 米，颇像游泳池。“如今的半野轩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大，里面住着十来户已经退役的高级军官。池塘的形状也跟以前不同，现在的池塘已快成正方形了。大约 70 年前，即 1930 年，继承吴家家业的吴继鑀破产了。他不得不卖掉半野轩内三分之二的地方，靠卖房所得维持生活。不久，余下的三分之一也落到了别人手里。”

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就是树木了。巨大的树枝横卧在水面上，树枝上的绿叶浮在池塘的水面上。这是“榕树”，福州有代表性的树种。这些树都是 100 年前在半野轩里种下的。因为它们生长在水中，所以又叫“水榕”。这些百年前留下来的半野轩的遗痕，印证了这里曾经汇集过来自中国各地的花草树木。吴继鑀曾建起的三角形、五角形、半月形等各种造型的建筑已经不见踪影，保存下来的建筑中有一处叫荔枝亭。吴清源的祖父吴叔章和伯父吴继鑀酷爱菊花，吴清源曾回忆：“吴家

的菊花在福州是很出名的。祖父不仅自得其乐地养花和赏花，还经常举行菊花会向当地的民众开放。他甚至还从日本引进珍稀菊苗，在自己家里培育。”1947年或1948年前后，国民党接收了半野轩，在池塘边建起一栋砖瓦结构的建筑。如今，半野轩已经卖给房地产公司，计划要在这里盖高楼。100年前，吴继籛找来的算命先生预言，“这个家里会出一个非比寻常的天才”。正是在这个宅邸里，走出了吴清源。

然而随着祖父吴叔章的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吴家也像曾经盛开过的花儿一样跟着凋零。祖父去世后，1914年，吴清源的父亲吴毅拿着自己应得的一份遗产，带着妻儿离开福州来到北京，在平政院当一名小职员。1916年，袁世凯死后，其部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开始分裂，相互倾轧。吴清源的父亲属于皖系，他是通过吴清源外祖父的关系进入的平政院，外祖父是清朝政府时的高官，叫张元奇，曾经侍奉过慈禧太后，后因奏书一位皇亲被贬至浙江省。吴清源在《中的精神》里回忆：“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引退了。”在1940年发表在《妇人公论》上的《母亲记》中，吴清源写道：“外祖父出任过福建省巡察使（巡按使），后来又到吉林当过奉天省长。外祖父在奉天当省长期间，张作霖在他手下当一名小职员。”由于张元奇的这个关系恰好与皖系有关联，北京政府又一直处于皖系的操纵之下，所以开始，这个关系对吴毅是有利的。但是，到了1920年，直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在一起，发动了直皖战争，皖系以失败告终。


（李菁 摄）

曾多次采访吴清源、为其写传记的东京新闻社评论员桐山桂一

吴家的生活就愈加惨淡。

吴毅有三个儿子，大哥吴浣，二哥吴炎，弟弟吴泉，吴泉后来改名为吴清源。吴毅也是书香门第大家庭中很有趣味的人。据《吴清源围棋全集》后记记载，吴毅曾受政府选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专业（另一种说法是明治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学习并不怎么投入，却对围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总是往方圆社跑，这是第十八世本因坊村濑秀甫等人在明治时期创立的围棋研究会。结束留学生活回到福州时，吴毅带回了大量的围棋书，其中有诸如《新桃花泉》和《本因坊道策》等。吴毅的这些志趣和爱好，都以家学的方式影响和熏陶了吴清源。不久，吴清源开始学习日本棋谱。他通读了江户末期的棋士本因坊丈和、幕府末期的天才棋士秀策和明治及大正年间的棋士中川龟三郎等人的棋谱。吴毅还让吴炎去邮局订阅棋谱让吴清源研究。吴家有当时方圆社出版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吴清泉那时就对日本幕府末期被称为棋圣的秀策的棋谱尤为着迷。吴家有一本《敲玉余韵》，汇集了秀策的百局棋谱。吴毅给当时还不会日语的吴清源翻译棋谱中的文字。由于吴清源每天左右手轮换着拿一本本厚重的围棋书，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两手中指要一直支撑着书籍的重量，手指因此变了形，稍稍有些弯曲。

在相对宽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环境里，吴清源从5岁（虚岁）开始，就学习“四书五经”，这种精神上的修养，对围棋的理解非常重要。吴炎后来回忆，私塾先生走进家门，吃住在他们家。“大概是父母考虑到当时中国局势那么乱，外面的学校里学不到什么，反倒容易学坏，所以没有送我们去学校上学。而且在当时社会里，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请私塾先生到家里给孩子们上课也很常见。”吴清源因为年龄小，学得最吃力，经常背书背到深夜，母亲张舒文看他可怜，经常求吴毅饶过吴清源。但“四书五经”却成了吴清源后来爱不释手的读物。日本作家桐山桂一回忆，为了采访吴清源，他多次去位于东京四谷和小田原的两个吴清源住处。“吴清源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到‘四书五经’，热心向我解释其中道理。他最喜欢的是《易经》。”吴清源曾说：“为了研究《易经》，有关《易经》解注的书我也看，每天就是这样过的。”

那时，吴毅带着儿子们去位于宣武门内大街的“海丰轩”茶社。顾水如、刘棣怀和崔云趾等围棋高手经常云集于此，有时也赌棋作乐。吴清源在“海丰轩”不仅战胜了已渐入暮年的汪云峰，还与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棋手顾水如和刘棣怀对弈，最终取代刘棣怀，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强的棋手。段祺瑞名副其实地酷爱围棋。1918 年，他邀请了方圆社的社长、日本棋士广濑平治郎和岩本薰来北京。第二年的 1919 年，又邀请来了本因坊秀哉名人。岩本薰在他的回忆录《围棋推向世界》中回忆道：“段祺瑞先生是当时的大总统，也是军阀首领，住在宽敞的军营里。我们一早就去段总统的官邸，在那儿和他一起用早餐，然后下围棋。一直到中午时分，总统才离开官邸去处理政务……在中国，棋士可能无法靠下围棋谋生吧。所以只要段祺瑞一声令下，大家就得立刻赶来陪他下围棋。”吴家当时设法与段祺瑞接触。张舒文拜访了身为段祺瑞棋客的顾水如，由顾水如转达了让吴清源去段府下棋的意愿。段祺瑞见吴清源很有天赋，当即表示给他提供奖学金，还让顾水如给他取名“吴清源”。这样，吴清源从段祺瑞那儿每月得到 100 元。当时的段公馆位于东绒象鼻子后坑，离吴家很远。每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吴清源就要起床，然后坐人力车，花上差不多一小时赶到段公馆。段祺瑞起床大约是早晨 6 点，起床后，他先在会客室与一名棋手下上一局，然后和棋手们一起吃早饭。棋手们谁也不敢赢段祺瑞，因为他好胜心强，一旦输棋，马上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不悦。岩本薰在回忆录中写道：“段祺瑞下棋时，都是由顾思浩、汪云峰、尹鼎执黑，因为最初他们执白与段祺瑞比赛时，都设法让对方赢棋，作为输家以后只好执黑了。”终于，吴清源上了。吴清源在《中的精神》一书中回忆道：“我不清楚他的实力怎样，总之他下棋的速度很快。可能因为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段祺瑞将军下得很强硬，很无理。我就反攻，结果就赢了。段将军输了棋，马上拉长了脸，一个人进了里屋，再也没有出来，弄得大家都没吃上早饭。”到了第二个星期，吴清源又来到段公馆，段祺瑞再也没有和他下过第二局，但吴清源还是要回了几个月的学费，直到 1926 年段祺瑞下台。

渐渐地，一直热心三兄弟教育的父亲吴毅，不再过问孩子们学习的事情。原属于皖系的人一个个从北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靠山。他在俄国革命后投机沙俄货、纸币的买卖也失败了，几乎倾家荡产。他开始迷上道教，经常出入于道场和悟善社，并在那里坐禅，成了虔诚的信徒。他也患上了肺结核，躺倒在床上，天天吐血。

1924 年，吴毅因肺结核去世。去世前，他把书法书留给了长子吴浣，把小说留给了吴炎，把围棋留给了吴泉。一家人的生活变成了全靠变卖家财来维持，最后，他们离开了西城大酱坊胡同的四合院，搬到西城石板房，住进了租借的房子里。在日薄西山、每况愈下的吴家，只有吴清源每天依然坚持学习围棋，我行我素。失去段祺瑞的资助后，他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下棋。这里是当时有钱的围棋爱好者聚集之处，他们经常拿着奖品，在餐厅里面举行围棋比赛。吴清源在这里所向披靡，屡战屡胜，被称作“天才少年”，有了名气。吴炎回顾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兄弟三人常去海丰轩，老板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一到午饭时间，他就从附近饭馆叫来汤面和馒头等等款待我们。我们也不能白吃，弟弟吴清源就用下围棋赢来的钱付饭费。”

此后，没落吴家的三兄弟的命运任由动荡的时代所裹挟，颠沛流离，分道扬镳：吴浣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官员，曾经任职于宫内府及驻外的“使馆”，日本战败后去了台湾，之后又侨居美国，在美国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吴炎留在了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清源则一直在中日战争的阴影下生活在日本，既被国家政治所冲击，又因过人的棋艺而超然于外。

> “段祺瑞下棋时，都是由顾思浩等人执黑，因为他们执白时都设法让对方赢棋，作为输家以后只好执黑了。”

吴清源：从北京赴日

一天，曾与吴家一起合作过盐运生意、在台湾经商的商人林熊祥来到北京，特地拜访了吴家。他告诉张舒文，“在日本，只要是有名的棋手，收入都是很高的”。他看到吴家没落的家境，决定帮助他们，就通过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任顾问的中山龙次把吴清源带到了北京东城的一家日本人围棋俱乐部。经营古玩生意的商人山崎有民也来俱乐部，与吴清源下了一局。山崎在他写的《吴清源与围棋》一书中，这样回顾：“清源总是先手攻入要害，我输得心服口服。只下了这么一局，就已经意识到少年吴清源是个真正的围棋天才。”吴清源还与大和俱乐部的围棋教练比赛，山崎有民看到吴清源将他杀得七零八落，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不管他的天赋有多高，如果纯粹靠自觉，是无法把他的天赋充分发挥出来的，能达到什么水平也可想而知。”他感到，吴清源的才能如果在中国被埋没，太可惜，当时中日棋手之间的水



1929年，15岁的吴清源（前排左二）在日本

平确实存在着巨大差距。于是产生了送吴清源去日本留学的想法。“不仅仅是为了吴清源一个人，同时也是致力于日中友好的一个措施，当然还与日中围棋事业的进步有关。”

1926年8月，岩本薰和小衫丁两位棋士从日本来到北京，分别是职业六段和四段。山崎有民专门组织了棋会，会场设在东城八宝胡同内的万岁屋。在与吴清源的对局中，岩本输了。山崎问岩本吴清源的水平，岩本答:“要是他在中国发展的话，升到三段四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现在就去日本正规学习，那么日后一定能有大成。”两天后，岩本薰去位于北京西城的王克敏家做客。王克敏当时在北京政府任要职，吴清源已经等在王公馆，准备和他比赛了。岩本当时的日记写道：“8月22日，与少年吴清源受三子又下了一局，结果还是输了。吴姓少年今年只有13岁，实在是一棵难得的苗子。如果他能来日本学习围棋的话，成为一名职业高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后来与吴姓少年又下了





吴家成员。左起：吴炎，吴泉（吴清源），张舒文，幼年夭折的女儿，桂氏，吴清仪，吴毅、吴清瑛，吴浣，幼年夭折的儿子（摄于上世纪20年代初）。图片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吴家百年史：吴清源与他的兄弟》一书

一局。……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位少年棋风的犀利，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天才。”在山崎有民的努力下，以这次比赛为开端，北京的报纸开始刊登围棋赛棋谱了。之前在中国，围棋还仅仅被视为一种赌博的方式。

1927年秋天，日本棋院五段棋士井上孝平来北京，万岁屋再次聚集了众多的中日围棋爱好者。吴清源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子，比赛一开始就处于优势，谁都看得出来，井上必败无疑。最后这场比赛没有下到终局，以打挂而告结束。此后，吴清源又在北京前门廊房头条胡同的青云阁餐馆里，在远方亲戚李律阁的家中和王克敏的宅中与井上对局。井上回忆：“这个少年棋力不凡，下的棋形很好，看得出来他十分熟悉日本围棋中的旧棋形，并且还对这些棋形进行了改造。少年吴清源已经大成。在让先与少年的两局比赛中，我能赢得一局，实在是非常幸运。”吴清源所拥有的实力，令日本优秀棋士敬重。山崎把吴清源与井上孝平比赛后的棋谱寄给了日本著名棋士濑越宪作八段，濑越在给山崎的信中评价道：“与秀策少年时代的棋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堪称完美无缺”；“他不仅精通日本的棋理，而且实力非同小可，既有谋略又富于勇气，作为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中国第一棋士的资格”。濑越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愕然”一词来形容最初见到吴清源棋谱时的感受：“这根本就是棋圣秀策少年时代的棋。为了棋道，我决心要促成这位少年前来日本，使他成为名留史册的棋士。”

山崎决定让吴清源去日本。吴家还顾虑重重。“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吴清源如此回忆。山崎就先让吴清源开始学习日语，吴清源就出入于山崎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宅邸，在山崎夫人澄子的指导下学习。濑越宪作也行动起来了，他找到犬养毅商量此事。犬养毅是自1890年第一次总选举中当选以来，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历任山本权兵卫内阁和加藤高明内阁的邮政大臣，他与中国的关系渊源深厚，曾经保护过孙中山，并全力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他也爱好围棋。濑越请住在犬养毅家附近的岩佐銈七段一同前往犬养毅的私人住宅找他。在濑越的回忆录《围棋一路》中，他记录到，濑越认为，若不让这个天才少年错失围棋之道上发展的良机，就应该立即让他

前往日本，并请求犬养通过女婿芳泽谦吉，当时的日本驻中国公使，去说服吴清源的家人。犬养毅沉思片刻，问道："如果真把这么出色的少年接到日本来，以后你们不就要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了吗？"濑越回答："这正是我的愿望所在。为了围棋，也为了促进日中和睦，我愿意这样。如果他不能打败我们，也就不值得把他叫到日本来了。"濑越又找了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七郎，他是大仓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的长子，请求他提供吴清源在日本的生活费。中国方面，则由北京政府的官员、汉学家杨子安作为吴清源的监护人出面办理相关事宜。在吴清源的日本导师一事上，濑越宪作与山崎有民之间至少通了共50多封信，才最终决定下来，由濑越做导师。

1928年9月，濑越的弟子、四段棋士桥本宇太郎游历了中国东三省后来到北京。为了正式收下吴清源这个弟子，他安排了一局测试棋，以判断吴清源的棋力和人品。在监护人杨子安的家里，进行了这场比赛。吴清源执黑先下，下到第66手时封盘。第二天到山崎有民家继续这场比赛，吴清源赢六目胜出。吴清源每下一手棋，桥本都要嘟哝一句"佩服，佩服"，连输两局后，他对山崎说："吴清源已经没有必要跟任何人学了，以后该学的应该是其他东西了吧。"桥本拿着这些棋谱回国后，向濑越做了汇报。至此，吴清源留学日本的事情得以落实。

1928年10月18日，吴清源与母亲张舒文和大哥吴浣三人在天津塘沽港坐上了前往日本的"长安丸号"。这时，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再次北伐，日本人先后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接着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晚年吴清源（摄于2007年）

吴炎与吴浣：天津与长春

1928年，16岁的吴炎前去天津送行，给吴清源临别赠言。与有过人天赋与才能的吴清源相比，孤身留在中国的吴炎觉得自己就像大海上的一叶孤舟，不知漂向何方。家人去日本前的一个月，吴炎考取了北京西城区宏达中学的特班，他立志要做好学问，寄居在大舅家。1929年秋，吴炎考取了师范大学附属高中，然后又转校到文治中学，跳级到高三。19岁这年，他报考了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夏天，就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这一年，大哥吴浣从日本回到北京。日本的生活已安定下来，吴浣在日本再次进了大学，在早稻田和明治大学也是围棋俱乐部的主将。大仓喜七郎提供给吴清源的生活费每月有200日元，远高于新银行职员的工资，所以他们一家在日本的生活水平还不错。吴浣回到北京，来接寄养在亲戚家的三个妹妹，也为父亲吴毅立墓。

就在吴清源在日本立足，在棋界以旭日初升的势头逐渐确立地位之时，吴炎开始了天津的大学生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身处国内，深感国难临头，必须抗日救国的吴炎，参加了天津大学第一批请愿队伍，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此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络绎不绝地到南京请愿抗

日，蒋介石采取了镇压手段。

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以溥仪为“执政”。对于吴炎来说，亲人都生活在日本，东渡也许也是他人生选择的一个好去处。水产学校的老师也劝他，“日本的水产事业很发达，世界一流。去日本留学，学成回国后，凭一技之长，可以当一名技师，一辈子都能安稳过日子”。但吴炎不满足于安逸人生的天性使他选择报考了南开大学文学系，想通过文学来探讨人生。他把自己定位在投身于“救国”的使命中。也是在这一年，反对建立伪满洲国的犬养毅首相成了军部等反华势力的攻击目标，5月15日，他在首府官邸被海军青年军官杀害。曾经抱着“日中和睦”的理想、将吴清源带到日本的亲中派政治家，受到右翼分子频繁制造的恐怖事件的威胁。日中之间的危机一触即发。

1933年，吴清源在日本与名人本因坊秀哉下棋，历经109天苦战，被视为新旧时代两大统帅的横纲对决。而在南开读书的吴炎，则被更深地卷入到国家命运与政治的洪流中。吴炎受到政治系教授罗隆基的影响，认同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呼吁。更多的时间，他试图安下心来好好读书，阅读英文版的各种小说，也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1934年，吴清源回中国，作为期两个月的巡回访问。当时日本棋院和日本的新闻社组成了“日满中围棋亲善使节团”，吴清源是成员之一。上海一个叫张詹如的大富商赞助，在伯聘珍家举行了棋会，全国高手聚集一堂。吴清源一行还去了无锡，坐游船游览了太湖，然后在青岛逗留，最后来到长春，见到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在与吴清源聊天中，他说了一句让吴清源终生难忘的话：“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郑孝胥还给他题字：“云霞成伴侣，冰雪净聪明。”后来，郑孝胥被日本人从“国务总理”的宝座上撤下来，一直生活在日军的监视下，直到1938年离世。而这个时候，吴炎却到日本与家人团聚了，看到了一个陌生却又先进的国家。

1935年，吴浣从明治大学毕业后，到伪满洲国当了一名官吏。他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写过回忆录。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新一、次子吴宁和小儿子吴海都定居在美国。根据吴浣三个儿子的回忆，只能大体勾勒吴浣走过的人生轨迹。1934年末，也可能是1935年初春，吴浣临近大学毕业时，结束“亲善”之旅不久的吴清源带他拜访了当时的政坛活跃人物床次竹二郎，请他设法帮吴浣在伪满洲国谋一个职位。吴浣于是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官吏。由伪满洲国“国务院”制作的官吏名册《满洲国官吏录》上，就有吴浣的名字，“宫内府总务处二等翻译官，荐任七等十一级”，当时的月薪是160元。据吴新一回忆：“父亲到‘新京’后不久，调到了伪满洲国的‘外交部’，并被派到驻东京的大使馆任职，做三等秘书。父亲好像和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关系不错。1941年，他再次调动工作，这次是到伪满洲国驻南京的伪国民政府‘大使馆’任职。弟弟吴宁就是在南京出生的。”根据吴新一的叙述，吴浣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辞去伪满洲国的官职，迁居到了上海。虽然只是个二等翻译官，但因为吴清源的缘故，他在任职期间受到了不少特殊关照。

1935年，吴清源以一种难以解释的、诡异的方式，与天津发生了联系。10月，他正在西荻洼的家中，读完老子的《道德经》，准备上二楼睡觉。突然，他一头栽了下去，感觉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控制住了全身，好像灵魂附体。母亲张舒文发现他倒在洗手间里，才叫来人，把他抬到了房间里躺下。吴清源总感觉有什么东西缠着自己，挥之不去。他认为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回天津去。回天津去。”吴清源提出：“我要回天津去。”根据桐山桂一的分析，吴清源之所以出现这种症状，有多重原因。一直支持他修行，并在心理和精神上给他极大安慰的、他心目中的宗教偶像西园寺公毅患癌症去世，使他倍感失落；连续不断的比赛也让他疲惫不堪，体力到了极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一年来过日本的吴炎，回国后一直往日本给吴清源寄《大公报》和《庸报》两份报纸。《庸报》的社长是李玉堂，他直接参与了创立红卍会的相关事务，并通过《庸报》宣传红卍会，宣扬儒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推崇“道”和“慈”，吴清源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吴清源坚持要根据“上帝的指引去天津求道”。这样，在天津塘沽港，分别了7年的吴清源与吴炎相聚了。

> “为了围棋，也为了促进日中和睦，我愿意这样。如果他不能打败我们，也就不值得把他叫到日本来了。”

吴炎感到穿着单薄和服的吴清源神情有些恍惚，显得很不正常，就把他接到学生宿舍，让他洗了个澡。吴炎问他为什么来天津，吴清源回答:“我来求道。”在天津，吴炎带他拜见了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校长的态度非常冷淡，虽然吴清源名气很大，但他一身和服打扮引起了他的反感。吴炎还带吴清源拜访了住在英租界内的罗隆基教授，罗教授态度同样冷淡，吴炎认为可能他也不愿意接触亲日派。吴炎又带吴清源去拜见潘复，潘复曾在段祺瑞下台后，担任过国务总理，

也是吴清源的支持者之一，所以得到了热情款待。在天津逗留期间，溥仪的堂兄溥修也曾前来拜会，在天津的惠中饭店，两人下了一盘棋。令吴清源意外的是，溥修相当有实力。濑越宪作看了棋谱，对溥修的棋力评价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很有天赋。”但吴清源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和拜访红卍会主持人、《庸报》社长李玉堂。那时，《庸报》刚卖给日本驻军，记者纷纷辞职，吴炎担心，吴清源会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不愿意带他去。但吴清源态度坚决。最终，吴炎安排他与李玉堂会了面，吴清源成为红卍会的信徒之一，开始接受李玉堂传道。这时，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国民政府，事实上是“第二个伪满洲国”。一系列变故，使南开大学校园内学生们的反日情绪越发高涨。吴炎催促吴清源赶紧离开中国，东京方面也催促吴清源速回。吴炎随吴清源一起坐上了驶往日本的客轮。



吴清源的女儿吴佳澄展示为父亲 100 岁寿辰制作的扇子（卢北峰 摄）

当吴炎在西荻洼的家里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选择时，开始阅读《唯物辩证法》和《资本论》时，吴清源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作为一名还要在日本继续生活的棋士，1936 年 4 月，吴清源选择了加入日本国籍。而吴炎最终选择了抗日。也是在 1936 年，吴炎坐上了经由朝鲜半岛回国的列车。

命运：分道扬镳

吴炎回到天津前，收到吴浣来信，“来长春一趟”。在哥嫂陪同下，吴炎看到大哥谋得了职位，又娶了妻，生活已经稳定，吴炎并未说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回到南开，校内学风大变，很多学生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救国的使命。北京发生了“一二·九”大游行，南开大学的学生也热烈响应，随后，“西安事变”爆发。1937 年，吴炎接到了仍在日本的朋友李功尚的来信，信中写道：“日本已经下决心要大举侵略中国，中国想以局部的退让来谋求日本止步是不可能的。时局将急转直下，要做好心理准备。”在日本，吴清源仍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由于身体不适，在富士见高原疗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疗养。吴浣则作为随从人员，和伪满洲国的其他高官一起，到日本参加了关东军为溥仪的弟弟溥杰安排的婚礼。溥杰在自传中写道：“‘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虽然有皇后婉容及其他妃子，但却没有生儿育女。为此。关东军考虑从日本女性中替我物色妻子。这样的话，一旦将来我继承了皇位，那么将因为这个特殊婚姻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日满一体’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替我选妻就成了当务之急。”吴清源则回忆：“溥杰氏在东京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大哥回到了日本。本来大哥是心怀‘日满亲善’的愿望在伪满洲国谋职的。但是到新京任职后……感到失望。伪满洲国的皇帝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关东军的横行霸道令大哥反感。所以没多久就提出了调任要求，不久被调到伪满洲国驻东京大使馆任职。”根据《伪满洲国官吏录》记载，吴浣在“大使馆”的职位是“理事官补，推任三等”。但他在“大使馆”具体做什么工作，从未提起，吴浣长子吴新一说，“因为战后，父亲一直在回避有关伪满洲国以及战争的话题”。

1937 年 8 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战争声明。养病中的吴清源写下了题为《望乡》的随笔。他写道：“特别是像我这样，在中国出生，而现在却生活在日本的人，实在是很不希望日中之间发生战争。我所期盼的就是和平”；“我希望中日之间的纷争就像职业围棋手的棋风一样。当然，兵刃相见的战斗自然是激烈的，但是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我祈求战争的结果是尽可能地把两国的损失降到最低”。在自传中，他写道：“我们一直住在西荻洼濑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但自从侵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在日本渐渐待不下去

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哥哥和母亲一直在劝说我回国，但我还是准备一直留在日本。1928年来日本以后，我一直是以要为'促进中日友好'做贡献的心情待在日本的。……""我要留在日本继续我的棋士生涯。"吴清源相信红卍会的教义："不谈政治，没有国境线。"但事实上，日军却正在侵犯中国的国境线。

在国内，日军从上海、苏州到无锡，一路追杀，直至攻占南京。吴炎从南开毕业后，拿着老师的介绍信去了天津工商学院，本是让他做法国神父的教员，但他无心从教。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吴炎在英租界的表姐家目睹了涂着太阳旗的飞机对南开大学的轰炸。对于危在旦夕的国家命运，吴炎已无法置身度外。1937年11月，他去了武汉，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全部迁到了武汉。他后来回忆："我想上前线与日本面对面地作战，又觉得国民党政府军队无能，就打算自己组织抗日游击队。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后来，吴炎还在河南省境内活动，组织游击队，在天津一带，他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不得不在天津暂时隐藏下来。1939年，吴炎在天津结婚，新娘是南开大学的同学，生下两个女儿。1940至1944的4年里，他在法国人开的天津工商学院辞典编撰处工作，编辑汉语和法语的分类辞典。1942年，辞典编撰处迁到北京，吴炎也迁居到了北京。在北京，他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和红军的主要人物产生了好感。他决心投奔共产党，但一时又找不到接近共产党的办法。

也是在这个时候，名人本因坊秀哉和七段棋士木谷实下了一局名人的隐退棋，宣告了本因坊世袭家族制的终结。吴清源担任解说，川端康成写了观战记，并以此为素材写了小说《名人》。大部分时间，吴清源在富士见高原疗养，躺在高原的病榻上阅读《尚书》、《神仙通鉴》和《吕祖全书》。也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乱世中，吴清源与木谷实开始了镰仓十番棋。吴清源在日本结了婚；因为他高超的棋艺，在日本人气很高。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建立了汪伪政府。吴浣赴南京，在伪满洲国驻南京的伪国民政府"大使馆"任职。1941年，在日本越来越难以待下去的母亲张舒文带着几个女儿回国，投奔南京的吴浣。

1942年4月，吴清源应玺宇教教主峰村教平的要求，利用和雁金准一升降十番棋的比赛间隙响应信仰的召唤，再次回到中国。他在北京拜访了日本政府内阁的直属机关"兴亚院"，受朋友们邀请去了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又去了一趟天津的道院"祖坛"，然后再去济南、东北。这一年秋天，他受汪伪政权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的邀请，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参加南京"中日文化协会"组织的围棋比赛。在上海，他受到中国人热情的欢迎，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他打败了日本棋手，为中国人争了光。在上海，吴清源遇到了杨子安，他是吴清源去日本时的监护人。杨子安对他说："你回来吧，否则，日本一旦战败，你就是个汉奸。"上海的大街上，有"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标语；一派人把他看成英雄，另一派则把他看成叛徒，因为他生活在日本。但吴清源决定回日本，他要继续做一名围棋棋士。在上海，吴清源和曾经用短刀威胁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儿玉誉士夫下了一盘棋，他策划过暗杀政府要人，是右翼分子中的重要人物。吴清源回忆说："几乎没有人不害怕'儿玉机关'，也没人敢和他下棋。这次我成了他的对手。那次好像是让了六颗子。他下棋的气势很凶，但棋力不行。当时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下棋时候没有顾虑，自然就赢了他。"那一行，吴清源和濑越宪也在南京北极阁下了一局示范棋，汪精卫也在场。

1944年，经朋友介绍，吴炎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定南。当时，王定南遭日本宪兵的逮捕，被软禁在北京西单报子胡同的一所三合院里。吴炎一有空就去找他闲谈，逐渐推心置腹。1944年，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前夕，国民党军将领孙殿英来到北京，与王定南见面，希望王定南在平汉线和陇海线的战略要地伏牛山占据一块地盘。王定南认为，借孙殿英的力量到伏牛山占据一块地盘，等八路军来时做接应，会大有作为，就出逃北京去了河南新乡。吴炎也坐火车去了新乡，与王定南夫妇会合。他们向河南省西部出发，收拢国民党军的残部及武器弹药，初步形成了一支2000来人规模的部队。吴炎曾回忆说："国民党的军队逃离了伏牛山，附近也没有共产党的军队，所以伏牛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我们的队伍人数很快就达到了5000。"游击队命名为河南人民自卫军，是一支抗日义勇军。1944年夏天，吴炎是在与日军作战的枪声中度过的。然后，吴炎和王定南被国民党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抓获，被定性为"共匪"。高树勋虽然是国民党军，但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排挤，对国民党也心存不满，王定南决定设法劝说他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与高树勋长谈了两个多小时。1945年1月，吴炎和王定南被押至汉中移交给第一战区军法监察部，并最终在那里名正言顺地获释。1945年4月，吴炎和王定南投奔高树勋。王定南任高参，吴炎任机要秘书，吴炎的级别是少将。在吴炎和王定南的努力下，高树勋开始决定投诚，并写了一封给彭德怀的机密信。

1945年3月，东京遭到了大规模空袭，到处都是火光。吴清源回忆："我想地狱肯定也就是这个样子。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做好了

随时死亡的准备。可见，必要的时候，人的忍耐力还是很强。”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吴炎兴奋得两天没有睡着觉，写下一首诗：“朝闻日寇告投降，欣喜从心似欲狂。域外友朋多富有，难感吾人此刻欢。”

离合

大哥吴浣和投奔他的母亲及妹妹清仪、寄子，从1941年起生活在南京和上海。在桐山桂一所撰写的《吴家百年史：吴清源与他的兄弟》一书中，吴浣之子回忆当时的生活说：“我们的生活很奢华，家里还有女佣人。……日本战败的结局已经越来越明朗。父亲大概考虑到身为伪满洲国的一名公务员，战争结束后一定会遭逮捕。于是，他辞去了‘大使馆’的工作，举家迁往上海。”吴浣一家是在1944年底，或者1945年初从南京迁到上海的。吴新一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可能是我舅舅，在上海有一家生产精制盐的工厂。父亲在舅舅的工厂里讨了一个职位，接着就向‘大使馆’提交了辞呈。到上海后，我们住进了一栋公寓楼里，我们家在公寓楼的三层。上海的家小多了，感觉上海的市区非常嘈杂。在上海，我开始接受中国式的教育，在中国人的学校里上学。”当美军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时，“我明白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考虑到自己与日本关系过于密切，1946年4月，吴浣一家离开大陆前往台湾。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停战协定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吴炎前往北京，设法与共产党联络；高树勋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让军务处给吴炎准备了通行证和国民党在北京的前线指挥所的电报密码。在与共产党城工部的刘仁部长见过面后，吴炎拜会了各方高层人物，在北京市内设立了副司令长官办事处。在北京，吴炎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发现国民党的警察在追捕他后，他逃到了天津。而王定南拿着高树勋的机密信件，向北出发，在河南省北部的林县见到了陈毅，陈毅看过后，让王定南拿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看。刘伯承给高树勋写了回信：“欢迎高树勋先生和八路军联系。”吴炎到达天津时，高树勋的“邯郸起义”已经成功，高树勋的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邓小平这样评价高树勋的起义：“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1946年，吴炎随民主建国军参观团赴延安，受到了彭德怀的接见，吴炎一首《献给朱总司令》的诗被《解放日报》刊登，后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朱德同志纪念馆内。那一行，吴炎为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做过翻译。不久，民主建国军因有要叛变传言，高树勋被解除了武装。吴炎被释放后，去了华北军区卫生部编译室。

这时，在日本的吴清源身上，发生了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国籍。在中日战争的年代里，他加入了日本籍，并作为一个日本人迎来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吴清源在自传中回忆：“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衫並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国籍。因为他们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所以他们具体怎么操作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但根据日本作家桐山桂一的考证，战争结束时，是一些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军方代表，在取得玺光尊（当时吴清源信奉“玺宇教”，其教祖称为玺光尊）的同意后，把吴清源带到了衫並区。军代表经过与日本政府有关机构的交涉，为吴清源代为办理了脱离日本籍的手续。根据吴清源的说法，“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而我们是1952年要去台湾时，才发现这个情况的”。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时，在东京的饯别会上，作家川端康成还对吴清源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

1946年，吴浣一家在台湾落下脚。据吴新一回忆，他母亲家有一位亲戚为蒋介石政府工作，是他邀请吴浣去的。吴浣到台北后，最早是在一家叫“正中书局”的政府出版社工作，但是只干了半年，就辞职转到另一家叫“台端为本书局”的出版社。吴浣更名“吴迪声”，大概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以前曾经在伪满洲国任职。1952年，吴清源应邀去到台湾，给吴浣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转机。他获得“大国手”称号，报纸上也开始刊登有关围棋的报道。以此为契机，吴浣开始了教围棋的生涯，撰写有关围棋的文章，生活至少衣食无忧。

1961年，吴清源遭车祸，命运由此开始黯淡，比赛成绩一次不如一次。在1965年的名人循环赛中遭受全败战绩后，吴清源发觉，他很早就已经被日本棋院除籍了，这件事几乎将其击垮。1972年，83岁的濑越自杀身亡。其死因和吴清源被日本棋院除名一起，都成了一个谜。1979年，吴清源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而在大陆，吴炎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四川简阳的医学院。在各自经历了动荡的人生后，1979年，吴炎通过一位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医学院教授，获得了吴清源的联系方式。1980年他坐船到了神户，从神户坐新干线前往东京。相隔44年后，吴清源和吴炎再次相逢。

（感谢卢北峰对本文图片的大力支持）

十载育人，悦教育越成长

一档校园成长真人秀节目“一年级”的热映，让人们的视线聚焦在“熊孩子”和明星老师之间的成长故事上。同时也令人反思，怎样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关于此，寓教于乐的概念则反复被人提及，而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呢？

不久前，王老师带领班上30名学生参加了以“安全守护，童悦十年”为主题的2014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活动中一个个别出心裁的公益创想和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令她深受启发，她感叹：“我们应该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教’和‘学’，让引导和启蒙成为教育过程中的关键词！”

在BMW儿童安全主题公园中，王老师班上的学生们第一次系统性地接触到了道路交通的相关知识。孩子们驾驶着专属的BMW迷你电动车行驶在高度仿真的道路环境中，“红灯停、绿灯行”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这远远比课堂上的说教更有说服力，孩子们也更加容易记忆。在“安安奇幻乐园”中，孩子们还能通过震撼的4D体验，体会到安全座椅的重要性。

在这个新媒体当道的时代，年轻一代父母的教育观念也在逐渐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实际情况。今年，BMW就创新性地将安全教育延伸至互联网层面，全新开发出一款儿童教育类APP，将大多数城市家庭中标配的iPad变成了辅助教学的“掌上小课堂”。

从最初的专题安全教育项目，到如今这个涵盖了交通安全、节能环保、急救自护、汽车科技、质量安全在内的知识乐园；从通俗易懂的《BMW小学生交通安全读本》，到电视动画片《安安的故事》，再到开发APP游戏……十年间，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摈弃枯燥的书本与说教，坚持通过情景体验、角色扮演、互动教学、新媒体教学等多元化的教育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探索、快乐学习，并将“知识的学习”变为“习惯的改变”，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教育根植于爱。”这是鲁迅先生关于教育的精辟之语。对于BMW来说，正是因为爱，才会不断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扩展受益人群，守护中国儿童安全成长。

精美的儿童安全读本、充满童趣的安全主题动画片、便捷实用的“急救礼包”……这些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中的经典内容出现在一群留守儿童的课堂上。众所周知，留守儿童因条件限制，普遍缺乏系统的安全知识教育，加之缺少父母的陪伴，安全形势较城市孩子更为严峻。因此，关注弱势儿童群体的安全成长，培养他们的安全意识就势在必行。多年来，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不仅坚持在全国一线、二线城市长期开展路演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为中国儿童提供系统的安全教育，更持续扩大项目受益面，悉心呵护弱势儿童群体，为远离父母怀抱的留守儿童撑起新的安全“保护伞”。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BMW秉承植根中国、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信念，普及安全教育十载，践行责任之悦。



“安安悦行驾校”。争当交通安全小先锋



“安安质检工厂”。从小养成严谨的态度，制作自己的“宝马车”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让每一名儿童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正是BMW长期开展这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初衷所在。经过多年的不懈探索与践行，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已开展长达10年之久，走过中国63座城市，近37万名中国儿童从该项目中受益。而在这些数字背后，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BMW这一汽车行业领军企业的社会担当，也是其持续贡献于中国社会的诚心与努力。10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的创新教育之路仍在继续。

曾经一名学生离开训练营后和爸爸妈妈讲：“我们家的车里为什么没有安全座椅呀？急刹车的时候很不安全的。”相信孩子这样的行动与改变，将胜过任何一个公益宣传片对家长的触动。





吴清源，出生于民国时代的围棋大师，14岁东渡日本学棋，十年后开始称霸世界棋坛，在与日本众多超一流棋手进行的十番赛中，不但取得全胜，并将对手一一降级，开创新布局理论，被棋坛誉为现代围棋第一人。

竹叶青 绿茶
ZHUYEQINGTEA

「竹叶青」至美高山绿茶，采自清明前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高山茶区，每500克竹叶青由35000-45000颗鲜嫩饱满的芽心精制而成。阳光、雨露，我们为您收藏，还有清明前最美的峨眉风光。



关注微信竹叶青茶
获取商品即时资讯

产自峨眉山 至美高山绿茶 新浪微博 竹叶青茶 | 服务热线 400-6887-666 | 全国招商 028-85293333-988 | www.zhuyeqing-tea.com

吴清源：由棋入道，冲淡平常



黑与白，胜与负，精确与模糊，冲淡与激烈，战争与和平，故国与他乡，宗教与世俗……这些互为对立又偶有融合的因素杂糅在吴清源百年的人生中，而终为一代“棋圣”的他则以一颗平常之心，历经风云变幻，品过世事无常，眼睛里沉下来的，却还是一汪清泉。

平常心

日本作家江崎诚致在《昭和的棋》中写道：“清源的信仰心完全是基于自己本心的持续的流露，这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于是，平常心也就生了出来。”棋风奔放自在的吴清源本人是沉默寡言的，晚年尤其偏安一隅不争世事，之所以他会选择竹叶青茶为其代言品牌，归根而言，也是因为二者共同坚持并倡导的“平常心”之人生态度。

电影《吴清源》编剧邹静之曾问过吴老，在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被车撞了，他怎么看这件事？吴老淡淡地说：“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一个机缘的问题，被撞了就是一个机缘，这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你不能下棋了，但你能做别的。”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对“无常”的“平常心”，吴清源在围棋的对弈中总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安定感，即便是胜败不明的局面，他也总能够将机运引到自己这一方。吴清源在《以文会友》中说：“一流棋士之间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精神上的修养如何。”

字面上看来平常心是关乎“平常”的，但其实质却指向“非常”，一颗平常心往往来源于强大的内在、深邃自由的思想、无往不前的精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看到过吴清源生气、埋怨，他给一般人的印象永远是那样地淡定随和，但在他的内心中，实则有一个强大的小宇宙，外人很难进入——那就像一个坚硬的核，只为真理与围棋开放。

中和

带着平常心，吴清源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的是“中和”之精神。

他总尝试着在故国与家国之间取“中”，于是有了去国离乡却又毕生都在促进中日围棋文化交流的吴清源。祖国曾是他心中最重的结，他在日本纵横棋界把高手纷纷挑于马下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中原之时。他被国人骂作汉奸，被日本极端分子恐吓生命，那种内心的寂寞与痛苦，当时几乎无人理解，但他仍旧坚持并坚信着这之间存在的“中和”之可能。

他也总在尝试着在输赢对弈之间取“中”，于是有了开创“21 世纪六合之棋”的吴清源。对《周易》手不释卷的他始终认为，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的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所以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

论道

吴清源一生专注于围棋，并由棋入道，曾言“100 岁之后我也要下棋，200 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11 月 30 日凌晨吴清源于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医院去世，享年 100 周岁。

刚刚过去的 11 月 23 日，吴清源的百岁寿辰纪念会在北京举行，数百位来自政界、棋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为吴老献上祝福。92 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将爱因斯坦与吴清源进行比较，同为各自领域第一。他在 19 路小宇宙中参道、论道，更希望守护好这份属于平常心的“道场”。作为吴清源在中国唯一代言的品牌，竹叶青茶也将延续这样的守护，将助力围棋文化发展视为己任。竹叶青茶首次巅峰聚首吴清源、聂卫平、古力老中青三代巨擘，启动了“竹叶青茶弈文化基金”，以茶弈相通的慧心助推东方文化传承，直至论道巅峰。

为表对“茶弈”基金的支持，吴清源还将他百岁寿辰后的第一份墨宝赠予竹叶青茶，如今吴老仙逝，这份墨宝仍珍藏在竹叶青论道馆中，安静地诉说着他的围棋之道，而其“人生一世，修行一世”的名言也已经成为他传奇一生的注脚。





斯里兰卡，一朵带刺的鲜花

主笔 袁越

斯里兰卡是一个位于印度洋上的小岛国，总面积6.6万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122位，人口总数约为2200万，排名世界第57位。该国几乎不产石油和天然气，除了有一点宝石之外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矿产资源。2014年斯里兰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000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似乎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穷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

斯里兰卡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因为岛上盛产香料，在那个香料比黄金还贵的年代，斯里兰卡在世界香料贸易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随着香料的价值降到谷底，斯里兰卡辉煌不再。如今这个岛出产的拳头产品是茶叶，斯里兰卡红茶的口碑虽好，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农产品，无法单独支撑起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斯里兰卡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来源是旅游业。该国旅游发展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11月底，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总数达到了134.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其中，中国赴斯里兰卡的游客总数达到了11.7766万人次，同比增长137.6%，增长幅度惊人。这其实不难理解，斯里兰卡距离中国不算太远，不用倒时差，非常安全，价格也不贵，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有很多美丽的海滩……最重要的是，中国护照可以落地签！这些都是吸引中国游客的卖点，让人无法拒绝。

如果你还没去过斯里兰卡，那么请问，这个国家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又脏又破的穷地方，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现代国家，基础设施齐全，公路网覆盖全国，道路质量堪比欧洲，一点也不像是大家想象中的南亚穷国，比相邻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强太多了。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凡是去过斯里兰卡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到处都是鲜花的国度。斯里兰卡人信佛，花是献给佛祖的最好的礼物。斯里兰卡人爱笑，他们的笑容永远像鲜花那样灿烂。翻开任何一个斯里兰卡旅游者的照相册，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张当地人冲着镜头微笑的特写。

但是，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国家的历史，你会发现斯里兰卡这朵花的花瓣里有一根尖锐的刺。这个如鲜花一般美丽的佛教国家竟然打了26年内战，从1983年一直打到2009年才结束。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大约有8万到10万人死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那么，这场内战究竟是为什么打起来的呢？

从表面上看，交战双方是斯里兰卡政府军和闹分裂的猛虎组织游击队，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发生在两个民族之间的种族冲突。政府军代表僧伽罗人，他们占斯里兰卡人口总数的70%左右，说僧伽罗语，主要居住在岛的中部和南部。猛虎组织则代表泰米尔人，只占人口总数的12%左右，说泰米尔语，主要居住在北部和东部。除此之外，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基因证据都表明，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来自同一个祖先，双方从外表上看根本分不出来，基因层面更是没有任何区别。



斯里兰卡的努瓦拉埃利亚是锡兰红茶最著名的产地。图为当地妇女在茶园采茶



斯里兰卡妇女身着盛装庆祝印度教传统节日（摄于 2009 年）

看来，问题是出在宗教上了。僧伽罗人信佛教，泰米尔人信印度教，双方因为信仰不同而相互仇恨，这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戏码。但是，这个说法也有问题。众所周知，佛教和印度教都诞生于印度，双方在教义和礼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印度教是多神教，据说有几百万个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是其中之一。佛教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宗教，佛祖释迦牟尼本人反对偶像崇拜，不提倡祷告念经。换句话说，这两个宗教本质上非常相似，都没有那么排外，与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等宗教有着根本的差别。

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都很难自圆其说，这就是斯里兰卡内战最奇特的地方。

说到战争，自从“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了，只有局部地区有过一些零星的小规模战斗，尤以中东地区和北部非洲最为集中。这两块地方都是伊斯兰教的重镇，于是有些人把这些局部战争的原因归结于伊斯兰教，认为这个宗教本身存在某些特质，导致一些信徒比较爱走极端。

斯里兰卡在这幅“世界武装冲突热点分布图”上显得格外刺眼。尤其是佛教，在很多人看来几乎可以和“和平”画等号，怎么会卷入到内战中去的呢？

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一个大多数人想不到的地方去寻找。

如果大家真的在脑海里画一幅“世界武装冲突热点分布图”，你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绝大部分冲突热点地区都是前殖民地。很多人忘记了，仅仅在100 年前，世界还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候，地球上的绝大部分陆地都被少数几个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原住民都是被来自欧洲的异族统治着。拜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赐，当时的欧洲要比其他大部分地区发达得多，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远在亚非拉之上。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人为现代社会制定了游戏规则，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国家、民族、宗教和民主制度等概念全都是欧洲人发明出来的，然后通过殖民的形式强加给了亚非拉地区的原住民。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典型的前殖民地国家。这个岛早在 1505 年就被葡萄牙人占领了，斯里兰卡的原名“锡兰”就是葡萄牙人给起的。在此后的 450 多年里，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殖民者毕竟人数太少，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斯里兰卡的文化结构，以及斯里兰卡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其结果就是欧洲人带来的新思想在斯里兰卡水土不服。等到欧洲人撤走，斯里兰卡宣布独立后，两者的矛盾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这就好比一个 21 世纪的软件运行在一个 20 世纪的硬件之上，时间长了肯定会宕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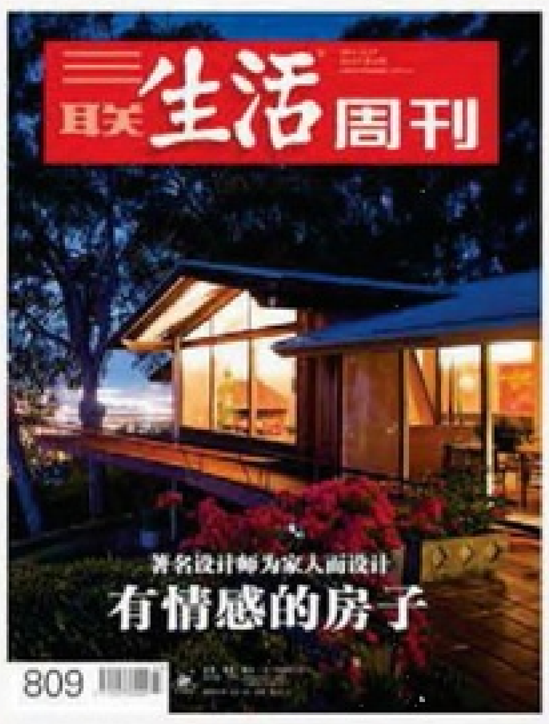
斯里兰卡的内战，以及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区域性武装冲突，就是这么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2015 年更多精彩，订阅更优惠

2015 订阅全年净省 20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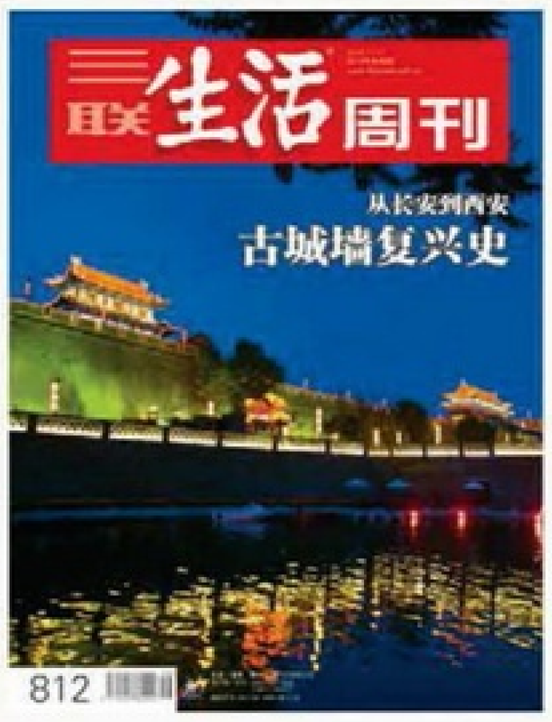
全年52期，零售单价12元 | 订阅单价8元 | 订阅年价41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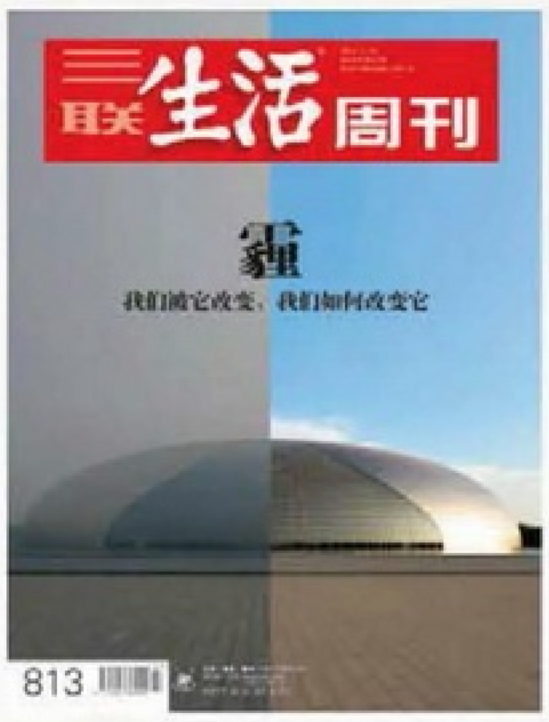
内容更全面、深入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热点
一支高质量的主笔、编辑、记者队伍，更加大采访成本投入，更强调原创性
可读性更强，内容更丰富，涉及投资、理财、收藏、家居、健康 ……方方面面的实用生活指导
一本高端综合类周刊承载更多理想，以坚持不懈的成长回报读者厚爱，证明自己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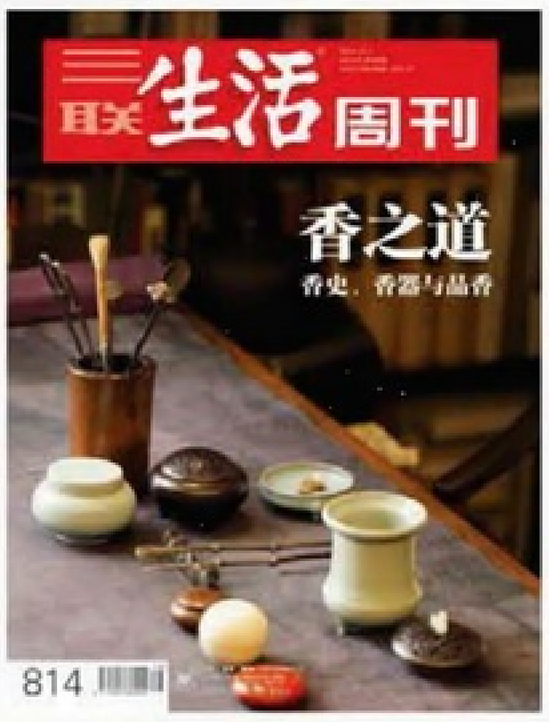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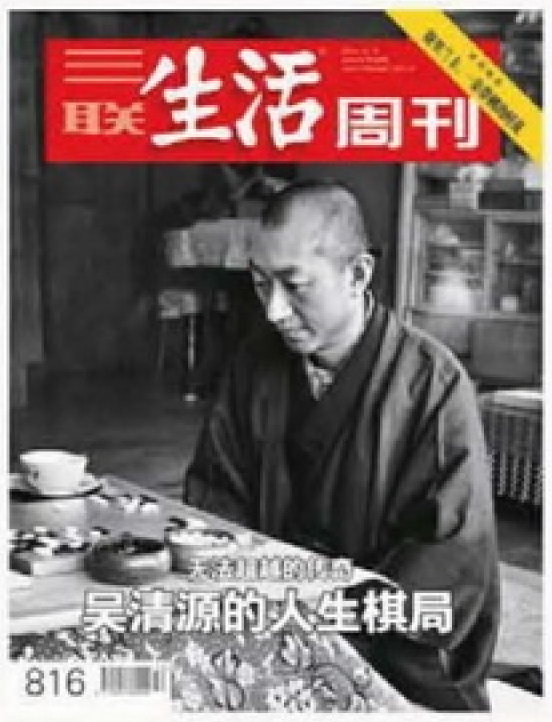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 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邮发代号： 82-20 / 拨打 11185 上门收订
委托声明： 三联生活周刊订阅服务由邮政部门独家代理，未委托其他机构订阅本刊。
杂志社咨询电话： 010-84050425 / 84050451
联系信箱： dzfw@lifeweek.com.cn



在斯里兰卡古城康提，一位男子正在给他的工作伙伴大象洗澡



游客们驱车在霍顿平原国家公园里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

神圣的现代性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大自然都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同样，一个国家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格。

主笔 袁越

2014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凌晨 5 点，天还没有亮，一间乡下旅馆的灯却已经亮起来。我和几位穿着冲锋衣的德国游客揉着惺忪的睡眼涌进餐厅，每人喝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然后坐上一辆敞篷越野吉普车，在清晨的微光中驶出了旅馆大门。

此地虽然地处热带，早上的气温还是有些低。敞篷车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疾驰，凉爽而又湿润的空气迎面扑来，大家终于彻底醒了，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游猎（Safari）。半小时后，吉普车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土路开到了一座公园的大门前，那里已经有几十辆敞篷车在排队了，大部分都是路虎越野车，每车 3 排座位，可以坐 6 个人，后排座位比前排高一点，不影响后排视线，设计相当专业。

6 点整，公园开门，吉普车鱼贯而入，然后迅速分散，沿着各自选择的小路向森林深处驶去。这片树林枝叶繁茂，但密度并不高，有些地方显然是故意清理出来的，方便游客们看到野生动物。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野猪，还看到一群鹿正在悠闲地散步。路边经常可以见到水坑，似乎也是专门挖出来方便动物饮水的，坑边能看到不少动物脚印。可惜我们经过的时候只看到了几只鳄鱼和蜥蜴，没看到传说中的大象和豹子。

恍惚间，我以为自己身处肯尼亚或者南非的某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内，这里的景色和非洲实在是太像了。突然，路边出现了一只鸟，头是黑色的，脖子是蓝色的，上半身的羽毛是白色的，下



努瓦拉埃利亚农民在运送芦苇

半身拖着一束长长的绿色尾羽，长度几乎是身体的3倍。显然这是一只印度蓝孔雀，我不在非洲，而在斯里兰卡。确切地说，这里是位于斯里兰卡东南角的亚拉自然保护区（Yala National Park），里面生活着大象、豹子、猴子、野猪、水牛、鹿和熊等哺乳动物，以及体长超过1米的蜥蜴和鳄鱼，包括孔雀在内的各种珍奇鸟类，被誉为是非洲之外最像非洲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每天都能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门票收入占到斯里兰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反之，不同的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也不同。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要想尽快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大城市，去乡村看一看，研究一下它的自然环境，从风土中体察人情。

作为斯里兰卡最有名的自然保护区，这个国家的精神密码就蕴藏在这片密林的深处。

亚拉的自然史

虽然亚拉保护区自称是“穷游者的非洲”，但当我在保护区里转了10分钟后，便意识到这里真的不是非洲，而且差距相当明显。亚拉的野生动物种类虽多，但数量稀少，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更是难得一见。清晨本来是野生动物们最活跃的时候，但我只见到了一群鹿和几只野猪，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象、熊和豹子。

但是，也许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一个南亚小岛上，竟然还能保存下这么一个大型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呢？这就要从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说起了。这个岛国位于印度的东南外海，不但距离印度大陆非常近，而且两者之间的路桥也很浅，据说几千年前的古人能直接走过去，只是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以及海浪的破坏作用，这座路桥最终还是沉到了水下。换句话说，远古时期的动物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印度大陆直接走到岛上。

动物们可以，人自然更可以。考古学家们相信，当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时，是沿着东非海岸一路向北，再沿着阿拉伯半岛的东南沿海一路走到中东地区的。考虑到当时人类的能力有限，他们很可能会选择一条熟悉而又安全的路线，继续沿着海岸线前进，

最终到达今天的印度。事实上，有人认为今天非洲之外的所有人类都是最先到达印度的这群人的后代。

既然最先到达了印度，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到过斯里兰卡。考古证据显示，斯里兰卡有人居住的年代极为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12万年以前，也就是说，最早的斯里兰卡居民甚至有可能是坐船直接从非洲漂过来的。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上，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现代智人是和动物们一起进化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狩猎能力逐步提高，野生动物逐渐适应了这一点，学会了躲避，这才侥幸活到了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非洲大陆才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大型野生动物的原因。地球的其他地方原本也都是动物们的天堂，但不幸的是，当那些掌握了高超狩猎技巧的智人们终于出现时，动物们毫不知情，因此也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人类杀光了。

也许，正是由于斯里兰卡很早就被原始人光顾过，动物们有足够的时间和那些打猎技巧尚未完善的人类周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进化出了生存之道，这才幸运地活到了今天。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气候。斯里兰卡距离赤道很近，气温变化不大，但这个海岛位于两大海域之间，交替受到来自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的两股海洋信风的冲击，再加上这个岛地势不均，南高北低，因此斯里兰卡虽然面积只有6.5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海南岛的两倍），但各地的旱季和雨季相差极大，降水量也很不均衡。总的来说，西南地区每年4～10月为雨季，东北地区则正相反。降水量北低南高，岛的东南角和西北角降雨量最少，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旱季，非常不适合发展农业，没想到这个看似不利的特点却保护了野生动植物。事实上斯里兰卡面积最大的两个自然保护区，亚拉和维尔帕图（Wilpattu）自然保护区，正好分别位于岛的东南角和西北角。

悠久的历史和严酷的气候，让斯里兰卡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全球有25个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斯里兰卡就是其中之一。斯里兰卡人对此相当自豪，不仅因为这是一种荣誉，而且因为这是斯里兰卡吸引游客的王牌之一。旅游业一直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位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劳务输出抢走。目前有一大批斯里兰卡女性在中东地区从事低端的服务行业，她们寄回来的钱是斯里兰卡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生物多样性的好处可不仅仅是吸引游客那么简单，这个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斯里兰卡的历史。这个岛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尤其盛产各种香料，比如肉桂（Cinnamon）的原产地就是这里，于是这个岛一直是香料商人们非常喜欢光顾的地方。最早看到商机的是阿拉伯商人，他们从公元7世纪开始就来到岛上收购香料，再用船贩卖到欧洲去。阿拉伯人将此岛称为Serendib，意为“珍珠之岛”。从这个词又衍生出一个英语新词Serendipity，意思是“意外发现的珍品”。

为了打破阿拉伯人对香料市场的垄断，葡萄牙王室派哥伦布率领一支舰队向西进发，试图横跨大西洋，开辟一条通往香料岛的新航道。哥伦布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却在无意中发





始建于 1975 年的斯里兰卡品纳维拉大象孤儿院。这里既是幼象的庇护所，也是旅游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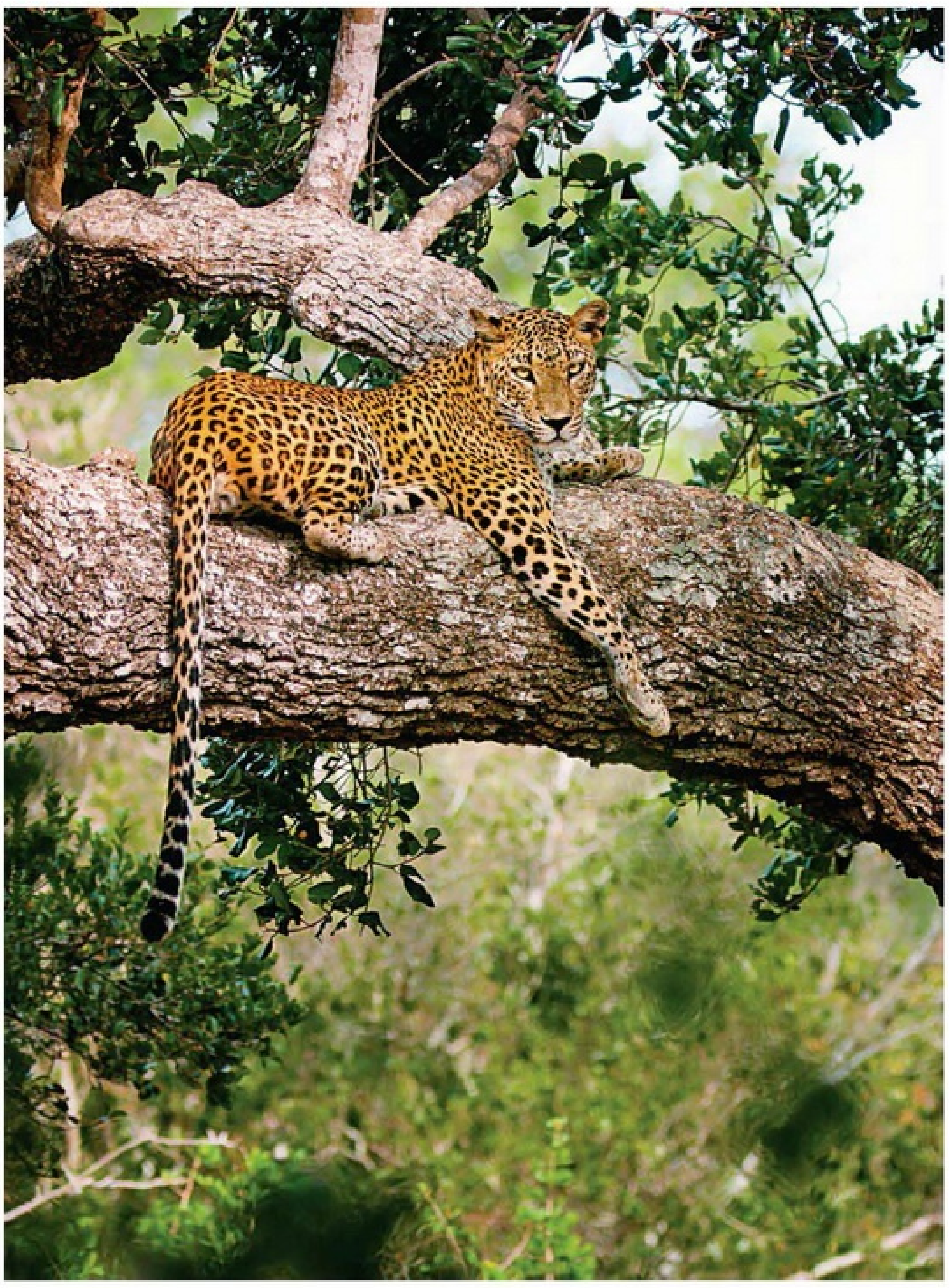
现了美洲，为欧洲人找到了一个远比香料岛更珍贵的聚宝盆，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虽然哥伦布没有找到香料岛，但葡萄牙人也没放弃。探险家达伽马率领的一支船队另辟蹊径，向南绕过非洲好望角，终于获得了成功。从此欧洲舰队进入了印度洋，改变了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

葡萄牙人于 1505 年到达斯里兰卡，从此开始了长达 4 个半世纪的欧洲殖民史，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先后统治了斯里兰卡，时间恰好分别都是 150 年左右。在人类近代史上，450 年可不是个小数字。要知道，1505 年中国还处于明朝中叶，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从明朝开始就成为欧洲殖民地，会是个什么结果？

别的先不说，亚拉自然保护区本身就是殖民的产物。欧洲殖民者千里迢迢来到斯里兰卡，可不光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宝贵的自然资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香料，但当香料供过于求，价值大幅度下降后，殖民者又先后引进了甘蔗、咖啡、橡胶和茶叶，并在这一过程中砍伐了大量原始森林，将其变为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大农场。亚拉地区气候干旱，不适合种庄稼，在殖民者眼里经济价值很低，但他们也不会放着不管，最后英国人灵机一动，将这块地方开辟成一个猎场。

狩猎在今天的名声不太好，但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种非常“绅士”的运动，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机会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曾经在 1988 年出版的《自然帝国》（*The Empire of Nature*）一书中分析过英国殖民者之所以喜欢狩猎的心理原因，他认为英国人受到古罗马人的影响，坚信如果要想更好地在“野蛮地区”传播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当地打猎。想象一下，一群骑在马背上的男人拿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追逐狮子、老虎这些大自然中的猛兽并将其杀死，然后还要将猛兽的尸体制成标本放在客厅中炫耀……还有哪种游戏能够比打猎更好地展示先进文明的力量呢？当年欧洲出版过好几本关于狩猎的小说，进一步美化了这种行为，将其等同于男性





生活在亚拉自然保护区里的豹子和蓝孔雀

的阳刚之气。这股风潮影响过很多人，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海明威。

从另一个角度看，打猎的盛行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就是一切为我所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殖民史，是西方殖民者共有的思想基础。西方人的所谓“现代化”正是通过对大自然的征服而实现的。

有意思的是，狩猎行为最终却导致了环保意识的萌芽，一些富有远见的猎手提出，狩猎场应该专门划出一块地作为野生动物休养生息的场所，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的雏形。当然，猎手们最初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是担心如果猎物被打光，狩猎这项运动就不存在了。但这个倡议的最终效果是好的，比如亚拉狩猎场早在1898年就专门划出一块地作为禁猎区，据说这是全世界殖民地当中最早开始这么做的狩猎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打猎这一行为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被殖民者垄断了，只有欧洲人和少数与之合作的当地买办才有资格“狩猎”(Hunting)，当地人只能“盗猎”(Poaching)，属于违法行为。亚拉狩猎场很早就修了若干条车道，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管理人员在狩猎场内巡视，防止当地人进来“盗猎”。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1938年，亚拉狩猎场正式改名为亚拉自然保护区，任何形式的狩猎活动都被禁止了。1943年，这块地方又更名为卢胡纳国家公园（Ruhuna National Park），不过当地人习惯了老名字，私底下仍然还用亚拉来称呼它。别小看这次改名，其背后的含义极其深远。卢胡纳是一个斯里兰卡古代部落的名字，改名是为了给亚拉保护区增加一点文化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斯里兰卡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原因就在这里。

亚拉的文化史

上午8点，太阳出来了，气温骤然升高。赤道附近的气温上升得特别快，大家很快就都把冲锋衣脱了，只剩下背心短裤，可还是热得直冒汗。



斯里兰卡独特的高跷钓鱼

亚拉的旱季刚刚结束，据说昨天才下过一场暴雨，但保护区内沙质的土壤早已干涸，看不出半点雨水的痕迹，只有几个人工挖掘的水坑里还保留着一点浑浊的泥水。不过，对于野生动物们来说，这点水已经足够了，它们显然都已吃饱喝足，躲进树丛里乘凉。我们的吉普车在保护区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象和豹子。司机有点着急，不断改变方向，向丛林深处驶去。

雨，对于野生动物们来说绝对是个好东西，但对于我们这些想看野生动物的游客来说却是个坏消息。这个悖论同样适用于广义的旅游业：地球上所有人都想发财，所有国家都想加快现代化进程，但游客们却最喜欢看到原始的自然风光，最希望体验传统的风俗习惯，内心里都希望这个所谓的“现代化”晚点到来。

车子开着开着，树丛上方冒出一个白色的尖顶，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走近一看，是一座十几米高的佛塔，外墙显然重新刷过漆，白得刺眼。底座周围却是一堆碎砖烂瓦，像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古董。导游操着极不熟练的英文解释说，这是希图帕胡瓦（Situlpahuwa）佛塔，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偌大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发现一座古代的佛塔，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这座佛塔有些特殊之处，值得细说。

斯里兰卡和邻国印度一样，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前文提到，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就到达了这里，而根据考古学家和基因学家的考证，这块地方的人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非常高级的文明形式，出现了结构复杂的城市和村庄。历史上称这些人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南亚地区真正的原住民，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原始宗教。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一群居住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雅利安人（Aryan）入侵南亚，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吠陀教）和种姓制度。雅利安人的文明程度不如达罗毗荼人，但他们能征惯战，凭借武力统治了这块地区。不过，双方混居了几千年，彼此之间的基因交流非常普遍。DNA证据显示，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居民大都是这种交流的结果，从基因上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

以上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但这段历史在民间故事里则有很多不同的版

本，彼此间相互矛盾，可信度很低。因为宗教和文化等原因，南亚国家普遍不重视修史，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印度史的学者们只能依靠法显和玄奘等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侣们留下的记录。斯里兰卡同样有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直到英国人到来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1837年，英国史学家乔治·图摩尔（George Turnour）将一本用已废弃的巴利文撰写的历史古籍翻译成英文后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大史》（*Mahavamsa*）。此书是由一位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佛教僧侣所写，其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史记》，可信度相对较高。英文版出版后，这本书成了斯里兰卡历史学家们公认的参考文献，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斯里兰卡王朝更迭的最准确的历史记录。

按照这本书的描述，斯里兰卡的历史始于公元前543年。一位来自印度北方（即今天的孟加拉国）的被黜王子维阇耶（Vijaya）带着700名武士乘船来到斯里兰卡，在岛的北部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王朝。武士们娶了当地姑娘做妻子，生下的后代就是斯里兰卡的主要民族——僧伽罗人（Sinhalese）的祖先。此后僧伽罗人不断向南扩张，最终占领了整个海岛。

据说维阇耶登岛那天正好是佛祖释迦牟尼悟道的日子，但佛教直到3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47年才正式传到了斯里兰卡。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佛教王朝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在那一年派遣自己的儿子摩晒陀（Mahendra）率领一个传教团去斯里兰卡传教，在摩晒陀的劝说下，当时的僧伽罗国王帝沙（Tissa）决定皈依佛门，从此僧伽罗人便放弃了印度教，变成了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

可惜好景不长。40多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05年，来自印度南部的一位名叫伊拉纳（Elara）的王子率军入侵斯里兰卡，占领了僧伽罗王朝的首都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把僧伽罗人赶到了斯里兰卡南部的丛林中。因为有这片密林作为屏障，伊拉纳的军队攻不进来，僧伽罗人终于得以休养生息，并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几年后，位于东南部的一个名叫卢胡纳的僧伽罗部落出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国王杜图伽摩奴（Dutugemunu），他率领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和伊拉纳的部队激战了15年，终于攻进了首都阿努拉达普拉，杀死了伊拉纳，把斯里兰卡从印度人手里夺了回来。

这个故事是《大史》的核心。这本书一共有35个章节，其中有6章都是在叙述国王杜图伽摩奴的事迹，他和伊拉纳的终极决斗甚至被当作了整本书的结尾，可见这场战役对于僧伽罗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事实上，国王杜图伽摩奴被公认为是僧伽罗的民族英雄，其名望和地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岳飞。据说他之所以如此勇武，是因为有一头名叫坎杜拉（Kandhula）的神象助力，这才击败了同样有头神象助力（可惜老了）的国王伊拉纳。

说到大象，我们的越野车在保护区里转了快3个小时，居然还没有看到一头象，我们的司机兼导游终于急了，不断用手机和同伴们通话，显然是在询问大象和豹子的踪迹。突然，他似乎听到了好消息，立即调转车头，跟在几辆车后面开到出事地点，没想到此处早已有十几辆越野车在排队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两头大象悠闲地从两辆车中间穿过马路，消失在丛林中。

当然了，没人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神象存在。事实上，《大史》中记载的很多英雄事迹都太像神话故事了，极尽夸张之能事，很难让人信服。比如，这本书把僧伽罗人的祖先维阇耶描写成一个半人半狮的怪物，他的祖母和一头公狮子偷情，生下了一对儿女，这兄妹俩结为夫妻，生下了维阇耶，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自称狮子国的原因，Sinhala的意思就是狮子。

如果说这些小细节只是一种夸张的文学手法，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本书的另一个硬伤就不能不被重视了。《大史》成书于公元4世纪，写的却是公元前6世纪时发生的事情，将近1000年的时间跨度在那个信息不通的时代简直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斯里兰卡人都对《大史》的权威性产生过怀疑。于是，斯里兰卡殖民政府于1868年成立了一个考古委员会，专门从英国请来了格德施密茨（P. Goldschmidt）和斯密瑟（J.G. Smither）等考古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主持工作。他们相信考古学属于科学，比古代文献的可信度高。这些专家们将整个海岛梳理了一遍，找出了《大史》中描述过的几个古代都城的确切位置，并对这些遗址进行了细致的挖掘整理工作，证明《大史》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基本正确，今天的亚拉保护区就是当年那个卢胡纳部落的领地，杜图伽摩奴就是在这片森林里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最终击败了伊拉纳的军队。考古人员在保护区内挖掘出了大量古代建筑的遗迹，希图帕胡瓦佛塔就是其中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工作也在印度进行了，佛祖出生、悟道、首次传教和涅槃的地点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的。事实上，很多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历史古迹都是被欧洲的考古学家们首先发掘整理出来的，他们这么做的本意是为了学术研究，但其结果却为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打响了第一枪。原来，欧洲殖民者一直以文明的代言人自居，坚信自己是在传播先进文化。没想到考古证据表明，起码在南亚地区，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着很高级的文明了，欧洲人反而更像是野蛮人，有种蛮族入侵的感觉。

同样，考古证据也为那些被殖民地区的有识之士增添了谋求独立的勇气和信心，斯里兰卡就是其中相当典型的案例。但是，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殖民者



在科伦坡市火车站候车的旅客

的影响，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已经和自己祖先们的教诲相去甚远了。

神圣的现代性

我们的吉普车又在公园里转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看到豹子。司机也有些累了，把车开到海边的一处露营地休息。2004 年这里曾经遭到过海啸的袭击，几名日本游客不幸丧命，部分设施被冲毁，原址上只剩下几个水泥台子，和一个日本人捐献的纪念碑。

已经有不少吉普车停在这里休整，据我观察，几乎有一半的游客是本地人。斯里兰卡人的长相和印度人没什么区别，但是衣着风格略有不同，平时穿西式服装的斯里兰卡人比例远比印度要高。另外，尽管斯里兰卡天气炎热，但很少有男人穿短裤，上衣也大都是有领子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圆领体恤衫。我认识的一位斯里兰卡记者朋友对我说，印度出了个甘地，对外来文化有抵制情绪，西化的进程受到了很大阻力。斯里兰卡人则相对被动一些，对于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比印度人高得多。

虽然衣着较为西化，但斯里兰卡



人仍然保留了古老的饮食习惯。他们平时最常吃的是咖喱米饭，就是在米饭上浇上几勺用咖喱汁煮过的蔬菜，然后用手拌着吃，不用任何餐具。斯里兰卡人很少吃肉，即使有肉菜，量也特别少，鸡肉饭里面常常只有两小块鸡块，牛肉饭更惨，最多只有几个半厘米见方的牛肉丁。

与衣着相比，饮食习惯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从中可以推测出关于这个国家的很多信息。众所周知，家畜和家禽对土地的需求比同样热量的水稻蔬菜高得多，一个吃肉的民族要么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要么必须大力发展工业，用赚到的外汇从国外进口肉食。中国改革开放后肉蛋奶的需求量成倍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中国近几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素食的一个缺点就是碳水化合物容易过剩，蛋白质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人普遍偏胖的原因。但是，素食最大的问题是比肉难吃，素食传统需要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才能延续下来。斯里兰卡人之所以吃了这么多年素，一个重要原因是岛上丰富而又廉价的香料。有人曾经认为南亚食品中的香料是为了防腐，这个看法不准确。香料的主要作用就是让素食变得好吃，我在斯里兰卡吃了两个多星期素食，一点也没有觉得厌烦，原因就是这里的咖喱不但味道好，而且种类繁多，起码在短时间内是吃不腻的。

素食的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佛教。曾经有一位斯里兰卡学者撰文称，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动物保护区的国家，当年摩晒陀来印度传教时，看到国王帝沙喜欢打猎，就向他转述了佛祖关于众生平等的教诲，帝沙听从了佛祖的话，禁止臣民打猎，这就相当于把整个斯里兰卡变成了动物保护区。

这篇文章是在斯里兰卡独立后不久写成的。斯里兰卡的独立过程相当平和，被誉为前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典范。独立后的斯里兰卡政治家们急于摆脱英国的影响，在国际上树立起斯里兰卡（当时还叫锡兰）的国家形象，但他们忘记了，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国家这个概念似乎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个不言而喻、无须解释的东西，但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诞生在欧洲的新事物，世界其他地方一直是按照王朝、家族、部落甚至村庄来划分势力范围的。1505年葡萄牙人上岛之前，斯里兰卡被7个王朝瓜分，它们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彼此间明争暗斗，却也相安无事。欧洲人到来后，这种分裂的状况又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英国人于1815年攻陷了僧伽罗人的最后一个王朝——康提王朝后，这才终于把全岛纳入了同一个政权统一管理。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岛，“国家”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概念，需要新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不断强化。

那么，现代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呢？答案是民族。绝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所以叫“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斯里兰卡自然也不例外。在一个民族国家里，国民不再服从于某个皇帝或者君主，而是团结在一面“民族”大旗之下，以该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来作为黏合剂。但是，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系统地研究了世界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新兴国家形成的过程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社群，而是一群人想象出来的产物。他在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被公认为是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

斯里兰卡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斯里兰卡独立时大约有70%的人口是僧伽罗人，另有12%是泰米尔人（Tamil），这是一个来自印度南部的族群，多年来一直聚居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说泰米尔语，信印度教，当年那个率军入侵斯里兰卡的国王伊拉纳就是泰米尔人。这个12%的比例相当微妙，既没有少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又没有多到有资格在民主选举中和僧伽罗人抗衡，再加上泰米尔人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见识都要比同时代的僧伽罗人

高，内心深处对于占多数的僧伽罗人不太服气，于是麻烦就来了。

斯里兰卡独立后不久，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僧伽罗人便通过民主选举掌握了权力。当僧伽罗的政治家们试图强化民族这个概念时，急需构建一个敌人，泰米尔人很自然地就成为这个敌人。于是，《大史》被当作民族的正史收入中小学历史课本；国王杜图伽摩奴被抬上神坛，成为拯救僧伽罗人的民族英雄；亚拉保护区改名为卢胡纳保护区，变成了僧伽罗民族的避难所；保护区内的大象曾经因为破坏农田而被定期捕杀，如今却变成了僧伽罗的民族图腾，严禁猎杀；杜图伽摩奴和伊拉纳之间的那场战斗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深深地植入了斯里兰卡的文化体系当中……就这样，原本一场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两个部落之间争权夺利的普通战争，变成了一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卫国战争。

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斯里兰卡史学家根据《大史》考证出泰米尔人是印度南方土著，属于达罗毗荼人中的一支，而僧伽罗人则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出身比泰米尔人高贵。换句话说，泰米尔人不但占领了僧伽罗人的家园，还把后者高贵的雅利安基因“污染”了。虽然后来的DNA研究证明这两个族群的基因没有差别，但这个说法在斯里兰卡依然深入人心。

这还没完。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虽然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唯独宗教信仰很难更改，这才是最根本的差别。于是，在斯里兰卡政府大力扶持下，佛教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政府在岛内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佛教寺庙。那些被英国人从土里挖出来的古老佛塔则被粉刷一新，看上去像是一座崭新的建筑物，亚拉保护区内的希图帕胡瓦佛塔就是如此。很难想象美国人会在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内大兴土木，或者意大利人会把古罗马斗兽场重修一遍，但这两件事在斯里兰卡却成为普遍现象，还有好几处遗址都是如此。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人类学系副教授塔里克·扎基尔（Tariq Jazeel）在他2013年出版的《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现象。扎基尔是斯里兰卡移民，对东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在他看来，两种文化对于“自然”（Nature）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大自然绝不仅是山川河流以及花鸟鱼虫，而是关于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展示平台。斯里兰卡政府于1988年首次出版的《斯里兰卡地图册》的第一页既不是斯里兰卡地形图，也不是行政区地图，而是根据《大史》记载而描绘的各个古代僧伽罗部落的边界，以及各大佛教寺庙的势力范围。除此之外，斯里兰卡政府还不断地通过修建佛教寺庙、翻新佛塔，以及挖掘整理僧伽罗古城遗址等工程，进一步强调佛教对于斯里兰卡的重要性，以及僧伽罗人在这个岛上的主人公地位。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把大自然当作了展示僧伽罗人民族性的舞台，而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异化成了外来侵略者。

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

扎基尔还指出，如果说西方人眼里的现代化是高科技，那么斯里兰卡人眼里的现代化则带有很浓的佛教色彩，并且十分强调对于民族传统的尊重，是一种“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通过对佛教和民族传统的不断宣扬，斯里兰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识”（Identity），斯里兰卡政府则找到了一个为大多数国民（僧伽罗人）公认的立国之本。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佛教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被西方殖民者异化了的，和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于是，斯里兰卡最终还是没能避免后殖民时代特有的种族冲突，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结语

因为旱季刚刚结束，动物们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亚拉保护区每天只开放半天，中午就关门了。导游开车把我放在了帝沙佛塔（Tissa Dagoba）旁，这是亚拉保护区附近最重要的一处古迹，塔高55.9米，周长165米，通体白色，肃穆庄严。原塔建于2000多年前，据说是为了纪念大英雄杜图伽摩奴的母亲而修建的。这位母亲原是帝沙王国的公主，帝沙国王误杀了一名佛教僧侣，为了赎罪而把自己的女儿绑在一艘小船上漂向大海，最终却神奇地停靠在了卢胡纳王国的海岸线边。于是这位女儿嫁给了卢胡纳王国的国王，生下了杜图伽摩奴。

有趣的是，据《大史》记载，这位杜图伽摩奴曾经因为自己杀了太多的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他手下的一名佛教高僧安慰他说：你其实只杀了一个半人，一个是佛教徒，另一个正准备皈依佛教，其他那些死者都是动物，不算人。于是这位国王便释然了，继续大开杀戒，终于打败了北方侵略者，统一了斯里兰卡。

这个案例说明，在特定情况下，一向以仁慈为先的佛教经典完全可以成为大屠杀的辩护词。

参观完毕，我沿着一条公路徒步走回旅馆。正走着，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我撑着伞在雨中艰难前行，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招手让我上车，把我载到目的地，分文未收。

在我短暂的旅行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总体来说，斯里兰卡的普通民众非常乐于助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但是，为什么一个佛教国家竟然会打了26年的内战呢？为什么一个对待外国人善良友好的民族却对本国的少数民族充满了仇恨？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OMEGA

Season's Greetings

浓情佳节 挚爱之选



图2



图1

佳节再至，我们得以庆祝与回望过往一年中值得珍藏的时刻；在节日安宁与温暖氛围中，尽情去体会与所爱之人携手共度的珍贵时光，静静享受节日魅力。

欧米茄（OMEGA）为您所倾心之人准备了节日礼物。隽永恒久的金质腕表与华贵珠宝可以尽述您所有难以言表的心意——一个让她一瞥腕间即绽放笑容的奢华礼物或是一个让他珍视一生的礼物，足以在此佳节来临之时尽诉您的浓浓爱意。

欧米茄碟飞典雅系列名典腕表(图1)

欧米茄名典腕表诞生于1949年，内部搭载的30毫米机芯极富传奇色彩。半个多世纪后经典重生、臻品再现，焕然一新的名典腕表配备了棕色皮革表带；乳白银色弧面表盘采用复古典雅的“巴黎饰钉”图案，与名典腕表的经典外观与质感相得益彰。该表款采用18K黄金弧拱形立体小时刻度，18K金拱形分针和秒针与其弧形线条相呼应。表盘上的“Master Co-Axial Chronometer”（“至臻同轴”天文台表）字样彰显着其内部机芯的卓越非凡。此款精美时计搭载全新的欧米茄8511“至臻同轴机芯”，这一独特的手动上链机械机芯拥有时区调校功能，同时能抵抗超过15000高斯的磁场。

欧米茄星座系列PLUMA轻羽腕表(图2)

欧米茄星座系列PLUMA轻羽腕表有着星座系列标志性的“托爪”和优雅纤巧的表盘，是顶级机械制表艺术的绝佳诠释。白色珍珠贝母表盘上饰有宛若羽毛纹理的图案。11个钻石小时刻度嵌于18K金托之上，与18K红金指针交相辉映，绽放流光溢彩；18K红金镶钻表圈使得抛光“托爪”更显醒目。线条流畅的精钢磨砂表壳配以带有18K红金链节的精钢表链。透过蓝宝石水晶表镜，清晰可见位于此款腕表心脏位置的顶级机械机芯——欧米茄8520同轴机芯。

欧米茄华贵珠宝DEWDROP系列手链

欧米茄“Dewdrop”系列手链以18K红金奢华打造，优雅清新，充满女性魅力。整条手链由细手链串以水滴型红金坠饰，其中三个坠饰镶有光彩夺目的钻石。源自欧米茄品牌标识Ω曲线的精妙设计灵感，造就了此款时尚魅力永不过季的优雅配饰。





佛教的传播与异化

佛教诞生于印度，却在周边国家发扬光大。在佛教向印度之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斯里兰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佛教已经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对这个岛国的政治、经济和民生等许多方面影响深远。

主笔 ✎ 袁越

一颗牙的传奇

清晨，一轮红日在薄雾中悄然升起，古城康提（Kandy）慢慢从睡梦中醒来，本来就不宽敞的马路很快就被冒着黑烟的公共汽车和三轮摩托车塞满了，空气中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虽然从居民人数上讲康提排在科伦坡（Colombo）之后位列第二，但这座城市在最近这400多年里一直被认为是斯里兰卡的文化之都，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后一个古代王国的首都；第二，这里保存着这个国家最为珍贵的东西：佛祖释迦牟尼的一颗犬齿。

康提市位于斯里兰卡中部的丘陵地带，整座城市建在一个山谷之中，市中心有一个人工湖，保存佛牙的舍利塔就建在湖边。清晨7点刚过，门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从衣着上看以本地人居多，女性占七成以上。据说这座舍利塔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朝圣之地，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一生中至少要来朝拜一次，而且来的次数越多越好。

我跟随朝圣的人流走到大门前，发现这里的安保措施极为严格，门口停着两辆警车，车内坐着数名荷枪实弹的武警。入口处安装了金属感应门，所有人进门都要过安检，每个包都要打开来仔细搜查。一个佛教圣地为什么会这样如临大敌呢？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恐怖袭击。1998年1月25日，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游击队的3名敢死队员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强行闯关，并引爆了炸弹，3名袭击者和一名2岁儿童当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此事立即在康提市区引发了暴乱，愤怒的群众烧毁了数辆汽车，并把康提市内的一所印度教寺庙烧毁。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斯里兰卡政府正式将猛虎组织定为非法组织，此前双方虽然已经激战多年，但斯里兰卡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冲突，爆炸案让内战再次升级，政府和猛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幸好那次爆炸没有伤到舍利塔，佛牙也貌似没有受损，被炸的建筑物也早就被修好了，几乎看不出爆炸的痕迹。

游客进门后自动分成两队，外国人必须付35美元的高价才能进入。这里对游客的装束要求极为严格，不但不能暴露肩膀和小腿，连鞋也不许穿。前一条还好说，但赤脚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是个不小的麻烦，原因在于这里的大部分区域都是露天的，不但路上布满了扎脚的小石子，还有不少鸟粪，于是我看到很多来自东亚国家的游客一个个踮着脚尖，龇牙咧嘴地往前走。

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如果你对佛教建筑的印象还停留在少林寺这种深山古刹的话，那么这座佛牙舍利塔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首先，这不是一座单独的佛塔，而是一组建筑群，几乎每一幢建筑物的外表装饰都极为繁复华丽，一点也没有国内寺庙那种朴素的风格，反而更像印度教寺庙。事实上，这组建筑群中真的有一座专门为印度教大神毗湿奴（Vishnu）修建的寺庙，管



位于古城康提的佛牙寺以供奉释迦牟尼的牙舍利闻名

理人员告诉我，毗湿奴是斯里兰卡的四大庇护神之一，同时也是佛祖的一名弟子，不是外人。不过，印度教徒的说法则正相反，他们认为印度教才是老大，佛教属于印度教的一个分支，佛祖释迦牟尼只是印度教几百万个神祇中的一个而已。

斯里兰卡距离印度太近了，佛教和印度教之间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间并不排斥，这点和世界上的其他宗教非常不同。

其次，佛牙塔的内部装饰不仅仅是繁复华丽，简直可以说到了奢侈的程度。我随着人流走进大门，眼前出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佛龛，不但墙壁上饰满了金箔，而且佛龛两侧居然还立着8根巨大的象牙，在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这8根象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装佛牙的宝塔放在二楼，上得楼来，却被告知这里每天只开放一小段时间供游客参观，其余时间大家只能坐在地上干等。对于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这不算难事，他们坐在二楼的地板上，

每人手里拿着一本佛经，一边等一边默默念诵。

但是，这样的时间安排对于游客来说可就不那么方便了。大概是为了不让我们等得心烦，墙上挂着的两台电视机不断地循环播放“佛牙节”上拍的一段视频。这个“佛牙节”(Esala Perahera）在每年的7～8月举行，为期10天，不但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节日，甚至也被认为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从视频上看，“佛牙节”热闹得就像是南美狂欢节，游行队伍前面有数十头披着花布的大象引路，后面跟着一大群身着民族服装的吹鼓手，再后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表演团体，大家在鼓乐和烟花爆竹的伴随下载歌载舞，场面热闹非凡。

同样，这场面一点也不像中国的佛教仪式，倒是和印度教的节日庆典有些相似。

好不容易等到佛牙塔开放，参观者再次排起了长队。因为人数实在太多，每个人只能在那个装着佛牙的宝塔前停留几秒钟，时间稍长一点便会遭到工作人员的呼喝，根本来不及细看。其实再多待也没用，因为佛牙是藏在一个金光闪闪的微型佛塔里面的，游客们根本看不到它的真身。

佛牙塔后面有个博物馆，内部装饰同样是金碧辉煌，光象牙就有14根。馆内展出了一个佛牙的复制品，居然有3厘米长，怎么看也不像人的牙齿。我提出了这个疑问，管理员回答：“佛祖身材高大，异于常人，不信你看佛祖留下的脚印。”一边说一边指给我看一个印在石头上的大脚印，足有半米多长。



斯里兰卡的一名小僧人

博物馆的墙上贴着20多幅画，用图说的形式介绍了这颗佛牙的来历。根据画的描述，佛祖释迦牟尼于公元前483年圆寂，遗体被火化后，一位僧人从柴火堆里捡出这颗牙齿，交给了一位印度国王保管。此后，为了争夺这颗牙齿，印度的各个王国之间爆发了无数场战争。一位鬼迷心窍的国王夺到此牙后，想出了5种办法欲将其毁掉，当他试图用锤子将其砸碎时，这颗牙突然升到天空，变成了一颗流星。这位国王见到此景，立即洗心革面皈依了佛门。不过，后来仍然不断有人试图抢夺这颗牙齿，由此而起的战争持续不断。为了保护它的安全，一位印度国王在公元371年时派自己的女儿将这颗牙偷偷运出国境。这位公主把自己打扮成婆罗门的模样，将这颗牙藏在头巾里，乘船到达斯里兰卡，并在一位高人的指引下，来到了位于斯里兰卡中北部平原的古城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把这颗牙献给了古城的统治者。

根据民间传说，这位公主之所以选择斯里兰卡，是因为佛祖生前曾经3次到过斯里兰卡，认定这个岛是佛教徒最安全的避难所。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释迦牟尼根本就



波隆纳鲁瓦古城的佛像

（袁越 摄）



无畏山寺佛塔

没有到过斯里兰卡。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这块地区，古人的旅行范围远比现代人要小得多。

不管怎样，自从来到斯里兰卡之后，这颗牙便具备了某种魔力。斯里兰卡人相信，谁拥有了这颗牙，谁就可以做斯里兰卡的国王，统治全岛。于是，为了争夺这颗牙齿，斯里兰卡也像印度大陆那样爆发了无数场战争，血雨腥风不断。据说这颗牙曾经被来自印度的侵略者抢回了印度，但最终又被斯里兰卡人夺了回来。再后来，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上岛，夺到了这颗牙并将其烧毁。但是斯里兰卡佛教徒们坚称葡萄牙人抢走的只是一枚复制品，真品仍然保留在康提的某个秘密地点。1815 年，英国殖民者攻占了康提，这颗牙终于落入敌手。好在英国人比较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信仰，将其还给了斯里兰卡佛教徒保管。从此这颗牙便一直保存在康提的佛牙塔内，接受来自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顶礼膜拜。

佛祖的一颗犬齿怎么会变成一个类似玉玺一样的东西呢？佛教为什么会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斯里兰卡佛教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同样是佛教，为什么斯里兰卡佛教和中国佛教看上去相差十万八千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来到了斯里兰卡最古老的首都阿努拉达普拉寻找答案。

佛教的分裂

古城阿努拉达普拉始建于公元前 377 年，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首都。在此后的 1000 多年里，这里一直是斯里兰卡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地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古都西安。今天的阿努拉达普拉是个中型城镇，市内仅有的几条主要街道白天还挺热闹，天一黑立刻就安静了下来。古城遗址公园位于西部郊区，景点较为分散，光是核心区的总面积就高达 3 平方公里，走路太费时间，开车也不方便，租辆自行车是最合适的选择。

我骑着自行车在公园里转了一天，发现这里完全不像是一个古代城邦的遗址，更像是一座露天的佛教纪念馆，几乎所有被贴上标签的古代建筑都是和佛教有关的，除此之外我只看到了一段古城墙，其余类型的建筑物一概缺失。

公园里数量最多、也最吸引眼球的古代建筑就是佛塔。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一座建于公元前 3 世纪的都波罗摩佛塔（Thuparama Dagoba），《孤独星球》斯里兰卡分册的封面用的就是这座佛塔的照片。据说这是斯里兰卡有史以来建成的第一座佛塔，曾经保存有佛祖的一根锁骨。可惜原塔已毁，原址上新修了一座白色的佛塔，只保留着几根原始的立柱。

还有一座建于公元3世纪的祇陀林佛塔（Jetavanarama Dagoba）也很有名。这座高达122米的佛塔据称这是当时全世界第三高的人工建筑，仅次于埃及的两座金字塔。不过，真正的原建筑也早已毁于战火，目前能看到的是后来修复过的，但也有70多米高，看上去相当宏伟。整座塔都是用红砖垒成的，当年英国考古学家挖掘此塔时曾经派人仔细数过红砖的数量，得到的数字是9330万块！



2010年8月24日，在“佛牙节”上表演的舞者

不过，遗址公园里最具文物价值的景点当属位于公园南端的大寺（Mahavihara）和北端的无畏山寺（Abhayagiri Vihara），这两座寺庙在斯里兰卡佛教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寺是斯里兰卡第一位佛教国王帝沙主持修建的，当年印度阿育王派儿子摩哂陀来斯里兰卡传教，说动了帝沙皈依佛门，并修建了这座寺院，用来供养斯里兰卡的第一个僧团。僧团传统是从佛祖释迦牟尼开始的，指的是一群僧人住在一起学习佛法并相互讨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大学。无畏山寺则是另一个著名僧团的所在地，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曾经在这里住了两年，钻研佛法。后来法显带了250余册佛经回到中国，并撰写了一本《佛国记》，讲述了自己在斯里兰卡的经历。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公元5世纪时无畏山寺住着5000多名僧侣，是当时斯里兰卡最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座后来修复的红砖佛塔，一个水池，以及几幢建筑物的基座和石阶，其余部分尽皆被毁，感觉甚是凄凉。

如今遗址公园里最热闹的地方无疑是大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斯里兰卡人前来朝圣，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位于庭院中央的菩提树。传说当年阿育王不但派了自己的儿子来传教，还把自己的女儿僧伽蜜多（Samghamitta）派到斯里兰卡。这位公主随身携带着从佛祖悟道时倚靠过的那棵菩提树上剪下来的一根树枝，在大寺的花园里扦插成功。20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根小树枝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而印度的那棵正牌菩提树却被嫉妒的阿育王妃砍掉了。如今游客们在佛祖悟道之处菩提伽耶（Bodhgaya）看到的那棵菩提树是从大寺的这棵菩提树上剪下的树枝扦插而成，应该算是孙子辈了。斯里兰卡的这棵树反而变成了最正宗的菩提树，在全世界佛教徒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菩提伽耶一样，大寺也是个喧闹的地方。虔诚的佛教徒们围坐在菩提树周围，跟随扩音器里播放的诵经录音集体念经。更多的人只是来这里朝拜一下就走，在中国他们被叫作香客，但在斯里兰卡，他们应该被称为“花客”才对，因为每人都会献上一朵鲜花。花的香气吸引了成群的蜜蜂，围着佛龛嗡嗡地打转，吵得人心烦，于是这里雇用了两名清洁工，定期将鲜花倒在垃圾桶里运走。

如果佛祖释迦牟尼真的像佛教徒们希望的那样转世了，看到这一幕估计会被气死。他一生致力于解放人的心灵，极力宣扬众生平等的理念，反对贵族特权和偶像崇拜，反对咒语和

巫术。但是今天的佛教已经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变成了一个崇拜偶像、宣扬迷信的宗教信仰。

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必须从佛祖生活的时代说起。释迦牟尼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当时的印度人民生活在两座大山的阴影之下，一个是种姓制度，它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贱民天生低贱，永世不得翻身。另一个是婆罗门教，这是印度教的前身，宣扬业报轮回说，认为万物有灵，死后再投胎转世，继续受苦，永远不能解脱。

这两座大山都不是印度原住民的产物，而是来自北方的雅利安侵略者带来的。他们自认为比印度原住民高贵，相信只有雅利安的宗教僧侣（也就是婆罗门）才掌握真正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婆罗门阶层拥有无限特权的原因。但对于普通的印度民众来说，这两座大山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低种姓的老百姓不但物质生活苦不堪言，精神上也饱受煎熬，看不到任何希望。

身为王子的释迦牟尼走出宫廷，看到了这一切，发誓要改变现状，找到解脱的法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渥德尔（A. K. Warder）在《印度佛教史》（*Indian Buddhism*）一书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看法。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印度进入了铁器时代，兵器的杀伤力大增，战争的残酷性加大，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这就是为什么那一时期全球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大批思想家的根本原因，佛祖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不管怎样，释迦牟尼通过自己的思考，终于悟出了超越轮回达到解脱的法门。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撰写的《印度文化史》一书中的说法，佛祖意识到人有生老病死等“八苦”，而痛苦的原因在于人的贪欲，只有抛弃一切世俗的追求，才可以达到无生无灭的极乐世界。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极端苦行或者沉溺于肉体的欢乐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外按照佛教的戒律生活（八正道），在内坚持修习禅定，深入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才能最终得到解脱，到达涅槃的境界。换句话说，释迦牟尼提倡走一条中间道路，“中道”是佛教的核心要点。

渥德尔则认为，释迦牟尼是一个具备某种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反对种姓制度，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祀杀生，不赞成婆罗门具有天赋特权，支持用道德标准代替世袭制度。他还反对咒语和巫术，认为这是婆罗门教的愚人糟粕，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念咒达到涅槃的境界，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冥想和思考来实现。

那么，这些听上去很有道理的教诲，传到后来为什么传走样了呢？一个原因在于文字的缺失。在公元前6世纪时的印度，文字是一件很稀罕的东西。佛祖虽然到处开坛讲法，却没有人将他的思想记录下来。佛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召开了第一次佛教大会，由两名平时一直陪伴在佛祖身边的弟子将佛祖的话背诵了出来，一人负责背诵佛法，一人负责背诵戒律。就这样，佛祖的话终于第一次变成了文字。若干年后，一批僧人在此基础上将佛祖的教导编纂成书，称为“三藏”。但这些文字毕竟是弟子们凭脑子记下来的，公信力自然不如基督教的《圣经》或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于是，到了阿育王时代，即佛祖去世200年之后，佛教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一批佛教徒认为一部分戒律过时了，应该做出修改，但老一辈佛教徒不同意。于是前者退出了佛教大会，另立门户，史称“大乘佛教”（Mahayana），另一派严格遵守佛教长老（上座部）的教诲，史称“上座部佛教”（Theravada）。有人为了和大乘佛教对应，将后者翻译为“小乘佛教”，不过这一派的人并不喜欢这个称谓。另外，在佛教术语里，“小乘佛教”有另外的含义，并有单独的名称与之对应（Hinayana），个中细节较为复杂，不再详述。

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来斯里兰卡传教时，带来了用巴利文写在贝叶上的“三藏”等佛教经书，这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佛教经文，是研究佛教发展史的珍贵文物。这批经文是上座部长老们认可的，因此由摩哂陀主持修建的大寺被归为上座部派。但此后大寺僧团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另立门户，建立了无畏山寺。这一派僧团比较开放，同时学习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再后来这一派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僧侣脱离出去，建立了祇园寺。据说鼎盛时期曾有3000僧侣在祇园寺学习，祇陀林佛塔就是由这一派修建的。

从此，斯里兰卡佛教分裂为三个大派，彼此间争斗不休。不过，这三派类似于现在的三所大学，它们之间的争斗更像是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和现在的那些动不动就杀人放火的宗教极端派别之争有着天壤之别。

在渥德尔看来，这一时期的原始佛教极具理性，而且相当入世。佛教经典不像《圣经》或者《古兰经》那样着力描述神的事迹，而是更像是一本心理学指南，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和迷信没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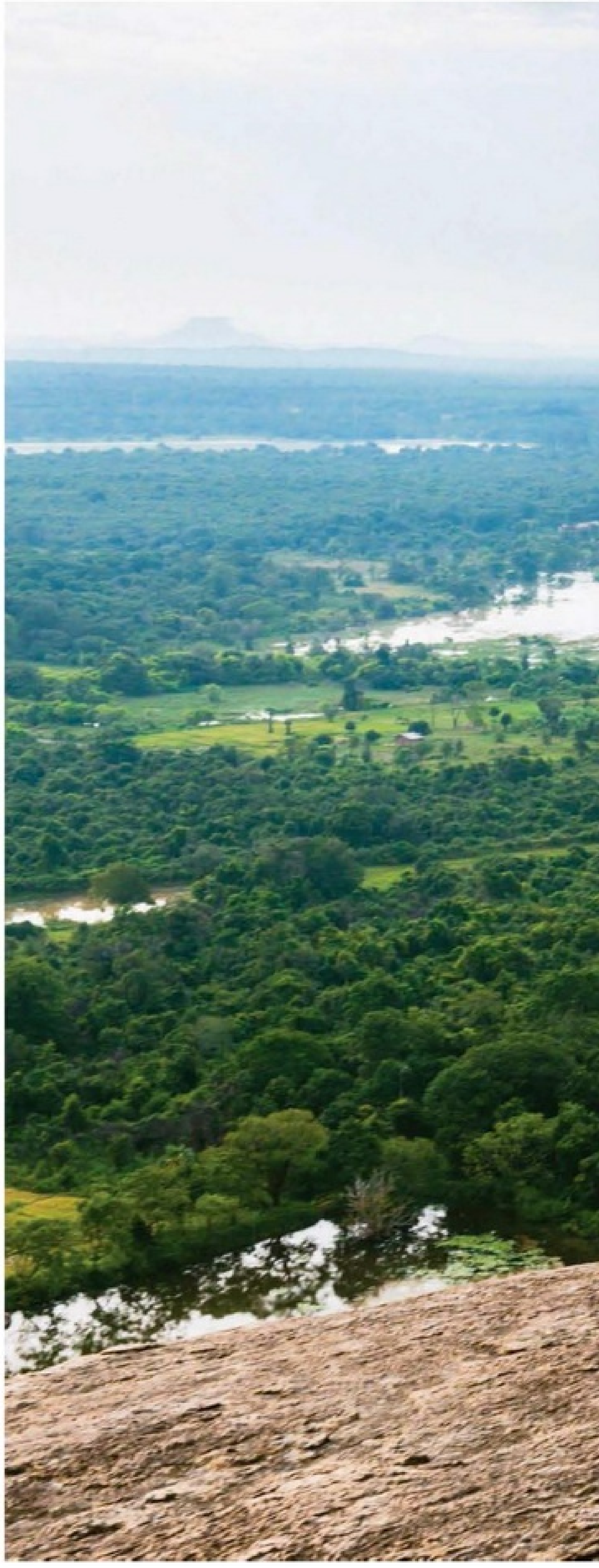
再后来，上座部佛教以斯里兰卡为基地，逐渐传到了东南亚地区。今天的泰国、缅甸、越南和老挝等国，以及中国南方的傣族等少数民族所信仰的佛教就是上座部佛教，因此这一派又被称为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则向北传播，今天的中国大部、日本、韩国和印度北方部分地区信仰的佛教就属于大乘佛教，因此又叫北传佛教。

那么，这两派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渥德尔认为两者区别不大，而且区别主要集中在戒律方面。总的来说，上座部比较接近佛祖的原始思



（袁越 摄）

世界级珍贵遗产狮子岩岩壁上的仕女彩图



想，主张严格遵守戒律，强调自我修行。大乘佛教则更愿意相信佛祖是个会施魔法的超人，而且对于守戒的要求更加宽松，更愿意普度众生，所谓“大乘”就是“多数人获得拯救”的意思。

两者还有一个微妙差别，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到了很关键作用。

阿努拉达普拉遗址公园里有座考古博物馆，展出了一些从地下挖出来的古董。其中有个石质小便池很有意思，据说是从西边的一个小庙里挖出来的。池子里刻着一个寺庙的图案，看上去像是无畏山寺的模样。导游解释说，西边这个小庙（西寺）的僧侣比较愤世嫉俗，甘愿过清苦的生活，瞧不起大寺、无畏山寺和祇园寺的奢华作风。这三座大型寺庙都是由王公贵族出钱养着的，僧侣们不愁吃不愁穿，每天的工作就是钻故纸堆，对佛经进行繁琐的考证。

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佛教的这两大派别最根本区别在于对待统治阶级的态度。上座部佛教从一开始就依附于权贵，上座部教义甚至有“有二法不可违，一为佛法，一为王法”的说法。事实上，这一点曾经帮了佛教的大忙，早期佛教之所以传播得那么广，主要原因就是阿育王动用了国家的力量，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另外，上座部佛教的高僧们历来有参政议政的传统，热衷做国王的高参。与此相反，大乘佛教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巴结权贵，而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属于自下而上的传播。这一派佛教的基础在民间，大乘佛教的信徒们甚至警告世人不要亲近国王和大臣等权势者。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佛教之所以发生分裂，难道真的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们对佛祖训示的准确性有疑问所导致的吗？这里面有没有其他原因？和斯里兰卡的国情有什么关系？

佛教与斯里兰卡

阿努拉达普拉的考古博物馆里有一组照片，分别展示了遗址内几座重要佛塔和寺庙刚刚被发现时的样子，以及它们被修复后的模样。从这组照片可以看出，在英国考古学家发现阿努拉达普拉古城遗址前，这块地方就是一片被遗弃的荒地，所有的古建筑全都被一层厚厚的泥土覆盖着，上面长满了荒草。也就是说，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其实早就被后人遗忘了，是英国人帮他们找回了过去的记忆。

根据博物馆的文字介绍，整座遗址只挖掘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珍贵文物和宝藏仍然被埋在地下，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那么，到底应该先挖哪里？先修复哪座古建筑呢？这个决



从狮子岩上可以俯瞰斯里兰卡北中省的丛林景观

定是由政府做出的，人们今天之所以看到了那么多和佛教有关的古迹，是因为政府希望人们看到这些，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遗址，再次强调一个概念：斯里兰卡自古以来就是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的故乡。

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简单。根据《大史》记载，早在维阇耶王子率领700名武士乘船来到斯里兰卡，建立第一个僧伽罗王朝之后不久，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就到达了斯里兰卡，和僧伽罗部落争夺这个岛的控制权。阿努拉达普拉在作为首都的这1000多年时间里曾经多次易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被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控制的。这就好比北京这座城市早在1000年前就成为中华帝国的首都，但其间经历了金、元、明、清等若干朝代，统治者也换过好几茬了。

举例说，早在公元前1世纪，一支来自印度的军队就攻占了阿努拉达普拉，把当时的僧伽罗国王赶到了南边的一个山洞里。在洞里修行的几名佛教僧侣收留了他，让他在这里躲了14年，休养生息，最终率军打回了老家，夺回了阿努拉达普拉。

这个著名的山洞位于丹布拉(Dambulla)市南郊，从外表看就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但里面却藏有无数天然山洞，其中有5个山洞对外开放，内藏150多座佛祖雕像，墙壁上还画着多幅佛教壁画，俨然就是一个小型佛教艺术展厅。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4个岩洞内混进了几尊明显来自印度教的雕像，包括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和象头神，这说明在那个年代，佛教和印度教并不是相互敌视的，双方的兼容性很强。

我在洞里转了一圈，发现了一个问题。绝大部分佛祖雕像都是一个姿势，一种表情，连衣服的样式和颜色也都一模一样，简直就像是从一条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洞顶的壁画也是如此，常常是一整面墙的几十幅佛祖像全都一样，好像是用复印机复印出来贴上去的广告画，和印度教寺庙里千姿百态的神像和壁画形成了鲜明对比。

奇怪的是，这种差别在500多年后似乎被抹平了。

距离丹布拉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约有200米高，岩壁直上直下，顶端几乎是平的，从远处看好像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积木，这就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景点狮子岩(Sigiriya)。这是阿努拉达普拉时代唯一修建在别处的都城，修建者为僧伽罗国王卡萨帕(King Kassapa)，他杀死了自己的国王父亲，自己取而代之。也许是因为内疚，或者是因为害怕有人试图谋权篡位，卡萨帕在公元477年的时候把首都从阿努拉达普拉南迁到了这块地方，并把自己的皇宫建在狮子岩顶端的平台上，岩石周围又修了一条护城河，绝对易守难攻。卡萨帕死后，继任者又把首都迁回了阿努拉达普拉，狮子岩被一个佛教僧团接收，山顶的宫殿变成了寺庙。再后来佛教徒们也弃之而去，这块岩石被彻底遗忘了。最后还是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此处，使之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狮子岩的西侧有一条人工开凿出来的石阶，我沿着台阶爬到半山腰，眼前出现了一段一人多高的砖墙，挡住了夕阳，使得阳光照不到凹进去的一段岩洞内部，保护了岩壁上的几幅女性肖像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画颜色依然鲜艳如初，令人叹为观止。

据导游说，这几幅画的技法非常超前，女子的肌肤在画师笔下显得格外饱满圆润，这在斯里兰卡以前的绘画作品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画中女子的衣着和神态，她们全都裸露着丰满的乳房，姿态各异但毫不猥琐，充满了生活气息，同时又散发出神性的光芒，和丹布拉岩洞里那些表情严肃、姿势呆板的佛祖雕像形成了鲜明对比，完全可以和印度寺庙里那些千姿百态的雕像相媲美。

由此可见，经过几百年的交战，斯里兰卡和印度发生了多次文化交流，斯里兰卡佛教也明显地带有了印度教的气息。

有趣的是，壁画前的那堵墙上写满了涂鸦，都是后来的参观者留下的，最早的涂鸦可以追溯到7世纪，最晚的则大约写于13世纪。这些涂鸦是用古僧伽罗文字写的，大都是对这些女性肖像画的赞美之辞，可见僧伽罗的文人墨客们对这些裸女画也都十分欣赏。

为什么会这样呢？尚会鹏教授认为，佛教之所以会发生分裂，出现了那么多分支，变得和原始佛教完全不同，原因不是后人对佛祖遗训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是因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地的自然、种族、风土和民情的不同，信徒们对教义的理解，以及遵守戒律等方面都和佛祖生活的时代不同了，这才导致了上述结果。

举例说，佛教之所以在印度逐渐式微，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原因就在于佛教中有一些东西不那么符合印度人固有的脾性，而这些东西恰恰在中国人身上引起了共鸣。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与佛教契合的潜质。

斯里兰卡著名的语言与文化学者查尔斯·沙文(Charles Sarvan)在一篇讲述斯里兰卡宗教的文章中更进了一步，认为宗教根本无法决定一个社会的最终形态，而是正相反，社会形态最终决定了宗教的形式和性质。在他看来，宗教就像水，最终的形态是由社会这个容器所决定的。

那么，斯里兰卡这个“容器”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这就要去波罗那鲁瓦(Polonnaruwa)走一趟。这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二个首都，始建于1070年。一位斯里兰卡国王为了防范印度侵略，把首都迁至东南方向的波罗那鲁瓦，并在此处维持了200多年。

波罗那鲁瓦也有个古城遗址，面积也不小，但和阿努拉达普拉古城非常不同。这里的古迹大都维持原状，只做了最低程度的整理，没有像阿努拉达普拉那样大规模翻新，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古城遗址应有的样子。不过，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人气远不如阿努拉达普拉，来此参观的只有游客，不像前者那样吸引了那么多朝圣者。

古城遗址的旁边是一个面积巨大的人工湖，一眼望不到边，当地人称之为帕拉克拉马海(Parakrama Samudra)。这个人工湖是在帕拉克拉马巴胡大帝(Parakramabahu the Great)的主持下修建而成的，这位1153年登基的国王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后一个统治全岛的君主，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新修了1470座水库，其中就包括这座总面积高达25平方公里的人工湖。他有一句名言：我不会让一滴雨水在没有被人类利用的情况下白白地流进大海！

帕拉克拉马巴胡大帝的做法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如今的斯里兰卡到处可见这种人工湖，以及古人留下

的、至今仍在使用的灌溉系统，原因就在于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前文说过，这个岛气候温暖，理论上每年可以种三季水稻。但降雨量非常不均衡，大部分地区只有旱雨两季，强度又都非常大，导致雨季常常带来洪涝灾害，旱季则滴雨不下，导致旱灾。斯里兰卡中北部平原地势平缓，缺乏自然形成的湖泊，雨水留不下来。于是，为了保障粮食生产，斯里兰卡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在整个岛上挖了几千座水库，其中大部分水库至今仍在使用。甚至可以说，水库就是斯里兰卡文明的基石，也是理解斯里兰卡社会形态的一把钥匙。

部分历史学家相信，凡是需要仰仗水利设施才能发展农业的古代文明都很快进化出了复杂的社会体系，对水利设施的要求越高，社会结构就越复杂，古埃及和中华文明就是两个极好的案例。修建水利系统需要全社会一起合作，水资源的分配也需要有法可循，如果没有强势而又高效的管理体系是做不成的。古埃及拥有一条经常泛滥的尼罗河，中国的中原地区则有一条极难驯服的黄河，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很早就发展出了集权政府的原因，两国的老百姓都意识到只有相互合作并统一管理大家才能活命。

欧亚大陆的主要粮食作物中，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小麦高，能养活的人口也更多，但对于水资源的要求也比小麦高多了，因此稻农之间相互合作的程度要比麦农高很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托马斯·塔海姆（Thomas Talhelm）在2014年5月9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分析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居民性格与主要粮食作物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稻米种植区的人普遍性格内向，重集体轻个人，善于相互合作，小麦种植区的人则正相反，性格豪爽，个性鲜明，更喜欢独来独往。这种区别当然不是大米和小麦的营养成分不同造成的，而是因为两种农作物的种植过程对于水资源的利用模式有差异。

如果上述理论正确，斯里兰卡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水稻国家，而佛教恰好是一个和专制制度结合得非常完美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发源于印度，却在斯里兰卡流行开来的原因之一。印度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生活环境差异极大，再加上种姓制度的流行，使得印度自古以来就被分裂成许多不同的部落，相互之间和而不同。印度人也因此而习惯了社团式的生活，因为一个种姓就是一个社团，社团里不存在绝对领袖，大家一视同仁。印度教相信万物皆可为神，教义包罗万象，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民主”的宗教，和印度文化相得益彰，两者契合得非常好。

但是，在斯里兰卡佛学专家帕里哈卡拉（K.S.Palihakkara）看来，印度教有一点非常适合统治阶级，那就是轮回说。这位帕里哈卡拉曾经是斯里兰卡僧侣入门考试的出题人，该国所有想当和尚的人都要先通过这个考试才能注册。帕里哈卡拉认为，轮回说让普通百姓安于现状，是统治阶级非常喜欢的思想。佛祖本人不相信有灵魂存在，从根本上否定了轮回说。但是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一直和统治阶级走得很近，为了适应本国的社会现实，便逐渐采纳了印度教的轮回说，这就等于背离了原始佛教的教义。另外，斯里兰卡本来就距离印度很近，双方的人口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斯里兰卡不可能不受到这位比自己强势得多的“老大哥”的影响。

换句话说，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斯里兰卡佛教在很多方面被“印度教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佛教虽然自称是正统的上座部佛教，但实际上和佛祖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相去甚远，也和中国的大乘佛教非常不同，却和印度教非常相似的原因所在。

尾声

斯里兰卡到处是森林，林子里生活着很多斯里兰卡猕猴（Toque Macaque），波罗那鲁瓦古城遗址当然也不例外。我在这里见到了美国动物学家沃尔夫冈·迪图斯（Wolfgang Dittus）博士，他从1968年开始一直在斯里兰卡研究野生动物，对于猕猴的生活习性非常了解。美国迪斯尼公司计划在2015年地球日那天上映一部关于斯里兰卡猕猴的纪录片《猴子王国》（*Monkey Kingdom*），专门请了他作为科学顾问。

迪图斯博士告诉我，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斯里兰卡人特别喜欢喂猴子，结果导致猴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偷居民家里的食物，近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哄抢的程度，给斯里兰卡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猕猴是群居的灵长类动物，实行的是等级制度，高等级的猕猴优先获得一切资源，包括食物和配偶。自然状态下的猕猴是不会主动分享任何资源的，只有低等级的猴子遇到高等级的猴子时才会这么做。”迪图斯博士对我说，“所以在猕猴们看来，人类是低级别的动物，从人类那里抢食物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换句话说，人类觉得喂猴子是在做慈善，猴子们却把这一行为看成是示弱的表现，反而瞧不起人了。”

他把这个观点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一本关于动物保护的学术期刊上。他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习惯，不能再喂猴子食物了。问题是，向野生动物投食这种行为源自斯里兰卡的佛教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能轻易地被改变吗？

一个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既然斯里兰卡人对待野生动物如此友好，为什么会对同类那样凶残呢？这就要从殖民地时期说起。



斯里兰卡的殖民时代

斯里兰卡在独立之前被欧洲列强殖民了将近 450 年，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各占三分之一。欧洲殖民者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对斯里兰卡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为后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埋下了伏笔。

主笔 / 袁越



1934 年，英国格洛斯特大公在斯里兰卡的一处茶园参观

葡萄牙人来了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很多从中国飞斯里兰卡的廉价航班都选择在午夜降落。斯里兰卡国际机场距离科伦坡有 40 公里远，打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便选择距离机场只有 5 公里远的尼甘布（Negombo）作为第一个落脚点。

第二天清晨，我被窗外传来的《古兰经》诵读声吵醒。旅馆不远处有座清真寺，楼顶安装了数个高音喇叭，保证全城都能听见真主的召唤。我吃完早饭进城转转，第一眼看见的竟然是一座天主教堂，外表庄严雄伟，和欧洲的教堂有一拼。再往前走，我又发现了一座印度教寺庙和一座佛教白塔，看来这是一个宗教信仰混杂的城市。

“其实尼甘布市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天主教徒，斯里兰卡人都把我们这里叫作‘小罗马’。”旅馆服务员对我说，“当年葡萄牙人最先在这里定居，强迫当地人改信了天主教。”

葡萄牙人之所以选择尼甘布，是因为这片地区出产的肉桂是斯里兰卡最好的。早在 7 世纪时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派商队来尼甘布收购肉桂，运到欧洲赚大钱。15 世纪末期，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在 1505 年登上了斯里兰卡岛，将其命名为锡兰（Ceylon）。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独立后，直到 1972 年才改回了原来的名字——“兰卡”(Lanka)。这个词前面加上一个敬语“斯里”(Sri)，就是斯里兰卡这个名称的由来。

葡萄牙商人在军舰的护卫下赶走了阿拉伯商人，垄断了斯里兰卡的香料贸易。英国专栏作家汤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在 2009 年出版的《舌尖上的历史》（*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当葡萄牙人的舰队进入印度洋海域时，惊讶地发现来来往往的摩尔人（穆斯林）船只都没有武装。原来，当时的印度洋周围没有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商人们自由竞争，通过价格战或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来打败竞争对手，凭借良好的口碑和当地人做生意。葡萄牙人习惯了地中海贸易模式，这种模式始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各个商队凭借武力相互竞争，胜者通吃，败者退出江湖，甚至连命都保不住。葡萄牙人把自己熟悉的这套地中海模式带到了印度洋，用武力赶走了阿拉伯商人。虽然因为各种原因葡萄牙人未能建立香料垄断企业，但它却成功地为欧洲人在东方的贸易界定了新的模式：以垄断与封锁为基础，由武装船舰从连成网络的贸易据点执行。

尼甘布就是这样的一个据点。

除此之外，葡萄牙人还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天主教。其实阿拉伯人很早就把伊斯兰教带到了斯里兰卡，但他们并没有强迫当地人改变信仰，所以阿拉伯商人们和当地的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相处愉快。但葡萄牙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强迫当地人改信天主教，这让很多老百姓非常不满，纷纷逃离沿海地区，退到了斯里兰卡南部的高山上。当时这片山区归康提王国管辖，葡萄牙人一直试图占领康提，曾经 3 次派军队入侵康提，均未得逞，康提王国成了僧伽罗人最后的避难所。

写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回顾一下 1505 年葡萄牙人初次登岛时看到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斯里兰卡岛一共分成了 7 个王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 7 个王国彼此间争斗不休，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其中有 3 个王国实力最强，分别是位于南部山区的康提王国、位于西部沿海的科特（Kotte）王国和位于中北部平原的杰夫纳（Jeffna）王国。前两个属于僧伽罗人，后者则是泰米尔人的地盘。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西海岸登陆后，派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的儿子洛伦科·阿尔梅达（Lorenco de Almeida）作为谈判代表，和科特王国的国王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葡萄牙人垄断了科特王国的香料贸易。

杰夫纳王国距离印度很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泰米尔人比较强硬，拒绝向葡萄牙人屈服，最终葡萄牙军队决定采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于1619年击败了泰米尔军队，占领了杰夫纳王国。

此时的葡萄牙殖民者已经把总督府从尼甘布转移到了科特王国的都城科特，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行政首都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Sri Jayawardenepura Kotte）的所在地。为了便于出海，葡萄牙人在距离科特不远的一个深水港旁边建造了一座城堡，这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第一大城市科伦坡的雏形。我坐长途车来到科伦坡，第一印象就是这座城市非常干净，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垃圾，也没有乞丐，更不用说贫民窟了，这一点和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斯里兰卡人长得像印度人，生活习惯也和印度非常相似，富裕程度好像也差不多，为什么斯里兰卡比印度干净这么多呢？”我问一位当地的记者朋友，“难道佛教徒天生就比印度教徒爱干净？”

“我觉得这和宗教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斯里兰卡基础比较好。我们很早就接受了现代文明，比印度要早很多。”这位记者朋友回答，“斯里兰卡是所有南亚国家里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唯一列为‘高’的国家，在经济和民生等方面要比印度强一些。”

在她看来，斯里兰卡人对于西方殖民者的敌意没有印度人那么深，在400多年的殖民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再加上斯里兰卡面积不大，改变起来相对容易。不像印度，国土面积大、人口成分复杂，又出了个甘地，来自民间的反抗运动持续不断，导致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

“斯里兰卡在独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了，国民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都是前殖民地国家当中最好的之一，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相对干净的环境。”

不过，第二天我在科伦坡市内暴走了一天，专门挑那些一般游客不会去的小巷子，发现当地人的卫生习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随地乱丢垃圾的情况屡屡出现，只不过科伦坡的环卫工人比较勤奋，地上的垃圾很快就被清走了。另外，这座城市显然正处于新一轮大开发的过程中，到处都在修路盖房子，新盖的楼房多半是摩天大楼，和周围低矮的老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现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的弟弟、国防部长戈塔布哈亚·拉贾帕克萨（Gotabhaya Rajapaksa）的功劳。”我的另一位斯里兰卡朋友对我解释说，“他为了保护科伦坡周边的湿地，强制要求新建住宅楼都必须是摩天大楼，鼓励科伦坡向高空发展，减缓城市扩张的速度。”

这位朋友还告诉我，就在几年前，科伦坡的市容还很糟糕，大街上远不如现在这样干净，街边摆摊的人也特别多，司机开车不守规矩，乱闯红灯，过人行道时也不减速。内战结束后，戈塔布哈亚决定动用军队的力量加以治理，他先是派士兵每天去大街上扫垃圾，给市民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然后在科伦坡市的很多地方安排了军警站岗，并安装了无数摄像头，凡是乱扔垃圾或者开车不守交通规则的人，一旦被抓到一律重罚，这才终于把科伦坡的市容环境整治得像点样子了。

科伦坡是一个功能性城市，除了买东西或者观察民风之外，没有太多值得一看的景点。我像大多数游客那样，只在这里逗留了一天就决定坐火车南下，去斯里兰卡最富裕的西南地区看一看。那里曾经是荷兰人的天下，现在则是欧美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

荷兰人来了

与印度一样，斯里兰卡的铁路系统是英国殖民地时期修建的，一直沿用至今。斯里兰卡的火车时速甚至比印度还要慢，整体算下来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但因为斯里兰卡面积小，人口也少，人口密度只有中国台湾的一半，所以铁路运输的压力没有印度那么大，车厢内远不如印度那么拥挤，再加上旅程较短，所以在斯里兰卡坐火车要比印度舒适很多。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三等坐票，4小时车程居然只要10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5元左右。斯里兰卡的公共交通系统享受了大量国家补贴，票价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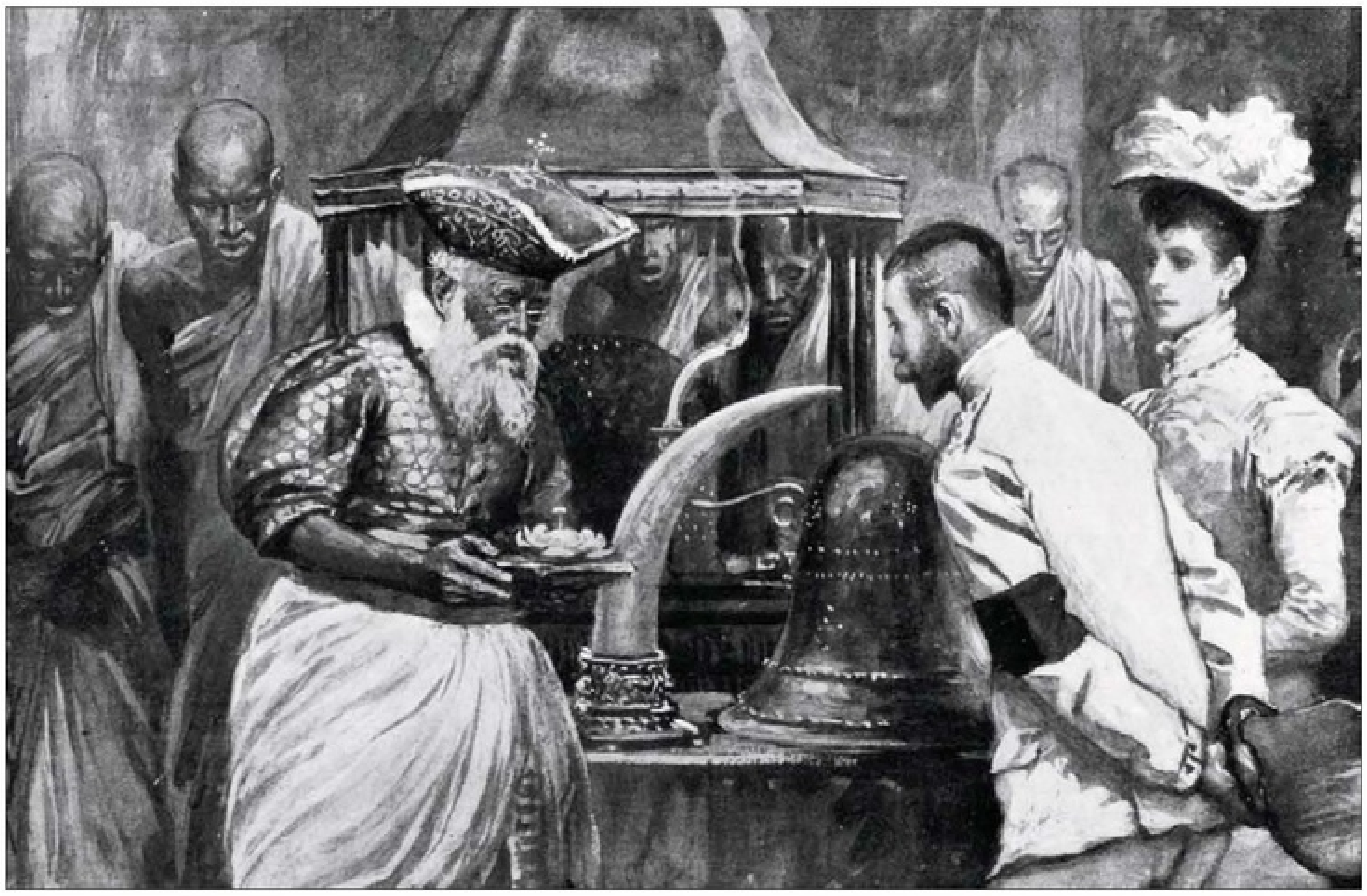


1900年时斯里兰卡的边境警察

火车开出科伦坡火车站后，沿着一条海边铁路向南驶去。这条铁路在中国驴友圈里非常有名，据说宫崎骏的动画片《千与千寻》中那个海上小火车的灵感就来自这里。确实，这条铁路线距离海岸线只有几米远，从印度洋上看过来一定很美，但坐在车厢里往外看其实没什么意思，就是一片海而已，风景永远不变。

这条火车线之所以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会傻到把海滩这块黄金宝地用来修铁路。这样的地方本应是海景房或者是海滨度假旅馆的地盘，用来通火车实





1901 年，康提市佛牙寺的僧人向来访的英国约克公爵夫妇展示佛牙

在是太浪费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当年负责修铁路的是英国殖民者，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尽可能廉价的方法把产自内陆的农产品尽可能快地运到港口，再装船运往欧洲。至于说这条铁路究竟应该修在哪里、是否必须尊重沿途居民的正当权益，以及是否应该照顾到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等问题，显然都不在英国人的考虑范围内。

好在因为地势等原因，这条铁路最终还是离开了海岸线，这就为斯里兰卡保住了西南角的一长条海滩。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岸边长满了棕榈树，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斯里兰卡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每年圣诞节期间都有大批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游客来到此处过冬，享受热带海岛应有的温暖与宁静。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斯里兰卡西南角的加勒（Galle），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城堡。城堡建在一个半岛的岛尖上，三面环海，但因为地势较高的缘故，2004 年那场印度洋海啸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

这座古城最早是葡萄牙人修建的，后来荷兰人打败了葡萄牙人，把大部分建筑推倒重来，现在大家看到的古城大都是荷兰时期留下来的，迄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和其他古城遗址不同的是，加勒古城是有生命的。城里的大部分房屋都住着人，仍然在行使正常的功能。虽然有不少临街的房子被改装成了旅馆或者商店，但房东们都相当节制，装修简朴，没有夜总会或者高音喇叭，晚上关门也很早，尽可能不影响居民休息。这种低调的作风和如今的丽江古城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荷兰人当初是怎么进来的呢？这和葡萄牙人太过嚣张的做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葡萄牙殖民者依靠武力强迫沿海地区的原住民接受统治，改变信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全岛唯一幸存的康提王国的国王自知自己没能力赶走葡萄牙人，便派出特使向荷兰求援。正好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正打算进军斯里兰卡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荷兰舰队开到斯里兰卡，把葡萄牙人赶了出去。于是，这个岛自 1656 年开始就变成了荷兰殖民地，直到 1796 年被英国人接手为止。

荷兰人吸取了葡萄牙人的教训，在管理政策和宗教传播等方面要比葡萄牙人宽松很多。另外，荷兰人并不像葡萄牙人那样只顾着赚钱，而是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建设斯里兰卡。比如，荷兰人挖了很多条人工运河，其中有不少至今仍在使用。再比如，荷兰人把欧洲的司法系统带进了斯里兰卡，这套系统也一直沿用至今。虽说荷兰人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方便东印度公司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其中的一些措施客观上帮助了斯里兰卡，使这个当时还处于封建君主时代的小岛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不过，荷兰人毕竟是外来的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间的关系远谈不上融洽。当荷兰人终于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回加勒城堡后，荷兰军队的总司令官科斯塔前往康提索要军费。这原本是双方事先谈好的条件，但康提国王不但拒绝支付这笔钱，还设下埋伏，砍掉了科斯塔的脑袋。为了报复，荷兰人向康提王国发动了数次进攻，均因地势险要而败下阵来，所以在荷兰人统治期间斯里兰卡仍然分为两部分，荷兰人统治着沿海地区和中北部平原，南部山区归康提王国管辖。

在荷兰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南部沿海一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我从古城加勒出发，坐长途汽车沿着海岸线向东驶去。沿途是一个个小城镇和小村庄，环境优美，气氛安静祥和，不愧是斯里兰卡最富裕，也是最悠闲的地方。这条公路靠近大海，坐在车里就可以看到斯里兰卡独特的高跷渔夫。说是高跷，其实就是一根插在海里的木桩，中间绑一根短木头当作凳子，人坐在木头凳子上垂钓。这种钓鱼方式虽然看上去很美，但钓鱼者需要在杆子上坐一整天，非常辛苦。车里有位当地人告诉我，其实现在的渔民都是驾船出海用网捞鱼的，游客看到的高跷渔夫大都是在作秀而已，或者是闲着没事来试试手气的。

这件事点出了旅游的悖论。游客都希望在异国他乡看到和自己平时生活不一样的场景，但如果旅游的目的地是发展中国家的话，这就意味着贫穷的当地人必须维持旧的传统，不能进步，否则就失去了吸引力，挣不到游客的钱了。反过来说，现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专门为游客上演一出传统大戏，游客很容易上当受骗，以为人家真的那样生活。

不过，有一样东西骗不了人，那就是斯里兰卡的长途大巴。我这趟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和当地人一样坐普通的大巴车，切身体会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斯里兰卡的长途汽车四通八达，而且非常便宜，只是车内有些拥挤，习惯了倒也并无大碍。据我观察，斯里兰卡人大都很有礼貌，相互之间非常友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起吵架事件，违反公德（比如在车里大声喧哗或者抽烟）的事情也极为罕见，说明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确实是相当高的。

旅行中我还发现，大部分斯里兰卡公路的质量都非常好，但车速却仍然提不上去。原来，为了方便沿途的农民乘车，斯里兰卡的长途车基本上没有车站这一说，而是招手即停，按铃即下，其结果就是长途车经常会在路中间停下来上下客，跟在后面的所有车辆也只能停下来等待，或者减速绕行，这就大大降低了车速，减少了斯里兰卡公路的通行能力。

一个看似便民的措施，最终让全体国民都遭了殃。

在斯里兰卡，类似这种出发点很好但效果很差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些政策之所以会出台，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而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就是斯里兰卡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殖民者——英国人。

英国人来了

我乘坐的长途车离开南部沿海转向北方，进入了斯里兰卡的山区。海拔超过500米后，山势迅速变得陡峭起来，盘山公路在浓密的亚热带雨林中间穿行，绝对易守难攻。但天险最终还是没能挡住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英国军队，康提王国在1815年被英军征服，斯里兰卡在分裂了将近1000年后终于再一次统一在了同一个统治者手下。

英国是欧洲的后起之秀，依靠工业革命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一跃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不过，英国在斯里兰卡的成功不光是因为新式武器，而是因为英国实行了更为务实的政策。比如，为了打败康提军队，英军从沿海地区招募了大批说僧伽罗语的当地人充当士兵，这些人熟悉环境，在攻克康提的战斗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僧伽罗人怎么会打自己人呢？这不是自相残杀吗？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兼专栏作家查尔斯·沙文（Charles Sarvan）博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个中原因。他发现僧伽罗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时仍然只是一个用来描述王公贵族的政治名称，不代表种族，更是和佛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词，会说僧伽罗语的人不一定被称为僧伽罗人，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可以这么叫。所以，沿海地区的那些说僧伽罗语的当地人并不觉得攻打康提是在自相残杀，他们根本就没把康提人当成是自己人。

同理，当年也有一批印度教徒为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战斗。在那个年代，民族、语言、肤色或者宗教信仰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识，种姓、部落和财富才是。古代战争的主因几乎全都是为了争夺财富、权力和地位，和种族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殖民者都很善于利用这一点。比如，如果当年美洲的原住民没有被挑唆得相互争斗的话，光凭那几个西班牙水手是不可能征服整个美洲大陆的。再比如，大部分非洲黑奴都是非洲当地人抓来并贩卖给奴隶贩子的，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贩卖的是自己的同胞，而是其他部落的陌生人，因为“非洲人”这个概念在当时是毫无意义的。还有，19世纪时整个孟加拉地区只有20个英国人，却统治着250万原住民，仅用“武器精良”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人没有团结起来抵抗“异族”侵略者，他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概念。

因为这个原因，不少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英国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所作所为不能算是殖民，而应该算是帝国主义侵略，英国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到这两个国家，只是派来少数人掠夺了两国的自然资源而已。

具体到斯里兰卡，沙文博士发现，康提王国的普通老百姓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僧伽罗人”，也不认为自己和沿海地区的那些原住民属于同一族类。欧洲人到来前，那里是科特王国的天下，双方是敌我矛盾，哪有什么民族感情可言。事实上，1948年锡兰独立后，康提人曾经提议组建一个联邦制国家，原来的康提王国以自治州的形式加入这个假想中的“锡兰联邦共和国”。这个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直

到1972年斯里兰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康提”还被当作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只有那些住在西南沿海的原住民才被登记为“僧伽罗人”。

同理，所谓“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历史上也是不存在的。据沙文博士考证，康提王国中的几名酋长其实是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杰夫纳王国中也有很多说僧伽罗语的臣民，这些人效忠的是各自的国王，不是各自的“民族”，各个王国之间的争斗和民族或者宗教都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整个斯里兰卡岛的居民都说泰米尔语，也不可能阻止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的侵略。而说僧伽罗语的斯里兰卡人也曾经和说泰米尔语的南印度部落结成暂时的利益联盟，携手攻打其他的印度部落。

最终让斯里兰卡人意识到自己还有“民族问题”的，是英国人。

要想知道英国人到底在斯里兰卡都干了些什么，必须去艾勒（Ella）走一趟。这个小村庄位于斯里兰卡南部山区的一个峡谷中，我到达的时候刚好是傍晚时分，村子里到处可见穿着全套登山装备的欧美游客，显然都是刚刚徒步回来的。艾勒在喜欢玩户外的驴友当中名气很响，村子周围有好几条适合徒步的线路，每天都有大批欧美游客来此登山。

第二天一早，我按照地图上的标识向“小亚当峰”爬去。这是一条修得非常整齐的山路，沿途全是茶园，绿油油的甚是好看。路上看到不少背着篓子的斯里兰卡妇女，显然都是去采茶的。斯里兰卡红茶全球闻名，绝大部分都产自南部山区。这片地方的平均海拔约有1000米左右，常年笼罩在云雾中，是种植高山茶的好地方。

英国人在统治斯里兰卡的初期曾经引进过咖啡和橡胶，因为病虫害等原因都失败了。1870年英国人试着引入茶树，没想到大获成功，斯里兰卡出产的红茶深受英国消费者欢迎，为殖民者带来了巨额收入。采茶是一项劳动力密集的行业，技术含量又不高，需要大量廉价劳工。当地人懒散惯了，没人愿意干，于是英国人从印度招募了100万泰米尔劳工来斯里兰卡采茶。这些人属于印度的底层，和斯里兰卡原有的泰米尔人属于不同的种姓，后者瞧不上前者，一直拒绝接纳他们。僧伽罗人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自然也很难接纳这些劳工。斯里兰卡独立后，这些人无家可归，只能继续留在斯里兰卡，为后来的民族冲突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为了把山区出产的茶叶运出来，英国人规划了一条铁路，从山里一直通到科伦坡。这条铁路线至今仍在使用，是当地人通勤的主要交通工具。我从艾勒火车站上车坐了一段，感觉像是回到了殖民时代，无论是呜呜的汽笛声，还是车轮和铁轨有规律的碰撞，甚至那慢如蜗牛的车速，都和老电影里的场景毫无分别。我像其他游客那样，全程吊在车厢外，一边呼吸山里凉爽而又新鲜的空气，一边欣赏周围美丽的景色。对于这样一个节奏缓慢的国家来说，恐怕连窗外的风景都和殖民时代没有太多差别。我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的茶园，以及见缝插针种下的玉米和蔬菜。按照斯里兰卡银行家兼人类学家斯里坎萨·纳达拉贾（Srikantha Nadarajah）的说法，英国商人摧毁了斯里兰卡原有的农业模式，把斯里兰卡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以大庄园为单位、以金钱为基础的现代国家。

纳达拉贾曾经是斯里兰卡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和社会活动家，后来厌倦了职场生活，移民澳大利亚，师从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麦克·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学习人类学，并于2014年7月出版了一本分析斯里兰卡内战的专著，名为《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Sri Lanka*）。在纳达拉贾看来，英国殖民者给斯里兰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动摇了整个国家的基石，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至于大多数斯里兰卡人都没能很好地适应，这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比如，斯里兰卡原本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地方割据现象非常严重，各个王国的老百姓相互间很少直接打交道。英国人消灭了各地的军阀，统一了全岛，将原本分散的部落纳入同一套管理体制，由中央政府派官员统一管理，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矛盾和摩擦。

再比如，斯里兰卡农民原本受到王役制度（Rajakariya）和佃农制度的限制，行动很不自由。英国人取缔了王役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公路和铁路网，把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大大加快了劳动人口的流动性，以及信息的流通速度。原本不怎么打交道的不同族群的成员们一夜之间成了邻居，彼此之间还要相互竞争，同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

话虽如此，但类似的情况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曾经发生过，为什么斯里兰卡的民族矛盾会变得如此激烈呢？

结语

我乘坐的小火车停靠在一个山区小站，上来了一大群穿着同样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显然都很兴奋，一上车就开始唱歌，唱的是僧伽罗传统民歌。领唱者没有乐器伴奏，便用手敲打车皮，为大家打拍子。他们就这样唱了一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好奇地询问他们的来历，其中一人告诉我，他们都是斯里兰卡空军学校的学员，这次结伴去科伦坡参加资格考试，合格后就可以加入斯里兰卡空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了。

虽然他们都是佛教徒，但在参军这件事上，他们和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没什么两样。



2014 年 5 月 19 日，科伦坡市举行战胜“泰米尔猛虎组织”5 周年纪念活动。图为一名妇女在战争纪念馆的烈士碑上寻找自己儿子的名字



从独立到内战

斯里兰卡的传统文化和英国人引入的现代体制不兼容，斯里兰卡人没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就是长达26年的内战。

主笔 ✎ 袁越

佛教的复兴

斯里兰卡南部山区一直被认为是僧伽罗民族的大本营，努瓦拉埃利亚（Nuwara Eliya）正好位于这片山区的中心。我乘火车来到这个小镇，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英国乡村，到处可见那种老式的双层木屋和英式花园，甚至还能见到英式电话亭，如果不是因为大街上的行人肤色太黑，我简直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英国。

小镇位于一个山清水秀的山谷之中，这个风水宝地是在1819年被英国殖民者“发现”的，思乡心切的英国人立即决定将其改造成一个避暑山庄，并在这个和家乡气候非常相似的地方种上了各种英国蔬菜，建造了许多英式度假屋，还修建了一座高尔夫球场。如今那些老房子大都健在，而且还在行使正常功能，因此这个小镇得了一个贴切的绰号：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

努瓦拉埃利亚体现了英国殖民者的野心，那就是试图按照英国的模式把斯里兰卡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些殖民者不光要引进英国的房子、铁路和马车，还要引进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农作物。咖啡最早就是在这里试种成功的，可惜后来斯里兰卡咖啡树染上了一种病毒，引种失败了。急于挽回损失的英国商人们又率先在这个努瓦拉埃利亚试种茶树，获得了成功，此后茶园模式逐渐在斯里兰卡推广开来，成为殖民时代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些殖民者们不仅引进了欧洲的物质，还引进了欧洲的思想，他们要以英国人为模板，改造斯里兰卡的原住民。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把原住民的家底摸清楚，于是英国政府派来了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试图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改造这个国家。

这其中，宗教是英国人最重视的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宗教在欧洲发展了这么多年，逐渐形成了很多具有排他性的派别。教会也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欧洲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

可是，当欧洲传教士们试图按照欧洲那套标准给斯里兰卡人贴上宗教标签时，却发现这么做行不通。北部的印度教包罗万象，号称有几百万个神，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而且印度教几乎没有神职人员，更别说教会了，缺乏宗教应有的组织

和结构。南部的佛教也不好办，正宗的原始佛教不相信神迹，不提倡个人崇拜，本质上更像是无神论，充满了理性色彩。更奇怪的是，这两种宗教相互间并不排斥，完全不像欧洲宗教那样各自有一套排他的信仰体系。换句话说，佛教和印度教更像是两种生活方式，抑或是两套行为准则，仅此而已，与欧洲人熟悉的宗教大不相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大卫·斯考特（David Scott）在1999年出版过一本名为《重塑未来》（*Refashioning Futures*）的书，他以斯里兰卡和牙买加为例，分析了殖民地国家的原始信仰是如何在西方语境下被异化的。斯考特发现，19世纪之前的斯里兰卡并没有与"宗教"或者"佛教"对应的词汇，无论是僧伽罗语还是巴利语都没有。现代僧伽罗语里的宗教（Agama）一词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9世纪时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斯里兰卡社会根本就没有一种能够和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并列的、自成一体的信仰体系，这个概念是英国人强加给斯里兰卡人的。

事实上，在英国殖民初期，斯里兰卡佛教几近消亡，大量寺庙被废弃，也没有多少职业僧侣了。平心而论，英国殖民者的宗教政策非常宽松，并没有通过武力强迫当地人改信基督教。但毕竟有很多英国传教士来斯里兰卡传教，这一事实本身，以及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在斯里兰卡开展的学术研究，重新激起了斯里兰卡人对于佛教的热情。1937年，英国学者乔治·图摩尔将斯里兰卡最著名的历史典籍《大史》翻译成英文出版，帮助僧伽罗人找回了关于自己祖先的记忆。但是，这部历史书是一位佛教僧侣写的，作者故意夸大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佛教在僧伽罗民族发展史中的作用。这本书出版后极大地提高了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地位，为斯里兰卡独立后佛教上升为国教埋下了伏笔。

1860年前后，英国传教士在斯里兰卡举办了5场公开的宗教辩论会，代表佛教出场的是一位名叫羯那难陀（M.V.Gunananda）的高僧，他有着出色的口才和辩术，在与基督教代表的辩论中丝毫不落下风，振兴了佛教的士气。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公开辩论是斯里兰卡佛教的转折点，标志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宗教终于在斯里兰卡得到了复兴。

但是，复兴后的佛教和传统佛教不一样了。斯里兰卡人类学教授坦比亚（S.J.Tambiah）认为，新佛教和佛祖当初的教导几乎没有关系了。传统佛教是一种精神信仰，关心的是世界和平和消除贫困这类宏大命题，新佛教则只对民族问题感兴趣，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不惜和其他宗教对抗，佛祖号召的爱与宽容变成了对异教徒的仇恨，佛教典籍也变成了佛教民族主义的象征。另外，新佛教极度渴望和权力联系到一起，成为权贵的附庸。

佛教，一个源自东方的古老的思想体系，就这样变成了西方宗教体系下的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宗教派别。成为宗教后的佛教变得极具侵略性，不再像以前的佛教那样提倡宽容和忍让了。

佛教的这种转变和殖民者有着直接的关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教授大卫·李特尔（David Little）在1993年出版的《斯里兰卡：制造仇恨》（*Sri Lanka: The Invention of Enmity*）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斯里兰卡人对待西方殖民者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李特尔教授发现，早期的原住民对于西方殖民者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虽然西方传教士采用的传教方式非常具有侵略性，但斯里兰卡人很少公开反抗，忍无可忍时最多逃离家乡，一走了之。但是，自1860年开始，斯里兰卡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弯，敢于公开反抗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指出，西方殖民者天真地相信这个世界的发展轨迹是线性的，永远从低到高，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互相间没有交集。既然欧洲能够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来自欧洲的一切都应该是好的、是进步的，



1998年，两名警察在杰夫纳市街头检查行人的身份证

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欧洲殖民者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殖民地国家，让他们忘掉自己的文化传统，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套思路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失败了，如今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糟糕状况都和这一思路有关。

就拿斯里兰卡来说，英国殖民者全盘采纳了欧洲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政策，创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锡兰。但是当锡兰独立后，英国人撤走了，也带走了佛教最大的敌人——基督教。于是，复兴后变得极具侵略性的佛教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人，自认为是佛教唯一继承人的僧伽罗人便把目光转向了国内第二大族群——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的前世今生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主要居住在这个岛最北端的杰夫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东北部的沿海一带。亭可马里（Trincomalee）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驶往亭可马里的长途车司机在距离终点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候就提前换了音乐，喇叭里传出了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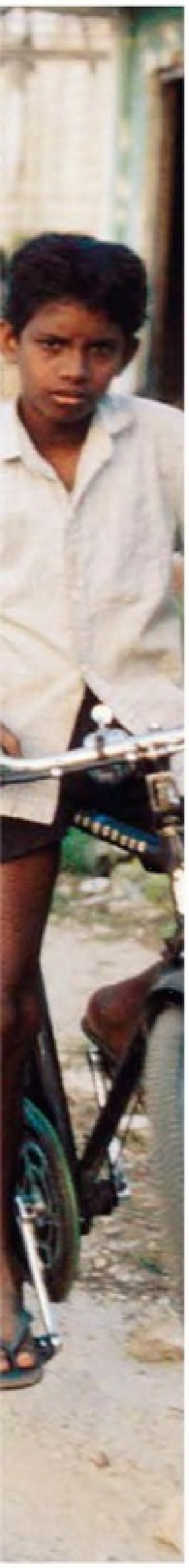


1996年，走过杰夫纳市街头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女兵

强烈的印度流行歌曲，听了一路绵软僧伽罗情歌的我立刻来了精神，再也不困了。

那天正好是排灯节（Diwali）的最后一天，这是印度教最大的节日，庆祝光明战胜了黑暗，智慧战胜了愚昧，好人战胜了坏人。长途车晚上20点才到达亭可马里，大街上一片漆黑，但路边的一个自由市场却是灯火通明。我走过去一看，立刻感觉自己来到了印度。只见小贩们在临时搭起的塑料大棚里叫卖各种零食和小玩意儿，五颜六色的商品在高瓦数白炽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诱人。有个卖小吃的摊位用一只大喇叭播放流行歌曲招徕顾客，我居然听到了《江南Style》。一圈转下来，我感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比僧伽罗人活泼多了，也更会做生意，没有僧伽罗人那么多禁忌。

泰米尔人的祖先来自印度，是印度半岛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中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如今全世界一共有大约7700万泰米尔人，是目前人数最多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提到没有国家的民族，很多人都会想到犹太人。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泊多年，饱受欺凌，最终在以色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结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在别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除了需要团结和忍耐之外，更需要掌握一两门别人没有的绝技。犹太人选择做小买卖或者放高利贷，在那些因为宗教原因不愿意做生意或者放贷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此后又通过发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具备高等知识的人才，在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白领岗位站稳了脚跟。泰米尔人也是如此，他们像犹太人那样善于经商，在整个南亚地区都留下了泰米尔商人的足迹。他们也非常重视教育，家长们宁可饿肚子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这就是为什么在医生、律师、科学家和银行家这些





在斯里兰卡内战中失去右手和一条腿的男孩



政府军士兵在政府控制区域巡逻（摄于 2006 年）

需要高学历的领域能找到大批泰米尔人的原因，百事可乐公司现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Indra Nooyi）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住的旅馆的老板也是一位泰米尔商人，他看上去 50 多岁，略微有些发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亭可马里有好几家旅馆和度假村都是他开的，但他却告诉我，自己差一点就要倾家荡产了。

“内战那几年我们全家都移民到印度去了，我的四个女儿迄今为止仍然留在国外没敢回来，其中一个已经嫁到了加拿大，大概永远不会回斯里兰卡定居了。”他对我说，“内战结束后我又观望了几年，觉得短时间内不会再打了，这才大着胆子回来继续干老本行，在国外坐吃山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他听说我是记者，便主动提出开车带我去周围转转。我俩先去了一座印度教寺庙，和我在印度见到的完全一样，只是外墙上的雕像颜色特别鲜艳，显然是刚刚粉刷过的。寺庙里只有一个清洁工，没有住庙和尚。过路的行人拐进来祷告几句，然后出门继续赶路。

我们又去了镇上最繁华的商业街，看上去和其他的斯里兰卡小镇没什么两样，大部分招牌都是用英文、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这三种文字写成的，据说这是斯里兰卡的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不过，地上的垃圾比南部沿海的那些村镇多了一些，我还见到几头耕牛站在马路中间反刍，这两条毫无疑问地告诉大家，亭可马里是泰米尔人的地盘。

“其实这条街上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泰米尔人、僧伽罗人和穆斯林都有。”旅馆老板对我说，“大家平时相处得还算不错，谁也不招惹谁，可一旦出点事，便会立刻按照民族成分的不同分成不同的派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为什么大街上看不到内战的痕迹了呢？难道当初这里打得不够激烈吗？”我问。

“哪里？！亭可马里是内战的主战场之一，经常能听到枪声，爆炸案也时有发生。我那个旅馆前面的一幢房子就是被一颗炸弹炸毁的，现在正在重修。”

他一说我立刻想起，旅馆门前确实有片空地，上面堆满了建筑材料。这样的场景其实在任何城市都很常见，但如果我不问的话，根本不会想到那块空地其实是被炸出来的。

我们离开市中心，朝海边开去。我注意到马路上到处是警察，几乎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程度，即使远离市中心也是如此。“政府一直歧视泰米尔人，居然派了这么多僧伽罗警察来管我们。”这位老板愤愤地说，“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出了问题怎么管？”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语言是斯里兰卡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殖民时期大家没得选，只能说英语，所以当时在政府机构和其他一些重要部门任职的斯里兰卡人必须是会说英语的“洋买办”。前文说过，泰米尔人历来重视教育，会说英

语的泰米尔人比例远比僧伽罗人高。据统计，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时大约有40%的政府官员是泰米尔人，而当时的泰米尔人口总数只占斯里兰卡人口总数的11%。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当年美国也派了一个传教团来到斯里兰卡，但是英国人怕美国人借机扩大自己在南亚的势力范围，不准美国传教士染指中南部地区，只准他们待在北部的杰夫纳传教。事后证明，美国传教士远比英国同行敬业，他们在泰米尔人的大本营开办了很多高质量的教会学校，大幅度提高了泰米尔人的英语水平和教育水平。


泰米尔妇女在杰夫纳圣玛丽大教堂做祷告

问题是，这样一来僧伽罗人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自己是被一个少数民族管理了，心里很是不服。根据斯里兰卡人类学家纳达拉贾在《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一书中的描述，殖民之前斯里兰卡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并没有那么强，英国殖民者引进了英国政府的那套管理模式，在户籍制度、宗教政策和儿童教育等许多方面强化了双方的差异，加深了各自的民族意识。

事实上，这是欧洲殖民地的常态。在欧洲式的管理体制之下，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个原始部落均获得了发展各自独特文化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许多原本界线模糊不清，甚至几近消亡的民族纷纷经历了文化复兴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明确了各自的定义，加重了彼此间的差别。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印度。英国殖民者1881年在英属印度组织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格上需要填写的第一项就是宗教。当时很多印度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宗教了，这张表强迫他们选一个身份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这就等于被迫选择了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社团或者党派。当时印度最大的两个教派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双方关系远不如佛教和印度教那样融洽。人口普查导致印度人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分成了两大阵营，彼此间充满敌意。最后当印度打算脱离英国宣布独立的时候，人口较少的穆斯林不愿意和占多数的印度教徒组成联合政府，双方只能分家。穆斯林分到了东西两块土地，组建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印巴分治。因为时间仓促，国土分割线居然是在短短6个星期里划出来的，很多原本相安无事的混居村落被一分为二。因为害怕遭到对方迫害，1400万印度人被迫向东西两个方向迁徙，在此过程中双方大打出手，最终有大约100万人死亡，酿成了人间惨剧。

惨剧发生后，很多人指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人太过自私。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本来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王国，是英国人硬把双方捏合到一起去的，印巴分治只是恢复了殖民前的原状而已，如果独立之前没有分家，独立后的日子很可能更不好过。

斯里兰卡的情况要比印度好一些。这个国家本来就小，作为少数派的泰米尔人也力量有限。再加上英国殖民者一直试图把斯里兰卡培养成一个模范殖民地，在很多方面给予了优惠政策，独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做得要比印度充分多了。比如，斯里兰卡很早就实行全民选举，21岁以上的斯里兰卡公民，不分男女，全都有选举权，是南亚国家当中第一个这么做的。再比如，英国人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当地政治家，并从1945年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制度，这也是南亚国家中的独一份。于是，当斯里兰卡于1948年获得独立时，无论是政治家的素质还是老百姓的觉悟都是南亚国家里最好的，独立的过程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动一枪一炮。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彻底解决了。纳达拉贾认为，独立前的斯里兰卡存在两种民族主义，一种可称为锡兰民族主义，主要成员是受过良好英式教育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他们的诉求就是让锡兰独立，其余免谈。另一种可称为僧伽罗民族主义，其主力是佛教僧侣团，他们不但要独立，还要求给予佛教以“国教”的地位，并允许佛教徒参政议政。

1948年前的斯里兰卡，独立是头等大事，各个族群目标一致，很容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锡兰民族主义者成为主流，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为了防止宗教干政，破坏独立进程，开国元勋们甚至特意在宪法中写明，

斯里兰卡政府是世俗政府，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独立后的斯里兰卡享受了几年和平时光。但是，僧伽罗民族主义者们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在宪法中找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民主选举制度。他们意识到，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漏洞，自己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于是，斯里兰卡内战的导火索就这样悄悄地被点燃了。

从英语到僧伽罗语

要想弄清楚斯里兰卡内战的前因后果，必须去泰米尔人的大本营——杰夫纳看看。我坐上一辆长途汽车，一路向北驶去。

斯里兰卡的北部平原地势极为平坦，宛如一块绿色的地毯。刚开始还能见到一些森林，越往北走树木越是稀少，车窗外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草场，一眼望不到头。据说这里曾经是猛虎组织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真不明白他们能藏到哪里去。

仔细看，不少草场还能看出田埂的痕迹，显然都是被抛荒的农田。难道内战把农民都吓跑了吗？一位乘客告诉我不是这样。原来，斯里兰卡北部雨季短旱季长，总体来说相当干旱。在这里种田非常辛苦，收入又无法保证，很多农民受不了这个苦，便抛下农田，改行干别的去了。

事实上，这就是泰米尔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的主要原因。泰米尔人居住的北部平原自然条件恶劣，不但不适合发展农业，也没有宝石矿，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于是泰米尔人都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利用知识上的优势找一份工作，这几乎是泰米尔人唯一的出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普通斯里兰卡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政府公务员，泰米尔人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就引起了僧伽罗人的不满。经过几年的酝酿，这股不满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斯里兰卡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了。

前文说过，斯里兰卡是和平独立的，并由全体国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政府。第一届执政党叫作统一国民党（United National Party），主要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各界精英人士组成。1951年，该党的一位得力干将班达拉奈克（S.W.R.D.Bandaranaike）突然宣布退党，另立山头，组建了斯里兰卡自由党（Sri Lanka Freedom Party）。5年后，自由党联合了包括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内的各种左翼政党一同参选，决心和执政的统一国民党一决高下。

班达拉奈克出生于科伦坡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大学毕业后去牛津深造，是个标准的高学历海归。他在英国学习期间焕发了蕴藏已久的民族主义热情，回国后放弃了天主教，皈依佛门，发誓要尽自己一切努力振兴佛教，恢复僧伽罗民族的光荣传统。就在1956年的那次民主选举中，班达拉奈克公开打出了僧伽罗民族主义的旗号。他预言，如果自己能唤起占人口总数70%的僧伽罗人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必将在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非常正确，自由党在那次选举中大获全胜，班达拉奈克以自由党主席的身份出任新一届总理，成为斯里兰卡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班达拉奈克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了英语的垄断地位，规定僧伽罗语代替英语成为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纳达拉贾认为，这个新法律是斯里兰卡内战的起因，因为这就等于把泰米尔人挡在了斯里兰卡的官僚体制之外，切断了他们的从政之路。但是，斯里兰卡历史学家沙文认为，这个新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英语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率并不高。据统计，1946年时全斯里兰卡只有6.3%的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如果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能当公务员，显然并不公平。同样，泰米尔人只占总人口的12%，更不可能把泰米尔语定为官方语言。两种官方语言并存也不妥，那样的话每个斯里兰卡人都要学一门“外语”，太浪费资源了。

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后的印度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印度人本来比斯里兰卡人更有理由放弃英语，但印度国家太大，民族成分太复杂，光是常用的方言就有上百种之多，没有任何一种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印度政治家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让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英语成为印度学生的必修课，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普通印度人的英语水平迅速超过了斯里兰卡，并且为后来印度经济的复兴，尤其是软件业的兴旺奠定了基础。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很多非洲国家，比如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官方语言也是英语，原因和印度相同。

斯里兰卡属于另一类殖民地，也就是其中一个民族占有绝对优势。这样的国家几乎都放弃了英语，改用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了。问题在于，斯里兰卡是个小国，本来知识底子就不足，国内市场也很小，将来注定要走出去，发展外向型贸易，照理说应该远比印度这样的大国更需要英语教育。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英语被放弃了。

英语的遭遇再一次说明，印度和斯里兰卡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被殖民者生造出来的，这两块地方原来都是若干民族分而治之的局面，不存在语言的问题。英国人硬生生地把这些民族混在了一起，组成两个全新的国家，自然产生了各种矛盾。幸亏印巴在独立前就分了家，否则矛盾会更多。

沙文虽然认同这个新政策，但他认为应该准备充分了再行动。事实是，

新的语言政策实行得非常迅速，斯里兰卡大中小学的课本很快就都换成了僧伽罗文。但斯里兰卡知识分子的能力有限，来不及把英语课本和参考书籍全部翻译成僧伽罗语，尤其是理工科，更新速度更是缓慢，不但缺课本，合格的理工科教师也严重不足。可是，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让更多的僧伽罗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班达拉奈克政府拨出大笔经费增加师资力量，扩大招生范围。但因为上述原因，新增的师资力量大都集中在文学、历史和艺术等文科领域，理工科严重不足。比如，1959 年时锡兰大学的文科生只有 365 人，1965 年这个数字便蹿升到了 3500 人，增加了将近 9 倍。根据斯里兰卡教育部的统计，1964 年全国 85% 的毕业生修习的是文化和艺术等文科专业！但斯里兰卡显然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或者报纸编辑，于是这批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大街上游荡。和一般失业人口不同的是，这批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活跃，却又因为英语不好，无法从外部渠道获得更加中立的信息，很容易受到国内激进思潮的影响，做出极端的事情来。事实证明，这群满怀理想却又手无缚鸡之力的“高学历失业者”就是斯里兰卡在上世纪 70 ～ 80 年代发生的社会动荡的主力军。

在纳达拉贾看来，班达拉奈克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情在斯里兰卡发动了一场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最后导致了和中国类似的结果。中国是靠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解决“高学历失业”问题的，斯里兰卡没法这么做，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场大变革的始作俑者班达拉奈克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却又没有甘地或者尼赫鲁那样强大的个人魅力，当局面开始失控时，他便手足无措了，只能不断地妥协。1958 年，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顶点，双方爆发了独立后的第一次民族冲突。班达拉奈克处理不当，得罪了两边的人。第二年，一名对他不满的和尚用一把藏在僧袍内的左轮手枪杀死了他。

就这样，一位发誓要用自己毕生精力振兴佛教、恢复僧伽罗民族光荣传统的政治家最后却死在了一名僧伽罗佛教徒的手里。

从民族主义到内战

中午时分，我乘坐的长途车驶进了杰夫纳王国的地盘。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检查站，我被告知斯里兰卡政府刚刚出台了一个新法规，所有想去杰夫纳的外国人都必须先去外交部申请通行证，否则不准通过。

“杰夫纳已经开放旅游好几年了，怎么突然又变卦了？”我问。

“因为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杰夫纳从事非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一位少校军官对我解释说，“我们可以帮你把申请传真给外交部，但不敢肯定今天一定能办得下来，你要是等不及就顺原路返回，找个旅馆住下，明天再来吧。”

我决定在这里死等，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这位军官 30 多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也很友善。大概是为了怕我等得不耐烦，他一直坐在旁边陪我唠闲嗑，后来还主动请我吃了顿咖喱米饭，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士兵们的营房。但是，我一直等到下午 17 点多钟还是没有结果，渐渐有点不耐烦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外国人呢？我们只是游客，来你们国家就是来玩的，被你们这么一折腾，前几天留下的好印象全没了。”我有些气恼地对他抱怨道，“这个通行证制度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费力不讨好，真是太蠢了！”

“这是我们政府外交部的决定，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遵守。”这位僧伽罗军官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不是我们害怕外国人，而是为了防止敌人借机闹事，分裂我们的国家。”



我一直等到晚上 18 点多钟才被放行，因为一顿饭而培养起来的对这位军官的一点好感在漫长的等待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达杰夫纳时已是 20 点多钟。与



斯里兰卡内战后，许多泰米尔家庭被政府安置在难民营里，依赖外国援助维持生活

其他那些斯里兰卡中小城市一样，杰夫纳几乎没有路灯，大街上一片漆黑。我很快就迷了路，正踌躇间，一辆摩托车停在我身边，车上的人主动提出带我去找旅馆。此后的两天里我又多次遇到这样的热心人，看来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一样，都是生性善良的人。

两个热情而又友善的民族，为什么相互间却如此凶恶呢？美国著名的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其1932年出版的名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在他看来，人类作为个体在行动的时候遵循的是理性原则，以及对他人需求的切身感受，这让我们超越了自身固有的自私和偏见，成为“道德的人”。但是，当我们身处一个集体中时，这种理性机制就消失了，人的自私本性就会暴露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身处集体中时，会做出一些作为个体时绝对做不出来的事情，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变成了我们新的行为准则。

尼布尔的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个理论，无论组成群体的个体多么优秀，群体关系一定是不道德的。当群体变成国家时，这个结论同样适用，因此国与国之间不存在道德问题，只有政治。

所谓“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各方展示实力的舞台。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亲口承认，尼布尔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的理由。

从尼布尔的理论还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单纯运用民主机制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并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反而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上世纪50～70年代的斯里兰卡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班达拉奈克被杀后，他的遗孀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有些政策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比如，当僧伽罗学生都去读文科时，聪明的泰米尔人坚持己见，仍然愿意去读理工科，导致斯里兰卡的私营企业雇用了更多的泰米尔学生。于是斯里兰卡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政策，泰米尔人必须获得比僧伽罗人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理科系读书。这个新政使得泰米尔学生当中学理科的比例从1970年的35.3%下降到1975年的19%。

再比如，眼看国内的好机会都被僧伽罗人占据了，很多泰米尔家庭便纷纷出钱送自己的孩子出国读书。此时政府又出台了新的法规，以节约外汇为由，不允许斯里兰卡学生参加国外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就等于关闭了泰米尔学生去国外求学的大门。

政府以节约外汇为由，不允许学生参加国外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就等于关闭了泰米尔学生去国外求学的大门。

事实证明，这项明显欺负人的法规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斯里兰卡政府中的泰米尔政治家曾经多次抗议新法规歧视少数民族，要求政府效仿印度，把泰米尔聚居区变为自治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但他们忘记了，印度是个大国，民族成分复杂，中央政府实在管不过来，这才允许少数民族拥有一定的自治权。斯里兰卡太小了，民族成分简单，不存在管不过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动力让泰米尔人自治。

还有一位名叫切尔瓦亚加姆（S.J.V. Chelvanyagam）的泰米尔政治家非常崇拜甘地，决心效仿甘地，在斯里兰卡发起一次“非暴力不合作”形式的反抗运动。他组织了一群泰米尔人去科伦坡静坐示威，结果遭到一伙僧伽罗暴徒的袭击，政府则根本不予理睬，任凭僧伽罗暴徒殴打示威人群。这位天真的政治家没有想到，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是多数老百姓对抗少数英军，甘地模式很管用，而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则是少数民族对抗多数民族，甘地模式不可能成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叫普拉巴卡兰（Vellupillai Prabhakaran）的狠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1972年，当时还只有18岁的普拉巴卡兰成立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决心用暴力手段谋求独立，成立“泰米尔伊拉姆王国”。

这个普拉巴卡兰就出生在杰夫纳北边的一个小渔村。第二天一早我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向斯里兰卡岛的最北端开去。与亭可马里不同的是，杰夫纳的战争痕迹非常明显，路边随处可见被炸毁的建筑物，以寺庙和教堂居多。有几座印度教寺庙还在修复过程中，教徒们便等不及了，在残垣断壁间举行宗教仪式，迎接湿婆的驾临。

一路上我看到特别多的骑车人，据说这是因为战争年代汽油供应中断，当地人无法开车，只能骑自行车，战争结束后这个习惯被保留了下来。

我还在路边看到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中国政府援助了94.5亿卢比（相当于4.5亿元人民币），帮助杰夫纳修建了一条长达90公里的通往内陆的高速公路。事实上，中国政府还帮助斯里兰卡修建了一条从杰夫纳到科伦坡的铁路，为重建斯里兰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小时后，我来到了位于斯里兰卡岛最北端的“佩德罗角”（Point Pedro）。这里有个小渔村，隔老远就能闻到很重的鱼腥味儿。村子里看不到多少人，大概都出海捕鱼了。我穿过村子来到海边，这里停泊着一排小渔船，几个刚刚捕鱼归来的渔民正在从渔网里把鱼卸到船舱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不过，这些鱼的个头都很小，体长不足10厘米，看来这附近的渔业资源已近枯竭，真不知这些渔民靠什么生活。

“现在要想捕到大鱼，必须出海很远才行。”一位渔民对我说，“这些小鱼是做鱼干用的，也能卖不少钱。”

果然，村子里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在晒鱼干。本来鱼的个头就不大，晒干后就更小了。不过，我想起斯里兰卡人喜欢吃素，即使菜里有肉往往也被切成小块，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种小鱼干反而正合适。

村子里有个军营，一群士兵坐在院子里闲聊。司机目不斜视地从军营门前驶过，确定士兵们看不见自己了，便突然一拐，钻进一条小巷，然后又拐了两个弯，眼前出现一个闲置的小院子，荒草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

“这就是普拉巴卡兰的家，房子早就被拆掉了，但谁也不敢在这上面盖新房，所以就一直空下来了。”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此人的事迹，我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好似世外桃源的地方，竟然出了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根据书中的描述，普拉巴卡兰是个非常冷血的杀

手。他很早就相信只有诉诸暴力才能实现目的，而且越是血腥效果就越好。1975年，他用一把手枪在很近的距离刺杀了当时的杰夫纳市长，这是斯里兰卡独立后发生的第一起重大政治谋杀案。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报复。陷入了恶性循环。1983年，一群由斯里兰卡政府暗中支持的僧伽罗暴徒冲进杰夫纳图书馆，将9.7万册图书，以及很多珍贵的手抄本尽数烧毁。手抄本中有很多关于印度教和泰米尔人的历史文献都是孤本，损失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标志着斯里兰卡内战正式打响，双方从打砸抢和暗杀偷袭演化成了公开的武装对抗，普拉巴卡兰领导的猛虎组织就是泰米尔一方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美国动物学家沃尔夫冈·迪图斯博士那段时间正好在斯里兰卡搞研究，他对我回忆说，猛虎组织对战争早有准备，每个人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再加上海外泰米尔人捐了大笔金钱给游击队买武器，所以内战刚开始时政府军的战斗力远不如猛虎组织游击队，据说一个游击队队员可以对付10个政府军士兵。直到后来政府军向外界求援，进口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才打了个平手。

海外"泰侨"们不光捐钱给猛虎组织买武器，而且还在西方国家开展舆论攻势，导致内战初期西方媒体大都站在泰米尔人这一边，指责政府军滥杀无辜。但是随着事实真相逐渐曝光，大家才发现普拉巴卡兰绝不是什么为民请命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他根本不想和政府谈判，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然后迫使政府做出让步。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开始倒戈，不少西方政府也改变了立场，宣布猛虎组织为恐怖组织。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支失道寡助的游击队竟然在一个没有多少天然屏障的小岛上坚持了26年才倒下呢？首先不得不说普拉巴卡兰确实是个军事天才，但最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无能。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斯里兰卡政府官员其实不希望内战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们可以从军火生意中捞到很多好处。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政府内部思想不统一，有的主战有的主和，这才让猛虎组织苟延残喘了这么久。

最终结束内战的是现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结束内战。他任命自己的哥哥戈塔布哈亚担任国防部长，这样在行动的时候就可以不受其他政治家的约束了。最能体现他办事作风的就是和猛虎组织的最后一战，当时猛虎组织已经被逼到了死角，无路可退了。普拉巴卡兰挟持了数万名平民作为人质，要求和政府谈判，一些政府官员担心人质安全，希望以谈判解决问题，但拉贾帕克萨根本不想谈判，一心就要全歼游击队，彻底结束内战。最终双方在一处海滩展开最后决斗，普拉巴卡兰被击毙。那场战斗据说导致了大约7000名士兵和1万名平民死亡，以英国BBC电视台为首的西方媒体指责拉贾帕克萨滥杀平民，犯下了反人类罪。但是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个决定倒是叫好的多，就连一些泰米尔知识分子也都认为国际社会高估了死亡人数，拉贾帕克萨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留着普拉巴卡兰，必将后患无穷。

内战结束后，有一部分人认为泰米尔人失去了谈判的筹码，今后的日子将愈发不好过了。不过据我观察，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斯里兰卡政府加大了在泰米尔地区的投资力度，很多过去制定的歧视政策也正在被逐步废止。大多数斯里兰卡人，不论是僧伽罗人还是泰米尔人，都试图忘掉这段历史，抬起头向前走。

也许，对于这样一个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的国家来说，自上而下的改变才是解决民族争端最好的办法。

结语

斯里兰卡计划明年要拍一部关于国王杜图伽摩奴的大片，斯里兰卡人相信这位英勇善战的国王是佛祖派来拯救僧伽罗人的大救星，佛祖在他身上施了魔法，借他之手拯救了僧伽罗民族，也拯救了佛教，保护佛教是佛祖赋予僧伽罗民族的伟大使命。

今天的斯里兰卡街头到处可见拉贾帕克萨总统的巨幅头像，他双手合十，面露微笑，发誓要带领斯里兰卡人民过上好日子，并宣称这是佛祖和斯里兰卡人民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2012年，斯里兰卡出现了一个名为Bodu Bala Sena的佛教极端组织，其成员相信佛教就快要被消灭了，拯救佛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伟大使命。这些人不但四处袭击斯里兰卡国内的其他宗教组织，甚至把触角伸到了国外。他们还鼓励其成员参政议政，尽一切可能干预政府的决策。不少有识之士都担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斯里兰卡有可能变成下一个伊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经于2007年出版过一本书，名为《身份认同与暴力：使命感的幻觉》（*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他在书中指出，对于神圣使命的幻觉是暴力思想的温床，它给了人们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去实施暴力，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和冲突都不是源于对财富或者权力的追求，而是源自这种想象中的使命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班达拉奈克没有死于印度教徒之手，而是被一名佛教徒枪杀；甘地没有死于英国人之手，而是被一名印度教徒刺杀；拉宾也没有死于巴勒斯坦人之手，而是被一名犹太人杀死了。

睁眼看看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吧，满眼都是这种使命感的幻觉。

疲软经济下的牛市

进入 12 月以来，A 股市场在一周之内大涨 10%，用最短的时间点燃了牛市的热情，在宏观经济入冬之际，股市迎来了最火热的夏天，演绎出一个“经济下行，股市上涨”的经典组合。

主笔 谢九

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股市的表现和宏观经济出现背离几乎已是常态，至少从短期而言，中国股市并不是经济的晴雨表。在过去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股市并没有跟随上涨，因为过热的经济通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很多年里都是中国经济的头号敌人，而为了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会持续收紧，股市也鲜有大涨机会。反之，当宏观经济下行时，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反而给压抑已久的股市提供了上涨的土壤。这一轮股市上涨，其动力也基本上来源于此。

随着央行上半年开始通过各种创新性工具手段对市场“花样放水”，定向降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 SLO、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等等，各种此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层出不穷，股票市场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货币政策的转变已经开始，上证指数从 2000 点附近稳步上涨，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开始提前进场。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货币政策放松的尺度也越来越开放，11 月 21 日，央行突然宣布降息，货币政策的调控终于不再羞羞答答，A 股市场也应声而起，从降息之日至 12 月第一周，10 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大涨 500 点，涨幅 20%。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进入 12 月以来，以金融股、“两桶油”为代表的超级蓝筹股连续涨停，A 股市场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实现了指数上涨，一天的成交金额突破创纪录的 1 万亿元，这种能量已非一般机构和散户所能为。这也就意味着，在当前的中国经济背景下，股市可能还将被赋予更加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股市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融资功能上，股市远远不及银行，在拉动经济增长上，房地产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所以在过去很多年里，一旦中国经济遭遇麻烦，政府出面拯救的不是房地产就是银行，中国股市虽然长期熊市，而且救市呼声不绝，但是很少被提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性前所未有，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大牛市。

今年中国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从 8 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 10 条具体措施解决融资成本问题，到今年 11 月，国务院再次推出新的 10 条举措，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央行也是穷尽各种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直到今年 11 月祭出降息的终极武器，但即便如此，降息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贵问题，由于我国众多行业产能过剩，大量国有背景的僵尸企业只能依靠银行贷款苟延残喘，挤占了大量原本应该流向中小企业的资金。而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极弱，央行即使降息，也只能对贷款利率起到名义上的引导，但实际上反而可能更加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如果通过银行融资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一个死结，那就有必要转换思路，通过改变我国的融资体系来实现。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体系以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为主，而来自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占比只有 15% 左右，这样的融资结构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相比之下，直接融资的成本远低于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如果想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一个健康发展的股市必不可少。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由于熊多牛少，因此屡屡出现融资中断的现象，更加弱化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在今天中国经济亟需解决融资贵的背景下，股市无疑可以担当起更富战略地位的角色，大量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股市实现融资，当然，前提是 A 股市场必须长期牛市。

一个良性发展的股市，还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投资者在股市获得合理回报之后，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都会大大增强。中国经济一直努力寻求向消费型经济转型，近年来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虽然有所增强，但是在“三驾马车”中的占比也就维持在 50% 上下，和发达经济体 80% 甚至更高的贡献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出现下滑之时，能够担当重任的还是投资引擎，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始终难有实质性突破。其中最核心的因素自然还是民众收入有限，以及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在过去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

代，中国的消费引擎都难以真正启动，随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 7% 甚至更低，民众的收入增长预期也随之降低，消费转型可能更加遥遥无期。这就需要在工资收入之外，为民众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2007 年 10 月，“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过可惜的是，当时恰逢股市开始从 6000 点的历史高位下跌，很多投资者的财富大幅缩水，至今没有恢复，财产性收入对很多人也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继当年“十七大”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再次提出：“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只有 A 股市场迎来一轮长期牛市，连续在“十七大”和“十八大”做出的承诺才不会沦为空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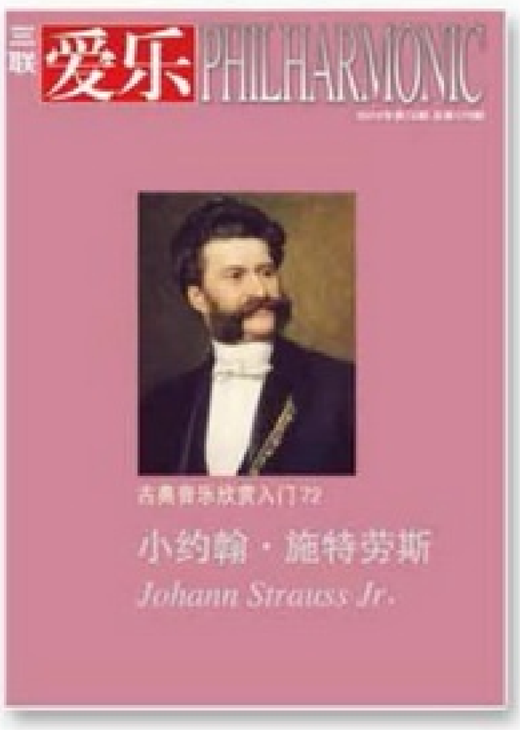
一个健康发展的股市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房地产泡沫。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在过去 10 年被推至高位，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投资渠道匮乏，尤其是股票市场长期疲软，这使得房地产被赋予了太多的投资属性。如果股市能够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居民资产配置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弱。

在经过了一年的低迷期之后，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又来到了一个相当微妙的阶段。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连续对房地产市场释放重大利好，首先是在国庆前夕发布房地产信贷新政，对房地产信贷政策大幅松绑，随后又在 11 月份宣布降息。以过去几年房地产的经验来看，2009 和 2012 年的楼市大幅反弹，都是在相关政策刺激下所致，这一次央行再次对房地产市场送上大礼，这也使得房地产的走势增加了很多变数，央行宣布信贷新政和降息之后，部分一线城市的成交量已经明显回暖。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一次央行的刺激而迎来第三轮大幅上涨，民众对房地产调控的信心将会基本上消失殆尽，未来房地产市场乃至中国经济都将酝酿更大的风险。

不过这一轮股市强势上涨，可能会很大程度削减房地产市场的上涨预期，在大盘蓝筹股的拉动下，股指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升，各种在股市上暴富的传说又开始流传，这种狂热的情绪很容易让人回到 2007 年。股市的火爆打消了很多人的炒房热情，卖房炒股成为当前的流行语，在楼市刚出现回暖之际，股市的火爆转移了人们对楼市的关注，也很难说不是一种巧合。

尽管股市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一轮长期健康发展的牛市，而不是短时间内迅速暴涨的股市。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2007 年股市的暴涨暴跌应该还记忆犹新，大部分投资者不仅没有从这轮牛市中赚钱，反而被深度套牢至今。近期的中国股市虽然迎来了久违的牛市，但是这种通过拉动大盘蓝筹股的暴力上涨很难长时间持续，只有改变这种暴风骤雨式的上涨，才可能迎来一轮真正的牛市，否则，这一轮行情留给大多数投资者的又只会是伤痛的记忆。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4 年第十二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72

维也纳的“年味儿”——小议小约翰·施特劳斯

· 孙健、石岩、李庆任对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波尔卡、《蝙蝠》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柏林爱乐乐团“欧洲圣城音乐会”的首演

访谈 德国男中音歌唱家赫尔曼·普莱访谈录

话题 钢琴家避开了什么？（后篇）

爱乐笔记 寻找心目中完美的《赋格的艺术》（下）

早期音乐 马尔科·达·加利亚诺

乐史空间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8）：相遇马勒

演奏家档案 哈斯姬尔，又一位克拉拉（7）

作品 并不孤单的《西班牙交响曲》

听片、购片与收藏 荷兰指挥家唱片记——门格尔贝格篇（上）

《爱乐》2015 年订阅须知

2015 年《爱乐》月刊，每期 24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5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192 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 :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 :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奔驰 S 63 AMG 4MATIC Coupe

动力之王加冕

银石赛道是目前英国唯一的 F1 举办场地，而古德伍德不仅是速度嘉年华举办地，同时也是世界最著名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的家乡。与银石、古德伍德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地方相比，位于英国伦敦北安普敦郡的布里克斯沃斯显得比较低调，但其实它更像是故事的缘起。梅赛德斯 -F1 动力总成中心就在布里克斯沃斯，那里有 F1 的核心机密。

主笔 李三

随着汉密尔顿加冕 2014 年度 F1 之王，对于梅赛德斯 -AMG 车队来说，这个酣畅淋漓的赛季划上完美的句号，车队在这个赛季取得了垄断性胜利，他们拿下了 19 分站比赛的 16 个冠军，提前锁定了总冠军。

度过了这样一个成功的赛季，引擎的轰鸣声终于安静下来，但对于动力之王的制造者而言，梅赛德斯 -F1 动力总成中心始终澎湃。

银石赛道是目前英国唯一的 F1 举办场地，而古德伍德不仅是速度嘉年华举办地，同时也是世界最著名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的家乡。与银石、古德伍德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地方相比，位于英国伦敦北安普敦郡的布里克斯沃斯（Brixworth）显得比较低调，但其实它更像是故事的缘起。梅赛德斯 -F1 动力总成中心就在布里克斯沃斯，那里有 F1 的核心机密。

布里克斯沃斯位于伦敦西北部，驱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银石赛道、古德伍德距离这里不过一个小时的路程，奔驰 F1 车队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其实这个地区曾经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后来很多汽车零部件厂也纷纷在这里安顿下来。速度是这里永恒的主题，目前F1赛道12支车队中，有至少8支车队的研发总部在这个地区安营扎寨，汽车制造、空气动力学、电子工程等方面的技术狂人聚集于银石赛道周边，在速度与动力的大本营，方圆百余公里，弥散着发动机的气息。

梅赛德斯-F1动力总成中心的前身是一个叫伊摩尔（Ilmor）的公司，创建者是两个英国人：保罗•摩根（Paul Morgan）和马里奥・伊利安（Mario Illien），伊摩尔就是这两个名字拼在一起的产物。奔驰公司对一级方程式相当有兴趣，先是购买了伊摩尔的部分股份，后来随着所占股份比例越来越高，直到变成了全资公司，这里也变成了奔驰的研发机构。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问题在中心发言人亚当先生看来基本不是问题，因为赛车迷们都知道，至少有8个一级方程式团队集中在北安普敦郡和牛津南部一带，这里分明就是一级方程式的硅谷。“这里有很多的一级方程式供货商，以及很多相关的人才，依托区位和人员优势，为梅赛德斯－奔驰获得最强大的技术支持。”

梅赛德斯-F1动力总成中心设在一组崭新的现代建筑里，建筑由两个相同的大楼组成，好像一对双胞胎，外观是用钢筋构建，屋顶呈扇形。走进建筑才发现，“双胞胎”右边的一幢建筑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办公室，几乎每个设计师的桌前都有至少两台以上的电脑，多的可能有四五台。亚当告诉我们：电脑的多少取决于每个设计师的工作需要，根据发动机设计的需求，设计师按照他们不同的专业背景分成若干小组，很多从事数据分析的专业人员和设计师们并肩作战。

参观途中，我们恰好遇到了一场即将投入比赛的发动机模拟测试。一位看上去相对年长的电脑工程师把赛道数据输入电脑，另一位年轻的“操盘手”则在两台电脑上输入比赛中每个弯道、直道、起步、加速、换挡等等赛车手可能需要的数据。随着指令给出，这台连接着许多管线的发动机开始进入比赛状态。作为参观者的我们完全是隔岸观火，在密闭的玻璃房间里观看电脑工程师流畅的操作。发动机位于玻璃实验室的正下方，尽管实验室密封性非常好，但电脑工程师依然需要戴上防震耳麦。电脑工程师告诉我们，通过实验，基本能模拟发动机在任何赛道的表现情况，与此同时，得到的电脑数据也可以分析每个车手在任何一个比赛中的细小动作。“理论上讲，坐在这个实验室里，完全可以控制每场比赛的赛车，换句话说，即使在没有赛车手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通过电脑完成比赛。”

“当进行台架测试时你站在旁边，必须得戴上耳塞。频率将会很高，加上涡轮的转速达到12.5万转/分，分贝相当高。引擎的声音很大，但我认为那是一种美妙的音乐。”奔驰高性能引擎部常务董事安迪・康威（Andy Cowell）说。

“双胞胎建筑”的另一幢实际上是发动机制造车间，跟大型汽车公司发动机制造厂不同，这里每个车间更像是医药公司的实验室，是完全密闭、独立的恒温恒湿空间。这里生产的发动机数量非常有限，但必须要满足来年改革所要求的关键指标，每台发动机的寿命只有2000公里。在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每台发动机要输出800马力以上的功率，而且容量只是六缸V6 1.6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F1对比赛规则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降低发动机的排量，与此同时，每个车队都必须使用混合动力。F1把这个动力单元叫作能量回收KERS系统，主要靠一组电池收集赛车刹车时产生的热能，回收系统把收集的热能转换成为电能储存起来，在赛车驶上直道时，车手可以获得额外动力。

在工厂的通道、走廊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已经使用过的发动机，陪同参观的亚当先生看出了我们的困惑，他告诉我们：“别以为这些家伙是无用之物，这些发动机都是从赛道上退下来的，除了一些展示意义外，我们的工程师要对它们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便在制造下一台发动机时更少出状



CLS 63 AMG S 4MATIC Shooting Brake 发动机

况。”果然，无论在进门展厅，还是成就展示大厅，都有发动机的身影，一些取得过杆位或者赢得过比赛的功勋发动机，就像退役的英雄一样，接受着工程师们的敬意。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只生产F1发动机吗？

亚当：我们是梅赛德斯－奔驰的全资子公司，是集团旗下研发机构中的顶尖机构，直接向董事会成员研发负责人韦伯教授汇报。我们大部分技术是针对一级方程式赛车的，但相应技术也会应用到奔驰的其他量产车上。可以这么说，一级方程式技术代表最先进的内燃机及混合动力技术，F1动力总成中心也将为更多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提供理论及数据基础。

比如我们研发AMG的SLS AMG电动版车型，完成了电池设计、开发、测试和生产，用于AMG的纯电力驱动系统。梅赛德斯-AMG车型的缸内涂层也应用了一级方程式的技术。我们的技术和经验不会1比1转移到量产车上，但在开发设计方面的构思、理念、原理，包括一些做法，还是能很好地应用到量产车上。

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并不是只有F1的技术能去指导量产车。这里和量产车研发部门有着很密切的交流，比如我们也曾借鉴量产车上全新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比如SLS AMG跑车的一些技术就进入了赛车领域。所以说，研发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是一个通过不断学习来创造新突破、新发明，并相互促进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量产AMG车型的相关技术是否也在这里研发？

亚当：AMG高性能发动机中心虽然也称为AMG，但与AMG高性能汽车中心属于平行机构，是戴姆勒集团下的两个平行子公司。前者是高性能方面的研究开发机构，隶属于托马斯·韦伯教授管辖的研发部门，我们与AMG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我们的研发初衷首先是为F1赛车服务，在赛车上得到技术验证后，再去应用到AMG高性能车和梅赛德斯－奔驰量产车上。形象地讲，高性能发动机中心与AMG高性能部门是一对兄弟，而父亲都是梅赛德斯－奔驰。

三联生活周刊：在研发过程中如何完成数据的收集与维护？

亚当：这里的设计理念是开放式相互沟通，这样能带来很高的工作效率。为了方便合作，我们分成不同的区域，像电子部分、电子机械部分，或者机械方面的工程设计，还有高性能材料、可靠性等部分。不同专业在相应的工程设计主任的管辖下，构思新的思维。当然我们还有相关的项目管理层，在开发完成后也有相应的采购部门和供应链。在这里我们负责创意和构想，而制造中心负责将其变成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与为量产车生产发动机有哪些明显不同？

亚当：我们所有的发动机在总装完成后，都要在测试台上测试，即便测试无任何问题，还需要再做一个最终检查，才算真正总装完成。我们拥有不同的测试设备，包括气缸方面的、变速箱方面的，有固定式的和移动式的，还有专门测试涡轮增压器的测试台。

赛车发动机的寿命大概有2000公里，一辆车会配备5台发动机。如果把发动机的寿命做成1万公里，发动机的重量就必须增加，性能也不会那么高。我们会在F1赛事规定的范围内，为赛车手设计最高性能的发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F1发动机是否也像AMG那样，每台都有组装技师的签名吗？

亚当：虽然我们不贴标签，但出自哪位工程师之手会特别清楚。这里有完善的管理系统，每一场比赛结束后，我们都会立即检查相应产品和对应的工程人员。一般总是两个人合作，这样有助于相互的质量检查。整个组装顺序和做法都是高度标准化的，所以每台发动机都是相同的组装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把赛道的情况模拟进去？

亚当：我们的赛道支持办公室会从各个赛道上拿到实际数据，研究中心也能完全读到每位车手在每一个赛道上的相关数据。比如，如果一个车手在某个地方觉得有点不适应，他们就可以检查发动机的相关数据，看看能不能在下次比赛时消除这个问题。

在测试台上，我们还会为发动机配上变速器，模拟最严酷的赛道状况，做赛道耐久性测试，以避免赛道上突发的发动机问题。这需要考虑赛车总体，要考虑高速行车等多方面因素，为的是让赛车整体达到最好的速度效果。技术人员会模拟赛车在赛场上承受的载荷，他就是车手；而负责性能和可靠性的工程师会查看相应数据，这和在赛道上看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中心的投入是多少？产出盈利又是多少？

亚当：我们有490名固定的员工，有工程设计师，还有生产方面的技术师，以及部分管理人员。今年我们实际上为4个车队服务，包括布朗GP、梅赛德斯-AMG车队、印度力量车队和迈凯轮车队。我们的工作以工程设计为主，核心任务就是尽快把一些工程设计构思或新的想法提供给赛道设计。

我们的研发过程就像公司里其他产品一样，是一种验证的过程。除了提供技术，还会通过F1创造营销利润、广告利润等。以去年的F1赛季来说，我们在广告收入、营销方面创造了可观的价值。合作伙伴的收入赞助，像黑莓、爱国者等等品牌的商标贴在赛车上，也是我们的收入来源。这是很合理的一种投资。我们的预算规定得很严格，因此我们会以最好的方式使用预算，以期得到最高的回报。



工信部发布年度行业品牌竞争力：雪花第一

经过全国30个城市、178个行业的消费者品牌认知调研，工信部发布了年度行业品牌竞争力指数，雪花啤酒为行业第一品牌。

12月5日，工信部领导在“2014中国品牌领袖峰会”上发表致辞，并为行业第一品牌的获奖企业颁奖。雪花啤酒负责人表示，“行业第一品牌的本质是消费者的第一选择。雪花对啤酒品质的追求不止在原料、酵母、工艺、设备，更是顶端设计和践行领先的酿造水准，以及酿造好啤酒的执着信仰。”



工信部领导为行业第一品牌企业颁奖

由工信部下属的中国企业品牌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品牌力指数（简称：C-BPI），完全来源于消费者自己对各行业品牌的认知和选择，涉及被评价的主流品牌达8500个。可以说，C-BPI反映了中国消费者对使用或拥有过的品牌所作出的独立无偏见研究，也是消费者和企业最值得信赖的品牌评价制度。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国啤酒行业，雪花啤酒能够在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上拔得头筹，取决于对中国消费者啤酒需求变化的深刻洞察。持续开展十年之久的“雪花勇闯天涯”活动，与消费者一起体验蓝天、雪山、攀登，也让雪花登顶了行业之巅；长达六年的“匠心营造·雪花纯生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不仅以拳拳匠心酿造了高品质啤酒，也酿造了中国原生文化审美重现的现代品位生活。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张志峰发表致辞

一系列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原创跨界营销活动，使雪花成为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啤酒品牌，也成为了连续九年全国销量第一的最大啤酒企业。随着2014年“雪花·第一酿造”活动在全国的陆续启动，消费者将以最亲密的方式亲身体验啤酒酿造、品鉴的过程。第一啤酒品牌的背后，是无数个消费者的“第一选择”，正如雪花的负责人所说，“一切还是消费者说了算”。



姜杰作品：《现在开始》

姜杰：被软化的观念

姜杰总在积极寻求一种社会语义，最终，作品却循其材质和制作感受，自行实现为另一种或另几种语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状态，用误读或歧义都不足以解释。

主笔✎曾焱





《皇帝没有到过的地方》



《粉色乌托邦》

当2014年上海浦江华侨城“十年公共艺术计划”将姜杰的装置新作《大于一吨半》作为日常的场景性公共艺术展示出来时，艺术家必须面对最根本的疑问：如果不止于涉猎欲望主题，它的景观化呈现指向什么？

女性艺术家用作品来隐喻男性文化符号并不少见。1968年，居纽约的著名法裔女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就曾创作过重要作品《悬挂两面神》（*Hanging Janus*），它形似男性器官的一部分，又像女人的身体，这种双性意象代入了两性关系的和解假象。

姜杰在她的新作品中糅合了庞大体量、悬挂概念和软雕塑材质，明确的符号由此被赋予了含混多义的形态。“那种重量、无助和下坠，可以成为我思考的承载物。”姜杰说，这就是她选择的理由。她使用了这个符号，但又不是这个符号本身，“它指向一种生命状态”。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经常被提及的学院派雕塑家，姜杰一直以她敏感于表达存在的脆弱性和易逝性受到关

注。在这个意义上，看似极端和挑衅的新作并未脱离她的语言体系。

姜杰成名于1994年。当时的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了一个名为“雕塑1994”的展览，五位参展艺术家包括傅中望、隋建国、张永见、展望和姜杰。不管是姜杰还是其他几位，这个五人展都是他们各人艺术生涯中的节点：于中国当代艺术，“雕塑1994”被认为是从传统雕塑理念到注入观念意识雕塑的转变标志，也因此建构了以他们五人为代表的新一代雕塑家。

那一年，姜杰的个人作品是《易碎的制品》。她以蜡为材料，翻模制作了几组婴儿造型，然后用一张宽大的透明薄膜将作品覆盖包裹，“婴儿”们相互挨挤，予人观感是正在发生轻微的却将是不可逆转的碰撞和碎裂。脆弱的材料和脆弱的存在感，这组作品对观念的传达处在一种临界状态：当观看被附着在子宫和婴儿、隐喻计划生育或女性堕胎的解读之上，它是过于直接的女性主义表达，而当它仅指向一种模糊的处境，作品却具有了多向的维度。


姜杰工作照

“婴儿”符号，自此开始延伸为姜杰之后作品的一条主要线索，并在她90年代末开始的“领养系列”中扩展了外延。1999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亚洲交通”展览中，姜杰以西方人到中国领养孩子为始发点讨论命运的偶发性和归宿感。在那个现场，她用了100辆小推车放置婴儿雕塑，观众只需填写她按照当地法律文件复制的领养表格及调查问卷，并交纳少许费用，就可以领养一个“婴儿”回家，也就是拥有了艺术家的一件作品。她本来很想把这种行为无期限延续，比如请领养人定期寄回关于“婴儿”的照片和资料，但除开幕当天艺术家目睹一对同性恋人领养了“婴儿”，整个计划因无人现场互动而自然中止了。

但是三年后，姜杰对于这件作品的全部企图在“长征计划”作品中得以完成。“长征计划”是艺术策展人卢杰在2002年启动并延续多年的一个当代艺术项目，他邀请250名国内外艺术家重走长征路，沿途举办画展、摄影展、雕塑展，同时也对民间艺术进行考察与整理。这些“在路上”的艺术作品由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长征艺术空间”呈现，也被带到世界各地的双年展、美术馆展示。2002年，姜杰在长征行程过半的时候加入，并提交作品《长征·肖淑娴》。她仍然使用了自己的婴儿符号，计划用作品复制当年女红军将孩子遗留在老乡家的故事，然后在长征路沿途寻找愿意“收养”作品的人。

“我想探讨在政治和战争之外的人性问题。”姜杰说。她本来想做十几件作品，后来担心老乡对看似死婴的作品的承受度，只带过去两个，用了写实的玻璃钢材质。他们在贡嘎县找到肖洪刚一家愿意做接受者。“我要求他们给‘婴儿’起一个名字，每年在‘领养日’带‘婴儿’照一张全家福。这个雕塑本身是不变的，全家福其实记录的是收养者家庭的家景变化，比如他们自己小孩的成长、老人的衰老。从2002年开始，他们坚持每年照一张，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12年了。

这是纪念碑的方式，但不再是方尖碑，而是时间的、横向的纪念碑。”姜杰一直保持着和收养家庭的陌生感，就像真正的父母和收养家庭的关系。她没有去过现场，当年的“收养”手续是艺术家邱志杰帮助签署的。关于这个家庭的情况，她只知道男主人在一家奇石馆干活，女主人务农，家里有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婴儿”作品本来是没有性别的，但这家人想要一个女孩，就给“婴儿”起了名字叫“肖淑娴”。每年8月24日他们都按照约定寄一张全家福给姜杰，现在已经有12张了。“从照片上看得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开始发生变化，大女儿有了男朋友，这个新成员就出现在最近一次寄来的照片里。以前是胶片的，用信封寄过来，大概是请附近照相馆的人到家里帮忙拍的，后来改用数码了，通过电脑传给我。我每年给寄一两百块钱过去，他们一直也不肯要。我自己挺喜欢这件作品，它是无限开放的，有时间的持续性，但也不矫情——有些时间性的作品会比较矫情。我有时候也不知道当代艺术到底该是什么样子，我想这么做，就做了。”姜杰说。

在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之前，姜杰上了4年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她考学是在1980年，那时刚恢复高考没两年，北京攒了一批画画好的人，年龄大一点的考到美院了，小一点的读美院附中，条件不太符合的就进了工艺美校。对于那个时代的艺术爱好者来说，工艺美校和金光闪闪的、如艺术“黄埔军校”一般的央美附中相比完全不在同一档次。姜杰回忆，这种不如他人艺术血脉纯正的隐隐自卑感跟了她好长一段时间。

美校那时在琉璃厂，归属轻工部管，学生毕业后不像附中生可以直接报考美院，必须先到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参加统一分配，工作两三年后才有可能获准考学。“工艺美术总公司下面有很多小厂，什么珐琅厂、首饰厂、玉器厂，我记得展望好像分到了玉器厂，我分到了证章厂。1986年进入央美后，老师常说附中是培养艺术家的，工艺美校是培养工艺美术大师的，我那时觉得这话特别难听：工艺美术大师，意思不就是说我们特别匠气，不够艺术嘛。”直到几年后，从央美毕业又留校，自己开始独立做作品了，姜杰才慢慢发现，其实在工艺美校的4年学习给自己留了好多长处。她在工艺美校学的是特种工艺，当时课程里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师都是早先被打成“右派”但专业水平非常好的名家，书法篆刻有熊伯齐，工笔花鸟有万一，还有徐北丁教国画，工艺方面也有特别好的老师傅到学校来面授技艺。“那时候十五六岁，接受能力强，经常跟着老师去看石窟、看博物馆、下工厂，见过太多好东西，也接受到非常严格的基础训练。工艺美术跟美院的纯美术不同，对手上功夫特别讲究，比如一件东西要打磨到什么程度，画一块波斯地毯要画到多细，那些拷贝纸连唾沫星子都不能溅到上面，干活的时候不敢咳嗽也不能打喷嚏。花鸟的丝毛和晕染工艺，中国画对纯天然颜料如石青、粉绿的用法，这些我全都是在工艺美校学到的。”

从那以后姜杰不再看低“匠气”，开始试着把这些“匠”的技艺转换为自己作品中个性的东西。她越来越清楚自己要什么。现在，即便是在教学中，她也会安排一些训练，让学生做得“匠”一点。“我告诉他们，你得先做到一个极限，然后才知道后面该怎么做。如果一开始手上就松，以后不知道要松到哪里去了。有些东西是慢慢渗透的，比如作品的控制度、体量关系，都是在大量综合训练后才能达到。”

她聊起很多年前在陕西见过的一块古碑，上面是浮雕人像，人物很规整地嵌刻在碑里，但在碑的一个下角，她发现人物有一只脚逾过边界，踏出了那么一点点，意外的打破使得这块碑在一堆同类碑刻中立时跳跃出来。工整的、程序化的匠人，在这样一个极小处释放了个性，完成收中之放——无名工匠以这个微妙的、有趣的“小动作”给姜杰留下无尽回味。

有评论者曾提到，姜杰做作品，无论雕塑还是装置，常在看来隐秘的小地方留下一两处微小的看似无关紧要的补笔，比如窟窿的处理、边角的处置，新作《大于一吨半》于庞大体量上敷上的几不可见的小块纱布，这样闲笔，并不止于表面被人所感受到的女性的敏感细腻，其实和她关于这块古碑的记忆不无关联。

姜杰对“匠”和“工”的经验感受，在材质选择和艺术语言上外化成为婴儿符号之外的另一条线索：蜡，瓦，纱布；覆盖，包裹，碎裂。从《易碎的制品》开始使用的蜡，在1996年《平行男女》中被丰富和深入。这件作品完成后，当时是被作为女性主义概念来解读过的，但现在回头去看，艺术家对现成品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本身却释放出更值得记述的东西。当姜杰在一家工厂里偶然看到这两个橱窗童装模特时，她并不知道要用来做什么就下意识地买下来，带回工作室搁放了很长时间。“我每天都看看它们，作品概念像显影一样慢慢显现。”模特是玻璃钢的，并无性别，她开始用纱布和蜡在上面做一些塑造，一边放纱布一边挂蜡，以传统的手法做出有性别感

从那以后姜杰不再看低“匠气”，开始试着把这些“匠”的技艺转换为自己作品中个性的东西。



姜杰作品 :《平行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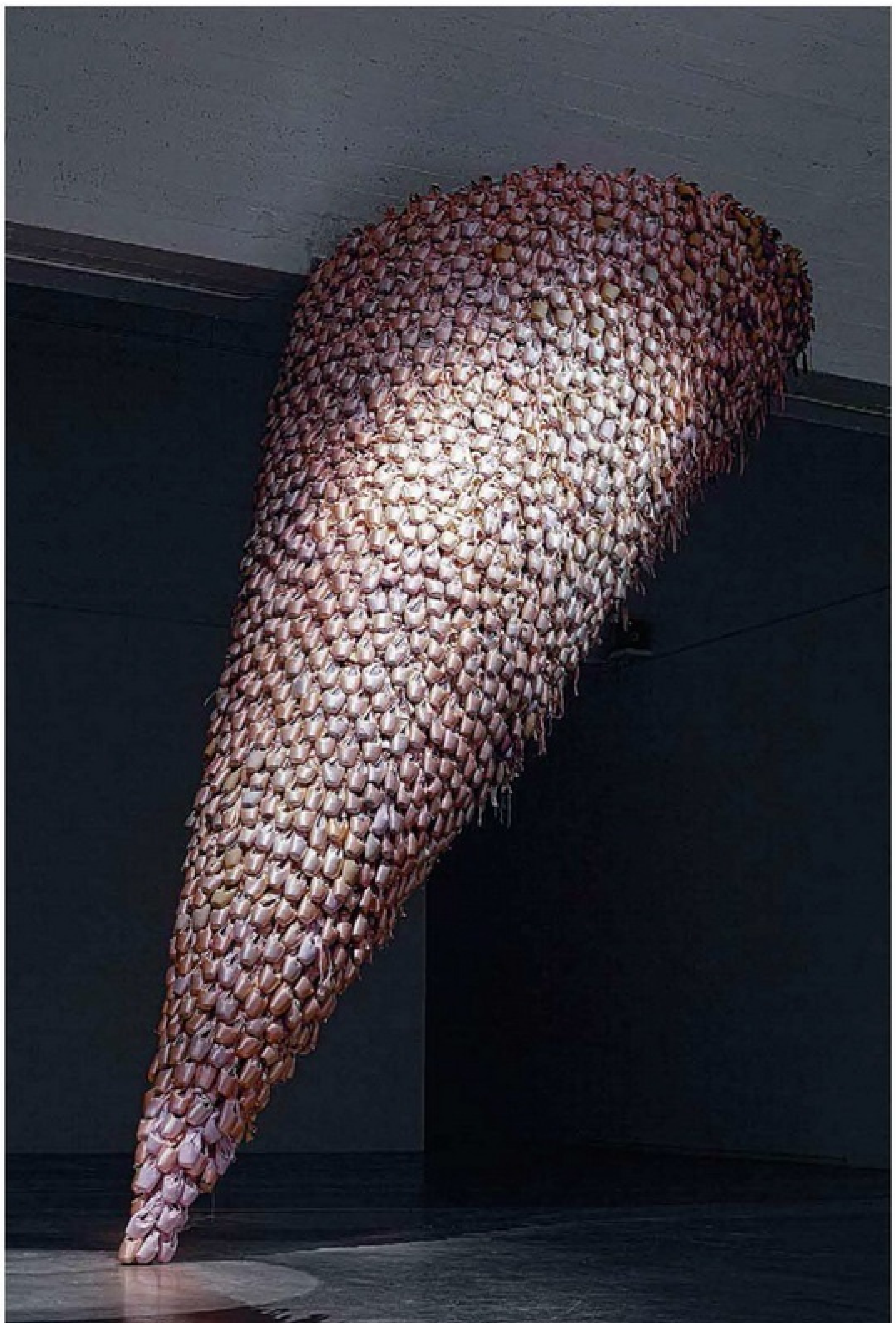


《长征·肖淑娴》和“收养”作品的家庭

的小肌肉、骨骼。做蜡工艺复杂而脆弱，一层一层上蜡，她回到“匠”的技艺本身，实现的过程就是一种方式。作为医用品的纱布她只做轻敷，造成既可脱落又可覆盖的观感，在姜杰看来这种技法本身又是悖论——在新作《大于一吨半》中，她在局部仍然使用了它。《平行男女》最后呈现为两个头对头平卧的男孩女孩，睁着空洞的大眼睛，互相观望又无法看见。

姜杰用瓦当来做系列装置大概是在2004年前后开始的。在这个阶段，她一度完全弃用雕塑手法而以现成品来实现作品。姜杰是北京人，那几年北京老城的大规模拆迁据她说是这系列作品的观念发端，《龙游》、《之上之下》，她都用屋顶、家、传统来解读过其中的元素。但就像之前之后的多件作品一样，姜杰总在积极寻求一种社会语义，最终，作品却循其材质和制作感受，自行实现为另一种或另几种语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状态，用误读或歧义都不足以解释。瓦当系列的视觉感和形式语言在《粉色乌托邦》中似显饱和，这件作品最早是在南京完成，2010年又被带到比利时欧罗巴艺术节的中国女性当代艺术展“镜花水月”中展出。姜杰不再如《龙游》或《之上之下》那样借用古代宫廷瓦当元素，她用粉色的丝绸袋子，分别将一片片灰色的民间屋瓦包裹起来，再用丝带系住，码放。我看过比利时的展览现场，被粉色丝袋包裹的瓦片在100多平方米的地面整齐铺开后，那种美是具有打击度的。但艺术家等待的是随后到来的破坏。姜杰讲述她当时在现场的复杂感受：作品的设计是观众可以在上面随意行走，我就拿着摄像机在这边等着，心里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你所有的工作都为了那一刹那，人走上来的时候瓦即破碎。有人小心在意，有人放慢了脚步，有





《向前进 向前进》

的快跑，有的蹦跳……我听见破碎的声音。但有一个特别小的女孩，可能是家长带去的，只有她一个人是蹲在墙角不断重码被人踩乱的瓦。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过程，就像这个作品命中注定会出现的一幕。

2012 年的《向前进》，从乌托邦的理想意义，仍可以视为这个序列的延续。因为要为中央芭蕾舞团做一个雕塑，姜杰有段时间经常出入排练厅，对演员们每天大量丢弃的旧舞鞋发生了兴趣。获得允许后，她收藏了近三年的旧舞鞋，约 1000 多双，一箱箱搬回工作室。芭蕾是姜杰少女时代的梦想，粉色的舞鞋把这种梦想具象化了，但芭蕾的美感不足以撑起作品，怎么做她还没有找到路径。有一天她去参加好朋友孩子的婚礼，聊天时朋友告诉她，某小区有一个芭蕾俱乐部，都是挺大岁数的女性在那里练习。姜杰听了觉得有意思，跟着朋友去了一趟，被震住了：里面年龄最小的 40 多岁，最大的 70 多岁，都穿全套芭蕾行头，跟着空政歌舞团的一位专业老师在练习。芭蕾舞在她们年轻时代是高不可攀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触摸梦想了，她们每天在喜悦中练习，对自己走形的身材和赘肉一点也不在意。姜杰准备了 50 多个问题，先后去现场采访拍摄了三次，这些访谈录像和 1000 双旧舞鞋制作的巨大装置构成了作品《向前进》。

“有时候我会反复端看一块苗绣，老东西，密密的绣，一根线劈成好多根线来绣，这么一块东西要做上一年或好几个月，过程本身就已经赋予它了什么。”姜杰说，人们总是喜欢谈论女性艺术家习惯用什么材料，丝绸、花边、布料，“其实用什么材料都无所谓，在一件作品后面支撑它的东西最重要”。

（实习记者尤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1971 年，留比莫夫执导的《哈姆雷特》在塔干卡剧院上演，维索斯基饰演哈姆雷特（右二）

留比莫夫：20 世纪最后的戏剧大师

2010 年，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决定在北京举行时，留比莫夫就计划要来中国。死神打断了他的行程。如今来到中国的是他的遗作，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群魔》。

记者 石鸣





留比莫夫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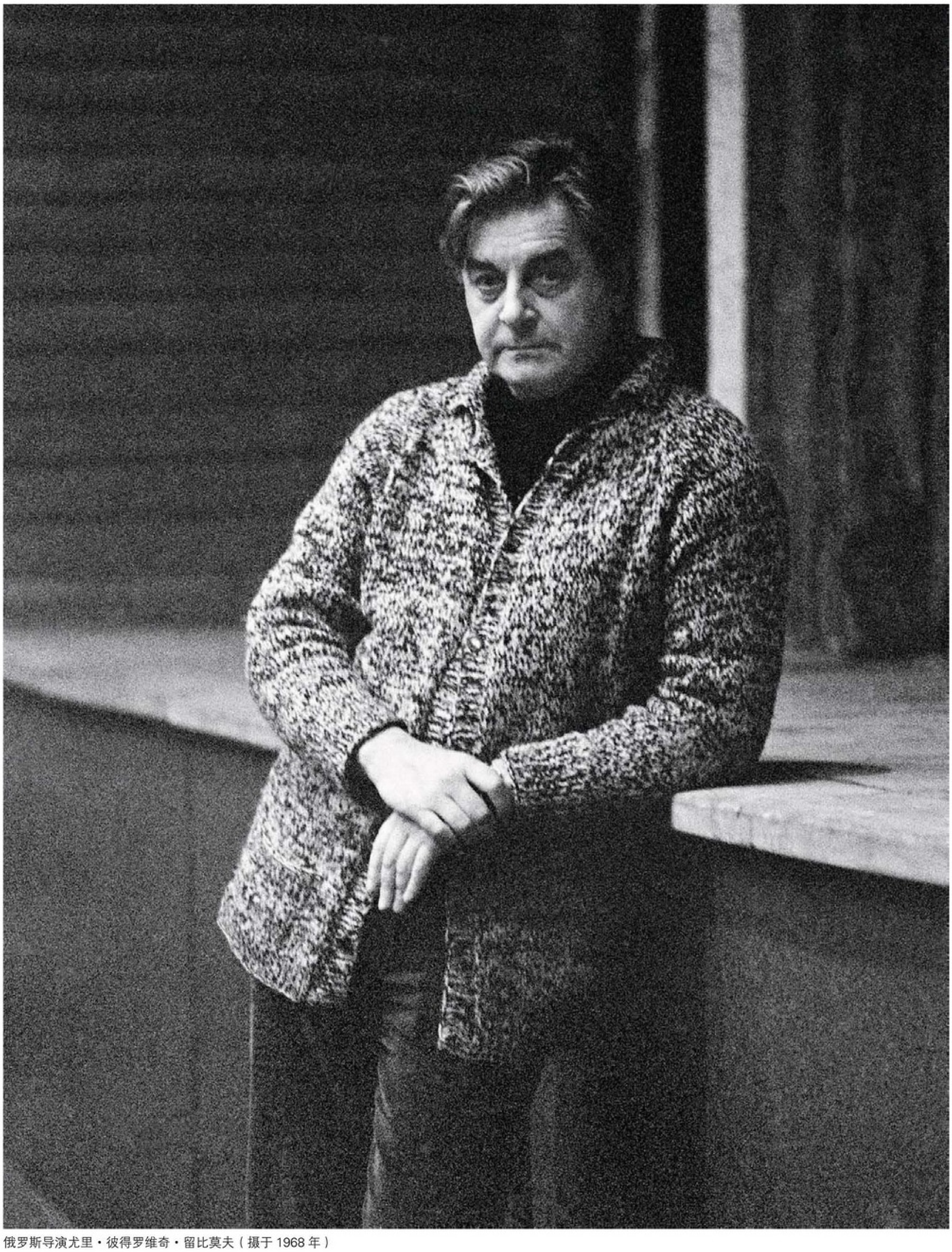


《震撼世界的十天》剧照

俄罗斯艺术家的缩影和精神象征

10月5日，从莫斯科传来了俄罗斯导演尤里·留比莫夫（Yuri Petrovich Lyubimov）逝世的消息。据塔斯社报道，10月8日，超过3000人参加了在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剧院外面排队等候的约有2800人，剧院正厅里面已经有几百人，人们还在不断涌来。”出席告别仪式的除了戏剧界人士，还有高官政要。这个剧院见证了留比莫夫年轻时的演员生涯，他在这里演过罗密欧、特里波列夫（契诃夫《海鸥》中的男主人公）等30多个角色，2011年他从莫斯科的塔干卡剧院辞职后又回到这里排戏。如今他的棺材被放置在舞台上，左边是东正教圣徒圣尼古拉像，右边是他的遗像，后面高挂的是他在瓦赫坦戈夫剧院最后的遗作、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一戏的舞台布景。

留比莫夫逝世时刚刚庆祝完他的97岁生日。他出生于1917年9月30日，


俄罗斯导演尤里・彼得罗维奇・留比莫夫（摄于 1968 年）

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一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红色政权的建立、“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峙和冲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两次“解冻”、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不满20岁就在契诃夫的侄子开办的演员工作室里见过梅耶荷德本人，在“二战”军营中他结识了肖斯塔科维奇。由于在演戏方面的爱好和才华，“二战”时他幸免于上前线，在斯大林的秘密安全部队（克格勃组织的前身）的歌舞团里当主持人，并荣获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勋章。战后，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直到42岁才导了第一部戏，此后的55年中他导演了117部作品。1977年，他第一个把刚刚解禁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搬上舞台，后来还被英格玛·伯格曼邀请去斯德哥尔摩排这个戏。1998年，他81岁高龄时，为庆祝索尔仁尼琴80岁大寿，他导演了根据索尔仁尼琴小说《第一圈》改编的自传性剧本《集中营秘密实验室》（*Sharashka*），并在其中出演斯大林一角。2002年，他85岁生日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场祝贺。人们说，留比莫夫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活化石，是戏剧导演中“真正的大师”。他被看作是过去四分之三世纪里苏维埃和俄罗斯艺术、艺术家的经历和精神象征。

留比莫夫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发生在1964年，那一年他47岁。12年前，35岁的他已经获得了斯大林奖章，他36岁加入苏联共产党，37岁获得“俄联邦功勋艺术家”称号。30岁不到便已经结过两次婚，后来又与斯大林手下的当红建筑师卡洛·阿拉比扬的妻子、瓦赫坦戈夫剧院的领衔女演员柳德米拉·采里可夫斯卡娅（Lyudmila Tselikovskaya）传出绯闻，二人保持了长达20年的事实婚姻关系。彼时，留比莫夫作为一名演员已经如日中天，然而他开始对苏联当时剧院中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舞台美学感到不满：“粗俗涂抹的舞台背幕，所有这些舞台道具——高脚杯、假胡须、假发，所有这些模仿现实生活的装饰——荆棘、云朵、吊床、草坪，就和那些假模假式的化妆一样招人心烦，只要上台就要往脸上涂脂抹粉，这既荒谬，而且对于男人来说尤其令人憎厌。”他讨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认为就像“修建得整齐可爱的英国式庭院”一样，却“绝不适合剧院”。40岁后，他开始转向戏剧教学，任教于瓦赫坦戈夫剧院下的史楚金学院。1963年，他给这个学校的三年级学生排了一出毕业大戏，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这出戏给他赢得了一个改变俄罗斯戏剧史的机会：担任当时名为莫斯科话剧喜剧院的艺术总监。

莫斯科话剧喜剧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边缘的塔干卡广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其貌不扬，剧院舞台也不大，是从19世纪一个面粉商的私宅改造而来。留比莫夫接手以前，这里上演的主要都是些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观”的陈腐剧目，观众寥寥无几，剧院负债额达到7万卢布（当时1卢布可兑1.1美元）。

留比莫夫上任前提了一个条件：他有权自己挑选演员和决定上演剧目。他还试图以剧院所在地“塔干卡”（Taganka）命名剧院，却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这是他与莫斯科市政委员会发生的第一个小小矛盾，也表明了他想反抗要么用伟大人物的名字（普希金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要么用戏剧类型（讽刺剧院）来给剧院命名的传统。上任后，他重组了剧院的艺术委员会，邀请了之前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苏联剧作家艾尔德曼任艺术顾问，战前那些有名的持异见知识分子也纷纷获邀成为艺委会成员。

重组后的塔干卡剧院上演的第一出戏便是重新打磨之后的《四川好人》，这使得留比莫夫成为第一个试图将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苏维埃导演。在“二战”后，斯坦尼体系主导了苏联剧场，而布莱希特被认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理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时的苏联观众也很少能有机会实地观看到布莱希特理论范式的演出，唯一一次是1957年东柏林剧团在苏联的巡演。留比莫夫的这版《四川好人》被专家们认为“惊人地体现了布莱希特的精神实质”，舞台几乎是空的，道具仅仅是桌椅，台口装饰着大幅标语和海报，这些原本因为财政紧张而不得不采取的节俭措施，在后来的20年里成为塔干卡剧院舞台美学的一部分。

1965年4月，塔干卡剧院首演了改编自美国著名左翼记者约翰·里德描写“十月革命”的同名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引起轰动。苏联的莎士比亚专家阿尼克斯特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他（指留比莫夫）的这个演出和体验派唱对台戏，他毫不妥协地站在表现派戏剧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那个曾经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遭批判、挨辱骂的戏剧流派的立场上。”这个戏的表演已不限于舞台，还没有走进剧院，就能听见大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检票员身着苏联红军的服装，检票方式是用刺刀在票上戳一刀，观众胸前都被别上了红胸章，剧院前厅的墙上挂满了革命标语，军乐队一边奏乐，一边引领观众进场，这些都营造了革命的狂欢气氛。演出后还邀请观众投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场演出。批评家们注意到，留比莫夫使用了“整

留比莫夫使用了“整体剧场”这一苏联导演尚未采用过的概念，空前地点燃了观众的观剧热情。

体剧场”这一苏联导演尚未采用过的概念，空前地点燃了观众的观剧热情。

然而，像《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样，以此种形式唤起此种反响，也只可能在塔干卡剧院的发展早期得以实现。留比莫夫接手塔干卡剧院时，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文艺上的自由化趋向正接近尾声。留比莫夫上任后不到半年，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便被迫下台，“解冻”的风向也逐渐停止。接下来的 20 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之下，文化风气日趋保守，政策也越来越收紧。然而，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改革措施，仍然给苏联文化界带来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之后，留比莫夫又相继排了布莱希特的《伽利略》(1966)、改编自马雅可夫斯基同名诗作的《请听！》(1967)、改编自叶赛宁描写哥萨克士兵起义的诗剧《普加乔夫》(1967)。

1968 年 8 月，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镇压“布拉格之春”。留比莫夫也第一次因为创作与当局发生了冲突。审查机关认为《请听！》一剧有意模糊了诗人自杀的原因，要求留比莫夫修改。留比莫夫在给文化部的信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 :“我执掌塔干卡剧院三年以来，没有一部作品不受到你们的攻击，我们按照你们的要求修改，但是你们从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你们不考虑我们的需要，也不信任我们，没有一部作品不是经过上千次修改、删减、增加……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总是对的？你们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代表着全苏联人民，但是你们居然毫不怀疑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只是未来十年留比莫夫与当局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激烈冲突的第一回合，接下来冲突逐步升级。

1967 年 1 月，留比莫夫打算改编 1956 年创作、1966 年发表后饱受攻击的小说《亡命之徒》(*The Tough*)，讲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一个集体农庄中一个农民因收入无法养家糊口，又无法在农庄外找到工作，与苏联官僚体制较量过程中处处碰壁的故事。从 1968 年开始，这部戏的排练计划一再被禁，到 1975 年，新任文化部长本来已经颁发了这部戏的排练许可，然而，排练第一天，反对派就带领一群来自集体农庄的“人民代表”出现在剧场，抗议该剧上演。这部戏最后获准演出是在 1989 年。另一部戏《自杀者》(我国导演孟京辉曾将剧本改编为《枪、谎言和玫瑰》在中国上演）也遭遇类似的命运。这部写于 1932 年的剧本曾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中，却被斯大林严令禁排，剧作家艾尔德曼本人也被流放。1964 年艾尔德曼任塔干卡剧院的艺术顾问后，就和留比莫夫计划将这部戏搬上舞台。但 1970 年艾尔德曼逝世，《自杀者》最终上演是在 1990 年。



1983 年，留比莫夫执导的《四川好人》剧照

接下来塔干卡剧院开始转向更加“安全”的剧目，比如高尔基的《母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 70 年代的政治气氛下，留比莫夫沮丧地发现，戏剧动员观众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他认识到社会不再是一个有



行动力的整体，个人无法从社会中得到支持，于是退隐，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上。他的作品关注的核心逐渐从群体转向个人，剧本也倾向于改编经典，比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又是一出当初上演时就充满争议的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接替勃列日涅夫任苏共总书记的是前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他是留比莫夫的好友，暗中一直保护塔干卡剧院。1983年夏天，留比莫夫受邀去英国排《罪与罚》，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国内主持改革。因此，留比莫夫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了那通著名的批判苏联文化政策的言论，本意是要呼应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然而当时留比莫夫在英国所不知道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泰晤士报》的采访发表于1983年9月5日，安德罗波夫不久后就住进医院并且再也没有出院，党内的鹰派实际控制了政权，留比莫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讨论文化政策改革的信也落到了他们手里。很快，留比莫夫就从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那里得到了警告："你的罪行昭然若揭，惩罚将随后而至。"留比莫夫在英国排完戏后又去意大利排戏，1984年1月他获得了《伦敦标准晚报》1983年度的最佳戏剧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一个月后，苏联当局以"长时间不在其位、玩忽职守"的名义解除了留比莫夫在塔干卡剧院的艺术总监职位，又以不按时交党费的名义开除了他的党籍。1984年6月，他被剥夺苏联公民的身份，开始了他在西方5年的流亡生涯。这段时期他在苏联国内被称为"叛逃"，他的名字从教科书和历史书中被全盘抹去，他之前引起争议的作品迅速被禁，另一些戏还在塔干卡剧院上演，但演出海报上不列出导演姓名。直到1989年，俄罗斯人只能在私底下传诵这位"真正的大师"的名字。

留比莫夫的艺术和《群魔》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罗锦鳞1986年在希腊看过留比莫夫的戏："他在莫斯科的戏，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到希腊去的那次演的是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处理得非常好，在别墅的后花园，挖了一块地，灌水，所有人在水上演戏。"

现年72岁的戏剧评论家、导演林荫宇还记得自己在80年代第一次观看留比莫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的震撼："他在舞台上用了七块长木板，一开始是汽车的车身，转过来是树，围起来是女兵们的澡堂，滑过去变成了沼泽地，最后又变成了五位女兵的墓碑。""他把舞台的假定性用到了极致。"在全剧的尾声，木板成为屏幕，通过投影展示着五个女兵生前的幸福生活，在华尔兹节奏中，五个牺牲的女兵伸展着肢体，依傍在竖立的木板旁，人和木板共舞般不断旋转，并渐渐消失在光影之中。俄罗斯剧评人马

尔托夫写道："当作树林的木板悲伤旋转的那最后一场，使人潸然泪下。"

在留比莫夫导演的契诃夫《三姐妹》中，舞台后方悬挂着一面巨大的镜子，观众一走进剧场，便可从这面巨镜中窥见自己的倒影。演出开始后，挂着镜子的墙慢慢降下，莫斯科的影像被投射到观众的眼前。墙再次升起后，舞台上出现三张铁床。舞台后方的墙上挂着一张老旧的圣像，剧中人每说完一句话，就摊开双手向后倒退，直到撞上这堵圣像壁为止，而每次撞击都会发出沉闷的金属声响，仿佛这是一幢铁皮屋子的墙。在剧情进行到最紧张时，圣像壁开始往下淌水，仿佛是从圣像眼中流下的眼泪。

1971年，塔干卡剧院上演了留比莫夫导演的《哈姆雷特》，成为20世纪几个最重要的《哈姆雷特》的舞台版本之一。从60年代开始，留比莫夫就发展出了一种"空舞台"的美学，即舞台上几乎无布景，或者是极为抽象和简单的布景——这是反斯坦尼的，只使用若干小道具，但是这些道具却是极精确的写实，甚至是真实的历史遗物——这又是符合斯坦尼的。

在《哈姆雷特》中，他与舞美设计师鲍罗夫斯基合作，将这一美学运用得淋漓尽致：舞台上空无一物，只有一块巨幕，是粗厚的羊毛织物，具有一种介于灰色和棕色之间泥土般的颜色，表面十分粗糙，可以在台上各个角度、各个方向移动。舞台前端中央有一块方形区域，里面铺满了真实的泥土和几个头盖骨，代表着坟墓，前台和后墙上挂着几柄剑，还有一具棺材，在若干场景中被充作长凳，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道具。

演出开始后，幕布仿佛化身为舞台上的一个角色，通过移动，在舞台上造出各种让人惊叹的效果。首先，它是幕布本身，掀起它便形成了某些戏剧场景的入口和出口，波洛涅斯和其他人都是躲在这块幕布背后偷听；然而它又是一种象征，棺材作为长凳置于幕前，便是王后寝宫，幕布里伸出四柄长剑，便成为御座。幕布斜置时，是哈姆雷特倚靠的墙壁；幕布移动时，成了一种对剧中角色的威胁。巨幕以其体积和重量造出了一种监狱空间的压迫感，灯光从背面照射时看起来就像监狱的铁栏，它蛛网般的表面将角色不断困住，而当角色死去时，巨幕便开始机械化地扫过舞台，仿佛无情的命运之手在操纵一般。

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维索斯基出场时穿着一件普通的高领羊毛衫，弹着吉他，哼唱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哈姆雷特》。留比莫夫用这种方式再一次表明他的演员和"心理体验派"的分野，哈姆雷特在剧中不像个王子，倒像个街头常见的年轻人。包括维索斯基在内的所有演员，始终保持着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和自己对角色的态度，演员直面观众，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讲出真相。哈姆雷特的所有独白，都有人在场偷听，"生存还是毁灭"于他而言似乎不是疑问，而是感叹。他在剧中与其他所有角色隔绝开来，他无人可以信任，也无人可以求助，呈现的是一幅个人在孤独中与所有邪恶对抗的苦斗图景。

《哈姆雷特》在塔干卡剧院从1971年首演到1980年主演维索斯基去世为止，共演出217场，除在莫斯科本地演出外，也受邀到欧洲其他城市巡演。1983年，当留比莫夫被邀请到英国排戏时，他原本想排的就是《哈姆雷特》，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改排《罪与罚》。1988年，他在西柏林的一个演员和导演的工作坊，终于如愿重排了《哈姆雷特》。1989年9月，他在英国又排了一次这个作品，这个版本后来到七个国家去巡演。

从西柏林那一版始，《哈姆雷特》开始和维索斯基主演的版本有了偏离，舞美、舞台气氛、调度方式并没有变化，哈姆雷特的定位却越来越富有宗教色彩，他不再是一个与全世界对抗的个体，而变成了一个背负了宗教重负的信徒。留比莫夫采纳了帕斯捷尔纳克把哈姆雷特比作耶稣基督的比喻，似乎想强调这样一种思想：集体无法拯救社会，人和人彼此也无法互助，只能通过上帝获得唯一的救赎。这种宗教性的解读对于《哈姆雷特》这部戏或许是独辟蹊径的，然而却贯穿于留比莫夫80年代后的主要作品中，包括这次即将在北京上演的、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留比莫夫第一次把《群魔》搬上舞台是1985年，他在西方流亡时期。1983年，他在伦敦排的《罪与罚》大获成功，很快受邀再在英国排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选择了《群魔》。他在塔干卡剧院时就想排这部作品，筹划了5年后，1982年开始排练，6周后被当局叫停。这个禁区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解禁，成为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戏剧和电影表现的热点题材。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恐怖主义革命分子涅恰耶夫的故事为原型，天才般预言了"其后半个世纪在俄国发生的革命，以及这种革命情绪所产生的社会机制的所有细节"。

在英国排演《群魔》时，留比莫夫没有采用1913年丹钦科改编的剧本《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没有使用加缪1959年改编的同名剧本，而是自己重新编剧。和他以前的绝大多数改编一样，《群魔》的剧情大体上贴合原小说的故事，但是除了大致遵循叙述线索外，台词和场景的组合采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开场，人物走马灯式的出场、简介，以漫画手法简笔勾勒出小城里各色人等的滑稽画像，接下来，斯塔夫罗金以说书人的身份，铺陈一桩婚姻丑闻的始末，到上半场快结束时，观众才发现原来斯塔夫罗金本人就是故事的主角。上半场只换了4个场景，下半场的场景却有31个，叙事节奏越来越快，决斗、纵火、暗杀、自杀，保守的小城蠢蠢欲动，人们惶惶不安，革命者变成了白色恐怖的制

造者，最后主教出场，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安抚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开始前有两段题词，一段是普希金的诗，被改成了歌谣，在全戏开场前吟唱。另一段是来自《新约·路加福音》的宗教故事，讲述“群魔”的来历，在剧中被用作序幕和尾声。

为了保持戏剧节奏，塔干卡剧院的戏奉行“尽量不中场休息”的原则，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中场休息，那么一定要经过精心设计。《群魔》一戏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分隔，被设置在主角斯塔夫罗金向神父吉洪忏悔一节，他正要忏悔时，上半场结束了，下半场一开场，他已经忏悔完毕，表演直接从神父对他的忏悔反应开始。他的忏悔内容被印成传单，在中场休息时发放，等于是留比莫夫把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交给观众去完成。忏悔的具体内容是斯塔夫罗金早年在圣彼得堡荒淫无度的生活，他强暴了一个11岁的少女，并眼睁睁看着这个少女悬梁自尽。这些文字在1871～1872年《群魔》在杂志上连载时曾被编辑要求删去，后来又以《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为名单独出版。

舞台上是空的，除了中央一架旧钢琴，弹钢琴的人是从头到尾唯一没有离开舞台的人，他为每个场景现场配乐，弹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等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演员不在后台候场，而是聚集在舞台后部，举着写有标语的横幅，轮到自己表演时才上场。这些标语是小说原著里的章节名称，用来提示每一个场景和情节——第一部第二章“亨利亲王”、第二部第四章“大家都在期待”、第一部第四章“跛脚女人”等等，并在某些时候和固定角色配合，形成对角色的说明。所有演员的形象塑造都带有某种夸张化、类型化的痕迹，剧中的革命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造型和做派很像列宁，退伍上尉列比亚德金则像莎士比亚笔下著名的喜剧角色福尔斯塔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英雄常常无法在舞台上成为真实角色，在他小说的‘复调’结构中——暂且借用巴赫金的理论——每个角色都是作者本人的某一种哲学选择的具体表现，是人格的众多碎片中的一片。”留比莫夫说。

2012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首演的《群魔》与1985年英国版的最大不同，在于舞台背景从三面由黑色垂直条幕组成的墙壁变成了一幅顶天立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巨画——17世纪法国画家克劳德·洛林（Claude Lorrain）的《阿西斯与该拉忒亚》（*Acis and Galatea*）。在洛林的画作中，阿西斯与该拉忒亚这一对爱侣被置于景色中心，给他们的爱情带来阴影的巨人波吕斐摩斯隐在画面深处并不凸显，整个画面一派安宁优美的田园风光，似乎是理想化的天国彼岸，超脱于舞台上现世的阴暗、绝望、冲突和毁灭之上。

很多人认为留比莫夫的戏剧是政治剧，在他自己看来，这常常是由于剧目题材的政治性而导致的误解。“我不认为《群魔》是一个政治剧，我宁愿称它为悲剧性闹剧，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异见既非原著小说的关注核心，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很重要的话题。”留比莫夫说，“这种误解从塔干卡剧院一开始成立就存在。塔干卡剧院不是因为反抗当局而变得有名，而是因为它的创作与众不同。塔干卡剧院的成功要放在语境里来分析，这个剧院是以布莱希特的美学为基础建立的，那时候没有几个俄罗斯剧院采用这种美学。”

“戏剧就像人类本身，它出生、成长然后死去。一个剧院的生命也不可重来。”

然而，过去50年里，塔干卡剧院的观众成分渐渐变化。上世纪60年代，来塔干卡看戏的主要都是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持异见者，其中不少人都坐过斯大林时期的监狱，对台上讲的监狱黑话心领神会。到70年代，能够拿到塔干卡剧院的入场券成为了苏联党内有声望的一种标志，许多票不是通过票房卖出去的，而是通过行政系统分发出去的，这一现象在1977年《大师与玛格丽特》上演时达到了顶峰，这出戏几乎完全变成了内部演出，想看戏的人买不到票，戏票甚至变成黑市上流通的硬通货。而能有机会进剧场的人对演出内容没有什么理解，还对演出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塔干卡剧院开始和自己的目标观众失去直接的联系。

然而，到80年代后期彻底“解冻”后，购票渠道打开了，塔干卡剧院却再一次失却了自身的目标：剧院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听到在别处听不到的言论的地方。留比莫夫努力想在剧院里重建一种精神生活，给观众的审美趣味提供一个更高的维度，然而来塔干卡的很多人把看戏仅仅简化为一种政治行为，想过精神生活的人则直接去了教堂。2011年，留比莫夫带领塔干卡剧院在捷克斯洛伐克巡演时，演员临场罢演，要求先支付工资，留比莫夫自掏了腰包，随后便辞去了艺术总监一职。巧的是，当时罢演的正是47年前留比莫夫接手塔干卡剧院的建院剧目——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留比莫夫的戏剧生涯至此仿佛完成了一个循环。“而戏剧就像人类本身，它出生、成长然后死去。一个剧院的生命也不可重来。”他说。

（参考书目：Birgit Beumers《Yury Lyubimov：At The Taganka Theatre 1964~1994》；Rosette Lamont《“The Possessed”：A Dramatic Adaptation of Dostoyevsky's Novel Directed by Yuri Lyubimov》）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薛爱华 著 程章灿 叶蕾蕾 译 定价：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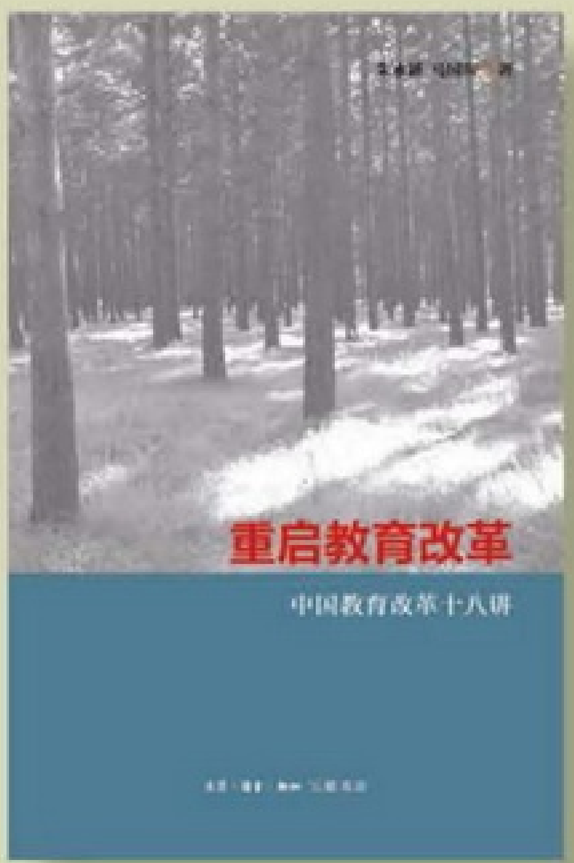
今天富饶的岭南和毗邻的安南地区，在唐代还是“蛮荒化外”之地，旧称“南越”。作者“遵循了上帝造物及从诺亚方舟登岸时的顺序”，逐一描述了这片神秘而燠热之地的自然风物与山川地貌：从天空到海洋、岩石、河流、植物、野兽与鸟类，当然还有历史地理、区域分布、语言、人种、宗教、气候等等。



吃主儿二编：庭院里的春华秋实

王敦煌 著 定价：33.00元

老北京人在自家庭院的生活中，往往少不了养花、栽树、归置花池子、捣鼓几畦菜等内容。作者小时候，就在这样的庭院里奔跑玩耍。书中所提上百种花草，绝大部分都是食材、药材，同时又因其形态之美，而让人有了栽种、欣赏的意趣，作者用最地道的老北京话将它们娓娓道来。



重启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

朱永新 马国川 著 定价：36.00元

“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虽已解决，但是教育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由于教育改革迟滞，各种矛盾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教育欲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国人的信任，唯一出路就在于重启教育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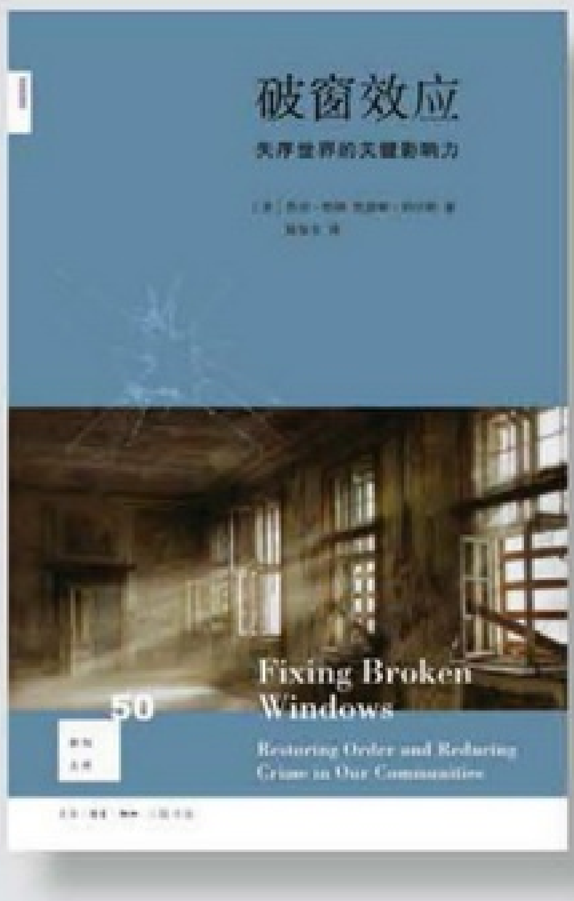


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

（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

钱理群 著 定价：43.00元

选取从“五四”到建国的现代作家进行典型分析，通过探索这一“更复杂，更敏感，也更脆弱”的特殊知识群体的思想、感情、心理结构，作者描绘出他们思想与文学双重身份下的心路历程，并借此拉出了一条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心灵线索”。



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

［美］乔治・凯林 凯瑟琳・科尔斯 著 陈智文 译 定价：34.00元

一座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无人修补，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破窗效应”认为如果放任环境中的不良现象，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作者结合大量著名案例深入分析了一扇破窗距离犯罪究竟有多远，以及重新恢复秩序所需要的艰苦努力。



把灵魂卖给猫：徐德亮的猫小说

徐德亮 著 定价：29.00元

这是相声演员兼“猫奴”徐德亮的第一部小说集。他说：“写猫小说，其实都是写实实在在的人间与社会。猫眼看人，人眼看猫，其实都是天眼看人世……谁能在一个个富含童话意味的故事中，读到春秋笔法，则是我之知音。”





首开·琅樾产品发布仪式

首开樾系品牌发布会盛情启幕，致敬中国时代人居

2014 年 11 月 30 日，首开樾系品牌发布会盛情启幕，著名主持人鲁豫、业界专家学者、国际设计团队、业内嘉宾、首开业主及客户 200 余人共聚“鸟巢”，论道中国时代人居。同时，数十家专业媒体到场，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报道。发布会现场高潮迭起，首开顶级产品系的人文魅力不言而喻。

家国情怀才是国企开发的责任之源

在此次发布会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朱中一，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国强，北京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志，首开集团总经理潘利群，首开股份总经理杨文侃，首开集团董事胡仕林，首开股份总经济师王宏伟，首开股份总工程师胡瑞深和首开志信公司总经理周兵，以及首开·琅樾的研发团队和合作伙伴们：HZS 建筑设计公司合伙人 / 首席运营官思图德（Craig Studer），PAL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梁景华大师，顺景园林董事长刘骅等各界嘉宾，及首开·琅樾项目相关负责人，与众多资深媒体人，共同回顾首开 30 余年的辉煌历程，探讨责任地产对于城市生活的重要意义，揭秘首开樾系作品诞生时代背景，同时深刻解读了樾系第一部作品——首开·琅樾不可复制的区域属性和建筑审美，从城市、土地、文脉、建筑、景观等多个维度全面剖析产品，这将更是对孙河别墅区，世界城市级第一居所别墅生活形态的一次变革。

发布会通过“匠之责任”、“匠之精神”两个篇章，从企业、城市以及企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生活这三个要素和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探讨中国人居发展的未来路径、时代精英的人文追求、责任国企的价值观与性格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集体讲述，不如说是一个企业、一个时代的家国情怀。

始创首开樾系价值标准，打造中国精英的归家栖息

发布会将“中国梦，首开情”的主题沿着首开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渐次展开，与来宾逐一分享精工筑居的责任与担当。首开地产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房地产企业之一，主动肩负起国有企业的使命与责任，从千万平方米的大型社区到国家奥运场馆，从人文“国风”到梦想“熙悦”，及至一批特色人居精品，无不彰显首开在提升城市品质、构筑人居梦想实践过程中的坚实步伐。

此次，首开地产携首个高端产品系，鼎力孙河之心，真正考究土地光环，深层次思考低密度城市居所的价值所向，从别墅的先天基因到后天素养，以文脉、地段、配套、环境、建筑、园林、空间、人本、服务九大标准界定中国人居新标准。所谓“首开樾系价值标准”，不仅是首开产品战略的一次丰茂，一次别墅标准的创新，更是对中国人居规格的一次全新探索。首开樾系，传承家国风范，以超越物理属性的陈述，渗透到人居本意与时代精神范畴，并以此价值标准为基础，实现中国顶级人群的人文归属。

中魂西技，定制中国原创世界建筑的东方表情

创作团队亮相为首开樾系作品揭开神秘面纱，首开地产则以优质资源整合者和完美价值发现者的身份，通过对地域历史地理、人文风情的研读，以及对世界建筑艺术和人类文明成功的吸收，成就首开樾系作品前所未有的高度。定制纪录片《考工记》解读首开樾系诞生背后故事，生动还原首开·琅樾创作的心路历程，其间所流露出的原创精神和匠人情怀，可谓是这部时代作品中最为闪耀的人文禀赋。

对话中提到，首开·琅樾是将新法式建筑的形制规范和东方文化的意蕴精髓融合，引入“中西合璧、中魂西技”设计理念，从而延续皇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体现现代都市文化的国际视角，传递生态人文文化的居住精神，为人们找到文化情感的传承和寄托，让世界建筑语汇融合之精髓得以延续。

首开樾系，以建筑展现时代风貌，以中魂西技之手笔，穿越古今，辉映时代，以东方大国的自信、包容，演绎世界人居审美的精彩华章。

据悉，首开樾系开山之作——首开·琅樾项目现场接待中心将于 12 月中旬开放，现场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艳，让我们共同期待！



悉尼“中央公园一号”公寓楼的垂直花园总面积超过
1100 平方米，使用了 450 种 3.52 万棵绿植



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说："对我来说景观就是建筑，植被就是建筑语言的一部分"

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垂直的森林

让·努维尔设计的悉尼“中央公园一号”公寓楼击败其他87个国际项目，被评选为“世界最佳高层建筑”。

主笔 钟和晏　图片提供 CTBUH、IHP

奇彭代尔（Chippendale）在悉尼内城以南，距离悉尼中央商业区大概2公里。如同纽约的中央公园，奇彭代尔城区一处6400平方米的中心公园是郁郁葱葱的城市绿肺，公园里有个露天电影院，还有不定期的集市和音乐节。

“中央公园一号”公寓楼就在奇彭代尔公园的边上，分别是116米和65米高的两座玻璃塔楼，基于同一个梯形底座。繁茂的绿植沿着玻璃塔从下而上攀爬，植被的芽蕾和花朵组成垂直的外立面，藤蔓和绿叶在楼层之间蔓延，它的垂直花园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米。今年11月7日，它从位于芝加哥的高层建筑与城市人居协会（CTBUH）那里获得了“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

总共88个高层建筑入选项目，将近一年的评选过程，CTBUH的评审委员会首先选出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四个地区的最佳高层建筑。11月6日，在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里举办的CTBUH奖研讨会上，这四个获奖项目的代表再进行各自陈述，最终由评审团决定其中的世界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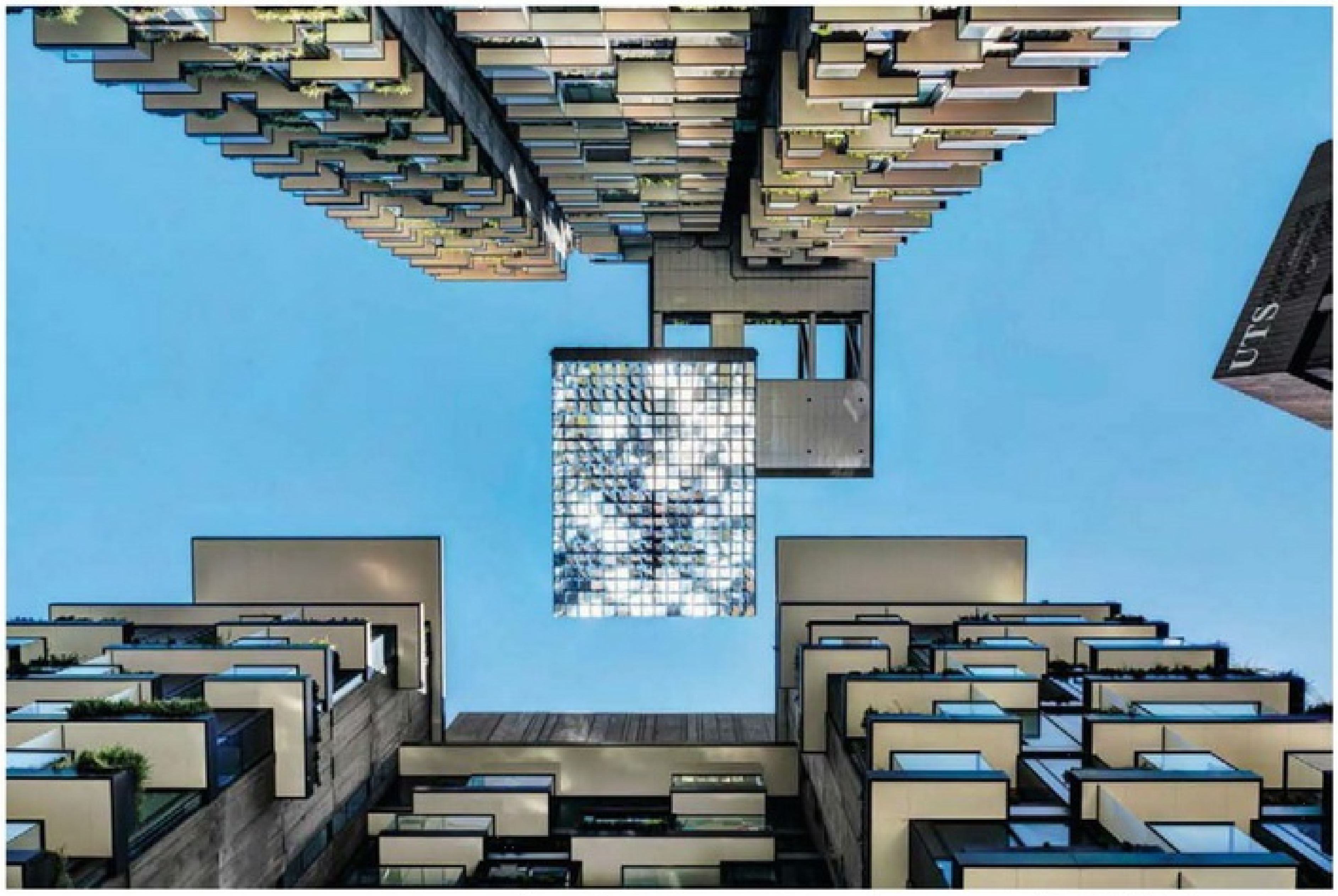
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来说，“中央公园一号”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垂直花园，显而易见的绿色设计还包括一个悬臂式日光反射装置，大楼自建的废水回收再生水厂和低碳三联产（Trigeneration）发电厂。管道输送灰水到公寓的洗衣房和浴室，并用来浇灌外墙的绿植。电厂将在2015年11月完成，预计未来25年可以节省13.6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第一次看到‘中央公园一号’项目让我目瞪口呆，过去几年，高层建筑与绿化的结合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从未达到这座大楼的规模。”CTBUH执行董事安东尼·伍德评价说，“它代


Central



让·努维尔的挑战在于如何赋予中央公园真实的存在，提供悉尼一座象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建筑



悬臂上固定了一个日光反射系统，把日光向下反射到被高楼遮蔽的阴影区域

垂直的绿色景观覆盖了整个建筑近一半的立面面积，形成公园与塔楼之间的连续性。

表了未来高层建筑的发展方向，以及一种全新的、更加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环境挑战的城市审美。”

奇彭代尔区属于大学城，靠近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学院以及中央火车站。早在1819年，威廉姆·奇彭代尔获赠38公顷土地，这是城区名字的由来。具有168年历史的卡尔顿联合酿酒厂也坐落在那里，直到2006年12月被关闭。

2007年6月29日，澳大利亚星狮地产（Frasers Property）董事长斯丹利·奎克宣布以2.0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斯特集团购买了酿酒厂的旧址。

所以，如今的“中央公园”是澳大利亚星狮地产和日本积水建房公司（Sekisui House）的合作项目，一个总投资20亿澳元、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多阶段都市住宅社区开发计划，预计8到10年完成。预算3.25亿澳元的“中央公园一号”是其中第一座混合用途住宅楼，总共624套公寓加上1.6万平方米的零售面积，2013年底建造完成。

从设计理念上，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的挑战首先是如何赋予中心公园真实的存在，提供悉尼一座象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建筑。他说：“我们希望给悉尼居民创造一种城市公园的新版本，对我来说景观就是建筑，植被就是建筑语言的一部分。”

大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全面绿化，垂直的绿色景观覆盖了整个建筑近一半的立面面积，形成公园与塔楼之间的连续性。如同相邻的城市公园攀爬到大楼立面，一直向高空延伸，从远处就可以看见。

为了利用悉尼温带气候的优势，向外扩展生活空间，大厦设有以绿色墙壁、连续种植带和攀爬植物为特征的室内外凉廊。植物随季节变化，充当天然的阳光控制装置。冬季吸纳最多的阳光照射，夏天屏蔽太阳的直射，起到遮荫和降温作用，在炎热夏季可



2014 年法兰克福“国际高层建筑奖”颁给了米兰 Bosco Vertikale（意为“垂直的森林”）大厦



“垂直的森林”大厦平衡人们对自然、光线和空气的基本需求，又没有超出必要的复杂性

以节省 30% 的能耗。

同样是外墙凉廊，大厦各个侧面的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在北部和东部外立面，凉廊向内延伸来防止噪音和风吹日晒。在南部和西部，它们利用朝向公园景观的优势向外伸出，一系列种满绿植的平台像拼图游戏一样，以随机模式分散在整个立面。这样，每间公寓不仅有一个阳台，而且有了自己的一小片花园。

法国景观艺术家帕特里克·布兰克（Patrick Blanc）为大厦设计了1100平方米的垂直花园，总共使用450种3.52万棵绿植，其中250种是澳大利亚本地品种，功能类似遮阳板的线性花槽总长度达7公里。他特别开发了一个使用远程控制的滴流灌溉系统，浸透矿质水的植物根部附着于网格状毛毡上，使得植物可以沿墙壁表面无土壤生长。

“在这里，植物、鲜花和藤蔓延伸至130米高，这样高度的建筑要经受很多强风，所以我在前面安装了一个金属格栅，以确保植物的安全。”布兰克说。

今年60岁的布兰克是知名的垂直花园大师，被努维尔戏称为“绿人”，过去30年他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植物科学家。18岁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开发出第一个无土栽培垂直花园，用鱼缸水泵来灌溉。

使用相同的灌溉原理，如今他已经在世界各地完成了超过300个垂直花园的设计，其中包括与努维尔合作的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与SANAA合作的日本21世纪金泽艺术馆以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马德里储蓄银行艺术中心等。

在布兰克看来，垂直花园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普及，就像商店的橱窗，它的优势在于所有的植物都清晰可见，简单的墙面变得富有诗意。它让高楼变成生长、发芽和开花的“活建筑”，随着季节改变色彩，虽然冬天树叶凋零，绿植仍然奇迹般地活着。

努维尔的第二个挑战来自北侧大楼高大的体量，两座彼此有间距的塔楼共享一个地基，让65米高的低楼主要处于116米高楼的阴影之下。为了改变自然光线的方向，努维尔设计了一个支持日光反射系统的巨大悬臂，从高楼29层处向外出挑80米。

伸出的悬臂上固定了320块日光反射镜，在低楼的屋顶上42个日光跟踪镜重新定向阳光，把光线直射到高楼悬臂的反射镜上，然后再向下反射到被遮蔽日光的阴影区域。这一精确

编程的反射系统每小时调节亮度和温度的需要，斑驳的光点有规律地在地面上移动。

到了夜晚，悬臂上的反射装置变成一件名为“海镜”的灯光艺术品。法国灯光艺术家彦·卡塞尔（Yaan Kersale）预先在320块反射板上嵌入2880颗LED灯珠，被点亮的巨型屏幕模拟悉尼港水波荡漾的美景，漂浮在黑暗的天空。

除了芝加哥的高层建筑与城市人居协会，法兰克福也有一个类似的“国际高层建筑奖”（IHP），每两年颁发一次，从2004年起由法兰克福市、德国建筑博物馆和DekaBank共同发起。法兰克福市副市长、IHP评审团成员菲利克斯·塞缪罗斯教授强调：“对于国际高层建筑奖，重要的不是建筑的高度或者形式，而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开拓性概念、与城市环境的融合以及明确的身份认同潜力。”

IHP的入选标准是过去两年内完成的、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全球符合这一标准的高楼超过800个，但最后只有5个入围IHP决赛。这5个中努维尔就占据了两个，除了“中央公园一号”之外，他的另一个入围项目是完成于2012年9月的巴塞罗那万丽菲拉酒店。



“垂直的森林”代表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为其他欧洲城市人口稠密区提供了建筑原型

万丽菲拉属于万豪集团下的连锁酒店，位于巴塞罗那南部靠近欧罗巴广场，27层高的塔楼飙升到110米的高度。它的基本构成是两个彼此平行的立方体块，由露天的天桥和楼梯连接，东部、南部和西部的外墙是明亮的、近乎刺眼的白色，面对广场最窄的北立面是暗哑的黑色。

大厦内外，繁茂的垂直景观和棕榈树的意象反复出现，北立面的黑色玻璃外层以丝网印刷的形式布满植物图案。另外三侧，外墙的构造不是常规的窗户排列，而是一些不规则图案的开口，形状似棕榈树的叶子。当初建造的时候，采用了两种基本尺寸的模具浇注混凝土板，3.8米乘3米的棕榈叶形状开口配上玻璃，充当每间客房的内部窗户，还有一种3米乘7米的大型叶片形组件与之交替出现。

这些叶片状洞口的轮廓线在白色混凝土立面上有序地排列与重复，如同皮影戏一般，将各自的阴影投入酒店358间客房里。当光照角度发生变化时，图形也随之变化。

大自然的主题在酒店内部继续进行着，位于建筑一半高度的中庭摆满棕榈树和热带植物，楼梯和天桥同样被绿植穿插。到了顶层，屋顶餐厅、露台和游泳池被包围在粗壮的棕榈树丛中。

由于连接两个高层之间的是背阴的开放空间，提供了自然采光和通风，当客人走出自己的酒店房间，面对的不是封闭的走廊。考虑到西班牙北部夏天的炎热气候，由此带来的凉风习习显然是令人惬意的。

尽管如此，今年的法兰克福“国

际高层建筑奖”还是颁给了另一座欧洲建筑——米兰Bosco Vertikale（意为“垂直的森林”）大厦，两幢分别是76米和110米高的绿化外墙高层住宅，由意大利斯特凡诺·博埃里（Stefano Beori）工作室于今年10月完成的。IHP的评委把它称为“欧洲第一个垂直的森林”，代表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为其他欧洲城市人口稠密区提供了原型。

在德国建筑博物馆主任彼得·施玛尔看来，“垂直的森林”大厦以诚实的态度为居住者提供一个保护空间，平衡人们对自然、光线和空气的基本需求，又没有超出必要的复杂性。他说：“可以肯定，绿色高层住宅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总投资6500万欧元的“垂直的森林”大厦位于米兰内城北侧，靠近盖•奥伦蒂广场。它是一个名为“Metrobosco”城市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大概7.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除了这两座高层住宅之外，未来还有高层写字楼和周边区域的开发。所以，大厦的大堂不仅提供住户共享入口区，在视觉上作为垂直绿化的延续，与未来的公园融合交织。

这两幢18层和24层的高层住宅外形简单明了，基于一个矩形平面，围绕由电梯、楼梯形成的中央核心筒。不同楼层的近百个黑白色阳台像拉开的抽屉，不规则地向外伸出。钢筋混凝土阳台被设计成28厘米厚，附带1.3米深的阳台花盆。

塔楼四周的阳台上，总共900棵乔木、5000棵灌木和1.1万棵花卉植物覆盖8900平方米的阳台总面积。从树木的数量来说，相当于7000平方米的森林。绿色植物产生氧气，从空气中过滤尘埃，作为天然的绿色保温材料对抗热、冷、噪音。根据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夏天阻挡酷晒，冬天落下叶子让阳光洒进屋内。不同的植被为鸟类和昆虫提供城市栖息地，形成一个令人愉快的微气候。

树木是这一绿色系统的关键因素，近900棵3米到6米高的橡树、榛子树、山毛榉木、李子树、波斯铁木树等靠近外墙生长，对植物品种的选择和栽培是由它们在外墙的位置和高度决定的。电子控制的灰水灌溉系统自动为它们浇水，另外还有三位园丁负责修剪、施肥，全年照顾绿植。

农艺学家劳拉·加蒂与米兰大学的科学家合作完成了“垂直的森林”建筑景观概念，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说服项目开发商——意大利海因斯公司，海因斯公司无法相信空中绿树可以承受高达每小时160公里的当地强风。最后，那些为了未来的高层生活在苗圃中准备了两年的树木，经受了每小时190公里的风管测试。

今年57岁的建筑师斯特凡诺·博埃里从事城市规划多年，两年前还曾参与竞选米兰市长。作为高密度住宅和城市中心绿植的一种结合，他发展出“垂直森林”的概念，代表了一种高层建筑的新方法，在那里树木和人共享生活的空间。

11月19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里的IHP颁奖仪式上，博埃里把获奖视为“对独特城市建筑实验的认可”。实验性在于建筑师以替每个人预想未来的方式去思考建筑，而不仅仅是一种风格或语言的出现。



在让·努维尔设计的巴塞罗那万丽菲拉酒店内外，棕榈树的意象反复出现

人类的饮酒史

文 / 袁越



人类的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饮酒的？这可不是一个醉鬼提出来的傻问题，因为酒精（乙醇）是一种毒药，会导致肝病、癌症、心脏病，甚至精神性疾病，害处远大于好处。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类会进化出饮酒的习惯呢？有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假说，认为人类是在9000年前才开始饮酒的，那时人类刚刚发明出农业，第一次有了多余的粮食需要储存。粮食放久了容易变质发酵，产物之一就是乙醇。如果人类不能饮酒，变质的粮食就没法吃了。

这个假说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绝大部分高等生物是不能直接利用乙醇的，必须先将其分解掉。如果我们的祖先体内没有能够分解乙醇的酶，一旦粮食变质就只能扔掉，太浪费了。幸好人类进化出了乙醇脱氢酶（ADH4），可以把乙醇变为乙醛。这是乙醇分解的第一步，有了它，人就可以利用变质的粮食，在进化上占据先机。

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体内都有ADH4，但这是一组酶的统称，可以催化很多不同类型的反应，乙醇脱氢反应只是其中的一种。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塔菲学院（Santa Fe College）的生物遗传学家马修·卡里根（Matthew Carrigan）博士决定研究一下这个酶的进化过程，他和同事们收集到28种哺乳动物的ADH4基因序列，其中包括17种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然后将这些DNA序列输入电脑，通过一套复杂的算法构建出了这个基因在过去7000万年时间里的进化过程。换句话说，科学家们推算出了ADH4基因在过去7000万年里每一时刻的基因序列都是什么样子的。

光有基因序列还不够，还要看基因产物（也就是酶）的催化能力。现有的动物还好说，只要抓来一只，从中提取出ADH4酶就行了。已经灭绝的古代动物怎么办呢？它们的身体早已腐烂，只剩下化石，没法做研究。

卡里根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同事们将电脑推算出来的各阶段的ADH4基因序列通过转基因的方式转入细菌，让细菌生产出相应的蛋白质（酶），这样就可以研究那些早已灭绝的动物体内的ADH4了。

研究结果表明，ADH4大约在1000万年前发生了一个单点突变，也就是DNA序列中的一个字母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大大提高了ADH4分解乙醇的能力，终于让人类的祖先获得了饮酒的本领。

研究这玩意儿除了在饭桌上增加点谈资外，有什么实际用处吗？答案是肯定的。著名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博士曾经说过，一个物种的基因库就是它的祖先被世世代代自然选择刻画切削而成的，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知识渊博的动物学家手里有了一套完整的基因库，就应该能够重建出这个物种祖先的生存环境。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组里有一套负责编码夜视眼睛的基因，就说明这个物种的祖先一定是个夜猫子。

具体到饮酒问题，这个ADH4基因变异的时间节点非常关键。古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人类的祖先大约在1000万年前从树上下来，开始在地面上讨生活。树上的果实掉到地上，其中的糖分发酵变成了乙醇。人类祖先之所以进化出消化乙醇的能力，就是为了能够利用这些腐烂的水果。

卡里根博士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4年12月1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文章指出，人类祖先虽然进化出了分解乙醇的能力，但并没把腐烂的水果当作主要的食物来源，所以人类体内的ADH4效率不高，这就是为什么酒少喝一点问题不大，喝多了就会出现各种麻烦事的原因。

挥动传奇，纵“擎”未来

2014 奥迪 quattro 杯高尔夫锦标赛中国区总决赛完美收杆

★2014“奥迪 quattro 杯”中国区总决赛冠、亚军诞生，成功晋级世界总决赛

★2014“奥迪高尔夫”平台活动持续进行，奥迪将继续为中国用户带来丰富、顶尖的高球体验



颁奖嘉宾与获奖选手合影

11 月 18 日，2014 奥迪 quattro 杯高尔夫锦标赛中国区总决赛在广东南海桃园高尔夫俱乐部结束角逐。来自北京的樊帆、陈红照组合与来自山西的姚玉明、赵光明组合分获本赛季中国区总决赛冠、亚军，并将于 12 月代表中国参加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世界总决赛，与来自全球共 53 个国家及地区的 60 对选手竞争世界总冠军。至此，2014 赛季“奥迪 quattro 杯”中国区比赛圆满落幕，2014 年“奥迪高尔夫”平台的活动将持续进行，以丰富、顶尖的高球体验，进一步践行奥迪愉悦中国用户的品牌使命。

为期两天的中国区总决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来自北京的樊帆、陈红照配合默契，在决赛第一轮就展露锋芒。而在最关键的第二轮，两位球员延续此前比赛的良好状态，以 75 分的总成绩荣获 2014 赛季奥迪 quattro 杯高尔夫锦标赛中国区总决赛的冠军，与夺得亚军的姚玉明、赵光明携手进军世界总决赛。而“女子最远距离奖”和“男子最远距离奖”则分别由何茜、丁利军获得。

“祝贺所有获奖的选手们，你们用自身的绝对实力彰显了奥迪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葛树文先生表示，“2014 年对奥迪高尔夫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打造了以‘奥迪 quattro 杯’为核心的‘奥迪高尔夫’活动平台，通过顶尖赛事、会员专享、青少年高尔夫人才培养等多元化体验活动，为爱好高球运动的用户带来全方位的愉悦体验。未来，‘奥迪高尔夫’活动平台将持续扩大和提升，奥迪品牌将与全国的广大用户和高球爱好者一道，共同推进高球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作为国内同类比赛中规模最大、赛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高尔夫赛事，奥迪 quattro 杯高尔夫锦标赛已经走过了 11 年的历程。今年，一汽－大众奥迪对赛制进行了优化，为精英人群及高球爱好者奉献了一场场高品质的分站赛。凭借“奥迪 quattro 杯”十年积累的赛事精髓，奥迪全新打造了“奥迪高尔夫”活动平台，将赛事与区域经销商系列活动、青少年“筑梦未来”计划及高尔夫圈层体验模块“聚英汇”等内容相结合，为全国的高球爱好者提供了更多感受高球优雅魅力的机会，也进一步展现了奥迪追求卓越、进取动感的品牌精神。

除了精彩的比赛，在本次中国区总决赛上，一汽－大众奥迪还专门提供了搭载全球首款矩阵式 LED 大灯及高效动力系统等全新领先科技的新奥迪 A8L，并邀请球友参与道路试乘试驾。新奥迪 A8L 的卓越设计和顶级配置散发的技术与尊贵魅力，与高尔夫运动优雅、精准的格调相辅相成，让参赛选手及嘉宾在精致与典雅的体验中尽享新奥迪 A8L 的“尊贵再进化”。

作为奥迪品牌自主创立的国际高尔夫赛事，“奥迪 quattro 杯”于 1991 年在德国创办，历经 24 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业余高尔夫赛事。未来，奥迪 quattro 杯高尔夫锦标赛还将继续与全球精英人群及高球爱好者共同成长，在持续不断为高尔夫运动注入全新理念与活力的同时，让精英人群及高球爱好者在纵情果岭间充分感受奥迪“进取、尊贵、动感”的品牌价值。


一汽－大众奥迪特别提供奥迪 A6L 作为中国区总决赛一杆进洞大奖

英格兰 DNA

文 ✎ 张斌



包含足球成功要素的纲领性文件《英格兰 DNA》

一个国家搞好足球，除了心愿，还是需要办法的。我们为此焦虑，英格兰人也不例外，他们的足总主席已经描绘了令人激动的愿景——争取 2022 年再捧世界杯，不信赶不上德国，超不过比利时，这两个成功再造的足球国度当下可是英格兰足球的最好榜样。考察再考察，研究再研究，一份包含着六个欧洲和两个拉美国度足球成功要素的纲领性文件在英足总诞生了，厚厚的文件被简称为“英格兰 DNA”。

圣乔治公园训练基地静静地伫立在英国中部，英足总投入 1.02 亿英镑将其改造升级为国家训练基地，10 年内必夺大赛冠军的宏愿在此蓄积着能量。上周，1500 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足球青训教练被足总一声号令，齐聚圣乔治公园。与会教练人手一册《英格兰 DNA》，个个天降大任，足总精英计划负责人阿什沃茨语重心长：“15 岁即可定球员终生，此后的变化不过是球衣的尺码而已。”

1500 名青训教练像散落星火回归岗位时，身边还会带着足总发放的一堆可穿戴闪存记忆棒，每一位有志成为球星的英格兰少年都会得到一个，里面保存着《英格兰 DNA》的学习读本以及足球技战术的视频资料。足总工作人员真算是挺可爱的，他们深知如果交给孩子们手里的是印刷材料，根本无法引发兴趣，有视频，那就不一样了。

回到问题的根本，什么是“英格兰 DNA”？英格兰队主教练霍奇森认为，重点在于树立英格兰足球共同准则，在不同的局面下，都能参照执行，不仅可穿戴，最好可以植入到每一代足球少年的意识之中，提高战术理解能力，学会管理和控制比赛，最终的功利目标，就是要打造势力强大的英格兰队。这听起来挺虚啊，也许英格兰足总近两年的苦心所得不能轻易示人，就像阿什沃茨抱怨的一样，关于德国和比利时足球你永远不可能得其精髓的。总之，学我者生，似我者亡。

阿什沃茨追着英格兰所有 U 字号国家队四处看比赛，从各种细微之处做比较找差距，拿 4-3-3 和 4-4-2 较劲，明白人都知道阵形并非意味着一切，最终指挥大脑的就是“足球原则”。英格兰人也搞爱国主义教育，U21 国家队主教练、老国脚索斯盖特受大刺激了，他手下的小球员很多居然没有听说过他当年的赫赫英名。好吧，先从传统教育入手，大讲 1966 年本土夺冠传奇，树立为胸前国旗效力的自豪感。看来，普天之下，足球遇到的问题都高度相似。

爱国和责任感理应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足球 DNA，英格兰不例外，简言之，DNA 要素如下：社会责任感、战术意识、体能力量、理解能力强、创造力强等特质均衡地集于一身，才是最理想的英格兰足球“未来战士”。足总给出好榜样——鲁尼和巴克利两位国脚，都是在街头起步，关键成长期没走一步弯路。有足球评论家调侃说，英格兰孩子真正的榜样该是德国国脚穆勒，那才是全能战士，10 岁开始被拜仁雕琢，德国足球俱乐部与国家队的和谐关系才该是英格兰足球的 DNA。

这可说到伤心处，目前英足总手中拥有的 60 多位有国脚潜质的年轻球员大多都是在英超低排名球队中挣扎，如果有 30 人能成长于前六名强队，那英格兰国家队自然成色不同。可惜的是，“未来战士”在联赛和欧冠赛场上的出场机会太少，与其他强队比起来简直可怜。可是，富裕的联赛又极容易娇惯出“高薪低能球员”，极端者认为原本的英格兰足球 DNA 中最该被剔除掉的就应该是——未付出，先获得的“坏思想”。

生为NX的N个理由——值得喝彩的“矛盾”



“既毁了卢浮宫又毁了金字塔！”——这是玻璃金字塔诞生之前，贝聿铭听到最多的评论。当时的每一个批评家都觉得，这种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传统与前卫的冲突，简直就是自相矛盾。时隔多年,当人们流连于玻璃金字塔投射出的瑰丽光华,他们终于发现——矛盾，本来就是值得喝彩的极致之美。

在文明发展的高速路上，“矛盾”恰似一个少有人涉足的岔路口。人们习惯于在趋势的大道上品尝甘甜，而忌惮于在矛盾的蹊径中探寻更独特的美妙。可当你静心感悟，竟会发现世间那些令人喜出望外的瑰丽、巧夺天工的造物，竟然无一例外地绽放于同一颗种子——矛盾。

话说至此，就不得不提本文的主人公——全新雷克萨斯中型SUV NX。凌厉精悍的车身外观透出的无尽锋芒，正是源自于两面交锋所交汇出的独特风格。

【运动 & 豪华】

在NX的身上，你会轻易地找到武者般的矫健飒爽：极具雕塑感的车身侧面线条，让NX的每一次发动，都仿若一颗划破气流的子弹。标志性的纺锤形前进气格栅，既对品牌家族化脸谱致敬，也透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动感。

此外，绅士般的品位与格调，在NX之中也随处可见。除了脱身于超级跑车LFA的设计细节、“白金工厂”的匠师手工，还有更值得一提的Shimamoku乌木材质。这种原本配备于旗舰车型LS的木饰不但用料上乘，其背后的精妙工艺更令资深鉴赏家们纷纷叫绝。要知道，要让乌木成为一种优雅的装饰材料，需要经历38天67道工序，辗转三家工厂车间，由数十名专业熟练人员手工打造而成，成本和制作难度都相当之高。乌木使用与顶级的Yamaha钢琴表面相同的亚光处理工艺，每一块乌木制成的部件都泛着低调的淡淡光泽，为触觉和视觉带来无与伦比的愉悦感受。如此说来，正是对动感与质感的孜孜以求，才使得NX成为一部“非主流”的运动 & 豪华SUV。

【精悍 & 宽敞】

至于空间，雷克萨斯NX的“矛盾”更令人称道。几乎每一位试乘者都会惊诧于在NX精悍的车身中，竟隐藏着如此出色的空间表现：前排乘客与后排乘客的962毫米臀点间距在同级SUV中堪称标杆；近乎平整的后排地板设计，全然释放了传统车型的足部空间，让三位乘客同时安享后排空间成为可能。同样，它的后备厢空间也让实用主义者们深感满意：500升的后备厢容积能够轻松收纳4个9.5英寸高尔夫球包或者两个28寸旅行箱。

【大气 & 小节】

大气与小节，同样在NX中碰撞出令人惊喜的化学作用。当你置身于座舱中，感觉到的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大气。那么身体触及NX的一切细微感受，则来自于精雕细琢的小节。你甚至会有那种每一处感官都被量身订制的感觉：肌肤触及之处，均由柔软材质覆盖；每一个按钮都与手指掌心完美贴合。仅用单手就能开瓶的阻尼水杯托、隐藏光源的呼吸灯车门把手……甚至内饰针脚的细密间隔，NX都能做到整齐划一。

【科技 & 人性化】

科技与人性化的矛盾，也因为NX而完美统一。我们可以在NX中轻易找出很多超规格的装备：智能手机无线充电、触控式多媒体信息操作系统、全彩抬头显示系统、360度全景监测摄像头……而这些科技配备的共同使命，就是以人为本。它们让你轻松摆脱数据线的束缚，让你专注于前方就能通晓各种驾驶娱乐信息，更让你用再熟悉不过的触控方式实现座驾的各种功能。难怪人们会说，最优秀的技术，不是让你知道它的存在，而是让你在得到便利的同时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生命在于矛盾，在于运动，一旦矛盾消除，运动停止，生命也就鲜活不再。”对于矛盾的价值，歌德的话就是极好的力证。NX正是如此，它用自己的实力为“矛盾”赋予了全新的定义。比起一味地颂扬完美，它的“矛盾”显然更值得我们点赞喝彩。



想买“军工股”该知道什么？

文 / 宋晓军

12月4日股市大涨，当天又播出了有关“全军装备工作会议”的新闻。一些炒股的朋友由于看到了我在一天前上市的《三联生活周刊》专栏中那句“还有哪些技术差距需要弥补”的话，于是纷纷来电询问有关“军工股”的情况。鉴于我本人并不炒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只好告诉他们要好好琢磨《司马法》中的两句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并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军事思想。

那么应该怎样看“最古老的军事思想”与“军工股”的关系呢？

“国虽大，好战必亡”是中国领导人对外讲话时引用的。从新闻层面上看，本周涉及外部环境有两大新闻看点：一是普京发表国情咨文；二是美国新防长卡特（Ash Carter）。如果仔细看看这两则新闻的背景，都不难发现，这两个在“冷战”期间“好战”的大国，实际上都在试图寻找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时期攒下来的军事资源，以博取更大的外交利益。那么中国领导人此前在对外讲话时引用“前半句”话的直白意思就是：中国作为大国这些年来虽然军费开支增长较快，但中国绝不会像美、俄两个大国在“冷战”期间那样进行“军备竞赛”。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可以抱着军备竞赛的心态进入股市。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后半句话，是中国领导人在对内讲话中所强调的。从新闻层面上看，本周涉及内部条件的有两大新闻看点：一是中央在股市大涨的背景下明确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针；二是在军方召开的“全军装备会议”上，领导人强调了“三大坚持”原则（信息主导、自主创新和统筹兼顾）。如果把这“三大坚持”原则与“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个“核心”（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和一个“时间节点”（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结合起来看，作为想购买“军工股”的股民来说，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选择指向。比如你可以在飞机、战车、导弹、舰艇及相关关键技术中，分析需要弥补哪些差距，合理地判断在“基本实现机械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你也可以在传感器、计算机、通信器材、网络设备及相关关键技术中，分析需要弥补哪些空白，合理地判断在“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好好琢磨《司马法》中的两句话与中国军事装备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琢磨“国虽大，好战必亡”这句话时，你要思考一下在中国军事装备发展过程中，是否过分强调了类似“洋务运动”中的那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因为如果过分强调了此点，采用一种你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的“照镜子战略”发展军事装备，是否会给外界造成中国也像“冷战”时的美、俄一样要玩争霸呢？再比如，在琢磨“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话时，你要思考一下在“维护对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中国的武器装备在机械化和信息化上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和缺口。同时你还要清楚，突破这些瓶颈和填补这些缺口的目的，并不是要全面超越对方的技术优势，而是要针对对方的优势，在局部实现遏制对方可能进行的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军事行为的战略和战术目标。

最后我想说的是，技术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最终还是要靠人设计出正确的策略和正确的技术路线。而人的所有行为，又是受制于国家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技术基础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的。



1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

凌渡：卓越空气动力学性能 挑战更低风阻



近日，上海大众汽车 Lamando 凌渡在“SCCF 冠军赛车嘉年华”中，一展时尚中高级轿跑的魅力风范。Lamando 凌渡不仅拥有锋芒动感的造型，更拥有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风阻系数是衡量汽车空气动力学性能的重要标准。汽车的风阻系数越低，其空气动力学性能就越出色，相应的燃油经济性也更突出。实验数据显示，当一辆汽车以 80 公里 / 小时的速度行驶时，60% 的油耗用来克服空气阻力。在同等速度下行驶的车辆，风阻系数每降 10%，油耗可以降低 7%。目前市场上轿车的风阻系数大多在 0.3 ~ 0.5，而 Lamando 凌渡的风阻系数仅为 0.281，诠释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相信其燃油经济性也值得期待。

Lamando 凌渡突出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源自其动感流畅的轿跑车身设计、高达 2.4 万分钟的风洞测试，以及多项空气动力学优化。这背后不仅凝聚着研发人员的心血，也是上海大众汽车卓越空气动力学研发实力的写照。

在车身尺寸方面，凌渡高、宽分别为 1422 毫米、1827 毫米，遵循 1 ： 1.3 的黄金高宽比例。这一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眼中最具审美意义的比例，使凌渡以较低的车身重心实现优异的风阻表现，以及出色的高速行驶稳定性。

同时，凌渡也在车身细节处精雕细琢，以实现优异空气动力学性能。俯冲下压式车头设计降低了车身重心，有效提高行驶稳定性。流线型的车顶线条、极富雕刻感的力量腰线和下沉式裙线，不仅让整车显得修长而富有张力，也进一步降低了高速行驶过程中的空气阻力。车身尾部运动尾翼，辅以凸起的尾灯造型，能卓有成效地平衡尾部气流、提升尾部下压力、降低能量损失。除此之外，前后轮扰流板、中央通道扰流板、排气管护板等底部空气动力学套件的应用，使凌渡底部气流更加顺畅，大幅提升其整车空气动力学性能。

Lamando 凌渡整体和细节上独具匠心的优化，令其拥有出色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凭借动感大气的外观造型和卓越空气动力学性能，Lamando 凌渡树立了中高级轿跑车动感魅力新风范。



人终有一死

“我甚至不确定快要死了是什么意思。过去几十年间，医学使得过去几百年间关于死亡的体验、传统和词语变得过时了，它为人类制造了一个新的难题：如何死？”

主笔 / 薛巍



阿图·葛文德和他的新作《人终有一死：医学和临终前重要的事》

死法的选择

阿图·葛文德是今年BBC“里思讲座”的主讲人，他的新书《人终有一死：医学和临终前重要的事》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他在书中讲述了他的多位病人临终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如何度过的：身体连着机器、在荧光灯下被陌生人围着。葛文德认为，绝症患者一直住在医院里靠药物和机器维持着生命，最终死在医院里，不如不借助外力维持生命，而是保持一定的自主生活、享受生活的能力，住在家中或临终关怀医院，当身体衰竭时就接受自己的命运。他引用了各种哲学、心理学和医学研究来支持他的这一观点。

他在书中写道：“以前，垂死是一个很突然的过程，我们没必要思考它。有些疾病会拖得很久，比如肺结核，但是没有现代医学的早期诊断及其治疗，从确定一个人患上绝症到死亡一般只隔数日或数周。想想现代以前那些美国总统是怎么去世的。华盛顿1799年12月13日咽喉感染，第二天晚上就去世了。约翰·亚当斯、安德鲁·约翰逊都在中风后两天内就去世了。人们对致死性疾病的经历就如同他们经历恶劣的天气——那是一种毫无警示的突然袭击。

“如今大部分人都是在跟疾病斗争很久之后，死亡才会降临。死亡是确定的，但日期不确定。所有人都在跟这种

不确定性作斗争：什么时候如何接受失败。人们也几乎不会留下什么遗言了。技术能够在我们失去意识之后仍维持我们的器官的运行。”有一次一位60来岁的女病人肠道堵塞引发了心脏病，导致她陷入休克和肾衰竭。她的妹妹问她姐姐是不是快要死了。葛文德说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我甚至不确定快要死了是什么意思。过去几十年间，医学使得过去几百年间关于死亡的体验、传统和词语变得过时了，它为人类制造了一个新的难题：如何死？”

一种很简单的观点认为，医学的任务就是抗击死亡和疾病，这当然是它最基本的任务。死亡是敌人。但是这个敌人比我们更强大。最终它会赢。在一场你打不赢的战争中，你不想要一个会战斗到两败俱伤的将军，你想要一位在胜利无望时投降的将军，他知道如果战斗到底会造成巨大的损坏。

葛文德说，他也曾经以为临终关怀会加速病人的死亡，因为病人放弃了医院的治疗，并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以止痛。但多项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跟踪了4493位患有绝症的病人，结果发现，对于乳腺癌、前列腺癌、肠癌患者，住在医院跟住在临终关怀医院幸存期一样长。“奇怪的是，住在临终关怀医院还会延长一些病人的存活期。患有胰腺癌的病人平均延长了三周，肺癌病人延长了六周，心力衰竭的病人延长了三个月。其中的教训很有禅意：只有当你不努力活得更久的时候，你才能活得更久。”

自主性与忠诚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从30岁提高到了目前的80多岁。“遗传对寿命的影响很小。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统计研究所的詹姆士·沃佩尔发现，人的寿命只有3%取决于父母的寿命，相比之下，人的身高90%取决于父母的身高。即使是双胞胎的寿命差异也很大，一般相差15年以上。”

但人终有一死。芝加哥大学的加夫里洛夫说，人类的死亡跟所有复杂系统的毁坏类似，是随机而缓慢的。工程师们早已发现，简单的设备不会衰老。它们的运行很稳定，直到关键的部件毁坏。比如一个发条玩具，直到齿轮锈蚀或者弹簧断裂，才会停止工作。但发电厂之类的复杂系统即使几千个关键的、脆弱的部件毁坏也要能够运行。因此，工程师们为这些机器设计了多重冗余：有备用系统，以及备用系统的备用系统。备用系统也许不像一线部件那样高效，但可以使机器在受到损害后仍能继续运行。比如我们人类有多余的肾、多余的肺、多余的性腺和许多多余的牙齿。我们的细胞有许多DNA修复系统。但是，当一个复杂系统中的缺陷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时候，再多一个缺陷就会危及整体，发电厂、汽车和大型组织都是如此。

1908年，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家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写了一本书，叫《忠诚的哲学》。他想搞清楚为什么单单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需要什么才能感觉生命是值得过的。他认为，答案是我们都追求一种超出我们自身的事业。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的内在需求。这种事业可以大到家庭、国家、原则，也可以很小，如盖房子、照料宠物。重要的是，赋予这个事业价值，觉得值得为它做出牺牲，这会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他把献身于自己以外的事业称为忠诚。它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忠诚可能不一定带来快乐，甚至会很痛苦，但我们都需要献身于某种事业，生命才能永恒。没有忠诚，就只是让欲望来引导我们，而欲望是转瞬即逝、变幻莫测、贪得无厌的。它们只会带来折磨。“从本质上说，人类是各种天性的汇集之所。我们每一刻都是冲动的集成。从里面看不到光明。让我们试着往外看。”

葛文德认为，如今许多绝症患者不愿意离开医院，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住在临终关怀机构，在那里，医护人员只注重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的活动缺少自主性，然而人在衰老和患病时也需要自主性。“存在着不同的自主观念。一种认为自主就是自由行动，完全独立地生活，不受强迫和限制。但这种自主观念是一种幻想。某一天因为疾病或衰老，我们总是会需要帮助。我们的生活本质上是相互依赖，并受制于超出我们控制的力量和环境。你拥有的自由的数量不是衡量你人生价值的标准。”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识到，自主还有一种更加有说服力的意义。198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自主的价值在于它创造的责任体系：自主使我们每个人根据某种融贯的、特别的个性、信念和兴趣，决定他自己的人生。它让我们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引导。”

各个国家的医疗会跟它们的经济同步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一个国家极端贫困时，大部分人都死于家中，因为人们得不到专业的诊治。在第二阶段，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有了更高的收入，更多的资源使得更多人能够得到诊治，人们生病时会去医院，最后死在那里。在第三阶段，当一个国家的收入达到最高水平时，人们开始关心他们的生活质量，哪怕生病时也是如此，死在家中的人又开始增多。

在葛文德看来，在亲人的包围下离开人世才是人道的。1943年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求理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需求、对安全的需求，然后是成长的需求，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但需求的优先顺序是会变的，有时人们愿意牺牲安全。人年轻时追求成长和自我实现，寻找新的体验、结识更多人、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到了后半生，大部分人会更关注亲人和熟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提出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当人们发现自己来日无多时，看待人生的视角就变了，就会更关注跟自己最亲密的人。

波各雷黎奇老了

文 朱伟

12月7日，波各雷黎奇在大剧院的独奏音乐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来中国乐：2005年，北京音乐厅，曲目是肖邦第三奏鸣曲、斯克里亚宾第四奏鸣曲与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奏鸣曲。2011年，上海，曲目是肖邦第二奏鸣曲、李斯特的《梅菲斯特圆舞曲》与《B小调奏鸣曲》，都以肖邦的一首夜曲开场。而这一次，则完全是在已有唱片中没听到过的：上半场是李斯特《旅游岁月》中的《但丁读后感》与舒曼的《C大调幻想曲》，下半场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与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变奏曲》。肖邦大约已经弹透，他不愿再弹了。

其实，2011年在上海，他已经头发花白了。相比那个围红围巾的漂亮小子，他确实老了。上场时，他高高的个子，有些谦恭地缩肩，在琴椅上坐下便挺直而如雕塑。我正喜欢这样的音乐态度：神圣感。我理解，波各雷黎奇之所以喜欢李斯特，大约就因李斯特提供了更多钢琴表现的可能性。这首《但丁读后感》描述的是对《神曲·地狱篇》第五章的感悟——在地狱第二层，但丁见到因偷情被毒死的保罗·马拉泰斯塔与里米尼·弗朗切斯卡，淫荡者在这里将永远被狂风吹拂，“就像在寒冷中惊鸟的翅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永远没有希望来宽慰他们”。这首曲子思索的是爱、罪、痛苦、幸福、恐惧、疲惫这多重关系，我以为核心应是“没有比在痛苦中回望幸福时刻更为痛苦的了”。端坐在琴凳上的波各雷黎奇完全是一个沉思者：他以惯常的降慢速度，用休止与割裂的分句，肢解了李斯特原来并不冷静的线性叙述，突出中间部那种漂浮无着落的无奈，却去除了本对幸福回望的温情，于是就改变了一般钢琴家已成的习惯，也使李斯特变了面貌：没有了那种狂热，李斯特也就不再流于浅表了。

紧接着的舒曼《C大调幻想曲》，波各雷黎奇显然仍沉浸在他自己的沉思中，无论肖邦、李斯特还是舒曼，其实都不过是他在键盘表现探索中的载体，我已经习惯他这样的探求了，也就不会再纠结于这究竟还是不是舒曼幻想曲的疑问。这首曲子其实是一首思恋曲——当时克拉拉父亲要阻止女儿与舒曼的关系，一般钢琴家都要将舒曼的乐思组织成冲决羁绊的感人恋歌，波各雷黎奇却反其道，反而使那些美好的旋律变得更松散，在其分裂中更体现舒曼执拗的追问。尤其最后的第三乐章，完全找不到柔漫的歌唱性。这就是很多人不能容忍波各雷黎奇的原因。但就演奏方法而言，究竟谁更接近原作？我非常注意波各雷黎奇对曲谱的专注程度，他只不过对乐句关系做了重新解读，而舒曼在这首作品开头，本是有施莱格尔的诗作为题记的：“对于安静倾听的人，在这五颜六色的人生梦幻中，那优雅柔和的音，都一一分解开来。”那么，波各雷黎奇反而是忠实于分解的原意了。

下半场曲目比上半场要通俗。但《彼得鲁什卡》的改造，使我更意识到，波各雷黎奇一方面将注意力集中在能精微表现作品内涵的中段，对彼得鲁什卡命运悲伤的细致刻画，而最后乐章那个特别感人、印象深刻的主旋律，他却用各种方法就是不让它明确出现，替代的是在钢琴上表达多种乐器效果漂亮的错杂，充分在钢琴上展示一个管弦乐团各种和声组成的雄浑，将熟知的波利尼的经典演奏彻底颠覆了。

波各雷黎奇不断对钢琴表现力的发掘，才使他的每一个演奏都不落窠臼，都有出其不意的结果。而要接受其效果，就必须改变原有对作品的期待。《彼得鲁什卡》气势磅礴到最后，他弹断了琴弦，只能另换一架琴弹勃拉姆斯“魔术师般”的《帕格尼尼变奏曲》。他同样无情地阻断那样流畅的歌唱性，28个变奏，每一变奏都精心考虑了音色变化，却有意改变了它们洒脱的线性联结，使帕格尼尼也变得深沉了。而大多钢琴家弹这首曲子，却都在炫耀这种流畅洒脱。这就是波各雷黎奇，绝不重复他人，只醉心于新的音乐结构的重构。

弹完勃拉姆斯，他把琴凳挪至琴前，表示音乐会已经结束，随后向四周观众深深鞠躬，却绝不再弹。这就是我所喜欢的波各雷黎奇：面对音乐的神圣性，他绝不妥协。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天堂里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好人。
那么活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先要当好人？
不是，要先当笨人。
地狱是什么样子？
那里的人通宵达旦，饮酒作乐，尽情狂欢。
哦，我以为地狱是用来折磨人的。
是呀，那些人都是滴酒不沾生活作息正常的人。
人死了会去哪里？
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吧。
如果你以后死了别忘了回来告诉我。
还是你先死，再回来告诉我。
谈死后的世界对活的人的人际关系一点帮助也没有。
死亡就是眼前一片漆黑直到永远。
死亡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票。
死亡就是一场生命和你算总账的时候。
死亡就是这世上以后再也没你的事了。
如果你跟我走，就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如果你跟我走，要什么有什么，每天快乐逍遥乐不思蜀。
如果你跟我走，就让你每期中彩券，炒房产玩股票，赚进大把钞票。
如果你跟我走，漂亮女鬼随你挑……
东西死神抢人大战。

冰哥

文 ✎ 五月（北京）　图 ✎ 陈曦



爷爷前几天去世了，丧事办了两天。

冰哥是在棺材抬到车上后才到的。冰哥在廊坊开公交车，因为太突然，没来得及倒班，之前电话里说只能下了班尽快往这儿赶——从河北省廊坊市区开车赶过来。我家在北京大兴区最南边一个村子，姥姥家，也是冰哥家，在安次区下的一个贫困村。

我有三个舅舅六个表哥，冰哥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冰哥大我们几岁，与我们家最亲近。我们家三姐弟，小时候寒暑假冰哥就来我们家住，帮我妈，他的姑姑，看孩子做饭，带我们一起疯玩儿。爸妈性格都比较懦弱，他在我们眼里就一直特别酷。我姐姐性格张扬，脾气有点暴，别人说这随谁呢？我猜应该是像冰哥。

冰哥从河北的镇上初中毕业后，到了我们这边的镇上开了个卖农机配件的小店。他喜欢车，在舅舅家挂着的相框里，有一张他去北京展览馆看车的照片，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片儿鞋，戴着墨镜，格子衬衣，肥裤子，一手扶着轿车，一手揣在裤兜里，帅极了。店开了几年，认识了现在的嫂子结了婚。有了儿子后为了顾家，就把店给了他的弟弟。这兄弟俩性格非常不一样，弟弟是个内向的人，接手农机配件店后干了好几年，成天吃住在店里，也不大出门，老婆也是别人介绍相亲成的。冰哥外向，我们镇上整条街年龄相当的人他都认识，也算叱咤江湖了。前年过年回家打黑车，司机非说不要钱，说我认识你表哥。

店给弟弟之后，原以为冰哥会在家活动，方便照顾儿子，没成想他开始闯荡。他种水果收水果，搞水果运输批发，但不做一般的苹果橘子大鸭梨，倒腾像李子柿子这类的。养过兔子，把兔子提供给首都医科大学做解剖。干过物流，一套红木家具，开车从北京出发，路上要好几天，送到成都，再开车回来。他还开收割机，麦收时节从南到北给人收割。总之，就是不曾像村里一茬茬的农民一样，老老实实种菜种粮食。嫂子是个温顺寡言的人，就任冰哥在外折腾着，家里的农地都是嫂子在种。

在外面折腾了好些年后，冰哥的活动圈开始往回收缩。他弄了一辆大客车，做客运，自己还联系了一家公司开班车。再后来他搭上自己的积蓄又在外面借了点，和别人合伙包了一趟客运线。然而，干了不到一年，政策有变化：已经私人运营的公交线路要收归国有。就这样，冰哥意外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

那是三年前，他35岁，拿到这笔钱。年初二我去他家，舅妈说他不在，去村东头和人家打牌去了。问舅妈冰哥最近忙什么，舅妈叹气说：都歇了快一年了！原来冰哥拿这笔钱去放高利贷了。自己呢，就成天打牌。等他打牌回来，见他胖了不少，抽烟一根接一根，话也少了。初三他来我家，等大家都没话题时，他突然特别诚恳地问：我这半年琢磨好些事都琢磨不明白。顿了顿，他又说：你们说现在干什么能挣钱啊？大家东一言西一语，都感叹现在钱花着容易不好挣。我就信口把看来的知识胡说了一番，冰哥特别认真地听，时不时地点头。他说，这上过大学的见识就不一样。

那年春节过后又半年，打电话回家时听我妈说，冰哥花钱托人想进廊坊市的公交集团，去开公交车。排队等了半年多，又送了次礼后，终于上岗了。来年春节再去他家时，见他把家里的老房子都翻修了，暖气足足的，客厅、卧室装修得相当洋气，厨房里有一套整体橱柜，还设计了上下水系统——这在农村是挺难的。他在廊坊市区按揭买了楼房，把儿子弄到更好的镇上去念初中了，上初中的侄子白白净净，木讷青涩，已经不像个农村的孩子了。

我问他，你怎么去当公交车司机了？冰哥说，给上“五险一金”啊！

本栏目投稿信箱：FRANKMW@VIP.SINA.COM

芙蓉新天地
FURONG NEW WORLD
曲江文商
— QJCB —

曲江文商集团微信二维码
曲江文商集团网站二维码

大雁塔脚下　大唐芙蓉园以南　曲江池遗址路西

坐拥曲江商圈核心枢纽

27万平方米　沁水情景式　商业王国

核心中的核心

地处陕西省西安市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曲江新区核心地段，国家5A级唐文化景区中央景观区。为30万高品位居住人群，4500万旅游人群，860万商务人群提供曲江无可替代的吃、喝、游、购、玩一站式精品时尚消费场。

精品中的精品

8万平方米国际高端超五星级品牌酒店，承托曲江品质、品位，荣耀古城西安；
4.8万平方米精品百货让精致生活与你长相厮守，不离不弃；
2.7万平方米国际名品旗舰集群，打造世界品位，引领时尚坐标；
1.6万平方米高端时尚休闲业态，给你极致、贴心休闲放松体验；
1.2万平方米儿童业态，把快乐送给你的宝贝，让童真注入你的生活；
1.1万平方米 中高端餐饮配套，饕餮盛宴中，畅享快意人生，飞跃价值巅峰；
2.9千平方米 富有历史和文化厚度的关中老宅文化会馆，重现珍贵历史记忆，开创传世文化盛典。

情调的天堂，旷世的浪漫

10幢惊艳情景式主体商业群落共捧一池“荷塘青碧”，漫溯情调天堂，让你在购物休闲的走走停停中，寻赏一种旷世的浪漫。



盛大招商启动！

租售热线 029 8913 2288
8912 9505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倾力打造

地址:陕西西安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南门对面

市房预售字第2013322、2013387号　　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


OMEGA
www.omegawatches.cn
章子怡 的选择
OMEGA
北京✆(010) 8518 7188 上海✆(021) 6287 8686 广州✆(020) 3868 2020 沈阳✆(024) 2358 9877
成都✆(028) 6129 5692 杭州✆(0571)8755 5623 重庆✆(023) 6381 6811